



谢甫琴科

诗选

外国文学名著丛书

谢甫琴科
诗　选

戈宝权　张铁弦
梦　海　任溶溶　译

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编辑委员会编

上海译文出版社
一九八三年·上海

ТАРАС ШЕВЧЕНКО

КОБЗАРЬ

СТИХОТВОРЕНИЯ И ПОЭМЫ

本书根据苏联国家文学出版社1955年和1964年俄译本《谢甫琴科文集》一、二两卷及乌克兰科学院出版社1963年乌克兰文本《谢甫琴科文集》一、二两卷译出；根据苏联国家文学出版社1972年俄译本《科布查歌手》校订。

《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以及有关专家组成编辑委员会，主持选题计划的制定和书稿的编审事宜，并由上述两个出版社担任具体编辑出版工作。

谢甫琴科：诗选

上 海 译 文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延安中路955弄1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 海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5.75 插页 5 字数 327,000

1983年2月第1版 1983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44,300册(内精装8,100册)

平装定价：(六)1.65元 精装定价：(六)2.35元

书号：10188·369

译本序

在乌克兰人民和苏联各族人民的文学史上，从农奴出身的伟大的乌克兰人民诗人、画家和革命民主主义者塔拉斯·谢甫琴科（Тарас Шевченко）的光辉的名字占着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谢甫琴科继承和发展了俄罗斯文化与乌克兰文化的优秀传统，以自己不朽的诗歌创作，在乌克兰的文学史上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正因为这样，他一向又被尊称为乌克兰文学的奠基人和乌克兰文学语言的创建者。

作为一个伟大的乌克兰人民的儿子，谢甫琴科出身自人民的底层，和人民血肉相联；他深深知道人民的生活疾苦，他忠于受苦受难的人民。为了反对沙皇暴政和农奴制度，他忍受了一切的折磨，一生中自始至终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斗争。作为一个伟大的乌克兰人民诗人，谢甫琴科不仅在自己的诗歌作品当中歌颂了乌克兰人民英勇斗争的过去，写出了乌克兰人民在沙皇暴政和农奴制度之下所遭受的重重压迫和不幸命运；他还表达了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并用充满革命激情的诗句唤醒他们，号召他们起来为争取民族和社会的解放而斗争！

谢甫琴科一生的命运是极其悲惨的！他一共活了四十七岁，其中最初的二十四年过的是农奴生活，接着又是十年的流放，而其他的十三个所谓“自由”的年头，则是在沙皇宪警的监视之下度过的。但无论是“最粗暴的亚洲式的农奴制度”①，还是

“巨棒”沙皇尼古拉一世的暴政②，都不能把这个坚强的巨人摧毁！乌克兰著名作家和诗人伊凡·弗兰科这样讲起过谢甫琴科③：

他曾经是个农民的儿子，后来成了精神王国的主宰。

他曾经是个农奴，后来成了人类文化界的巨人。

他曾经是个自学出身的人，后来却向教授们、书本的学者们指示出了新的、光明的和自由的道路。

在俄罗斯兵役制度的重压之下，他曾经受过十年的折磨，可是为了俄罗斯的自由，他却作出了比十支长胜无敌的军队更多的事情。

命运尽可能地迫害了他一生，但它却不能把他心灵的黄金化为铁锈，把他对人的热爱化为憎恨、蔑视，也不能把他对上苍的信念化为疑惑和悲观失望。

命运毫不吝啬地把一切困难都加在他的身上，但它却不能遏止住从生活的健康的源泉里流出的欢乐。

只有在他逝世以后，命运才把最美好和最珍贵的财宝给予了他——这就是不朽的光荣，还有他的创作在千百万

---

① 列宁语，见《列宁全集》第一卷第四〇四页。

② “巨棒”沙皇尼古拉（Николай Палкин），是俄国人民为沙皇尼古拉一世所取的绰号，因为尼古拉一世曾镇压一八二五年十二月党人的起义，迫害普希金、莱蒙托夫和谢甫琴科等人，还作为欧洲的宪兵，镇压过一八四八——一八四九年的匈牙利革命。

③ 下面这段文字原题为《献词》，是伊凡·弗兰科一九一四年五月十二日为纪念谢甫琴科百年诞辰用德文写成的，最初发表在维也纳出版的《乌克兰评论》（“Ukrainische Rundschau”）杂志三——四期上，现译自《弗兰科著作集》俄译本第九卷第一七七页。

人的心灵中所唤起的、并且还将继续唤起的那种不断增长的欢乐。

对于我们乌克兰人，塔拉斯·谢甫琴科过去是这样一个人，现在还是这样一个人。

伊凡·弗兰科所写的这段话，虽然非常简短，但他却为谢甫琴科的艰苦而又光辉的一生作了一个确切的定论，并把这个伟大的乌克兰人民诗人、这个伟大的“科布查歌手”① 的光辉形象，活生生地呈现在我们眼前！

一

塔拉斯·格利高里耶维奇·谢甫琴科于一八一四年二月二十五日(公历三月九日)，诞生在乌克兰基辅省兹维尼高罗德县莫林采村的一个农奴的家庭里。他的祖父伊凡是个皮鞋匠，谢甫琴科这个姓名就是从这行职业而来的②。他的父母都是地主恩格尔加特家的农奴，生活极其贫困，因此农奴的悲惨的生活，从童年时起就象烙印一样地铭刻在谢甫琴科的心上。三岁时，他随着父母迁居到邻近的基里洛夫卡村③去居住。九岁时，他的

① “科布查”(Кабза)是乌克兰的一种古老的弦乐器，和我国琵琶的形式很相似。过去乌克兰的民间歌者，当唱民歌和民谣时，都用“科布查”伴奏，因此被称为“科布查歌手”(Кобзарь)。谢甫琴科在自己早期的诗歌作品中，时常写到这些盲乐师——“科布查歌手”。他在一八四〇年出版的第一本诗集，就用«科布查歌手»作为题名，因此乌克兰人民通常也把他尊称为“科布查歌手”。

② 皮鞋匠业在乌克兰文是 Шевство，皮鞋匠是 Швець，谢甫琴科一姓即由此而来。

③ 现改名为谢甫琴科沃村。

母亲留下五个孩子去世了，接着父亲就和一个恶毒的生了三个孩子的寡妇结了婚。谢甫琴科在回想到自己的童年生活时曾这样写道："谁要是从远处看见这个后娘和她的那几个孩子，谁就在她那种最可恶的洋洋得意的表情上看见了地狱，在我们孩子中间，几乎无时无刻不是流泪和打架，在父亲和后娘之间，几乎无时无刻不是争吵和咒骂。"在这种毫无幸福的童年生活当中，只有他的祖父伊凡成了他唯一的亲人。在漫长的冬夜里，祖父常常把许多古老的民间传说，以及乌克兰人民的光荣的统帅波格丹·赫米尔尼茨基和十八世纪乌克兰农民反对波兰贵族地主的英勇斗争的事迹讲给他听。他还喜欢听那些流浪的盲乐师——"科布查歌手"所唱的关于查波罗什的哥萨克人反对土耳其人和波兰人的英勇斗争的民歌。这些英勇的故事和传说，都在他的心里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后来成为他的诗歌作品，特别是长诗《海达马克》① 的题材。十一岁时，他的父亲也接着去世了。在分家产的时候，他的父亲这样讲道："我的儿子塔拉斯，不需要我的产业当中的什么东西；他不会成为一个无用的人。"继母是一向不喜欢谢甫琴科的，因此在父亲死后，他不得不离开家庭独自出去谋生。他做过牧童，当过教堂里酗酒的执事和神父的僮仆，生活极其艰苦，但他却利用这些机会学会了读书识字，而且从这个时候起对绘画发生了很大的兴趣。

当谢甫琴科十五岁的时候，年轻的地主恩格尔加特把他编为自己的佣仆，最初是在厨房里当帮手，后来就当地主内室的小厮，整天守在前厅里供地主使唤。他时常跟随在地主的马车后

① "海达马克"(Гайдамаки)是乌克兰十七——十八世纪反对波兰贵族地主的起义者的名称。

面，步行到基辅和维尔诺[1]等地去。当他在维尔诺时，他学习了波兰文，开始读到了波兰大诗人密茨凯维奇的诗歌作品。这个期间，他时常偷偷地学画。在一八二九年十二月的一个深夜里，地主出去参加舞会，他就点起蜡烛来作画，因此曾被地主痛打一顿。一八三一年初，十七岁的谢甫琴科随着地主到了彼得堡，从此就开始了他生活中的最重要的转折点。

京城彼得堡的生活象一片新的天地展现在谢甫琴科的眼前。一八二五年十二月党人起义的英勇事迹还留在很多人的脑海中，这对于谢甫琴科并不是陌生的。普希金的充满革命激情的诗歌作品也激动了他的年轻的心灵。这时候，地主恩格尔加特把他送到画匠希略耶夫的油漆装裱作里去当了四年学徒，为彼得堡的各大剧院和贵族人家作壁画。尽管希略耶夫是个非常严厉的人，但是谢甫琴科还有可能看到各种绘画、版画和雕刻的作品，而且还能利用夏天白夜的机会，偷偷地跑到涅瓦河旁的夏令花园里去，画林荫路上的各种雕像。就在一八三五年的一个夏夜里，美术学院的一个名叫伊凡·索钦科[2]的乌克兰学生发现了这个很有才能的少年画家。索钦科就把他介绍给著名的画家勃留洛夫[3]、大诗人茹科夫斯基[4]和乌克兰作家格烈宾卡等许多人。大家都非常关心他的命运，而且要设法把他从农奴的

---

① 现名维尔纽斯，是苏联立陶宛加盟共和国的首都。

② 索钦科(И. М. Сошенко, 1808—1876)，乌克兰画家，圣彼得堡美术学院学生，在帮助谢甫琴科从农奴的枷锁之下获得解放以及后来进美术学院学习等事上，曾起很大作用。

③ 卡尔·勃留洛夫(К. П. Брюллов, 1799—1852)，俄国十九世纪前半叶的大画家，一向被尊称为“伟大的卡尔”。

④ 茹科夫斯基(В. А. Жуковский, 1783—1852)，俄国十九世纪初叶著名的浪漫主义诗人，是普希金的好朋友。

枷锁下面拯救出来，让他能进美术学院学习。当时另一位著名的老画家魏涅齐安诺夫，曾专为这件事情去访问过地主恩格尔加特，请他从慈善的观点释放谢甫琴科，但是恩格尔加特却粗暴地回答道："这里有什么慈善可言？只要出钱，其他没有多话可说"，并且立即提出了两千五百卢布作为赎身的代价。要筹集这笔巨款，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于是就由勃留洛夫为茹科夫斯基作了一幅画像拍卖出去，用所得的代价在一八三八年四月二十二日从地主恩格尔加特的手中把谢甫琴科赎了出来。对于谢甫琴科，这是他一生当中最为难忘的日子。当他在一八三八年写作著名的长诗《卡泰林娜》时，他在诗前的题词中写道："献给瓦西里·安德烈耶维奇·茹科夫斯基，纪念一八三八年四月二十二日。"他在一八三九年十一月十五日写给大哥尼基塔的信里也讲道："我生活着，我在学习，我对谁都不低头行礼，我也不用害怕谁。作为一个自由的人，是多么大的幸福！"

谢甫琴科在获得自由之后，就进了美术学院，成了勃留洛夫的心爱的学生。从一八三八年到一八四七年的十年的"自由"生活，既是谢甫琴科在政治和文化水平上不断发展和提高的年代，也是他的诗歌和艺术才能日益成熟的年代。这时候，他专心研究历史、哲学和艺术史，阅读荷马、莎士比亚、歌德、司各特、普希金、茹科夫斯基、莱蒙托夫、果戈理、赫尔岑，以及乌克兰的柯特略烈夫斯基、克维特卡—奥斯诺维安年柯等作家的著作，还学习法文。由于他勤苦好学，终于成为一个杰出的肖像画家和水彩画家，先后得过三个银质奖牌，现在只有一幅得奖的名画《占卜的茨岗女人》还保存在基辅的他的博物馆里。就在这时候，他开始从事诗歌创作。最初的诗歌作品都是在一八三七年夏天明亮的白夜里写成的。一八四〇年，他的第一本诗集《科布查歌手》

出版了。这本收集了他早期所写的《“我的歌啊，我的歌”》、《卡泰林娜》、《白杨》等八首诗的诗集立即带给他很高的荣誉，在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读者当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别林斯基也曾为当时的《祖国纪事》杂志写了评论文字，对这位新诞生的诗人的作品给予相当高的评价。

一八四三年春天，谢甫琴科回到久别了的乌克兰去探望亲人。乌克兰人民的悲惨不幸的生活深深地刺痛了他的心。他在写给自己的朋友库哈连科的信中说道：“我到过乌克兰，访问了所有的地方，到处都是一片哭声……”他在一八四四年回到彼得堡之后，就和彼特拉谢夫斯基的秘密革命小组的某些成员发生了联系，并且在当年还写成了一首著名的革命讽刺诗《梦境》，揭露了沙皇暴政的可怖景象，最初表现出他作为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政治信念。一八四五年三月，谢甫琴科从美术学院毕业，荣获自由艺术家的称号，接着他就又回到乌克兰去。这时他受到乌克兰考古委员会的委托，遍访了基辅、波尔塔瓦、沃林尼亚、波多尼亚等地的名胜古迹，作了不少绘画，接着又在基辅大学担任了绘画的教职。在这两次回到乌克兰期间，他写了不少充满革命激情的诗歌作品，其中尤以《遗嘱》、《异教徒》和《高加索》等诗最为有名。

一八四六年，谢甫琴科在基辅和一个年轻的历史家，同时也是他的诗歌作品的热爱者科斯托马罗夫① 相识。科斯托马罗夫是当时在乌克兰刚成立的秘密政治团体“基里尔—梅福迪协会”

---

① 科斯托马罗夫(Н. И. Костомаров, 1817—1885)，乌克兰历史家和作家，乌克兰革命团体“基里尔—梅福迪协会”的组织者之一，思想上倾向于温和的自由主义。

的组织者之一。这个团体主张团结所有的斯拉夫民族，进行政治和文化的交流，并主张废除农奴制度，争取自由解放。谢甫琴科参加了这个协会的集会之后，接近了它的左派。他不同意协会的温和的自由主义的立场，而主张用起义的方法来推翻封建农奴主的统治。由于有人告密，一八四七年三月，协会的很多成员被捕。四月间，当谢甫琴科从契尔尼高夫回基辅时，在第聂伯河渡口被宪警逮捕，在他身上搜查出了长诗《梦境》和他的《三年诗集》中的其他一些作品。接着谢甫琴科就被押送到彼得堡去，经沙皇当局第三厅① 的秘密审讯之后，在五月就判处徒刑，流放到奥伦堡的兵营里去当一名小兵。沙皇尼古拉一世还在判决书上加了一句批语："严加监视，禁止写作和绘画。"从此刚获得自由的谢甫琴科，又成为一个丧失了自由的人。

十年艰苦的流放生活从此开始了。他先被送到离奥伦堡两百多公里远的奥尔斯克要塞去当小兵。兵役的生活损害了他的健康，但并不能伤害他对生活的信念和对真理的向往。他这样讲过："受尽折磨，吃尽苦头，……但我决不后悔认错！"这几句话成了他在流放生活中的座右铭。虽然他被严格禁止写作和绘画，但他还是偷偷地用纸头订成一个小本子，藏在自己的皮靴筒里。在这些所谓《靴筒诗抄》当中，有他在流放的年代里先后写成的一百多首诗。

一八四八年春天，由参谋部的军官布塔科夫组成的中亚咸海科学考察团即将出发，他们特别挑选了谢甫琴科，要他负责描绘咸海一带的风景。谢甫琴科怀着愉快的心情接受了这个任

---

① 沙皇尼古拉一世和亚历山大二世统治时代的秘密警察组织，专门迫害进步人士。

务，因为这样他就可以摆脱步兵事务长的磨难，走出闷人而又污脏的营房。他们穿越过卡拉-库姆大沙漠来到咸海边，然后乘上帆船沿着咸海航行，在科斯-阿拉尔岛过冬，直到一八四九年十一月方回到奥伦堡。在这次考察当中，谢甫琴科写了不少抒情诗，作了三百五十多幅美丽的风景画和肖像画。由于谢甫琴科对这次考察有功，奥伦堡的司令奥勃鲁契夫将军曾向彼得堡请示，把他从小兵升为军士。但这时有人从中告密，说谢甫琴科违背皇上的禁令，仍在写诗作画，因此遭到沙皇的拒绝，并在一八五〇年六月把他押送到里海边的诺沃彼得罗夫斯克要塞①去，严加管制，前后将近七年之久。幸好他在一八四七——一八五〇年三年当中在奥尔斯克要塞、科斯-阿拉尔岛和奥伦堡所写的《靴筒诗抄》事先藏匿起来，没有被搜查到，因此这份珍贵的遗产能一直保留到今天。一八五一年，谢甫琴科被派往参加卡拉套山脉的地质考察队，又作了不少的画。在诺沃彼得罗夫斯克要塞期间，谢甫琴科又偷偷地用俄文写了好多个中篇小说，其中尤以《音乐家》、《艺术家》等几篇自传体的小说最为有名。

一八五五年，沙皇尼古拉一世逝世，新皇亚历山大二世登位宣布大赦时，谢甫琴科很希望能获得释放，但是亚历山大二世却把他的名字从大赦的名单中划掉。当亚历山大二世举行加冕典礼宣布第二次大赦时，谢甫琴科仍然遭到拒绝。新沙皇在想到谢甫琴科在《梦境》一诗当中辱骂了皇室时，他这样讲道："要是我能宽恕他的话，那就太屈辱了我的祖母和我的先父了。"后来靠了他的许多朋友的营救，特别是美术学院副院长托尔斯泰夫妇的奔走，一八五七年六月初方得到即将释放的消息，七月二十

---

① 现改名为谢甫琴科要塞。

一日最后接到正式通知。从这时起，谢甫琴科就用俄文开始写《日记》。他当时这样写道："我觉得，我还是和十年前一样。在我的内心里面丝毫都没有一点改变。这是好现象吗？是好现象……"

十年零三个月的流放期满了。一八五七年八月二日，谢甫琴科就从诺沃彼得罗夫斯克乘上渔船，沿着里海航行了三天到达阿斯特拉罕，再从当地改乘轮船，沿着伏尔加河到了尼日尼-诺夫哥罗德[1]。谢甫琴科是被禁止到莫斯科和彼得堡去的，他在当年十一月十二日写给他的好朋友、农奴出身的著名演员史迁普金的信中说："现在我在尼日尼-诺夫哥罗德，算是获得自由了——但是这样一种自由，就象一条狗被系在铁链上。"史迁普金虽然已是七十岁的高龄，还是冒着冬季的严寒，来到尼日尼-诺夫哥罗德探望谢甫琴科，带给他很大的温暖和慰藉。这样直到一八五八年二月二十五日，也就是在谢甫琴科四十四岁诞辰的这一天，方最后获得前往彼得堡的许可。当路过莫斯科时，他又见到了史迁普金，还和名作家阿克萨科夫[2]、十二月党人伏尔康斯基等许多人相见。他回到彼得堡之后，又认识了批评家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诗人涅克拉索夫、米哈依洛夫和库罗奇金、小说家屠格涅夫、托尔斯泰，还有乌克兰女作家马尔柯·沃芙乔克和格鲁吉亚诗人蔡烈泰里等许多人。大家都对这位经历了十年苦役流放生活的农奴出身的诗人和画家表示了最热烈的欢迎。

谢甫琴科在回到彼得堡之后，又写了不少革命诗歌，其中号

---

① 现名高尔基城。

② 阿克萨科夫(С. Т. Аксаков，1791—1859)，俄国名小说家，著有《家庭纪事》、《孙子巴格罗夫的童年时代》、《学生时代》等书。

召广大的人民“把斧头磨得更加锋利”，一致起来反对沙皇暴政和农奴制度。一八五九年五月，谢甫琴科被允许回到乌克兰去。他访问了自己的故乡基里洛夫卡村，见到了那些活着的但仍然是农奴的亲人。谢甫琴科原想从此就留在乌克兰，定居在第聂伯河旁，但没有得到宪警当局的允许。他在这次访问期间，曾在农民当中进行了不少革命宣传工作，宪警当局也接到了密报，说谢甫琴科到处讲着渎神的话，还说道：“既不要沙皇，也不要神父，更不要地主。”七月间，谢甫琴科又被逮捕，由宪警押送到基辅，要他立即返回彼得堡。一八五九年八月十四日，谢甫琴科从此就永远离开了乌克兰。回到彼得堡之后，就开始准备出版他的诗集《科布查歌手》的新版，由于审查的原因，很多革命的诗歌都被删掉了，但当这本诗集在一八六〇年出版时，还是在广大的读者当中获得了很好的反响。杜勃罗留波夫在当时写的一篇评论文字中，就曾给了它以很高的评价。此外，他又着手编辑乌克兰文的《识字课本》，专心研究铜版画艺术。在一八五九——一八六〇年的学院展览会上，他曾荣获院士版画家的称号。

多年的士兵和流放生活使得谢甫琴科的健康受了很大的影响，最后他患了沉重的水肿病。当他一八六一年四十七岁诞辰的这一天，他曾接到不少朋友来的贺电，祝他早日恢复健康，希望他能回到乌克兰去。这正是沙皇当局准备颁布所谓废除农奴法令的前夜，但他就在第二天（二月二十六日，公历三月十日）的清晨弃世长逝了。

谢甫琴科逝世的消息，立即传遍彼得堡、莫斯科和乌克兰等地，沙皇当局马上采取了各种措施，严防发生游行示威，但是整个进步的社会人士——作家、诗人、画家和大学生，还是对这位伟大的人民诗人表示了深深的敬意。在一个寒冷的三月天，谢

甫琴科的朋友都来到斯摩棱斯克公墓，其中有诗人涅克拉索夫、库罗奇金，作家屠格涅夫、萨尔蒂科夫-谢德林、陀思妥耶夫斯基，文学史家比平等许多人。库罗奇金在墓旁致了悼词，涅克拉索夫在悼诗中把他称为“俄罗斯大地上的杰出的人物”。甚至当时赫尔岑在伦敦编辑出版的革命刊物《警钟》上也特别刊出了讣告，对这位伟大的人民诗人表示了悼念。

谢甫琴科一八四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在乌克兰的古城彼烈雅斯拉夫卧病时，曾经写过一首题为《遗嘱》的诗，其中有这样的句子：

当我死了的时候，
把我在坟墓里深深地埋葬，
在那辽阔的草原中间，
在我亲爱的乌克兰故乡，
好让我看见一望无边的田野，
滚滚的第聂伯河，还有峭壁和悬崖；
好让我听见奔腾的河水
日日夜夜在喧吼流荡。

诗人生前的这个愿望，只有在他逝世之后的四十多天才能实现，这时他的遗体被允许迁移到乌克兰去安葬。沿途的城市和村镇的人民，都迎接了这位伟大人民诗人的遗体。一八六一年五月十日，他的遗体就在第聂伯河旁离康涅夫不远的修道僧山岗上安葬，从此谢甫琴科就长眠在他心爱的乌克兰故乡的泥土里！

这就是伟大的乌克兰人民诗人谢甫琴科的一生！在他逝世

的前一年所写的《自传》中，他曾讲过："我的生活的历史，组成了我的祖国的历史的一部分"，从他一生中所经历过的充满苦难的道路来看，这句话并不为过言！

二

作为一位伟大的乌克兰人民诗人和画家，塔拉斯·谢甫琴科留给我们的文学和艺术遗产是极为丰富而又珍贵的。在诗歌方面，谢甫琴科的收集了两百多首诗歌作品的诗集《科布査歌手》，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此外他还写过《尼基塔·加达伊》(1841)、《纳扎尔·斯托多里亚》(1843—1844)等诗剧。在散文方面，他先后用俄文写了将近二十个中篇小说，现在只留下了《女雇工》(1844)、《苦役犯》(1845)、《公爵夫人》(1853)、《音乐家》(1854—1855)、《不幸的人》、《上尉夫人》、《双生子》(1855)、《艺术家》(1856)、《满心高兴和并非毫无道德的漫游》(1858)等小说。在他流放期满时，还写成了一卷《日记》(一八五七年六月十二日至一八五八年七月十三日)。在造型艺术方面，谢甫琴科一向被尊称为乌克兰现实主义绘画的创建者。他留给我们几百幅作品，其中有油画、水彩画、暗棕色画、铜版画、素描等。他所作的许多人物画像和自画像，《美丽如画的乌克兰》(1844)和《浪子》(1856—1857)等几套组画，还有流放期间在咸海和卡拉套山脉一带所作的风景画，以及描绘哈萨克人民和吉尔吉斯人民生活的绘画，都是极为有名的。谢甫琴科的这些文学和艺术作品，在今天不仅受到乌克兰人民和全苏联人民的热爱和珍视，而且也成为全世界文化宝库中的一份珍贵的遗产。

现在我主要就谢甫琴科的诗歌创作的道路来讲一讲。

谢甫琴科远从童年时起就热爱乌克兰的美丽的大自然，尤其喜欢听盲乐师——“科布查歌手”们所唱的有关乌克兰古老的传说和往事的民歌与民谣，这对于他后来走上诗歌创作的道路是有很大影响的。在他到了彼得堡之后，又读到了茹科夫斯基、普希金、莱蒙托夫等诗人的作品，他就偷偷地开始从事写作。据谢甫琴科回忆说，在一八三七年的“明亮的无月的白夜里”，他在夏令花园里写出了他最初的诗歌试作。在现在保留下来的早期作品当中，就只有一首民谣《一个得了邪病的少女》。但是作为一个真正的诗人的诞生，却是在一八三八年他获得自由以后。他在《自传》中这样写道：

> 乌克兰严肃的诗神，在长久的时间里，是不愿意接近我那被在小学校里、地主的前厅里、旅店里以及在城市寓所里的生活所败坏了的爱好的；但当自由的呼吸，把在父亲的贫苦的茅屋顶下所度过的童年时代的纯洁，重新在我的感情里恢复起来的时候，她呀，应该感激她，却在异乡将我拥抱，并给我以安慰。

当谢甫琴科走进美术学院的圣殿，在勃留洛夫的画室学习时，诗神也时常来访问他。谢甫琴科回忆道：

> 那时候，我开始写作小俄罗斯的诗歌了。……在勃留洛夫的美极了的作品前面，我沉思着，并且在自己的心里面孕育着自己的盲乐师“科布查歌手”和自己的凶猛的“海达马克”起义者的形象。在他的优美华丽的画室的阴影里，就正象在第聂伯河上炎热的粗犷的草原上一样，我的美丽的、我

的贫苦的乌克兰，带着它全部纯洁无瑕的忧郁的美丽，浮现在我的眼前。我不能把自己心灵的眼睛，从这种亲切而又迷人的美丽转移开去。……”

在这种情况之下，谢甫琴科的早期诗歌作品就接二连三地涌现出来。一八四〇年，谢甫琴科的第一本诗集《科布査歌手》由彼得堡的费谢尔印刷所出版了。这本包括了《“我的歌啊，我的歌”》、《佩烈本佳》、《卡泰林娜》、《白杨》、《歌（“黑色的眉毛，褐色的眼睛”）》、《致奥斯诺维安年科》、《伊凡·波德科瓦》和《塔拉斯之夜》等八首诗的诗集，立即引起了文艺界的注意，使他成为一个著名的乌克兰人民诗人。在这本诗集出版之后，乌克兰的老作家克维特卡-奥斯诺维安年科写信给谢甫琴科说：“当我和我的妻子开始阅读《科布査歌手》的时候，头发在我的头顶上耸立起来，眼睛里发出光亮，心里感到了某种痛苦。……我把你的书紧按在胸前……你的思想也留在我的心上……好极啦，真是好极啦，我再讲不出更好的话来。”大批评家别林斯基在读到这本诗集之后，立即为《祖国纪事》杂志写了评论文字，一开头就说道：“谢甫琴科先生的名字，假如我们没有错的话，还是第一次出现在俄国文坛上，而我们更加高兴地，就是在那本非常值得批评界赞扬的诗集上见到这个名字。”别林斯基在为《文学报》所写的文章中也讲道：“我们怀着极大的满足阅读了这本诗集，并且把它推荐给所有小俄罗斯文学的爱好者们。在谢甫琴科的诗歌当中，有很多的热情，有很多深邃的感情，在它们里面到处透散着对祖国热爱的气息。”但是反动的批评家们却对谢甫琴科竭尽毁谤之能事，说他玷污了俄罗斯语言，骂他是个“庄稼汉诗人”。可是谢甫琴科却怀着骄傲的心情说道：“让我就当一个庄稼汉诗人

吧，只要是诗人就行，我再不需要什么！”

谢甫琴科在自己早期所写的诗歌作品当中，继承了乌克兰民歌和“科布查歌手”的传统，用民歌体的诗句歌唱了辽阔的第聂伯河和一望无边的草原，写出了乌克兰黑眉毛姑娘们的不幸的命运（《卡泰林娜》、《白杨》）；刻画出流浪的“科布查歌手”的形象（《佩烈本佳》）；歌颂了乌克兰人民为了争取自由解放和土耳其人及波兰贵族地主所进行的英勇斗争（《伊凡·波德科瓦》、《塔拉斯之夜》）。尽管这些作品带着浓厚的浪漫主义的色彩，而且也只能用悲怆的无言的愤怒，对民族压迫和社会的不义提出抗议，但因为它们表达出了乌克兰人民内心的痛苦、愤怒、斗争和向往，因此在乌克兰获得广泛的流传。当诗人在一八四三年回到乌克兰时，他在很多地方都听到音乐师——“科布查歌手”在唱他的诗歌作品。象他在《一个得了邪病的少女》那首民谣开头的十二行诗（“辽阔的第聂伯河在喧吼、呻吟”），更早就成为乌克兰著名的民歌，一直流传到今天。

一八三九年秋天，谢甫琴科开始写他早期重要的作品——长诗《海达马克》。这篇两千五百多行的长诗，受到审查机关的长期留难，在一八四一年方才出版。在这篇长诗中，谢甫琴科继《伊凡·波德科瓦》和《塔拉斯之夜》等以历史为题材的诗歌之后，描写了他从童年时就熟悉的乌克兰人民在一七六八年所进行的反对波兰贵族地主的英勇的农民革命斗争的故事。谢甫琴科在诗里塑造出了在马克辛·热列兹尼雅克和伊凡·冈塔领导下的称为“海达马克”的起义者的光辉形象。他们击败了波兰贵族地主的军队，焚毁了地主的庄园，声势非常浩大。谢甫琴科还最初在乌克兰文学当中创造出了贫雇农出身的起义者亚烈马和他心爱的姑娘奥克珊娜的动人的形象。谢甫琴科在全诗的

《尾声》中写道：

想当年我还是没依靠的孤儿，
穿一身破衣服，没帽子，没粮，
我沿着热列兹尼雅克和冈塔走的路，
在咱们乌克兰曾到处流浪。
想当年我曾用孩子的小脚步，
沿海达马克们走过的路跑，
我边走边流泪，把好人寻找着，
要找到这些人，向他们学好。
…………
想起爹，还想起我那位老爷爷……
我的爹早去世，爷爷还健存。
…………
他就求老爷爷讲长矛起义，
讲农民怎样漫游在乌克兰，
讲冈塔、马克辛怎么样杀敌。
老人的两只眼象星星一闪闪，
他的话夹着笑，象流水滔滔：
讲鬼子被消灭，斯美拉被焚烧……
邻人们静听着，又急又苦恼。
就连我这孩子，也为了那长老，
不知道伤心地流下了多少泪，
可没人知道我在屋角痛哭……
爷爷啊，谢谢你把整整百年前
哥萨克的光荣保存在脑子里：

我如今又把它向孙子叙述。

善良的人，请原谅我，
没用一点典故，
把哥萨克的光荣，
只是信笔写出。

就在这篇长诗当中，谢甫琴科不只是动人地描写了历史往事，他也和在一八四一年所写的诗剧《尼基塔·加达伊》一样，直接号召乌克兰人民起来斗争。

谢甫琴科在一八四四——一八四七年所写的《三年诗集》中的作品，代表了他的创作的新时期，也是他在政治思想上更为成熟的时期。这个时期，他从早期的浪漫主义走向现实主义的道路，开始用充满革命激情的诗歌作品来揭发和暴露残酷的现实，表明出自己的政治信念，鼓舞和号召大家起来进行斗争。象他在一八四四年写成的、称为"喜剧"的长诗《梦境("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运")》，就通过三个梦乡的旅行，影射和讥讽了沙皇尼古拉一世的暴政。在第一个梦里面，诗人在美丽迷人的乌克兰上空飞翔，但他所见到的却是在农奴制度的重压之下的一片悲惨的现象。在第二个梦里面，他飞到了西伯利亚，在那里见到了被流放到当地去做苦役的十二月党人，他向这些为自由而斗争的战士表示了自己的敬意。在第三个梦里面，他飞到京城彼得堡，看到了这个建立在劳动人民的血肉上面的城市。他在诗中嘲笑了沙皇的宫廷，讽刺了一切贵胄，还痛骂了沙皇尼古拉一世本人是个最残酷的刽子手。这是一首强烈的政治性的诗歌，伊凡·弗兰科后来曾在自己所写的《黑暗王国》一文中评论了这首诗，说

它是"政治诗歌的典范"。

谢甫琴科在这个时期写的《高加索》(1845)一诗中，把沙皇俄国看成是一个"各族人民的牢狱"，号召各族人民团结起来进行斗争。在《异教徒》(1845)一诗中，塑造了捷克十四——十五世纪杰出的宗教改革家杨·胡斯的形象，表现出他为了反对罗马教皇和日耳曼人的奴役统治，直到判处火焚的死刑时的视死如归的精神。他在一八四五年十二月写成的通称为《遗嘱》的一首诗，更达到了他的思想的最高峰。他嘱咐在他死后把他埋葬在辽阔的第聂伯河旁，而且号召大家：

> 把我埋葬以后，大家要一致奋起，
> 把奴役的锁链粉碎得精光，
> 并且用敌人的污血
> 来浇灌自由的花朵。
> 在伟大的新家庭里，
> 在自由的新家庭里，
> 愿大家不要把我遗忘，
> 常用亲切温暖的话语将我回想。

接着在谢甫琴科的生活当中，黑暗的日子来临了。十年的流放剥夺了诗人的自由，但无论是牢狱的铁窗，营房的黑暗，都不能禁锢住诗人的自由奔放的思想。这时候，他称自己失掉自由的诗神是"被俘虏了的诗神"，称自己失掉自由的诗歌是"被俘虏了的诗歌"。但尽管这样，他在牢房和要塞中所写成的《靴筒诗抄》，还是表达出了他当时的心情：他渴望着自由，他怀念着乌克兰故乡，他热爱着祖国和人民。我们从他这个时期的作品当

中，可以读到不少这样的句子：

哦，我的歌啊！哦，恶毒的荣誉啊！
为了你，我在异乡无缘无故地遭受苦难，
我受尽折磨，吃尽苦头……但我绝不后悔认错！……
我象热爱自己亲爱的女友一样，
热爱着亲人似的可怜的乌克兰！

——一八四七年于奥尔斯克要塞

既不是为了别人，也不是为了荣誉，
我写出了这些美丽的诗行——
我的同行弟兄们啊，我只是为了自己，
才把它们写在纸上！

在囚禁中写出这些诗句，
我心里忘掉了忧愁悲伤；
就好象这些诗句，
是从遥远的乌克兰飞来，
最后落在我的纸上。
它们哭啊，笑啊，
如同孩子们一样，
并且使得我那被遗忘了的
不幸的心灵快乐起来。
…………
我非常满意，我非常愉快，
我祈祷上苍，

在这遥远的异乡，

我也不会把自己的孩子们遗忘。

——一八四八年于科斯-阿拉尔岛

一八五七年八月，谢甫琴科从流放的地方归来之后，重新获得自由写作的可能。就在他一生的最后的三、四年当中，他还是写了不少诗歌作品，并且它们的锋芒都是针对着沙皇暴政的。当他滞留在尼日尼-诺夫哥罗德的时候，他写了长诗《新信徒》，献给专程来探望他的史迁普金。诗的内容是写罗马的暴君尼禄迫害最初的耶稣教徒——新信徒的情形，但我们在暴君尼禄的身上，可以看到沙皇尼古拉一世的影子，而在新信徒身上，就可以看到一八二五年起义的十二月党人的英勇的形象。

一八五八年二月，谢甫琴科先后写成的《命运》、《文艺女神》、《光荣》等三首组诗，表达出他对于艺术的信念，认为艺术应该为崇高的理想服务。他在《文艺女神》一诗中写道：

我神圣的师傅！

你是我年轻的神明！

不要离开我吧。无论黑夜，

无论白天，或者是多雾的早晨，

你在我的上空翱翔吧，

你教导我吧，

教我在这个时代

要用诚实的话语去传播真理，

…………

一八五八年十月一日，在赫尔岑编辑的革命刊物《警钟》上，发表了唤起俄国被奴役的农民拿起斧头来进行斗争的号召，要他们不要指望沙皇，也不要指望地主，“你们只有指望自己，指望自己的坚强的两手：磨快斧头，行动起来！”在这年的十二月二十二日，谢甫琴科就用自己的激昂的诗句来响应这个号召：

不要妄想好的日子马上会来临！
也不要等待大家期望的自由，——
它现在正在沉睡：
是沙皇尼古拉把它催进了梦乡。
为了把虚弱可怜的自由唤醒，
大家要一致起来铸造巨斧，
要把斧头磨得更加锋利，
只有那时才能把它从睡梦中唤醒。

一八六〇年十一月三日，也就是在他逝世之前四个月，他在一首讽刺皇室的《“哦，人们！可怜的人们！”》的诗中又这样写道：

哦，人们！可怜的人们！
为什么你们需要沙皇？
为什么你们需要看管猎狗的人？
要晓得，你们不是狗，你们是人！
…………
什么时候审判才会来临？
什么时候所有的沙皇和皇太子才会遭到严惩？
在人们中间什么时候才会出现真理？

真理一定会来到；当太阳一升起，
就要把这片玷污了的大地烧光。

除此以外，谢甫琴科还写过不少政治性很强的诗歌作品，甚至通过赞美诗或是拟作《圣经》章节的形式表达出自己的思想。他的一位同时代人写道："谢甫琴科的揭发，成为不可遏止的力量；他打击着和鞭笞着；他整个的人象被某种狂烈的和要焚毁一切的火焰所燃烧着。"

一八六〇年，谢甫琴科的诗集《科布查歌手》的新版本终于通过将近两年的层层审查和留难出版了。谢甫琴科这样写道："今天，书报审查机关才从自己的利爪当中把我的不幸的诗歌释放出来，这个该诅咒的机关，把它们那样清洗了一番，弄得我几乎都认不出我的可怜的孩子们了。"在他的《自传》中也有这样的话："在两年长久的拖延之后，书报总审查委员会只批准印刷那些在一八四七年以前发表过的作品，还从它们当中删掉了几十页（这就是所谓进步）。"从这两段话当中，我们就不难看出，反动的沙皇当局是怎样害怕谢甫琴科的诗歌作品了！

谢甫琴科从事诗歌创作，虽然只有短短的二十多年的历史，而且其中还有十年是在流放中度过的，但我们从他留给我们的仅有的这卷《科布查歌手》当中，可以看出他所走过的创作道路：从早期的浪漫主义走向批判的现实主义，从朴素的民歌发展为充满革命激情的诗歌，而他本人也终于成为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和伟大的人民诗人。谢甫琴科在自己的一生中，自始至终用自己的诗歌作品来揭发和反对沙皇暴政与农奴制的黑暗统治。他热爱自己的祖国和人民，他写出了乌克兰人民的生活疾苦，表达出他们对自由解放的强烈渴望，而且还用诗歌来激励他们，号

召他们起来为争取自由解放而斗争。谢甫琴科的诗歌作品是用朴素的人民语言写出来的，它们在乌克兰广泛地流传着，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正因为这样，乌克兰人民把谢甫琴科尊称为“科布查歌手”，决不是偶然的。

谢甫琴科是属于人民的，他是人民的诗人，并且是无愧于人民诗人这个光荣的称号的！他曾经这样讲过：“为了要知道人民，就应该和他们生活在一起。为了要写他们的事情，自己就应该首先是一个人，而不是一个粗制滥造的著作家。那时候，你再去写作吧；只有那时候，你的作品才会是真挚的作品。”谢甫琴科本人正是用这种精神来写作的，这也正是他的作品充满人民性的原因。杜勃罗留波夫在一八六〇年新版的《科布查歌手》出版之后，曾写过一篇评论文字，其中就明确地指出：“他是一个真正的人民诗人。……他的思想和同情的全部范围，是和人民生活的涵义与情况完全相符合的。他从人民当中出身，他和人民一齐生活，他不仅在思想上，而且在生活的各方面，都是和人民紧密地而又血肉相联的。”普列汉诺夫、高尔基和卢那察尔斯基等人对谢甫琴科都作过很高的评价。普列汉诺夫在一八九〇年就指出了谢甫琴科的重大意义，说“塔拉斯·格利高里耶维奇是属于全世界文学史上那些最伟大的人民诗人之列的”。高尔基则把谢甫琴科和普希金、密茨凯维奇两位大诗人相提并论：“谢甫琴科、普希金、密茨凯维奇——都是用最高的美、最大的力量和完整性体现出了人民精神的人。”卢那察尔斯基在一九一一年谢甫琴科逝世五十周年时，也曾这样讲道：“伟大的诗人谢甫琴科和他的亲密的故乡是分不开的，他把自己的天才的巨大坚强和充满花朵芳香的树枝远伸到乌克兰的边境以外去。作为一个乌克兰的民族诗人，谢甫琴科是伟大的；作为一个人民的诗人，他就更为

伟大。但是他最为伟大的地方，还是作为一个深刻的革命诗人，同时就精神本质来讲，也是一个社会主义的诗人。”

三

伟大的乌克兰人民诗人塔拉斯·谢甫琴科的名字和他的作品，对于我们中国广大的读者并不是生疏的。“五四”运动以后，当俄国文学被广泛地介绍到我国来的时候，谢甫琴科的名字和他的作品也就随着被介绍过来。首先是在一九二一年九月出版的《小说月报》的号外《俄国文学研究》上，刊载了沈雁冰编写的《近代俄国文学家三十人合传》，其中就专门介绍过谢甫琴科（当时译为西芙脱钦科）。同年十月，《小说月报》又出版了《被损害民族的文学号》，其中发表了鲁迅用唐俟的笔名翻译的《小俄罗斯文学略说》一文①。这篇文字是从德国学者凯尔沛来斯写的《文学通史》中翻译出来的，除对谢甫琴科（当时译为绥夫专珂）的生平作了简短的介绍之外，还引用了他所写的《遗嘱（“当我死了的时候”）》一诗的全文。在同一期专号所刊载的沈雁冰的《杂译小民族诗》中，选译了谢甫琴科的《狱中感想（“太阳落山；群山都隐在黑暗里，鸟的歌声也静寂了”）》。（按原诗并无题名，是谢甫琴科一八四七年在奥尔斯克要塞时写成的）。根据我们目前发现的史料来看，这都是我国最早介绍谢甫琴科的文字和译文。

在此后的许多年代当中，谢甫琴科的作品曾被陆续地介绍了一些过来。一九四二年一月在桂林出版的《诗创作》的《翻译

---

① 见《鲁迅译文集》第十卷第八十九——九十四页，一九五八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

专号》中介绍过他的评传，并译了他的《遗嘱》、《在茅棚旁边（“在茅棚旁边长着几株樱桃”）》、《我在异国人中间生长》、《快活的日子呀！黄金的青春呀！》、《如果你知道（“老爷们，如果你知道”）》、《我不感伤（“我不感伤——我决不能感伤，可是我好象看见一个苍白的幻象”）》、《梦（“一个农奴——她正在收割主人的麦子”）》等七首诗。一九四二年六月在重庆出版的《中苏文化》杂志上，刊载了谢甫琴科的评传。同年十一月在上海出版的《苏联文艺》第一期上，发表了鲍哥穆列次、柯尔纳楚克、派斯托夫斯基等人写的关于谢甫琴科的文字，译了谢甫琴科写的《自传》和《遗嘱》、《梦（“她在老爷的田里割麦”）》等诗，还刊载了他的两幅自画像和《遗嘱》一诗的原稿。一九五四年三月号的《译文》杂志上，发表了他的《无题（“说真话，那对我全是一样”）》、《文艺女神》、《写给妹妹》、《我走在涅瓦河上》等诗，还印了他的自画像以及《吉卜赛女子》、《卡吉琳娜》和《盲人》等画。在此地可以附带提到的，就是乌克兰基辅电影制片厂在一九五一年摄制的《塔拉斯·谢甫琴科》传记片曾被制成华语对白在我国各地放映，萨夫钦科写的电影剧本也被译成中文（《舍甫琴珂》，一九五六年艺术出版社版），都受到我国广大观众和读者的欢迎。

一九六一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谢甫琴科的散文作品《音乐家》和《艺术家》（项星耀译）。到了一九六一年谢甫琴科逝世一百周年时，各大报纸和《世界文学》、《诗刊》等刊物都编印了特辑，《文学评论》上发表了专文来纪念这位伟大的人民诗人。

谢甫琴科的丰富而又珍贵的文学遗产尚待我们加以研究和介绍，而且其中也有不少史料，可以证明他对中国的关心①，特别是他在一八五七年九月所写的一段有关太平天国的文字，更引起我们很大的兴趣。当一八五七年九月谢甫琴科从流放归来

之后，在从阿斯特拉罕乘轮船前往尼日尼-诺夫哥罗德的途中，方知道我国太平天国的革命运动。他在九月六日的日记②中写道：

> 在船长室的地板上，我看见一张揉皱了的老相识《俄国残废者报》，我把它捡了起来，由于无事可做，就开始阅读上面的一篇文章③。这篇文章讲到了中国起义军的情况，还讲到起义军的领袖洪秀全在进攻南京之前所发表的讲话。讲话是这样开始的："上帝和我们同在；阎罗妖怎么胆敢来反对我们？这些清朝的官吏——都是些供屠宰的肥猪，可以用来祭我们的天父、最高的上主和唯一的真神。"④对于俄国的贵族们，我们是否很快也能够大声地讲出同样的话来呢？

我们知道，俄国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对我国太平天国的革命斗争是非常关心的，象车尔尼雪夫斯基还曾为《现代人》杂志写

---

① 据我所知道，乌克兰的文学史家波波夫（П. М. Попов）在这一方面做了些研究工作，一九五七年曾写成«谢甫琴科论中国太平天国革命»一文（载该年«乌克兰科学院通报»第三期第二六——三一页，一九五八年又写成«谢甫琴科论中国»一文(载一九五八年基辅出版的«第六次谢甫琴科学术会议论文集»第一八五——二〇五页)。

② 引自«谢甫琴科著作集»俄译本一九六五年版第五卷第一一五页。

③ 系指一八五七年七月三十一日彼得堡出版的第一六三期«俄国残废者报»，文章的题目是«关于中国起义军活动的最新情况»。

④ 太平军在一八五三年三月十九日占领南京，旋即在当地建都，改南京为天京。此地所引用的洪秀全的话，在有关太平天国的文献和史料中未能找到，现暂从俄文译出，容再改正。

过专门的论文。从谢甫琴科所写的这段文字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他对太平天国革命的关心和同情。尤其是他在这段文字后面所写的一句话，更反映出他当时对沙皇和贵族地主们的憎恨，这和他在一八五八年所写的号召大家“把斧头磨得更加锋利”，一致起来反对沙皇的统治，在思想上可说是前后相呼应的。

塔拉斯·谢甫琴科的逝世，已经一百二十多年了，回想到这位伟大的乌克兰人民诗人，生前在沙皇暴政和农奴制度的重压之下受尽了一切折磨和苦难，他的充满革命激情的诗歌作品也受到审查当局的任意删改和禁止。当他逝世的时候，沙皇当局采取了各种措施，严防群众举行示威游行。甚至当一九一四年谢甫琴科诞辰百年纪念时，沙皇当局也禁止举行任何纪念活动。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当时曾以布尔什维克党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名义，对这种禁令表示了严正的抗议，而且指出：“利用禁止纪念谢甫琴科的事件来反对政府，是最好的、绝妙的、最顺利的和最成功的宣传方法，再也想不出比它更好的宣传方法来了。我认为我们所有反对政府的社会民主党的优秀宣传家，在反对政府方面，决不能在如此短促的时间内，取得象用这种方法取得的那种惊人的成就。自从采取这种方法后，千百万‘庸人’都变成了自觉的公民，都深信俄国是‘各族人民的牢狱’这句名言是正确的了。”①

谢甫琴科生活在十九世纪的前半叶，无论是他的思想，还是他的作品，不可能不受到时代的局限和阶级的局限，而且在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下，他只能达到革命民主主义者的高度。但是由于他出身自人民的底层，和人民血肉相联；由于他用自己的诗歌

---

① 见《列宁全集》第二十卷第二一三页。

作品来鼓舞人民和激励人民，自始至终忠于人民争取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斗争事业，因此他的光辉名字和他的不朽作品一百二十多年来一直活在广大人民的心中。他在乌克兰文学上所创建的光荣传统——浪漫主义、现实主义、人民性、革命民主主义和爱国主义的传统也在十九世纪后半叶和二十世纪的许多乌克兰作家和诗人的作品当中被继承着和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他一生中所憎恨的沙皇暴政和贵族地主的统治，只有在伟大的十月革命获得胜利时方被最后推翻；他一生中所追求的和为之而斗争的那些崇高的理想也只有在伟大的十月革命之后方能实现。在今天，谢甫琴科的光辉的名字，不仅在乌克兰，不仅在他所预言的“伟大的新家庭里，自由的新家庭里”，就是在全世界进步人士的心中，也都得到了应有的尊敬和热爱；他的不朽的文学和艺术作品，不仅成为乌克兰人民和苏联各族人民最珍贵的遗产，同时也成为全世界文化宝库中的一份珍贵的遗产，正因为这样，我们要把谢甫琴科这位伟大的乌克兰人民诗人的不朽作品介绍给我国广大的读者！

戈宝权

谢甫琴科自传

谢甫琴科在逝世前一年，曾为圣彼得堡出版的自由主义倾向的启蒙刊物《民众读物》杂志（“Народное чтение”）写了一篇《自传》。这篇《自传》共有两个稿本。第一个稿本是谢甫琴科本人在一八六〇年一月的前半月写成的。在这个用第三人称写成的《自传》里，谢甫琴科用简略而又朴素的语言写出了自己一生的辛酸的历史。但这个稿本在谢甫琴科逝世以后的二十多年，即一八八五年，方初次发表在《基辅旧闻》杂志（“Киевская старина”）第十一期上。第二个稿本是由谢甫琴科的朋友、乌克兰作家和评论家库利什（П. А. Кулиш）根据第一个稿本在一八六〇年六月中旬改写的。在这个用第一人称改写的稿本里，库利什为了考虑到便于通过沙皇当局的审查，就删改了一些地方，回避了地主恩格尔加特的名字，内容只写到俄国名诗人茹科夫斯基和名画家勃留洛夫在一八三八年为谢甫琴科赎身为止，而在此后的被捕、流放以及晚年的生活，都一字未提。这个稿本是用谢甫琴科写信给《民众读物》杂志发行人奥鲍隆斯基（А. А. Оболонский）的形式发表在一八六〇年该刊第二期上。在这之后不久，奥鲍隆斯基受到审查当局的攻击，脱离了编辑部，刊物接着也就停刊了。关于这个稿本，库利什在一八八五年《基辅旧闻》杂志第十一期上曾这样写道：由于谢甫琴科不能按照他的恩人们的要求写出自己的历史，因此，“他请求我帮助，把自己的手稿

交给了我。我就用他的名义，写出了得到他的同意、发表在《民众读物》杂志（一八六〇年第二期第二二九——二三六页，《谢甫琴科写给〈民众读物〉杂志编者的信》）上的那篇《自传》。”

据一九六四年出版的俄译本《谢甫琴科著作集》第一卷的注释中说，谢甫琴科当时写《自传》，是和营救他的几位还是农奴的弟兄与妹妹有关的。当他在一八五九年夏季从乌克兰回到圣彼得堡之后，即着手营救自己的亲人，但是地主弗利奥尔科夫斯基（В. Э. Флиорковский）不同意释放他的亲人，于是朋友们就主张把这件事公诸于世，激起社会的舆论来反对弗利奥尔科夫斯基，因此他就着手写《自传》。谢甫琴科在一八六〇年四月二十二日写给他的兄弟瓦尔伏洛美·谢甫琴科的信里，也提起这件事：“你收到了今年第二期的《民众读物》杂志吗？在这一期上，有我写给编者的一封信。它已经被译成波兰文并发表在波兰的报纸上。请你打听一下，地主和半地主们对这封信会发表些什么意见。”

谢甫琴科的《自传》的第一个稿本，现保存在乌克兰科学院乌克兰文学研究所的手稿文献中。第二个由库利什改写的稿本，在文体上和内容上，都和第一个稿本有所区别，而且也多少反映出了库利什本人所代表的温和的自由主义的思想。这两个稿本，经常被研究谢甫琴科传记的人所引用。如常见的“我的生活的历史，组成了我的祖国的历史的一部分”这句话，就是从第二个稿本里引出来的。《自传》里的地名和年代都有一些错误，翻译时参考了各种不同版本的注释，用脚注加以订正。

其　一

塔拉斯·谢甫琴科，是农奴格利高里·谢甫琴科的儿子，于一八一四年二月二十五日生在基辅省兹维尼高罗德县基里洛夫卡村① 地主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恩格尔加特的领地上。八岁时，丧了父母②，他就寄居到教区小学的一位教堂下级执事③那儿去，当一名供使唤的学童。在两年多苦难重重的考验里，他学完了《识字课本》、《日课经》，最后还有《圣诗集》④。这位教堂下级执事，深信自己这个供使唤的学童有不少空闲的时间，就常派他代替自己去念赞美诗，悼念那些过世的农奴的灵魂，因而付给他十分之一的戈比作为奖励。但是，尽管这位严厉的苦修行的师傅对他是那样关切，可是在无数个白天和黑夜里，有一次，当这位苦修行的师傅和自己的朋友伊昂纳·里马尔喝酒醉得人事不省的时候，这个供使唤的学童竟然毫无忌惮地剥光了师傅和恩人的裤子，狠狠地揍了一个痛快。泄尽了心里的仇恨，偷了

---

① 谢甫琴科诞生的地点，是兹维尼高罗德县的莫林采村，也是地主恩格尔加特的领地。谢甫琴科两岁时，他的全家迁移到邻近的基里洛夫卡村居住，他的童年就是在当地度过的。

② 谢甫琴科的母亲卡泰林娜·雅基莫夫娜·鲍伊科死于一八二三年；父亲格利高里·伊凡诺维奇死于一八二五年，因此应该是九岁丧母，十一岁丧父。

③ 原文为 Дьячок，是俄国东正教堂的下级职员，负责朗诵《圣经》，看管教堂以及专司打钟、送殡等工作。

④ 《识字课本》（“Граматка”）、《日课经》（“Часословец”，又可译为《日读祈祷书》）和《圣诗集》（“Псалтырь”，又可译为《赞美诗集》），都是俄国东正教会编印的供初级小学用的启蒙课本。

一本有图画的小书之后，当夜就逃到雷香卡镇去；在那儿又找到了一位辅祭的神父，也是一位苦修行的人，当自己的绘画老师。这个流浪儿和学童，一连三天耐心地拿着水桶到吉基奇河[1]里去取水，在铁板上研磨铜绿，可是第四天上就又逃跑了。他逃到塔拉索夫卡村的一位当画匠的教堂下级执事那儿去，在附近一带，这位画匠是以善画伟大的殉道者尼基塔和战士伊凡[2]的画像闻名的；为了使后者的画像产生更大的效果，他还在左衣袖上画了两个士兵的袖章。对于这位阿派列斯[3]，这个学童和流浪儿怀着准备经受一切考验的坚决心愿，只要稍微学到一点他的伟大的艺术就行。可是，不幸！这位阿派列斯仔细看了这个流浪儿的左手心之后，就断然地拒绝了他，认为在他的身上不仅找不到学画或是做皮鞋的才能，他就是学做木桶的手艺也不行。

在失掉了有一天能成为哪怕是一个平凡的画匠的任何希望之后，这个流浪儿就怀着悲痛的心回到自己的故乡去，打算当赶耕牛的雇工，或者就去牧放大群的牲畜，在跟着羊群和猪群走的时候，就读那本偷来的有图画的小书。

可是这个愿望也没有能够实现。这时候，刚从自己的继父那儿承继了一大笔遗产的地主巴威尔·瓦西里耶维奇·恩格尔加特，需要一个伶俐的童仆，于是这个衣服褴褛的学童和流浪儿，马上就换上斜纹布的短上衣，穿上宽大的灯笼裤，最后当了室内小厮。在当小厮职务的时候，他就用从账房先生那儿偷来的铅笔，偷偷地描绘那些装饰着地主内室墙壁的苏兹达尔画派

---

① 是布格河的支流，流过基辅省。

② 这都是俄国东正教圣画像中的圣者。

③ 阿派列斯(Apelles)是公元前四世纪的希腊画家，这里当画家讲，含有讽刺之意。

的绘画①。当跟随在地主的行李车后面前往基辅、维尔诺和彼得堡的时候，他在客店里偷了那些印着各种历史英雄人物，如夜莺强盗、库里涅夫、库图佐夫、哥萨克人普拉托夫等许多人物的画像②，打算在空闲的时候把他们一模一样地临摹下来。

在维尔诺，他终于得到了这样的机会和空闲。这是一八二九年十二月六日的事情。地主和地主太太出去参加上流社会举行的舞会，屋子里所有的人都安静下来，睡觉了。这时候，他就打开偷来的宝物，从其中选出哥萨克人普拉托夫的画像，开始虔敬而又细心地临摹起来。当他已经画到一群小侍童，在哥萨克将领普拉托夫骑坐的骏马健壮的马蹄附近显示出各自的矫捷骑姿时，门突然敞开——地主和地主太太从舞会上回来了。地主就凶暴地扯他的耳朵，打他的嘴巴，说他不仅会把房子烧掉，还会把全城烧光。第二天，地主又吩咐马车夫西多尔卡把他痛打一顿，这个处分执行得非常粗暴。

一八三二年，在圣彼得堡，由于他的纠缠不休的恳求，地主就为他签订了个四年的合同，送他到一个名叫希略耶夫的专作各式绘画的行会画匠那儿去当学徒。希略耶夫是个比任何苦修

---

① 指当时弗拉基米尔省苏兹达尔县印刷的一种民间木刻版画，很类似我国的年画。

② 夜莺强盗（Соловей Разбойник），俄国古代民间叙事诗《伊里亚·摩罗美茨》里的人物。

库里涅夫(Я. П. Кульнев, 1763—1812)，俄国一八一二年卫国战争时的一位将军。

库图佐夫(М. И. Кутузов, 1745—1813)，俄国一八一二年卫国战争中的著名统帅，曾在莫斯科附近的鲍罗金诺村最后击败拿破仑的军队。

普拉托夫(М. И. Платов, 1751—1818)，哥萨克骑兵将领，在俄国一八一二年卫国战争中指挥骑兵军团，曾参加鲍罗金诺战役。

行的教堂下级执事勤奋得多的人。但是不管一切限制，他还是在明亮的夏夜里奔到夏令花园去，描绘那些难看的笨拙的雕像。这就是彼得大帝花园里值得称赞的装饰品啊！就在这个花园里，就在同一个时候，他开始从事诗歌艺术的习作。在无数的尝试当中，他后来只发表了一首诗——民歌体的叙事诗《一个得了邪病的少女》①。就在这样的场合，有一次，他认识了画家伊凡·马克西莫维奇·索钦科，一直到现在，他和他还保持着最真诚的亲如手足的关系。他听从索钦科的劝告，开始用水彩来试作真人的画像。在他多次的尝试当中，他的同乡和朋友，哥萨克人伊凡·涅契波连科，也是同一个地主恩格尔加特的奴仆，曾经耐心地为他当过模特儿。有一次，这位恩格尔加特在涅契波连科那儿看见了自己的这位农奴画家的作品，大概，恩格尔加特很喜欢这些作品，于是就开始利用他来为自己的几位心爱的情妇作画像，为了这些画像，有时还赏给他一个银卢布，至多不过如此。

一八三七年，索钦科把他介绍给美术学院院务会议秘书格利高罗维奇，想把他从悲惨的情况下解救出来。格利高罗维奇就恳求茹科夫斯基帮忙，于是茹科夫斯基先从地主那儿打听到了他的身价，然后请勃留洛夫为皇家画一幅他（茹科夫斯基）的画像，好在皇家举行的抽彩会上拍卖出去。伟大的勃留洛夫欣然表示同意。画像画成了。靠了维叶里戈尔斯基伯爵②的帮助，茹科夫斯基举行了一个两千五百银卢布的抽彩会，在一八三八年四月二十二日这一天，就用这笔代价为塔拉斯·谢甫琴科赎得了自由。

---

① 这是谢甫琴科留下来的一首最早的作品，估计作于一八三七年。

② 维叶里戈尔斯基（М. Ю. Виельгорский，1788—1856），音乐家。

从这一天起，谢甫琴科开始到美术学院上课，不久就成为伟大的卡尔·勃留洛夫心爱的学生和同志之一。

一八四四年，他荣获自由画家的称号；可是在一八四七年，由于基辅大学一个名叫彼得罗夫的大学生的告密，他和科斯托马罗夫、库利什① 以及其他很多人同时被捕。没有经过审判和讯问，他们就被送到各个要塞去；这一年的五月三十日，谢甫琴科从第三厅的牢房里被押解出来，流放到奥尔斯克要塞，后来又转移到诺沃彼得罗夫斯克要塞，当局严格禁止他写作与绘画。

一八五八年八月二十二日②，由于安纳斯塔霞·伊凡诺夫娜·托尔斯泰伯爵夫人③的斡旋，谢甫琴科方被从诺沃彼得罗夫斯克要塞释放出来。后来靠了她的斡旋，皇上才同意他在京城的警察当局监视之下，从事自己的艺术创作。

一八五九年夏天，在长期和苦痛的别离之后，他看见了自己的美丽的故乡、做农奴的弟兄们和妹妹④，秋天又顺利地回到美术学院，由于美术学院当局的关切，他怀着一个真正的画家的热爱研究蚀镂术和铜版术的版画。

在两年长久的拖延之后，书报总审查委员会只批准他印刷那些在一八四七年以前发表过的作品，还从它们里面删掉了好几十页(这就是所谓进步！)

〔1860年一月前半月〕

---

① 库利什(П. А. Кулиш,1819—1897)，乌克兰作家和批评家，代表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的思想。

② 应为一八五七年八月二日。

③ 安纳斯塔霞·伊凡诺夫娜是美术学院副院长、雕刻家费奥陀尔·彼得罗维奇·托尔斯泰伯爵的夫人。

④ 指谢甫琴科的兄弟尼基塔、奥西普和妹妹雅琳娜等人，他们都是地主弗里奥尔科夫斯基的农奴。

其　二

——谢甫琴科写给《民众读物》杂志编者的信

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阁下！

我完全赞同你的愿望，要把那些从愚昧无知和无声无臭的普通人当中以自己的才能和事业而苦斗出来的人们的生活历史，介绍给《民众读物》杂志的读者。我觉得，这一类的报道，可以引导很多人认识自己的人的尊严；没有这种人的尊严，俄罗斯下层人民的社会发展是不可能成功的。我本人按照真实情况所描写出来的命运，它不仅可以把平民，而且也可以把平民和那些完全处于从属关系的人们引向深刻的和对双方都有裨益的思考。正因为这样，我决定要向全世界披露我的生活当中的几件悲惨的事实。我很想按照谢·季·阿克萨科夫描写自己的童年和少年时代那样，把它们完完全全地叙述出来，更何况我的生活的历史，组成了我的祖国的历史的一部分。但是我没有勇气把它们详详尽尽地都写出来。这只有那种内心非常平静和由于类似的外表而变得非常安定的人才能做到这一点。我目前按照你的愿望所能做到的一切，就是用简短的语句把我一生中的实际过程描写出来。当你读完这些语句时，我希望你会原谅我的那种使我的心收缩、我的手变得僵硬的感情。

我是农奴格利高里·谢甫琴科的儿子。于一八一四年二月二十五日生在基辅省兹维尼高罗德县基里洛夫卡村一个地主的领地上。八岁时，丧了父母，我就寄居到教区小学的一位教堂下级执事那儿去，当一名供使唤的学童。这些学童跟教堂下级执

事的关系，和那些被父母或者有关当局送去当学徒的儿童跟手艺人的关系，是完全一样的。师傅对他们的权力是没有任何固定限制的：他们完全是他的奴隶。所有的家务劳动，还有执行主人本人以及他的家里人的各种应有尽有的异想天开的杂务，都毫无条件地落在他们身上。我请你想象一下吧，那个教堂的下级执事——请注意，他还是一个大酒鬼，——凡是他对我有所要求，我就必须以奴隶的恭顺来完成；而在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曾经关心过或者能够关心我的遭遇。但不管怎样，仅在两年的艰苦生活当中，我在那个所谓的学校里面学完了《识字课本》、《日课经》，还有《圣诗集》。当我的学业快要结束的时候，这位教堂下级执事就常派我代替他去念赞美诗，悼念那些过世的农奴的灵魂，并且承他的好意，还付给我十分之一的戈比作为奖励。我的效劳，使我的这位严厉的师傅有可能和他的朋友伊昂纳·里马尔更加沉溺于他往日的嗜好，因此，当我诵读完了祈祷经回来之后，差不多经常发现他们俩已经喝得酩酊大醉，人事不省。我的这位教堂下级执事不只是凶暴地虐待我一个人，还虐待其他很多学童，我们大家都恨之入骨。他的那种不合情理的吹毛求疵的毛病，使我们对他采取了一种狡猾的和深恶痛绝的态度。只要一有方便的机会，我们就要欺骗他，对他作出各种各样的恶作剧。这是我在自己一生中碰到的第一个暴君，他在我心里激起了我终生对一切人加于人的暴力的深刻厌恶和蔑视。我的童年的心，被这个专制的神学校的恶棍侮辱了千百万次，于是我就象一般忍无可忍的毫无保护的人们所作的那样，用报复和逃跑来最后和他断绝了关系。有一次，我发现他醉得人事不省，就用他自己的武器——鞭打人的桦树条来对付他，我使尽了孩子的气力，报答了他的一切残酷暴行。在这个酒鬼——教堂

下级执事的所有杂物里面，我一向认为最宝贵的东西，就是一本有图画的小书，这是些刻印出来的版画，大概也是最坏的作品。我偷了这件宝物，在夜里逃到雷香卡镇去；但我并不认为这是罪过，或者把干这件事的原因归之于抵抗不住诱惑。

在那儿，我找到一位画家兼教堂辅祭当我的新老师，但是不久我就看清楚，他和我的第一个师傅在规矩上和习惯上都很少有什么区别。一连三天我耐心地拿着水桶从吉基奇小河里面提水到山坡上来，在铁板上研磨铜绿。到了第四天，我的耐心背弃了我，于是我就逃到塔拉索夫卡村的一位当画匠的教堂下级执事那儿去；在附近一带，这位画匠是以善画伟大的殉道者尼基塔和战士伊凡的画像闻名的。对待这位阿派列斯，我怀着准备经受一切考验的坚决心愿，我当时想，这种考验和任何学问都是分不开的。我热切地想学会他的伟大的艺术，哪怕只学到一丁点儿也行。可是，不幸！这位阿派列斯仔细看了我的左手之后，就断然地拒绝了我。使我极为伤心的是他对我说，在我的身上没有学习任何手艺的才能，甚至连学做皮鞋或者是学做木桶的手艺也不行。

在失掉了有一天能成为哪怕是一个平凡的画匠的任何希望之后，我怀着悲痛的心回到自己的故乡去。我当时感到，落到我身上的是凄苦的命运，可是我的想象却赋予它一种纯朴的迷人的力量：我想当一个，正象荷马所说的，“清高的牧人”；这样，当跟着大群的牲畜走的时候，我就读那本偷来的有图画的心爱的小书。可是这个愿望我也没有能够实现。这时候，刚从自己的父亲那儿承继了一大笔遗产的地主，需要一个伶俐的童仆，于是我这个衣服褴褛的学童和流浪儿马上就换上斜纹布的短上衣，穿上宽大的灯笼裤，终于当了室内小厮。

室内小厮制度的发明要归功于那些居住在乌克兰第聂伯河左岸一带的所谓文化传播者的波兰人；其他各民族的地主们从他们那儿仿效并且还继续仿效着这种小厮制度，把它看成是一个不容置辩的聪敏的发明。在很早以前是哥萨克人的地区里把哥萨克人训练成驯服的小厮，是从童年时代就开始的——这正象在拉普兰一带①，把快腿的野鹿训练得服从人的专横意志一样。……旧日的波兰地主们拥有很多的小厮，除了仆役之外，还有音乐师和跳舞的人。小厮们为了取悦地主，唱着各种快活的带有双关意味的歌曲，这都是人民的诗神在借酒浇愁的时候编造出来的；他们还在地主们面前，正象波兰人所说的，跳起"这边那边蹲着跳"的舞来②。波兰显贵地主最新的代表者们怀着启蒙的骄傲感，把这个说成是对乌克兰的民族性的保护，而他们的祖先们也是经常重视这一点的。我的地主是个俄国籍的德国人，他用比较实际的眼光来看待小厮；当他按照自己的方式来保护我的民族性的时候，就要我始终一声不响、纹丝不动地守在前厅的角落里，除非当他吩咐把竖立在他旁边的烟管递给他，或者在他的眼前倒一杯水的叫唤声传出来的时候。由于我的天生大胆的性格，我竟破坏了地主的命令，用差不多可以听得见的声音哼着"海达马克"的忧郁的歌曲，并且偷偷地描绘那些装饰着地主内室墙壁的苏兹达尔画派的绘画。我用铅笔作画，我可以毫不惭愧地承认：它是我从账房先生那儿偷来的。

---

① 拉普兰（Lapland）是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北部和科拉半岛西部地区的总称，在苏联、芬兰、瑞典和挪威的北部境内，当地居民以驯鹿、捕鱼和打猎为生。

② 原文为"Сюды-туды-навприсюды"，意即蹲踞着身子左右跳动双脚的舞蹈。

我的地主老爷是个爱活动的人：他不停地一会儿上基辅，一会儿上维尔诺，一会儿上彼得堡，带我跟着行李车走，为了要我守在前厅里递烟斗以及做一些诸如此类的事情。决不能说，我因为当时的情况而感到苦恼；到了现在，它才使我感到惊心动魄，而且觉得这是一场荒诞的和互不连贯的恶梦。大概，在俄罗斯人民当中，许多人有时也会用我的这种观点去看自己的过去的。当跟着自己的主人从这一个客店旅行到另一个客店的时候，我利用一切机会从墙壁上偷下一些民间木版画，这样就为自己搜集成一套珍贵的收藏品。象夜莺强盗、库里涅夫、库图佐夫、哥萨克人普拉托夫等许多历史英雄人物的画像，都是我特别喜欢的。可是，并不是一种贪财的欲望在指使着我，而是一种想把它们尽可能正确地临摹下来的不可遏止的愿望在指使着我。

有一次，当我们在维尔诺的时候，是一八二九年十二月六日这一天，地主和地主太太出去参加贵族社会为了纪念过世的沙皇尼古拉·巴甫洛维奇的命名日所举行的舞会。屋子里所有的人都安静下来，睡觉了。这时候，我在一个僻静的房间里点起蜡烛，打开自己偷来的宝物，从当中选出哥萨克人普拉托夫的画像，开始怀着虔敬的心情临摹起来。对于我，时间不知不觉地就飞逝过去了。当我已经画到一群小侍童，在将军骑坐的骏马健壮的马蹄附近显示各自的矫捷骑姿时，门在我的身后突然敞开，从舞会上回来的我的那位地主走了进来。他凶暴地扯我的耳朵，打我的嘴巴——并不是为了我的艺术，决不是（对于艺术他并不关心）！而是因为我不仅会把房子烧掉，而且还会把全城烧光。第二天，他吩咐马车夫西多尔卡把我痛打一顿，后者执行得非常认真。

一八三二年，我已满十八岁，我的地主希望我能做到奴仆的

聪敏伶俐这一点，并没有得到实现，于是他倾听了我的纠缠不休的恳求，为我签订了个四年的合同，把我送到圣彼得堡一个名叫希略耶夫的专作各式绘画的行会画匠那儿去当学徒。这位希略耶夫在自己的身上，综合了苦修行的教堂下级执事、当辅祭的画匠和另一位会看手相的教堂下级执事的一切特点；但是，尽管受着他这三重天才的全部压迫，我还是在明亮的春夜里奔到夏令花园去，描绘那些装饰着彼得大帝的这个直线形的建筑物的雕像。就在这样的场合，有一次，我认识了画家伊凡·马克西莫维奇·索钦科，一直到现在，我和他还保持着最真诚的亲如手足的关系。听从索钦科的劝告，我开始用水彩来试作真人的画像。在多次不象样的尝试当中，我的另一位同乡和朋友——哥萨克人伊凡·涅契波连科，也是我们地主的奴仆，曾经耐心地为我当过模特儿。有一次，地主在涅契波连科那儿看见了我的作品，他是那样喜欢它，于是就开始利用我来为他的几位心爱的情妇作画像，为了这些画像，有时还赏给我一整块银卢布。

一八三七年，索钦科把我介绍给美术学院的院务秘书格利高罗维奇，请求他把我从悲惨的命运中解救出来。格利高罗维奇就把他的请求转告给茹科夫斯基。茹科夫斯基预先和我的地主谈妥，然后请勃留洛夫为他，茹科夫斯基作一幅画像，好在私人举办的抽彩会上把它拍卖出去。伟大的勃留洛夫立即表示同意，不久他就把茹科夫斯基的画像画好了。靠了维叶里戈尔斯基伯爵的帮助，茹科夫斯基举行了一个两千五百银卢布的抽彩会，在一八三八年四月二十二日这一天，就用这笔代价为我赎得了自由。

从这一天起，我开始到美术学院上课，不久就成为勃留洛夫的心爱的学生和同志之一。一八四四年，我荣获自由画家的

称号。

关于我最初的文学试作，我只想讲一点，它们是在同一个夏令花园里，在明亮的无月的白夜里开始的。乌克兰的严肃的诗神在长久的时间里是不愿意接近我那被小学校里、地主的前厅里、旅店里以及城市寓所里的生活所败坏了的爱好的；但当自由的呼吸把在父亲贫苦的茅屋顶下所度过的童年时代的纯洁重新在我的感情里恢复起来的时候，她啊，应该感激她，却在异乡将我拥抱，并给我以安慰。我在夏令花园里写成的最初不十分好的试作当中，只发表了一首民歌体的叙事诗《一个得了邪病的少女》。在这首诗之后所写的许多诗，它们是怎样写出并且是在什么时候写出的，我现在不想把它们宣扬出来。为了满足你的要求，我在这篇紊乱的叙述当中所写出的我的生活的简短的历史，说老实话，它所付出的代价，比我所想的还要大。多少消逝了的岁月啊！多少凋谢了的花朵啊！我用自己的努力从命运那儿所赎买到的——就是为了不死吗？这未尝不是一种对自己的过去的可怕的解释。它是可怕的，它对于我尤其可怕，因为我的亲兄弟和妹妹——在自己的叙述里我怀着苦痛的心情回想起他们——一直到现在都还是农奴。是的，阁下，一直到现在他们都还是农奴！

此致敬意！……

塔·谢甫琴科

〔1860年2月18日〕

戈宝权译

目　次

一个得了邪病的少女[①]

辽阔的第聂伯河在喧吼、呻吟，
激怒的狂风把树叶刮得精光，
柳树的枝干被吹得弯向大地，
河水也被掀成惊涛骇浪。
这时候，苍白的月亮
在乌云后边浮游飘荡，
它象一只被巨浪冲击着的小船，
一会儿沉到水底，一会儿又浮到水上。
村里的人们还没有从睡梦苏醒，
报晓的雄鸡也还没有开始歌唱，
猫头鹰在树林里遥相呼应，
桦树枝儿弯曲得发出脆响。

就在这时候，在阴暗的密林旁，
在山坡下面的地方，
有个白色的人影忽隐忽现，
在大河上独自徬徨。
也许是个小鱼美人②，
在黑夜里寻找自己的亲娘；
也许是她在等候年轻的小伙子，

遇见了——就呵得他胳肢发痒。
不，这不是什么小鱼美人，
而是一个得了邪病的姑娘，
她自己也不知道，
怎么会变成这样。
这都是巫婆的过错，
为了不让她忧愁悲伤，
就让她梦游似地独自彷徨，
一直到午夜的时光，
等候那个把她丢下来的哥萨克人，
这个哥萨克人上一年就去到遥远的地方。
他答应一定回来，
看来，他已经死在外乡！
人们没有用红色的绸缎，
把他的两眼蒙上③，
少女也没有用眼泪，
把他的面孔洗得光亮：

---

① 这是谢甫琴科最早的诗歌作品之一，估计是在一八三七年，即在他被赎身和获得自由之前（请参看《自传》）写的，内容采自乌克兰的民间传说。最前面描写大自然景色的十二行诗，经常单独发表，并被谱成歌曲，是乌克兰最流行的民歌之一。

② 鱼美人（Русалка，露莎尔卡），亦译女落水鬼。据古代斯拉夫民间传说，少女在水里溺死后，就变成身披长发、长着鱼尾的鱼美人。没有受过洗礼的女小孩，就变成小鱼美人。她们经常在月夜里出来歌唱，当她们找到一个生人时，就呵得这个人全身发痒，以至于死。

③ 乌克兰的习俗，当举行葬礼时，要用红色的绸缎（Китайка）把死人的两眼蒙起来。

乌鸦啄掉了他的眼睛，
在那荒野的空地上，
豺狼把他的尸体啃光，——
这就是哥萨克人的命运！
看来，这个少女等候心爱的人，
白白地空等了一场。
黑眉毛的年轻人永远不再回来，
也不再爱抚自己心爱的姑娘，
他不会再为她拆开长长的辫发，
也不会再把头巾扎在她的头上；
这个孤苦伶仃的少女，
不是睡在床上，而要躺进坟场！

这就是她的命运……哦，我仁慈的上帝啊！
你为什么要把灾难降在这个可怜人的身上？
难道因为她全心地热爱着那个哥萨克人的眼睛？
恳求你宽恕这个孤苦伶仃的姑娘吧！
她又能爱谁呢？她没有父亲，没有亲娘；
象一只小鸟儿流落在遥远的他乡。
你赐给她幸福吧，你赐给她一双黑色的眼睛吧，
否则人们都会嘲笑她。
难道一只热爱着公鸽的母鸽① 有过错吗？
难道一只被大鹰杀伤了的公鸽有过错吗？
他的女伴在飞翔——她咕咕地哀鸣，她忧愁悲伤，

① 公鸽和母鸽，还有小鸽子，都可作心爱的人或可爱的人讲。

她呼唤他，但不知道他究竟掉在什么地方。
但这只母鸽还算幸运：因为她能飞翔——
她要迅速地飞向上苍，——打听心爱的人在什么地方。
可是她是个孤女，她能向谁打听，
有谁能告诉她，有谁能知道她心爱的人在哪儿：
他准备在阴暗的树林里露宿？
还是正在多瑙河上饮马？
也许——他和另一个姑娘谈情说爱，
早已经把她遗忘？
假如她是一只迅速飞翔的鸟儿——
她要飞过蔚蓝的大海，找到她心爱的人；
假如他还活着——她就爱他，把另一个姑娘弄死，
假如他已经死啦——就走进坟墓躺在他的身旁。
但是心啊并不是这样爱着，能和别人同甘共苦，
但是心啊并不是这样爱着，正象上帝嘱咐的那样：
要在生活里受苦受难，
可是心啊又不愿意这样。
哦，我仁慈的上帝啊，这就是你的意志，
这就是可怜的人的幸福和命运！

她一声不响，象个哑巴在徬徨。
辽阔的第聂伯河不再喧响；
轻风吹散了天空里的乌云，
它也在大海旁边沉入梦乡，
只有月亮在明净的高空散发着清光；
所有的一切——第聂伯河，多荫的树林，——

到处是一片宁静安详。
这时候，一群小鱼美人从深水里抬起头来，
在第聂伯河上游荡，
（她们光着身子，披着苔草缀成的辫发），
她们在叫喊：“让我们出来取一取暖吧！”
“是时候啦！——太阳已经落在树林的后方……”
…………
妈妈问她们：“大家都到齐了吗？
让我们去找晚饭吃吧。
　　我们大家玩一玩，逛一逛，
　　我们大家快乐地高声歌唱：
　　呜嘿，呜嘿！
　　一个被爱人抛弃了的灵魂，灵魂！
妈妈没有给我施洗礼，
没有受洗礼就把我埋葬。
　　明亮的月亮啊！
我们亲爱的小鸽子啊！
快到我们这儿来吃晚饭吧：
我们有一个哥萨克人躺在芦苇丛里，
他躺在芦苇丛里的苔草上，
还有一个指环戴在手指上；
我们昨天晚上在橡树林里找到了他，
他是一个长着黑眉毛的年轻人。
月亮啊，在荒野的空地上照得更长久一些吧——
我们要自由自在地游逛。
这时候女妖们还在飞翔，

报晓的雄鸡还没有歌唱，
照耀着我们吧！……是谁在那儿走着？
是谁在橡树旁边游荡？
　　呜嘿，呜嘿！
　　一个被爱人抛弃了的灵魂，灵魂！
妈妈没有给我施洗礼，
没有受洗礼就把我埋葬。”

这些没有受洗礼的孩子大笑起来……
树林里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回响——
是她们发了疯，还是有谁要宰割她们，——
大家都一齐飞奔到橡树旁……
她们忽然停下来，
看见在树林旁边，
有一个人沿着橡树往上爬，
一直爬到树顶上。
原来这就是那个在山坡下面，
梦游似地徬徨着的姑娘：
你瞧，巫婆让她害了
一种多么可怕的邪病！
她爬上去，一声不响地
站在摇摆着的树枝上，
她向四面八方张望，
又重新爬下来，她的心几乎都破碎啦！
小鱼美人们围绕着橡树，
静静地等候着她。

她刚一下来——她们就拉住这个姑娘，

呵得她周身发痒。

她们长久地、长久地

欣赏着这个少女的美丽、漂亮……

但当雄鸡刚一啼叫——

她们立刻都潜到水底下隐藏。

清晨的云雀唱着歌，

在田野的上空飞翔；

杜鹃从橡树林里

应和着它的声音歌唱；

夜莺在树丛里啼叫，

远处传来了一阵阵的回响；

山后面的天空泛起了红光，

庄稼人在田野里歌唱。

波兰地主曾经出征过的那座树林，

现在显得黑影重重；

远处的一座座荒冢古墓①，

在清晨的薄雾里闪着青光；

葡萄枝藤在絮语，

橡树叶子发出簌簌的喧响。

这个少女长眠在

橡树下面的大路旁。

---

① 在乌克兰的草原上，至今还耸立着许多古代民族遗留下来的荒冢古墓(Курганы)。十六至十七世纪时，哥萨克曾利用这些荒冢古墓作为了望哨，和入侵的鞑靼人进行斗争。

她沉睡着，眼睛没有张开，
再也听不见鸟儿的歌唱，
现在再也用不着去计算
她在世上活了多少时光。

就在这时候，从橡树林里，
一个哥萨克骑着马走了出来；
他的骏马在路上走得非常疲困，
马蹄差不多再也提不起来。
“我的忠诚的朋友，你疲倦啦！
今天我们可以好好休息啦。
我们的家已经不远，
一个少女会为我们敞开大门。
也许，她不是为我们敞开，
而是为了另外一个人……
我的伙伴，加紧步子吧，
要早早地赶到家门！”
骏马勉强地跨着步子，
刚走了一步，就几乎绊倒——
他心里也感到难过，
象有条毒蛇在心里盘绕。
“这就是那株熟识的橡树……天哪！
瞧，那不正是她，我心爱的人！——
看来，她生活得不很愉快！
看来，她沉睡着，已经等得疲困！”
他从马上跳下来，走到橡树旁：

“天哪！我的天哪！”
他呼唤她，他狂吻她……
唉，一切都是枉然！
“人们究竟为了什么
要把我和你分开？”
他痛哭失声，飞奔过去，——
就一头撞在橡树上！

清晨的时候，少女们拿着镰刀，
到田地里去收割庄稼；
她们唱起歌来：唱着母亲怎样送儿子远走他乡，
唱着鞑靼人怎样在打仗。
她们走着，离开那株熟识的橡树愈来愈近……
垂头丧气的骏马站在树下，
一个哥萨克毫无动静地躺在草地上，
那个少女就躺在他的身旁。
姑娘们为了开玩笑，
想悄悄地吓他们一下；
但当她们走近一看……大家都哑然失声，
害怕得向着四面八方飞奔。

女朋友们聚拢过来——
她们把眼泪揩干；
男朋友们聚拢过来——
他们挖了两个深坑；
神父们带着十字架走来，

教堂里敲起了送葬的钟声。
大家按照礼节，
把这两个人深深地埋葬，
在宽阔的大路旁边，
在荒野的空地上。
他们究竟为什么死掉——
谁也无从知道。
人们种了一株白槭树和一株杉树
在哥萨克的坟墓上；
他们种了一株红绣球花
在少女的坟墓上。①
白天里，杜鹃飞来，
在它们上面咕咕地鸣叫；
黑夜里，夜莺飞来，
在它们上面婉转地歌唱。
它不停地歌唱，当月亮的清光
照耀在大地上，
当小鱼美人还没有成群结队地
从第聂伯河里游出来取暖和游逛。

〔1837年于圣彼得堡〕

戈宝权译

---

① 乌克兰的习俗，在哥萨克的坟墓上要种一株杉树，或者是橡树和白槭树；在少女的坟墓上要种一株红色的绣球花。

歌

河水滚滚流进蔚蓝的大海，
一去永不复返；
哥萨克寻找自己的幸运，
到处只遭到失望。
这个哥萨克走遍了四方；
蔚蓝的大海在奔腾，
哥萨克的心啊在跳跃，
可是理智却和心在争吵：
“你没有问谁一声，就要去什么地方？
为了谁啊，你丢下自己的父亲，
年老的亲娘，
还有心爱的年青姑娘？
在异乡，到处是陌生人，
你怎能和他们一同过活！
你找不到一个人可以谈心，
也找不到一个人能够一同哭泣悲伤。”

这个哥萨克在异乡流浪——
蔚蓝的大海在奔腾。
他总以为在什么地方会找到幸运——

可是遭到的却是悲伤。
一群群野鹤
飞向遥远的故乡。
这个哥萨克流下了眼泪——
他走过的大路杂草丛生，满目荒凉！

〔1838年于圣彼得堡〕

戈宝权译

歌

狂暴的风啊，狂暴的风！

你和蔚蓝的大海在斗争——

你颠簸着它，掀动着它，

那就请你向大海问一声：

它是否在波浪上

摇荡过我心爱的人；

是不是蔚蓝的大海

把我心爱的人带到了遥远的地方？

假如它把我的朋友淹死了——

就请你把蔚蓝的大海倒翻；

我要去寻找我心爱的人，

好消除我心里的悲伤。

我要埋葬自己不幸的命运，

变成一个鱼美人；

到漆黑的深渊里去寻找他，

一直沉没到大海的底层。

要是找到了他——我就贴在他的身上，

紧紧偎着他的胸膛。

大海啊，风吹到什么地方，

就把我和我心爱的人带到什么地方吧！

假如我心爱的人在海那一边，
我的狂暴的风啊，
你会遇见他，
你会知道他怎样生活，住宿在什么地方。
假如他哭泣——我也要哭泣，
不——我要高声歌唱；
假如我的黑眉毛的爱人已经死去——
我也要跟着他死亡。
那时候，你把我的灵魂，
带到我心爱的人所在的地方；
再种一株红绣球花
在他长眠着的坟墓上。
在寒冷的坟墓里，
孤苦伶仃的人将会快活起来，
假如他心爱的姑娘，
象一朵花儿斜倚在他的墓旁。
我要象一株绣球花，
在他的坟头开放，
不让外乡的太阳炙烤着他，
也不让人们践踏他的坟场。
黄昏的时候我满心忧愁，
黎明的时候我泪水横流；
太阳一升起——我就把眼泪揩干，——
谁也不会看出我的悲伤。

狂暴的风啊，狂暴的风！

你和蔚蓝的大海在斗争——
你颠簸着它，掀动着它，
那就请你向大海问一声……

〔1838年于圣彼得堡〕

戈宝权译

歌

一个举目无亲的孤儿，
活在世上是多么痛苦、悲伤；
他有着说不尽的伤心事，
真想从桥上跳到水里去寻死！
要是淹死该多么好——
他早就厌倦了在人世间漂泊流浪；
活着是那样苦恼，心情不可能欢畅，
没有一处可以安身的地方。
有些人的命运，是在田地里
捡拾残留的麦穗；
可是我的命运，
却是无缘无故地在海外流荡。
大家只欢迎有钱的人，
忙着向他行礼问好；
可是谁也不认识我，
就象我不是本地人。
有钱的人，哪怕是个驼背——
姑娘也要对他殷勤奉承；
而她对我表示的爱情，
却傲慢地嘲笑一顿。

“或者你不喜欢我，
因为无论力气、美貌，我都比不上别人？
或者因为我嘲弄过你，
爱你爱得还不够深？
爱吧，你想爱谁就爱谁吧，
也许，我不值得你来爱。
要是想起了我，
千万别再嘲笑我这可怜的人。
我离开了亲爱的故乡——
世界是多么宽广。
我也许找得到幸福——不然就死掉，
如同一片枯黄了的树叶那样。”

这个哥萨克没有和任何人告别，
就远远地离开了家乡。
他在别人的田地上寻找幸运，
从此就长眠在外乡。
临死的时候，他望着太阳
怎样落到大海的后方……
在异乡和生命诀别，
该是多么令人痛苦、悲伤！

1838年11月24日于加特契纳

戈宝权译

歌

黑色的眉毛，褐色的眼睛，
它们对我有什么用场？
还有少女的青春——
再没有比它更短的寿命！
我的美好年华
白白地消逝，
我浓黑的眉毛
也被轻风吹得褪了颜色。
我的心儿憔悴，我的心儿枯萎，
就象失去了自由的小鸟一样……
没有幸福的命运，
我的美丽对我有什么用场？
我象个无家可归的孤儿，
痛苦地活在世上；
亲人都象是外人，
找不到一个人可以倾诉衷肠；
谁也不来问我一声，
眼睛为什么流泪忧伤；
一个少女能向谁诉说，
她心里在想着什么，

为什么心儿日日夜夜在咕咕地哀鸣，
就象只垂死的白鸽一样；
谁也不会知道，
谁也没有听见。
人们也没有问起，
他们知道了又有什么用场？
让岁月白白地流逝，
让孤儿尽情地哭泣悲伤……
当太阳还照耀着的时候，
哭吧，心啊；哭吧，眼睛啊，
高声地、伤心地痛哭吧，
让轻风听见我的哭声，
让它把我的眼泪
带到蔚蓝的大海那一方，
让我那个漂亮的、不忠实的爱人，
遭到严酷的灾殃！

〔1838年于圣彼得堡〕

戈宝权译

卡 泰 林 娜

——献给瓦西里·安德烈耶维奇·茹科夫斯基，
纪念一八三八年四月二十二日①。

一

爱吧，黑眉毛的姑娘们，
但不要爱那些军官们②，
军官们是些外乡人，
他们会恶毒地愚弄你们。
军官爱你们是为了消愁解闷，
玩弄了一阵就把你们扔掉；
他要回到莫斯科③去，
而少女就从此毁掉……
假如只是她本人，那也没有什么，
可是她年老的亲娘，
辛辛苦苦地把她生到世上，
也要跟着她一同遭殃。
假如她知道为什么受骗，
她的心会哼着歌儿枯萎；
人们看不见这颗心，

只会说一声："这是个下贱的女人！"
爱吧，黑眉毛的姑娘们，
但不要爱那些军官们，
军官们是些外乡人，
他们会嘲弄你们。

卡泰林娜既不听父亲的话，
也不听母亲的话，
她看中了一个军官，
就一心爱着他。
她爱着这个年轻人，
跟他到园子里游逛，
直到在那儿断送了
自己的幸福的一生。
母亲唤她回家吃晚饭，
女儿全不理睬；
她和这个军官玩得入迷，
就跟着他在那儿过夜。
一连好多个夜晚，
她吻着那双褐色的眼睛，

---

① 一八三八年四月二十二日是谢甫琴科赎身的日子。参看«译本序»。

② 原文为 Москаль，是乌克兰人民对他们所憎恨的压迫者——沙皇军官和士兵们所起的绰号。在这篇长诗中，Москаль 指贵族地主子弟出身的军官。杜勃罗留波夫这样写道："在«卡泰林娜»一诗中，你们看到一个曾经热爱过军官的可怜的少女的不幸。"

③ 长诗中的莫斯科，指沙皇俄国。

就在这时候，她的不好的名声
已经传遍了全村庄。
恶毒的人们高兴怎么讲，
就让他们怎么讲；
她只管热爱着，全没有觉察到，
不幸已经悄悄地来到她的身旁。
不祥的消息传来——
出征的号角已经吹响。
军官们要去攻打土耳其人；
大家就把头巾扎在卡特鲁霞的头上[1]。
她的发辫被用头巾扎起，
但她丝毫都没有放在心上；
她只是唱着歌儿思念心爱的人，
为了心爱的人忍受着忧伤。
黑眉毛的年轻人允诺过，
只要他没有死在外乡，
就一定回到她的身旁。
那时候，卡泰林娜
要变成一个军官的太太，
从此忘掉一切悲伤；
现在人们高兴怎么讲，
就让他们怎么讲。

---

① 卡特鲁霞(Катруся)是卡泰林娜的爱称。按乌克兰习俗，一个少女没有举行婚礼就怀孕和生了孩子，大家就要在她的发辫上扎起头巾，以示侮辱，并称她为“扎头巾的姑娘”(“Покрытка”)。

卡泰林娜不再忧愁悲伤——
她把眼泪揩光；
现在姑娘们也不再找她，
同到大街上散步歌唱。
卡泰林娜不再忧愁悲伤——
她揩掉辛酸的眼泪，
为了不让敌视她的邻居们看见，
就在夜半的时光，
拿着水桶去取水；
她悄悄地走到水井旁，
站在绣球花下面，
低声地把《格利茨》① 的调儿歌唱。
她唱着，她说着话，
连绣球花也感到心酸悲伤。
她高兴地走回家，
因为谁都没有看见她。
卡泰林娜不再忧愁悲伤，
也不再心惊神慌——
她扎起新的头巾，
向着窗子外面张望。
卡泰林娜长久地望着……
这样就过去了半年的时光；
她的心口周围开始疼痛，
腰部也疼得很厉害。

① 乌克兰民歌的名称。

卡泰林娜病倒啦，
勉勉强强地喘息着……
当她恢复了健康，就坐在壁炉旁边，
摇着自己的小乖乖。
婆娘们恶意地到处议论，
还把她的母亲嘲笑一顿，
说军官们不久就会回来，
要在她们家里投宿过夜：
“你们家里有个黑眉毛的姑娘，
现在她不是孤单单的一个人，
她正坐在壁炉旁边，
摇着军官的小乖乖。
她找到了一个黑眉毛的男人……
说不定还是你亲自教会了她这样……”
你们这些多嘴的婆娘，
叫你们都没有好下场，
你们也会象这个姑娘，
生下一个小乖乖，让人们嘲笑一场。

卡泰林娜，我的心啊！
你是多么不幸！
你带着这个小小的孤儿，
能在哪儿找到一处安身的地方？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心爱的人，
谁会来询问你，谁会来迎接你？
父亲，母亲——都象是外人，

跟他们生活在一起真是痛苦得很！

卡泰林娜逐渐恢复了健康；
她把窗子打开，
长久地望着大路，
还一边摇着小乖乖；
她盼望着，盼望着——毫无一点音信……
也许，他一去永不回来？
她真想跑到园子里痛哭一场，
但又怕人家会论短说长。
太阳落山以后——
卡泰林娜才跑到园子里去闲逛，
手里抱着孩子，
她环顾着四方：
“我曾经在这儿等待过他，
我们曾经在这儿讲过话，
还有那儿……我心爱的小乖乖！……”
她想讲的话没有讲出来。

园子里樱桃树的枝叶，
已经闪耀着绿光；
卡泰林娜走进园子，
就象从前一样。
她走进园子，
只是不象从前那样歌唱，
也不再站在樱桃树下，

等待那个年轻的军官。
黑眉毛的姑娘现在无心歌唱，
她在诅咒自己的命运。
就在这时候，那些恶毒的巫婆，
正把她的事情纷纷议论——
她们讲着各种恶毒的话语。
她能有什么办法？
假如黑眉毛的爱人和她在一起，
她就有了一个庇护的人……
可是黑眉毛的爱人在遥远的地方，
他既听不见，他也看不见，
敌视她的人怎样在嘲笑她，
卡特鲁霞又怎样在哭泣悲伤。
也许，黑眉毛的爱人被打死啦，
躺在静静的多瑙河的那一方；
也许，他已经回到莫斯科，
正爱抚着另外一个姑娘！
不，她的黑眉毛的爱人没有死，
他还活着，他很健康……
在什么地方能找到这样一双眼睛，
这样一对黑色的眉毛？
在全世界上，在全莫斯科，
在遥远的海外——
没有一个人象卡泰林娜这样漂亮；
但是她的命运真叫人痛苦悲伤！……
看来，母亲只能给她一对美丽的眉毛，

还有一双褐色的眼睛，

但是她没能把幸福带给女儿，

让她快乐地生活在世上。

没有幸运，漂亮的脸——

象是田野里的小花一样：

太阳烤晒着，狂风吹打着，

谁要是高兴就把它连根拔光。

卡泰林娜，揩掉你漂亮的脸上的

辛酸的眼泪吧，

军官们早已沿着另外的大路，

回到了自己的家乡。

二

年老的父亲坐在桌子旁边，

两手紧捂在低垂着的头上；

他不想再看见这个世界：

只是深深地叹息悲伤。

年老的母亲靠着他，

同坐在一张长板凳上，

她含着眼泪，低声地

责备着自己的姑娘：

“我的女儿啊，你什么时候才结婚？

你的未婚夫在什么地方？

还有那些手里拿着花烛的女伴们、

媒人们和男傧相们，又在什么地方？

我的女儿，他们都远在莫斯科！
你在那儿可以找到他们，
但别对那些善良的人们讲起，
你还有一个亲娘。
唉，就在那个该诅咒的时辰，
我把你生到世上！
假如早知道如此，
我在天亮以前就把你淹死……
我宁可那时候把你丢给蛇，
也不让你现在落在军官的手上……
我的女儿，我的女儿，
我的小小的玫瑰花儿！
象一棵草莓，象一只小鸟，
我爱抚你，我把你抚养大，
就是为了受难遭殃……我的女儿，
你造下了什么孽啊？……
你就这样感谢了我啊！……
现在你到莫斯科找你的婆婆去吧。
你既不肯听我的话，
那就去听她的话。
走吧，女儿啊，赶快去找她，
找到了她，孝敬她，
在外乡人中间过着幸福的日子，
从此别再返回老家！
我的孩子啊，你不会从遥远的地方，
再回到自己的家乡……

没有你在我的身旁，
有谁来把我这个老太婆埋葬？
有谁会象亲生的儿女，
在我的坟前哭泣悲伤？
有谁会种一株红绣球花
在我的坟头上？
除了你之外，
还有谁会想起我这个有罪的灵魂？
我的女儿，我的女儿，
我的亲爱的孩子！
你从我们这儿走开吧！……"

她低声地

祝福了自己的女儿：
"愿上帝保佑你！"刚说完这句话，
就象死人似地昏倒在地上……

年老的父亲说道：
"不幸的人啊，你还等待什么呢？"
卡泰林娜痛哭了起来，
双膝跪倒在地上：
"我的父亲，求你宽恕我！
求你宽恕我造下的孽吧！
我的亲人，我亲爱的老鹰[①]，
求你宽恕我吧！"

---

① 老鹰或雄鹰是对亲人的爱称。

“愿上帝和善良的人们
都会宽恕你；
向上帝祈祷，就赶快上路——
这样我的心才会感到舒畅。”

卡泰林娜慢慢地站起来，行了个礼，
一声不响地走出了茅舍；
年老的父亲和母亲
从此孤苦伶仃地活在世上。
她走进樱桃园，
祈祷了上苍，
再从樱桃树下拿起一小撮泥土，
把它系在胸口的十字架旁；
她说道：“我不会再回来啦！
我要死在遥远的地方，
陌生的人们会把我埋葬在
外乡的土地上；
让人们把这一小撮泥土
撒在我的身上，
让它向人们讲起
我遭遇的不幸和我的悲伤……
不，我亲爱的孩子，你别讲！
不管人们把我埋葬在什么地方，
只要善良的人们
不再责备我在这个世界上的过错。
你不会讲……可是谁会讲起，

我是他的亲娘！
我的天啦！……我是多么悲伤！
我到哪儿能找到一处安身的地方？
我的孩子，
我真想投水自尽，
那时候，你就是一个没有父亲的孤儿，
为我赎罪受苦，
在人世间漂泊流浪！……”

卡泰林娜沿着村庄走着，
一边走，一边哭泣悲伤；
她用头巾包着自己的头，
把孩子紧紧抱在手臂上。
她走出了村庄——心里疼痛得很；
她回过头来张望，
摇了一摇头，
于是放声痛哭起来。
就象一株长在荒野里的白杨，
孤立在满是灰尘的大路旁；
眼泪象是清晨的露珠，
不断地滚流到地上。
含着辛酸的眼泪，
她什么都看不清楚，
只是紧紧抱着自己的儿子，
吻着他和哭泣着。
他啊，是个可爱的天使，

不懂得什么叫做悲伤，
在用两只小手
摸着母亲的胸膛。
太阳落山了，橡树林后面的天空，
映满了红色的霞光；
她把眼泪揩干，转过身来，
向前走过去……很快就消失在远方。
村子里的人们讲了不少闲话，
他们长久地论短说长，
可是年老的父亲和母亲
再也听不到他们的谩骂……

在这个世界上，
人就是这样折磨着人！
他们把这个人绑起，把那个人杀死，
另一个人把自己毁掉……
为了什么？只有上帝知道！
世界看起来辽阔得很，
但在这个世界上，那些孤苦伶仃的人，
却没有一处地方可以安身。
这一个人，从这边到那边，
拥有一大片宽阔无边的田地，
可是另一个人，就只有一小块
在他死后葬身的地方。
善良的人们到哪儿去啦？
心愿意热爱他们，

愿意跟他们一同生活，
可是他们消失得无影无踪！

在世界上有自由，
可是谁知道它？
在世界上有幸运，
可是谁得到它？
世界上有一些人——
他们周身闪耀着金光和银光，
他们看来仿佛是老爷，
但他们并不知道幸福——
他们既没有自由，也没有幸运！
他们和穷困痛苦结成亲人，
穿着同一件短上衣，
但他们却不敢当着人流泪悲伤。
你们拿走金银财宝，
都变成有钱的人吧，
而我要拿走眼泪——
尽情地哭泣悲伤；
我要用辛酸的眼泪
把不幸淹死，
我要用自己的光脚
去践踏奴役的生活！
当我的心啊
自由自在地游逛，
那时候，我才会变得富足，

那时候，我才会感到快活！

三

猫头鹰号叫，橡树林沉睡，
星星在天空里闪耀着光芒，
金花鼠顺着大路，
在杂草丛中来回游逛。
善良的人们是那样疲倦，
他们都早已进入梦乡：
有的人由于幸福，有的人由于悲伤，
这时候夜色把大家都笼罩上。
深蓝色的黑夜把所有的人笼罩着，
就象母亲爱抚着儿女们一样；
卡泰林娜要在什么地方过夜：
在树林里，还是在茅舍？
或者是坐在田野里的干草堆下，
爱抚着自己的小乖乖，
或者就躲在橡树林里的大树干下，
防备着野狼的袭击残害？
黑眉毛的姑娘们，
你们宁可别生到世上，
假如你们在生活里，
要遭到这么多的痛苦悲伤！
她今后的日子怎么过呢？
只有愈来愈加痛苦心伤！

她在大路上会遇到遍地的黄沙
和陌生的外乡人；
她会遇到严酷的寒冬……
也许，她还会遇到那个心爱的人，
他会认出卡泰林娜，
爱抚着自己的儿子？
和他在一起，黑眉毛的姑娘
就会忘掉道路、黄沙和悲伤；
他会象母亲似地拥抱她，
他会象弟兄似地跟她谈心讲话……

让我看一看和听一听再说吧……
当现在休息的时光，
我就顺便打听一下，
通到莫斯科的大路朝着什么方向。
弟兄们，我知道这条大路，
这条路啊又远又长！
只要一想起它，
我的心马上变得冰凉。
我曾经量过这条大路，
宁可还是别量它！……
我要是讲起那些伤心事，
有谁会相信它！①

---

① 谢甫琴科童年时曾跟在地主老爷的行李车后面走过这条大路。请参看《自传》。

大家会说(当然不是当着我说)：

“这个没出息的家伙，尽在胡说！

他说了一大堆的废话，

把人弄得愈来愈糊涂。”

诸位，你们说得对，说得对！

你们听了有什么用场，

难道我要在你们面前，

流着眼泪哭泣悲伤？

这跟你们有什么关系？……

要晓得，每个人都有不少的伤心事……

别去管它吧！……

还是把打火石和烟草拿给我，

让我好好抽上一口烟，

家里的人就不会痛骂我。

否则尽谈这些伤心的事，

做梦都会见到可怕的景象！

还是别去提它吧！

让我现在看一看，

这时候我的卡泰林娜和伊瓦斯①，

正在什么地方漂泊流浪。

在第聂伯河的左岸，在阴暗的树丛下，

在通到基辅的大路上，

盐粮贩子们一边走着路，

① 伊凡的爱称。

一边唱着《哦，一只枭鹰站在坟墓上》。[1]
就在这时候，一个年轻的女人，
也许是朝圣回来，走在同一条大路上。
她为什么那样的不快活，
两眼流泪，痛苦悲伤？
她穿着一件周身满是补钉的长袍，
一个包袱挂在肩背上，
这一只手里拿着拐杖，
另一只手里抱着一个小乖乖。
当她碰到盐粮贩子们的时候，
就把小孩遮盖了起来。
她问道："善良的人们，
通到莫斯科的大道在什么地方？"
"到莫斯科去吗？就是这条大路！
可怜的人啊，远得很！"
"我要到莫斯科去。看在耶稣的面上，
施舍给我几个钱吧！"
她捡起半个戈比，浑身哆嗦着：
心里感到非常慌张！……
这个小钱有什么用场？……可是孩子呢？
她是这个可怜的小孩子的亲娘！
她流着眼泪，顺着大路往前走，
在布罗瓦里[2]休息了一会儿，

---

① 乌克兰民歌的名称。

② 布罗瓦里离基辅不远，是前往莫斯科必经的地方。

就用那个可怜的小钱，
买了个蜜糖饼子给自己的小乖乖。
这个可怜的人啊，她长久地走着，走着，
向过路的人们打听着行程；
有时候，她就在篱笆下面
跟自己的小孩子露宿过夜……

姑娘们，你们为什么生下来要有一双褐色的眼睛！
难道就是为了在别人的篱笆下面流泪悲伤！
姑娘们，你们注意着，否则你们会后悔懊丧，
别让军官们来找上你们，
别让自己也遭到卡特妮娅① 一样的命运……
你们不要再问：为什么人们要议论你们，
为什么人们不让你们走进茅舍借宿到天亮。

黑眉毛的姑娘们，你们别再问吧，
要晓得，人们并不知道；
假如上帝要惩罚谁，
他们也就惩罚谁……
人们好象蔓藤一样，
风吹到什么方向，它们就弯到什么地方。
太阳照耀着孤儿，
（它照耀着，但并不能使他温暖）——
要是人们有足够的力量，

---

① 卡特妮娅是卡泰林娜的爱称。

他们也会遮蔽住太阳的光亮，
不让它照耀着孤儿，
不让它晒干他的眼泪。
我的天啦！这是为了什么？
为什么她要这样痛苦悲伤？
她对人们作了什么不好的事情，
为什么人们需要这样？
尽让她哭泣悲伤！……我的心啊！
别再哭吧，卡泰林娜，
别让人们看见你的眼泪，
忍耐着，直到最后死亡！
别让你长着黑眉毛的脸，
失掉了美丽的光辉——
当太阳上升以前，在阴暗的丛林里，
用眼泪去洗你的脸。
你用眼泪洗着脸——谁也不会看见，
谁也不会嘲笑你一场；
只有当流着眼泪的时候，
心里才会感到舒畅。

姑娘们，瞧着吧，这是多么不幸！
军官玩弄了卡特鲁霞一阵，就把她扔掉。
她跟他相爱，却没有看到苦痛的命运已经来临，
大家虽然看见，可是谁对她都丝毫没有一点怜悯；
他们会说："让这个下贱的姑娘毁掉吧，
假如她不懂得爱惜自己！"

姑娘们，在这个不幸的年代里要多加小心，
别让那些军官们来找上你们！

现在卡泰林娜在什么地方漂泊流浪？
她在篱笆下面露宿过夜，
天明以前就爬起身来，
急急忙忙地奔往莫斯科的方向；
突然间——寒冬来临啦。
暴风雪在荒野里喧吼，
卡泰林娜在大路上奔跑，
脚上拖着一双破烂的草鞋，
身上只穿着一件单薄的长袍！
她一瘸一瘸地向前走；
瞧——远处闪动着一片光亮……
也许是官兵们回到了家乡……
苦命人啊！……她的心差不多停止了跳跃……
她向他们飞奔过去，
就对他们问道："我的黑眉毛的伊凡，
在你们这儿吗？"
他们回答说："我们不晓得这样一个人。"
不用说，他们按照士兵的习气，
嘲弄着她，开起玩笑来：
"啊呀，你这个娘儿！啊呀，我们这伙子人！
你别想来欺骗人！"
卡泰林娜看了他们一眼：
"你们啊，原来也都是这样的人！

别哭吧，我的不幸的小乖乖！
一切都听从命运的安排。
我已经走了好多路，我还要再向前走……
也许我们会遇到他；
我的小鸽子，我要把你交在他的手上，
然后自己就躺进坟场。”

暴风雪在喧吼、嚣叫，
在荒野里回旋飘荡；
卡特妮娅孤独地站在田野中间，
尽情地哭泣悲伤。
暴风雪刮得困倦了，
某些地方已经静息了下来；
卡泰林娜想要再哭，
干枯了的眼泪再也流不出来。
她看了一下被眼泪
滴湿了的小乖乖，
就好象一朵鲜红的小花，
在晨露下面闪着光彩。
卡泰林娜微笑了起来，
辛酸地微笑了起来：
但在心里，象有一条黑色的毒蛇
在盘绕绞动着。
她静默无语地环顾了一下四周；
她看见——前面是一片黑色的树林，
在树林附近，在大路旁边，

象有一间茅舍在闪着微弱的白光。
“我们走吧，小乖乖，天快黑啦……
也许，人们会让我们走进茅舍；
假如不让呢，
那我们就在露天里过夜。
我的伊凡小乖乖，
那我们就在茅舍旁过夜！
假如我不在世上的话，
你要到哪儿去过夜？
我的小乖乖，你要在院子里，
跟看家狗同住在一块！
看家狗很凶恶，它们虽然会咬人，
但它们不会讲话，
它们不会嘲笑你一顿……
跟看家狗在一块，你有吃有喝……
唉，我的可怜的小乖乖！
可是我要到哪儿去安身？”

连一头孤苦伶仃的狗都懂得幸福，
人们有时还会爱抚爱抚它；
即使大家会打它，用铁链把它锁起来，
但没有人会把它的亲娘嘲笑一顿，
可是伊瓦斯呢，当他还没有学会讲话，
大家很早就问他：
狗在大街上向谁狂吠？
是谁饥寒交迫地在篱笆下面过夜？

是谁在带领着讨饭的乞丐？黑眉毛的私生子啊……
他只有一种幸运——就是长着一对黑色的眉毛，
人们不是白白地把这对眉毛给了他！

四

在山下面，在深谷中，
哥萨克首领统治时代[①]遗留下的许多株橡树，
象长着高高的前额的老年人耸立着。
深谷里有一座拦洪坝，上面排列着一行垂杨，
水塘上覆盖着一层厚冰，
冰上有个窟窿供人们取水……
太阳象个红色的圆盘，
穿过云雾放射出光芒，
狂风吹荡着；——它吹刮得
什么都看不见：到处是一片银白……
只有狂风的吼叫声在树林里喧响。

暴风雪在怒吼、嚣叫，
刮过树林时发出一阵阵喧响；
银色的荒野象一望无边的海洋，
白雪在它的上空旋舞飞扬。
一个管林人走出茅舍，
想看一看树林，

① 指一七六四年前的乌克兰。

可是一瞧！多么大的风雪，
什么都看不见！
“唉，好大的暴风雪啊！
让树林见鬼去吧！
还是走回茅舍去……那儿是什么？
难道是鬼怪！
那是妖魔在带领着他们，
好象在干什么勾当。
尼吉波尔！瞧一瞧，
那是什么在闪着白光？”
“是官兵们吗？……官兵们在什么地方？”
“你怎么啦？你发生了什么事啦？”
“可爱的官兵们在什么地方？”
“在那儿，就在那儿！”
卡泰林娜飞奔过去，
甚至都没有穿好衣裳。
“看起来，莫斯科这个念头，
在她的心里面生下了根！
假如她在黑夜里漂泊流浪，
嘴里就只喊着军官的名字！”
她跨过树干，穿过风雪，
气喘喘地向他们奔过去。
她光着脚站在大路上，
用衣袖把眼泪揩光。
官兵们迎面朝着她走过来，
大家都同一个样子骑在马上。

"我的不幸啊，我的苦命啊！"
她向他们冲过去……她看见——
骑着马走在最前面的是一位官长。
"我的可爱的伊凡！
我的亲爱的心上人！
你为什么迟迟才回到家乡？"
她冲过去……一把抓住缰绳……
他把身子一歪——
用马刺把马刺了一下。
"你为什么要避开我？
难道你忘掉了卡泰林娜？
或者你不认识我？
我的心爱的，你看着我，
你把我好好地看一眼：
我是你亲爱的卡特鲁霞。
你为什么要拉开缰绳？"
可是他好象什么都没有看见，
就催着马急奔开去。
"我的亲爱的，请你等一等！
你瞧，我不再哭泣悲伤！
伊凡，难道你不认识我？
我的心上人，你看我一眼，
天哪，我是你的卡特鲁霞！"
"混蛋！你胆敢这样！
把这个疯婆娘拖开去！"
"我的天哪！伊凡！

你要把我抛弃？
要晓得，你曾经对我发过誓！”
“把她拖开去！你们都怎么啦！”
“把谁拖开去？要把我拖开去？
你这是为了什么？告诉我，我的亲爱的！
你要把自己的卡特妮娅
交给谁呢？
她曾经跟你一同到园子里去相会，
她曾经为了你啊，
生下一个小儿子。
我的亲爸爸！我的亲哥哥！
你不要赶走我！
我愿意当你的女佣人……
哪怕你爱上另外一个人，
哪怕你走遍全世界……
我要忘掉我曾经怎样爱抚过你，
我怎样为你生了一个儿子，
我怎样变成一个扎头巾的姑娘，
一个扎头巾的姑娘……这是怎样一种耻辱！
我白白地把自己毁掉！
你丢下我，你要永远把我忘掉，
可是不要丢下自己的儿子。
你不会丢了他吧？……我的心上人，
请你暂且不要走开……
我去给你把儿子抱过来。”
她撒开了缰绳，

立即奔回茅舍。
回来的时候，手里抱着孩子。
这是个没有包扎好的
在哭泣着的可怜虫！
“你瞧一瞧，这就是他！
你到哪儿去啦？躲藏起来啦！
走掉啦！现在，我的小乖乖，
你成了一个没有父亲的孤儿啦！
我的天哪！……我的亲爱的孩子！
我们怎么办呢？
你们这些可爱的官兵们！
把孩子带走吧；
亲爱的，你们不用避开我！
要晓得，他是一个孤儿；
你们带着这个孩子，
把他交给你们的官长吧。
你们带着他……我要抛开他啦，
既然他的父亲把他丢下——
那就让他不会得到
一个好下场吧！……
小乖乖，妈妈因为罪孽
把你生到世上；
把你抚养大，只是让人们嘲笑一场！”
她把孩子放在大路上。
“小乖乖，去寻找你的父亲吧，
正象我寻找他那样。”

她象发了疯似地从大路上奔向树林！
可怜的小孩子被丢在那儿，
放声大哭起来……
官兵们都无动于衷地
从旁边奔驰过去。
这样也许更好一些。不巧，山上管林的人们，
就在这时候听见了孩子的哭叫声。

卡特妮娅光着脚在树林里奔跑，
一边奔跑，一边号叫；
她一会儿咒骂伊凡，
一会儿哭泣，一会儿祈求。
她一直奔到树林旁边；
向四周张望了一下——
就向那个深谷奔过去……
她静默无语地站在水塘中间。
“上帝啊，你拿走我的灵魂！
而你呢，就拿走我的身体吧！”
她说完话就投到水里面去！……
冰下面的水流就把她席卷而去。
黑眉毛的卡泰林娜，
找到了她要寻找的下场！
狂风在水塘上面吹荡——
卡泰林娜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那不是狂暴的风吗，

在把橡树吹断；
那不是不幸的苦命吗，
逼得母亲死亡；
那不是孤儿孤女吗，
把自己的母亲埋葬；
死后只剩下一座坟墓，
还有好的名声留在世上，
让恶毒的人们去嘲笑
可怜的小孤儿吧；
在坟上流尽了眼泪——
心里才会感到舒畅。
既然父亲没有看见过他，
母亲也已经死亡，
他再没有什么亲人
在这个世界上。
这个私生子还剩下什么呢？
又有谁去和他讲话？
既没有亲人，又没有住处，
就只有大路、黄沙和悲伤……
他的脸象父亲，长着一对浓黑的眉毛，
为了什么？——为了好让人家知道！
母亲给了他这对眉毛，什么都没有隐讳……
假如它们的黑色能够褪掉，就能把真情掩藏！

五

一个前往基辅的科布查歌手，
坐在大路旁边休息。
带路的小孩背着个破布袋，
坐在他的身旁。
小孩子紧靠着他，
在太阳下面打盹，
这时候，年老的科布查歌手
就将《耶稣》① 这首赞美诗低声歌唱。
过路的人不只是从旁边走过：
有些人给个面包圈，有些人给几个小钱；
有些人施舍给老头儿，
可是姑娘们都施舍给这个小孩，
黑眉毛的姑娘们看着这个小孩——
他光着双脚，他露着全身。
“妈妈给了他一对黑色的眉毛，
可是没有给他幸运！”

一辆华丽的六套马车
沿着大路驶向基辅城，
坐在马车里的是太太、
老爷和全家人。

---

① 科布查歌手演唱的节目之一。

马车在老头儿旁边停住——
卷起了一阵灰尘。
他们从窗口
用手招呼伊瓦斯。
太太给了他几个小钱，
仔细地看着他。
老爷一看……马上转过身来，
他这个薄情负义的人啊，
他认出了这双褐色的眼睛，
还有这对浓黑的眉毛……
父亲认出了自己的儿子，
但却不愿意承认。
太太问他叫什么名字？
“我叫伊瓦斯。”“真是可爱得很！”
马车移动了，
灰尘又盖满了伊瓦斯一身……
这两个可怜的人，数了一下他们讨到的小钱，
然后站起身来，
向着上升的太阳做了祈祷，
就重新走上他们的路程。

〔1838年于圣彼得堡〕

戈宝权译

塔拉斯之夜[1]

科布查歌手坐在路边，
弹响着琴弦，
一群快乐的少女和青年
围在他的身边。
歌手唱着，低声地唱着，
一字一句地吟唱
邻国鞑靼人和波兰人
如何跟哥萨克打仗；
查波罗什的哥萨克
如何在拂晓时光，
集合在林中空地
把弟兄们埋葬。
歌手唱着，
脸上带着苦笑：
“盖特曼[2]的统治时代呀，
一去不复返；
自由自在的生活呀，
永逝不可再……
但哥萨克的光荣
永远不会忘怀！

乌云从里曼[3]飘来，
有的来自田野；
乌克兰悲哀起来——
命运如此凄惨！
乌克兰悲哀起来，
哭嚷好似婴孩。
无人再能救助……
哥萨克已经衰朽；
祖国和光荣已经衰落；
没有人来挽救……
哥萨克孩子在闲游，
他们不曾受过洗礼；
相爱的人不能举行婚礼
就这样悄悄而死；
信仰已经卖给敌人——
教堂门都不让进去[4]……
波兰人、合并派[5]乌鸦似的飞来，

---

① 长诗描写一六三〇年哥萨克起义领袖塔拉斯·费多罗维奇（绰号特里雅西洛）英勇抗击波兰贵族、夜袭以柯聂茨波耳斯基为首的雇佣军的胜利经过。当时人民把这次波兰贵族的惨败，称为"塔拉斯之夜"。

② 乌克兰一六五四至一七六四年间的执政者；查波罗什哥萨克公选的首领。

③ 查波罗什人过去称第聂伯河和布格河流入里海的地方为里曼。

④⑤ 合并派指教会合并派的信徒，主张正教和天主教的教会合并。在波兰立陶宛王国领土上，一五九六年进行了所谓布列斯特教会合并。合并以后，在波兰封建主统治下的乌克兰和白俄罗斯正教必须承认罗马教皇的最高权力和天主教的基本教义。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为正教而进行的斗争中反映出反对地主波兰压迫的民族斗争。

黑压压的一片，
从此人们迫切地等待
给敌人严厉惩罚！
纳里伐柯① 揭竿起义，
克拉夫钦纳② 已经不在！
哥萨克巴甫柳迦③ 奋起，
又惨遭失败。
塔拉斯·特里雅西洛站了起来，
他痛苦地呼喊：
‘不幸的乌克兰啊，
你受尽敌人的蹂躏！’
乌克兰呀乌克兰！
我亲爱的母亲啊！
只要一想起你的命运，
我就感到揪心似的难受：
哥萨克何处去了，
那猩红的披挂？
自由的命运何处去了，
哥萨克军的长官？
而今一切何在？真个烟消云散？
还是那蓝色大海

---

① 谢维林·纳里伐柯(С. Наливайко)，一五九四至一五九六年反对波兰领主的哥萨克起义领袖。起义失败后被俘，在华沙惨遭磔刑。

② 指纳里伐柯。

③ 巴甫柳迦(Павлюга)，一六三七年反对波兰领主的哥萨克起义领袖，失败后被处死刑。

淹没了你的山岗，
那累累青冢？
山岗沉睡，大海喧闹，
水上冉冉雾霭，
哥萨克的孩子哪
在敌人魔掌下受难！
睡吧，山岗！喧闹吧，海洋！
风啊，在原野上驰骋！
哭泣吧，哥萨克的孩子，
这就是你的命运！

“塔拉斯·特里雅西洛站起来了，
他捍卫神圣的信仰，
狠狠地向敌人报复，
啊，灰蓝翅膀的雄鹰！
塔拉斯·特里雅西洛站起来了，
他说：‘我们已经受够苦难！
起来，弟兄们，起来，
跟波兰人战斗！’
我们的特里雅西洛战斗着
已经不止三天三夜。
从里曼到特鲁巴伊洛①，
大地流遍鲜血。
这时候哥萨克兵马疲惫，

① 特鲁巴伊洛，第聂伯河的支流之一。

大家给愁云笼罩，
可恨的柯聂茨波耳斯基
顿时扬扬得意；
他召集波兰老爷，
给他们大摆筵席。
塔拉斯连忙对哥萨克
发出号召：
‘长官们，伙伴们，
我的弟兄、孩子们！
请凭良心说吧——
我们将如何过活？
波兰人把哥萨克杀戮，
用来取乐。’
‘好吧，就让他们
乐一个痛快！
就让这班波兰人
乐到太阳西沉，
黑夜-母亲会来帮助我们；
那时正好报仇雪恨。’
太阳落到山后边去了，
星星闪亮了，
哥萨克犹如密密乌云，
把波兰人团团围困，
明月当空，
臼炮齐鸣；
波兰老爷们蓦地惊醒——

已经来不及逃命！
波兰老爷们蓦地惊醒，
已经无法脱身！
太阳升起了，波兰老爷们
遍地尸横。

“鲜血染红了整个阿里塔河①，
它流荡着，仿佛在呼唤，
呼唤白嘴鸦飞来
把动物饱餐。
白嘴鸦成群飞来
撕食波兰人的尸体；
哥萨克集合在一起，
在那里祈祷上帝。
白嘴鸦啄完死人眼珠，
聒噪地呱呱大叫；
于是哥萨克欢唱起来，
歌唱这光荣之夜，
流血的威严之夜，
这一夜啊，杀死多少波兰人，
给塔拉斯和哥萨克
带来了无上光荣。

“在那小河边，在那荒原上，

① 阿里塔河，特鲁巴伊洛河的支流。

一片黑魆魆的土冢；
在那哥萨克流过鲜血的地方——
现在草儿青青。
一只乌鸦歇在土冢上
饿得哼哼直叫……
哥萨克回想起已往日子，
禁不住泪水流淌。”
科布查歌手垂头不语：
再也弹奏不下去！
围着他的青年和少女，
默默地擦着泪水……

科布查歌手沿街走去——
悲伤中琴声鸣响，
小伙子们跳起舞来，
歌手开始伴唱：
“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
孩子们，稍微等一下，
我心里烦恼，想到私酒店去，
放量痛饮几杯，
跟婆娘们喝个烂醉，
把敌人嘲笑一会。”

〔1838年11月6日于圣彼得堡〕

梦　海译

“我的歌啊，我的歌”

我的歌啊，我的歌，
我多么为你们悲伤！
为什么你们象忧郁的行列
横排在纸上？……
为什么风啊，没有把你们象灰尘一样，
吹散在草原上？
为什么悲伤啊，没有把你们象婴儿一样，
催送进梦乡？……

悲伤把你们生到世上，为的是让人们来嘲笑，
你们流尽了眼泪……为什么没有把它淹没，
为什么没有把它带进大海，没有把它从田野里冲光？……
这样人们就不会再问我有什么苦痛？
不会再问我为什么要诅咒命运，
为什么要在世上受苦受难。
人们就不会嘲笑地说：“那是由于穷极无聊！”

我的花朵，我的孩子！
为什么我要热爱你们，为什么我要照顾你们？
在这世上，是否还有一颗心啊在哭泣悲伤，

正象我和你们一起伤心那样？……也许，我猜对了……

也许，能够找得到一颗少女的心，
还有她那双褐色的眼睛，
为了你们这些歌儿流下眼泪——
此外我什么都不再企望……
只要那双褐色的眼睛流下一滴清泪，——
我就会感到欣慰！……

我的歌啊，我的歌，
我多么为你们悲伤！

为了那双褐色的眼睛，
为了那双浓黑的眉毛，
心在跳跃，心在欢笑，
它要尽可能
把心里的话倾吐出来，
在这些话里浮现出茫茫的黑夜，
绿色的樱桃园，
少女的温存……
辽阔的草原，
还有在乌克兰耸立的那些荒冢古墓，
可是在这异乡，
心却停止跳动，不想再歌唱……
也不想在冰天雪地，在大森林里，

召集手里拿着权杖和矛锤① 的哥萨克的部队
来一同商量……
让哥萨克的心灵
在乌克兰的上空飞翔吧——
在那儿，从边疆到边疆，
是那样辽阔，是那样舒畅，
就象那消失了的自由一样，
辽阔的第聂伯河有如海洋，
到处是一望无边的草原，急流的石滩② 在喧吼，
荒冢古墓象耸立的山岗。
哥萨克的自由啊，
就在那儿诞生，矫健地成长；
它把波兰贵族和鞑靼人的尸体，
当它们还没有冷却的时候，
横陈在田野上，
把它们埋葬了以后，
自己也躺下安息……这时候，
荒冢在它上面耸立起来，
黑色的鹰象守卫人一样③，
在它的上空翱翔，

---

① 权杖(Булава)是十六至十八世纪乌克兰哥萨克首领的权威的象征；矛锤(Бунчук)是哥萨克首领的尊严的标记。

② 石滩(Пороги)，指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和查波罗什之间七十多公里的河滩而言，在十六至十八世纪时这里是为争取自由而斗争的哥萨克的营地。

③ 指沙皇当局，因帝俄的国徽上有一只黑色的双头鹰。

科布查歌手就向善良的人们
把它的事迹歌颂宣扬。
这些可怜的盲乐师，
歌唱着那些往事，
因为他们都是能手……可是我呢，我呢，
只会哭泣悲伤，
只会为乌克兰流泪，
却讲不出什么话来……
可是悲伤呢……让它滚开吧！
谁不知道它！……
特别是那些用心灵的眼睛
来观察人们的人，
在这个世界上只看得见地狱，
而在另外一个世界上……

我不想用悲伤
来为自己召唤幸福，
假如幸福与我完全无缘。
让厄运活上三天吧，
我要把它埋葬起来，
让悲哀象毒蛇一样
盘绕在我的心头，
这样敌人就不会看见
悲伤怎样在欢笑……
让我的歌象乌鸦一样
号叫，飞翔，

可是我的心呢，
要象夜莺一样歌唱，
并且偷偷地哭泣悲伤——人们既然看不见，
也就不会把它嘲笑一场……
不要把我的眼泪揩干，
让它们流着吧，
它们要日日夜夜地
灌溉别人的田野，
只要神父还没有用异乡的沙土
撒在我的眼睛上……
就这样吧……还有什么办法呢？
伤心也无济于事。
谁要是羡慕孤儿的命运——
我的天哪，那就让他遭到严惩！

我的歌啊，我的歌，
我的花朵，我的孩子！
我把你们培养大，我照顾你们——
我能把你们安顿在什么地方？
孩子们，回到乌克兰去吧，
回到我们的乌克兰去吧，
象一群孤儿寄人篱下，
而我，要在这儿死亡。
在那儿，你们会找到一颗善良的心，

会听到一些亲切的话语，
在那儿，你们会找到真正的真理，
说不定，还会得到荣誉……

我的母亲，我的乌克兰，
爱抚它们吧！
象爱抚自己亲生的儿女一样，
爱抚我这些不懂事的孩子吧！

〔1839年于圣彼得堡〕

戈宝权译

佩 烈 本 佳[①]

年老的双目失明的佩烈本佳——
有谁不知道他！
他到处漂泊流浪，
弹着科布查琴歌唱。
当大家知道是他在弹琴，
都对他表示欢迎：
虽然他本人非常痛苦，
但他却为大家消除了悲伤。
这个不幸的人啊，
白天黑夜都生活在篱笆旁——
在这个世界上，他没有一处安身的地方；
令人伤心的苦命，
嘲弄着这个年老的人，
他过的日子——实在愈来愈不象样！
可是他全没有把这放在心上：
他仍然唱着《哦，橡树林啊，你别再喧响！》[②]……
他一边唱，一边想，
自己是个孤苦伶仃的人；
因此伤心起来，
把身子紧倚在篱笆旁。

佩烈本佳就是这样一个人——
他是个年老的古怪的人！
他唱起关于恰雷[③] 的往事，
却突然用《斑鸠》舞曲来收场；
在牧场上，他和姑娘们——
将《格利茨》和《迎春曲》[④] 高声歌唱；
在酒店里，他和小伙子们——
唱着《塞尔宾纳》和《小酒店的老板娘》[⑤]；
在婚宴上（在有恶毒的婆婆的地方），
他和结了婚的男人们——
唱着田野里的苦命的白杨[⑥]，
接着就唱起《在丛林旁》；
在集市上——他唱着关于拉撒路[⑦] 的歌曲，
或者——为了让大家知道——

---

① 谢甫琴科在这首诗中塑造了一个乌克兰人民歌者——科布查歌手的形象。诗中列举的许多歌曲，都是科布查歌手经常演唱的节目。佩烈本佳（Перенбендя）这个词在乌克兰文中意为"好作笑谈的人"或"爱好诙谐的人"。

② 乌克兰纤夫唱的民歌。

③ 萨瓦·恰雷（Савва Чалый）是十八世纪乌克兰一个农民起义的领袖，后因叛变在一七七一年被起义者判处死刑。

④ 《迎春曲》是妇女唱的一种春节的歌曲。

⑤ 《小酒店的老板娘》是楚马克（盐粮贩子）的歌曲，内容讲一个带着醉意的楚马克向小酒店的老板娘求爱的故事。

⑥ 白杨是少女的象征。据乌克兰民间传说，一个受了婆婆虐待的媳妇变成了一株白杨。

⑦ 典出自《新约全书·路加福音》第十六章。拉撒路是个受苦受难的乞丐，死后在天国里过着幸福的生活。

他就又痛苦而悲伤地
唱出了哥萨克人的营地[①]怎样被消灭光。
佩烈本佳就是这样一个人——
他是个年老的古怪的人！
他开头唱的时候有说有笑，
但却又往往用眼泪来收场。

一阵阵的风儿吹拂着，
在田野里飘荡。
科布查歌手坐在荒冢上，
弹着科布查琴歌唱。
四周围是绿色的草原，
象一望无垠的辽阔的海洋；
荒冢接连着荒冢，
象山脉伸展向遥远的地方。
风儿猛烈地吹动着
他灰白的胡须和前额上的一绺长发；
风儿又突然静息下来，
倾听着这个老头儿在将什么歌唱；
这双目失明的老头，心在微笑，可两眼却在哭泣悲伤……
风儿倾听着……风儿吹拂着……

这个瞎眼的歌手

---

① 营地原文为"赛切"(Сечи)。十六至十八世纪时爱自由的哥萨克在查波罗什一带建立了独立的军事组织，反抗侵略者及压迫者，因此又称为"查波罗什的赛切"。一七〇九年彼得大帝下令解散，后来叶卡德琳娜女皇又在一七七五年再度下令最后解散。

避开大家，独自坐在草原里的荒冢上，
好让轻风把他的话语吹向四方，
为了不让大家听见——因为这是神明的话语，
他的心就从容不迫地和上帝谈着话，
他的心就絮絮不休地诉述着上帝的光荣，
而歌儿却在世界上到处飞翔。
它象灰蓝色羽毛的大鹰在展翅高飞，
用宽阔的翅膀扑击着蔚蓝的苍穹；
歌儿在太阳上歇了一会儿，并且询问太阳：
在哪儿过宿？怎样升起在东方？
歌儿倾听着大海怎样在汹涌奔腾，
它询问高山："你为什么静默不响？"
歌儿又重新飞向高空，因为大地上到处是苦痛，
在这片辽阔的大地上，
那个心里知道一切和感到一切的人却无处安身；
他知道大海为什么喧腾，太阳在哪儿过夜——
可是他在世界上却是个无家可归的人！
他孤单得就象太阳高悬在天空一样。
大家都知道他，因为他还活着；
假如大家知道他怎样孤苦伶仃，
和波浪絮语，在荒冢上歌唱——
大家早就会嘲笑他的神明的话语，
大家会把他当成个傻瓜赶走。
他们会说："那就让这个失掉理智的人在大海上漂泊流浪！"
你真好啊，科布查歌手，我的老爷爷，
你真好啊，你坐在荒冢上，

你在那儿用话语和歌声
倾吐出你的衷肠！
你流浪吧，我的灰蓝色羽毛的鸽子啊，
当心儿还没有沉睡——
你在那儿，远离开人们，
尽情地歌唱吧。
为了不让人们害怕你，
有时你也让他们开开心！……
老爷叫你跳舞，你就跳吧，
因为他们都是有钱有势的人！

佩烈本佳就是这样一个人——
他是一个年老的古怪的人！
他开头唱着婚礼的歌曲，
但却又往往用伤心的歌儿来收场。

〔1839年于圣彼得堡〕

戈宝权译

白　　杨[1]

风在橡树林里号叫，
风在田野上吹荡，
它猛袭着一株白杨，
把它吹得弯到地上。
高高的树干，宽宽的叶子，
你为什么闪耀着绿光？
四周是一片辽阔的田野，
就象蔚蓝的大海在起伏动荡。
一个盐粮贩子看见这株白杨，
心里感到无限悲伤；
一个牧羊人拿着芦笛，
清晨时坐在荒冢上，
他望了一望白杨——也满心郁闷：
四周没有一根草茎！
这株白杨折断在地上，
象是一个孤苦伶仃的人死在异乡！

是谁把这个该诅咒的命运，
赐给了这株可怜的白杨？
等一等，姑娘们，

听我把真情来对你们细讲！

一个黑眉毛的姑娘，
爱上了一个哥萨克人，
可是这个心爱的人离开了家乡，
从此就死在外乡……
假如早知道，他要离开家乡——
那她就不会爱他；
假如早晓得，他要死在外乡——
那她就不会放他去到远方；
假如早知道，她就不会在夜晚
到井边去汲水，
也不会和心爱的人在柳树旁边，
一直站到午夜的时光；
假如早就知道竟是这样！……

　　　　这正是不幸的根源——
假如早就知道，早就晓得，
我们在眼前会遭到什么样的灾殃！
姑娘们，你们最好别来询问！
别来打听自己的命运！……
一颗年轻的心啊
知道怎样热爱……当人们还没有把它埋葬，
那就让它尽情地爱吧！

---

① 这首诗是根据乌克兰的民歌及民间传说写成的。

要晓得，姑娘们，
你们的眉毛不会长久地发黑，
你们的面孔，
也不会长久地泛着柔和的红光——
到中午的时候，它们就要枯萎，
眉毛也要褪色……
别再等待，心想怎样爱，
就怎样去爱吧！

夜莺在丛林里，
在绣球花上开始歌唱——
一个哥萨克走在田野上，
也悄悄地低声把歌儿唱。
黑眉毛的姑娘为了和心爱的人相会，
偷偷地走出了自己的家；
哥萨克就问这个姑娘：
“你的母亲曾否打过你？”
他们并肩走着，他们相互拥抱——
夜莺不断地在歌唱；
他们注意倾听，他们最后分手——
可是心儿还是不停地在悸荡！
谁也没有看见他们，
谁也没有问过他们：
“你到哪儿去啦，你和谁站在一起？”
只有她一个人知道是怎么回事！
她热爱着，她爱抚着，

她的心儿在荡漾。
心里感到一阵阵的惊惶，
可是不敢对谁讲。
话虽没有讲出来——但是心却在战栗，
就象一只失掉了公鸽的母鸽，
日日夜夜在咕咕地哀鸣，
然而谁也没有听到它哀鸣的声音……

在小溪旁的丛林里，
夜莺已经停止歌唱，
黑眉毛的姑娘
也不再站在柳树下独自歌唱。
姑娘感到万分忧伤，
却不知道应该怎样讲。
没有心爱的人在身旁——
她的双亲就象是外人一样；
没有心爱的人在身旁——
连太阳的光亮都象是敌人在嘲笑一样；
没有心爱的人在身旁——
到处望去都是坟场……
可是心儿不停地在悸荡。

一年过去了，第二年也已消逝——
心爱的人却没有回到家乡；
这个姑娘象一朵小花似地枯萎了，
她一声不响，沉寂得象座坟墓一样。

她的母亲也没有问她一声：
“你怎么会枯萎成这个样？”
就决定把自己的女儿
嫁给一个有钱的老头儿。
母亲说道：“嫁人吧！
我会为你把一切都安排停当。
他很有钱，他很孤寂，
你会变得象阔太太一样！”

“我不嫁给这样一个人，
妈妈，我不嫁给这个老头儿！
你宁可把自己亲生的女儿，
埋葬进坟坑。
让神父在我的坟上唱赞美诗，
让女朋友们为我哭泣悲伤——
我宁可这样死掉，
决不嫁给这个年老的人！”

老母亲也没有让步，
把知道的一切都安排停当；
黑眉毛的姑娘枯萎了，
从此终日一声不响。
在深深的黑夜里，
她决定去恳求占卜的女人帮忙：
在这个世界上，她见不到心爱的人，
究竟还要多久长？

“我的好奶奶，我的好亲人，
我的亲爱的！
你只把真情实话对我讲。
我很想知道：
我心爱的人是否还活在世上？
他是否还真诚地爱着，或者早把我抛弃遗忘？
告诉我吧：我心爱的人在什么地方？
你别折磨我这个姑娘！
我的好奶奶，我的好亲人，
假如你知道，那你就对我讲！
我的母亲
要把我嫁给一个老头儿。
我永不会让自己的心
去爱这样一个人，
我早想投水自尽——
但我舍不得把我的心灵损伤。
假如我的黑眉毛的爱人已经死掉，
我的亲爱的，那就请你帮个忙，
我不想再回家去……
我的心啊真是苦痛、悲伤！
那个老头儿和媒人都在那儿……
我真想死掉，我是多么悲伤！”
“好吧，女儿啊！
那你就按照我的吩咐去做吧。
我也曾有过年轻的时光，
我深深懂得这种悲伤；

一切都早已消逝——但我却学会了
怎样给人家帮忙。
我的女儿，我老早就知道
你的不幸的命运。
为了你啊，我很久很久以前，
就将一种灵药储藏。”
这种厉害的药水，
就象墨水似地在瓶子里流荡。
“你拿着这种灵验的药水，
站在水井旁。
当雄鸡还没有啼叫的时候，
你用水把自己的脸洗个光亮。
你喝一点儿药水，
但不要害怕、心慌！
女儿啊，你也不要东张西望，
防备有人在大声叫嚷，
你要赶快跑到那儿，
跑到你和心爱的人分手的地方。
当明亮的月亮
升到天顶的中央——
你再喝一次药水；假如他还没有来到——
你就最后把它全都喝光。
第一次——你会觉得象从前一样，
变得象过去一样。
第二次——在遥远的草原上，
会听到马蹄得得的声音。

假如你的黑眉毛的爱人还活在世上，
他立刻就会回到家乡。
第三次呢……女儿啊，
你最好还是不要知道它会怎么样！
你不要画十字，否则我能给你的一切，
都会失掉灵效和用场……
你现在就去吧，
把你往日的美貌好好地欣赏。”

她拿着药水，行了个礼，
说了一声：“谢谢你，好奶奶！”
就悄悄地走了出去。“还是把它丢了吧？
不，我永远不再回家去！……”
她洗干净了脸，喝了一口药水，
轻轻地微笑了起来。
她又喝了两次药水，
并没有东张西望——
她好象长了翅膀飞升起来，
在草原的上空翱翔，
她忽然跌倒下去，痛哭了一场，
于是……她就这样开始歌唱：

“天鹅啊，你在蔚蓝的大海上浮游，
你浮游到遥远的、遥远的地方。
我的白杨啊，你不断地
往高处生长，往高处生长！

你长得又高大，又细长，
树顶一直高耸到云端上——
你问问上帝：我的黑眉毛的爱人
是否能和我在一起？
我的白杨啊，
你望一望蔚蓝的大海的那一方，
要晓得在那一边——是欢乐，
可是在这一边——却是悲伤。
我的黑眉毛的爱人，
在那儿什么地方的田野里游逛，
可是我虚度年华，哭泣悲伤，
苦苦地在将他等待期望。
请你告诉他吧，
人人都在把我嘲笑；
假如我心爱的人不能回来，
那我就一定要死掉！
母亲想要把我
埋葬进坟场……
我的亲娘啊，
现在谁会来照顾你？
谁会来安慰你，爱抚你？
谁会给你这个老太婆帮忙？
我的妈妈！……我的欢乐！……
我的天哪，天哪！……

“我的白杨啊，

假如我心爱的人不在海那一边——
黑夜里，谁也不会看见，
我要一直哭到天亮！
我的可爱的白杨啊，
你往高处生长，往高处生长；
天鹅啊，你在蔚蓝的大海上浮游，
你浮游到遥远的、遥远的地方！”

这个黑眉毛的姑娘
流着泪，唱着歌……
而使得人们大吃一惊的，
就是她在田野中变成了一株白杨。
她再不会回到自己的家里去，
她再也不会享受到幸福——
她长得又高大，又细长，
一直高耸到云端上。

风在橡树林里号叫，
风在田野上吹荡，
它猛袭着一株白杨，
把它吹得弯到地上。

〔1839年于圣彼得堡〕

戈宝权译

致奥斯诺维安年科[1]

水浪拍击着石滩；月亮上升了，

与古老的年代一样，

但赛切[2]没有了；那统率众人的头目

音容杳然。

赛切没有了！那第聂伯岸边的芦苇

在那里低声喟叹：

"我的孩子哪里去了？

他们在何处游玩？"

银鸥嘎嘎地悲鸣，

如同母亲对着爱儿在呻吟，

太阳煦照，风儿吹拂，

草原上尘土飞扬。

那一个个土冢呀

在荒原上凄凄惶惶，

它们在询问狂风：

我们的人在何处自由过活？

在何处自由过活，在何处宴乐？

他们何处去了？

回来吧，回来看一看吧：

过去你们战马长嘶的地方，

麦穗已经低垂沉沉，
过去鞑靼人和波兰人
赤血成流的地方，
野草已经在喧响……
回来吧！”
　　　　“不会回来了！”
海上的巨浪这样回答，
发出阵阵喧响。
“不会回来了，永远不知去向。”
是啊，大海，是啊，巨浪：
这就是他们的命运！
盼望已久的人啊我们等不到了，
自由的生活啊多么渺茫，
灰黯的土冢
早把哥萨克人埋葬，
猩红的披挂
不再布满乌克兰地方。
可怜的人哪，在第聂伯河上
孤零零地痛哭失声；
她的苦难谁也没有看见，
她的眼泪谁也没有注意。
敌人见了只是嘲笑……

---

① 这首诗是写给乌克兰作家格利高里·费多罗维奇·克维特卡（Г. Ф. Квитка, 1778—1843）的。奥斯诺维安年科（Основьяненко）是他的笔名。谢甫琴科在自己最初的创作道路上，曾经把他称为文学先驱者之一。

② 请参看第67页注①。

狡猾的敌人，你们笑吧，
但不要笑得过分：要知道，一切都会毁灭，
可是光荣毁灭不了！
光荣会出来诉说，
世上曾经发生过什么，
哪是真理，哪是歪理，
我们是谁的后裔。
我们的歌，我们的诗，
不会死亡，不会毁灭……
人们哪，这就是我们的光荣，
这就是乌克兰的光荣！
它不用金箔粉饰，
也不用浮夸装点，
它庄严、真实，
如同上帝的真言：
敬爱的父老啊，我诉说的可是实情？
我歌唱的是否真理？
唉，要是我有才华多好！……
但没有，只能徒呼奈何。
何况这里的人啊
对我全是外人和仇敌。
你说："不能对他们让步！"
但不让步又该如何？
我流着泪水，
敌人对着圣歌嘲笑；
嘲笑……父亲啊，多么痛苦，

跟敌人在一起生活！
要是有足够力量，
我定要和他们较量；
我真想引吭高歌，
但困苦把歌儿扼杀。
我的苦难如此深重！
严寒的冬天
我在雪地上踯躅，
这样的歌曲我却无法吟唱：
“橡树林啊，你别再喧响”……
而你没有和歌分手，一如已往，
为了你高亢的歌声，
人们对你如此敬仰。
歌唱吧，歌唱那赛切的事迹，
还有草原上的墓群，
那里堆成何种坟茔，
里面埋葬着何人；
歌唱吧，歌唱那过去的业绩，
已往年代的沧桑！
父亲啊，高声唱吧，叫全世界的人们
都能够听到：
乌克兰如何为了真理和自由
曾经鏖战沙场，
哥萨克的光荣啊
如何在世上传扬；
父亲啊，高声唱吧，我们灰蓝色的雄鹰！

纵然只一次，
让我透过泪网
把乌克兰母亲瞻仰；
纵然只一次，让我再听一听
那海水的喧响，
那柳树下的姑娘
把“格利茨”低唱；
让我在异乡回想一下
青年时代的欢狂，
趁着还没有装进外地的棺木，
在异乡土地给人埋葬！

〔1839年于圣彼得堡〕

梦 海译

伊凡·波德科瓦[1]

——献给瓦·伊·史泰恩别格[2]

一

曾经有过这样的时光——
在乌克兰，大炮发出了轰响；
曾经有过这样的时光——
查波罗什人[3]在欢乐饮宴。
他们大办酒席，
他们获得了自由和荣光。
但这一切早已成了往事——
田野里只留下无数的荒冢古墓。
在这些高耸的荒冢古墓里，
哥萨克洁净的尸体
用殓布紧裹着，
在泥土里深深地埋葬。
如今这些荒冢古墓黑影重重，
象是田野里的山岗。
它们只和吹过的轻风
谈说着关于自由的家常。

轻风把祖先们的光荣
传遍了四方……
孙儿听见了——编出歌曲，
在收割的时候就将它歌唱。

曾经有过这样的时光——
在乌克兰，连“悲伤”也跳舞歌唱：
葡萄酒和蜜酒那样丰盛——
大家都天不怕，地不怕！
是啊，那时的生活多么美好！
当现在把往事回想——
心里变得更加欢畅，
眼睛更加欣喜地眺望着远方。

---

① 这首诗是回忆乌克兰人民英勇斗争的过去的。伊凡·波德科瓦（Иван Подкова，?—1578）是十六世纪哥萨克首领，曾率领哥萨克进袭土耳其苏丹和土耳其的附庸莫尔达维亚公国，一五七七至一五七八年任莫尔达维亚王侯。谢甫琴科在诗中说伊凡·波德科瓦率领哥萨克进攻土耳其的帝王城，在时间上有错误，因这一历史事件是发生在十七世纪二十年代。诗中的伊凡·波德科瓦可说是一个为自由而斗争的哥萨克首领的集体形象。

② 瓦西里·伊凡诺维奇·史泰恩别格（В. И Штернберг，1818—1845），名画家勃留洛夫的学生，谢甫琴科最亲密的同志和朋友。当谢甫琴科在彼得堡美术学院学习时，他们同住在一起。

③ 请参看第67页注①。

二

乌云在里曼河口的上空升起，
遮蔽了太阳的光亮。
蔚蓝的大海象凶猛的野兽
在呻吟、喧响。
第聂伯河水高涨起来。
“喂，弟兄们，为什么我们要浪费时光？
快上船啊！大海在喧腾……
让我们出去游荡游荡！”

查波罗什人蜂拥而上——
数不尽的船只把里曼河口阻挡。
“大海，喧腾起来吧！”
于是波浪起伏动荡……
海岸很快就消失在
波浪和高山的后方。
心里很烦闷；
可是哥萨克人现在却变得欢畅。
木桨拍着波浪，歌声随风飘扬，
海鸥在回旋飞翔……
哥萨克的首领站在前面的船上——
他认识远航的方向。
他嘴里衔着烟斗，
不停地在船上来回走动；

一会儿看看右方，一会儿看看左方——
看在什么地方好和敌人干一场？
他用手捋着自己的黑胡须，
把额头上留的一绺乱发① 甩向后方。
他举起帽子——所有的船都停住。
“滚开吧，你这该死的敌人！
我们不到锡诺普② 去，
哥萨克的弟兄首领们，
我们要去到帝王城③ ——
到苏丹本人那儿去做客人！”
“好吧，我们的老总！”大家齐声高喊。
“谢谢你们，弟兄们！”
他把帽子又戴在头上。
波浪象山峰在起伏动荡……
他没有坐下，重新在船上来回走动；
皱着双眉，一声不响，
斜着眼睛凝望一起一伏的波浪。

〔1839 年于圣彼得堡〕

戈宝权译

---

① 古时乌克兰的哥萨克人，额头上都留着一绺头发作为装饰。

② 锡诺普是土耳其北部海岸的一个要塞。

③ 俄国和乌克兰过去通称土耳其的首都君士坦丁堡（现名伊斯坦布尔）为皇城（Царьград），音译为沙尔格勒。

献给尼古拉·马尔凯维奇[①]

我的雄鹰，我亲爱的班都拉琴手[②]，

你真是个幸运的人：

你有翅膀可以自由翱翔，

你既有闲暇，又有力量。

现在飞回到乌克兰去吧——

在那儿，大家热爱着你，盼你飞回故乡。

我多么想跟着你一齐飞翔，

可是有谁把我疼爱在心上？

老兄，无论在这儿，还是在乌克兰，

我都感到寂寞凄凉，

我的亲爱的，我孤苦伶仃，

好象是生活在异乡。

为什么心在跳动，在乱撞，

为什么心在苦痛悲伤？

孤苦伶仃的人啊……可是在乌克兰，

一望无边的草原是多么宽广！

在那儿，在空旷的草原上，

清风象亲兄弟一样在吹荡；

在那儿，在辽阔的田野里有着自由；

在那儿，蔚蓝的大海

喧嚣、飞溅、颂扬着上苍，
还会驱散人们的忧愁悲伤；
在那儿，荒冢古墓和狂风
在闲话着家常。
它们相互之间
这样倾诉衷肠：
“曾经有过美好的时光，
但它已一去永不复返……”
我多么想展翅高飞，倾听它们的家常，
和它们一同哭泣悲伤……
可是我怎能那样？在异乡人中间
我已经丧失了一切力量！

1840年5月9日于圣彼得堡

戈宝权译

---

① 尼古拉·安德烈耶维奇·马尔凯维奇(Н. А Маркевич, 1804—1860)，是个乌克兰地主，同时又是诗人、历史学者和民族志学者，编著有«乌克兰歌曲»、«乌克兰民歌集»及«小俄罗斯史»五卷。谢甫琴科的这首诗是为祝贺马尔凯维奇的命名日而写的。马尔凯维奇晚年成为一个反动的农奴主，谢甫琴科流放归来后，即未再和他交往，也未将此诗编入诗集。

② 班都拉(Бандура)是乌克兰的一种弦乐器的名称。

海 达 马 克

——献给瓦西里·伊凡诺维奇·格利高罗维奇，
纪念1838年4月22日①。

世界上一切都去的去，来的来……
它们上哪儿了？又来自哪里？
聪明人愚蠢人都一概不知道，
只看见生的生，死的死而已……
这朵花正在开，那朵花却在谢……
风吹来，扫下了树上的黄叶。
红太阳和往日一样地升起来，
小星星亮闪闪，就如同往夜。
还有你，天上那苍白的月亮啊，
你总在青空中自由地往来，
你看看小溪流，你看看小泉水，
还看看无边的茫茫大海。
你照过巴比伦和它的大花园，
你将来还要照我们的后代。
你不知有生死，你将是永恒的！……
我想要跟你象兄妹般谈谈，
我想把你的歌唱给你听一听，

也请你指点我怎么样把忧愁排遣。
我可是不孤独，我可是有孩子[②]，
就不知把他们送哪儿适合？
让他们跟着我一块儿入土吗？
那可是罪过啊：因为我那精神活着！
要有人读读她[③]那一些血泪话，
她待在那一个世界上也许会快活：
她曾经衷心地吐露出这些话，
也曾经为它们偷偷地哭过。
不，不行，我不能让他们给葬埋，
绝不能，因为我那精神活着。
而我的精神啊，象蔚蓝的天空，
没边际，更没有尽头。
如果问这精神在哪儿会消灭，
这句话盘问得就未免荒谬！
愿这个世界上常有人回忆她，
有什么比无声无臭地离开这世界更痛苦！
姑娘们，请把她牢牢地记住吧！
她曾经亲切地把你们爱抚，
她也曾真心地、深深地爱你们，
也喜欢唱出来你们的命运。

---

① 瓦西里·伊凡诺维奇·格利高罗维奇(В И Григорович,1786—1865)，彼得堡美术学院院务会议的秘书，曾帮助作者赎身。一八三八年四月二十二日是作者赎身的日子。请参看《自传》。

② 这里的孩子指《海达马克》这部作品。

③ "她"指精神。

趁太阳没出来，歇会吧，孩子们，
让我来找个人给你们指引。

海达马克，我的孩子！
世界宽广自由！
孩子，去吧，去漫游吧，
去把幸福寻求。
我幼小的孩子们呐，
没有经验的人！
世上除了生身母亲，
谁会欢迎你们？
飞吧，孩子！ 飞吧，雄鹰！
向乌克兰飞翔——
虽然也会遇到厄运，
可它不是异乡。
那儿会有诚恳的人，
不让弟兄受屈而死；
可是这儿……这儿……这儿……
太痛苦了，孩子！
这儿人们让你进屋，
却又讥笑你们。
他们满肚子的学问，
连太阳都教训：
“你不该从东边出来，
连光也不会发；
应该这样，应该那样……”

叫人怎么回答？
可这些话也不妨听，
太阳许有不是，
因为他们很有学问，
天下无所不知！
他们会说你们什么？
你们可有“名声”！
他们定会讥笑你们，
把你们往凳子下扔。
“就躺着吧，我们要去另外找人——
找个卖文章的，
他会照着我们心意，
谈论海达马克。
他不会象这个傻瓜，
尽讲乏味的话，
当着我们大讲特讲
乡巴佬亚烈马①。
不学无术，挨打不够②！
真是一名傻瓜！
再说，昔日的哥萨克，
只留下些古坟荒冢，
如今就连这些遗物，
也早挖掘干净。

---

① 亚烈马是这首长诗的主人公。

② 指读书太少。

而他偏叫瞎子来唱，
还要我们去听。
这样没用，我的老兄，
你是白费力气，
我来给你出个主意，
包你有名有利。
你快别唱蓝海喧腾……
改唱马特廖莎，
改唱巴拉莎[①] 呀——我们的爱，
包你名传天下！
你哭，那些穿破衣的，
也就跟着你哭！……”
说得好哇，聪明的人，
谢谢您的叮嘱！
可惜您的衣服虽暖，
然而不合我穿，
您说的话虽然聪明，
却是谎话连篇。
您的甜言蜜语，很对不起，
我是一句都听不进。
您的确是聪明透顶，
可我敬谢不敏。
我要在我小屋子里，

---

① 马特廖莎、巴拉莎都是当时一些把农民生活理想化的俄罗斯情诗中的主角。

独自一个唱唱，
我要独自一个哭哭，
就象孩子一样。
我要歌唱蓝海喧腾，
歌唱微风吹嘘，
歌唱草原上面昏黑一片，
坟墓同风低语。
我要歌唱古老的坟，
歌唱坟里的人；
歌唱哥萨克人漫山遍野，
向着大海飞奔；
歌唱阿塔曼们骑马持麾，
样子威风凛凛；
歌唱激流在芦苇间
奔腾、咆吼、呻吟。
它们这样咆吼、狂叫，
听着叫人害怕。
我谛听着，愁闷起来，
就去问老人家：
“老爹你为什么发愁？”
“孩子，我的心中郁悒！
第聂伯河生咱们气，
乌克兰在哭泣……”
我也哭了；而这时候
来了不少的人。
是阿塔曼，是盖特曼

走进我家的门。
他们全都披金戴银，
坐在我的身旁，
把乌克兰昔日情况，
细细跟我谈讲。
他们议论并且回忆
怎样建立“营地”；
怎样坐着小船出海，
激流汹涌湍急；
怎样漂流在蓝海中，
在斯库塔里①取暖；
怎样在波兰的大火当中
点着烟斗抽烟；
怎样又回乌克兰来，
举行盛大欢宴。
“歌手，弹琴！酒家啊，斟酒！”
哥萨克们狂欢。
酒家忙得不可开交，
脚也没法停下；
歌手弹琴，哥萨克们跳舞，
震动整个霍尔季察②！
风雪舞③还没有跳完，
哥巴克舞④跟上；

---

① 斯库塔里是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郊区。

② 霍尔季察是第聂伯河下游的一个岛，一度为查波罗什哥萨克的营地。

③④ 都是乌克兰的民间舞蹈。

酒坛在人们的手中传递，
烈酒就在传递之中喝光。
“跳吧，爷们，袍子脱掉；
刮吧，刮吧，旋风；
酒家，斟酒，歌手，弹琴，
幸福这就来临！”
老老少少手撑着腰，
跳得非常起劲。
“摆出老爷架子！跳吧！
好哇，小伙子们！”
阿塔曼们在酒席上，
象在会上一般。
他们很庄严地走着，
一面互相交谈……
忽然他们忍耐不住，
顿起老人的脚①。
我在一旁看着望着，
笑得眼泪直掉。

我看着，我望着，不住地擦泪水……
我感到不孤单，世上有亲人！
在我的小屋里，就象在大草原，
哥萨克在欢宴，森林在啸吟；
在我的小屋里，象蓝海在翻腾，
黑的坟耸立着，杨树在簌簌，
姑娘们轻轻地唱起了“格利茨”，

① 即跳起舞来。

我感到不孤单，世上有朋友。

而这，就是我的光荣，
就是我的黄金！
对您那番狡猾劝告，
我是敬谢不敏。
我在我的一生当中，
为了表达不幸，
我的“乏味的话”已经够用……
再见了吧，先生！
现在时间已经到了，
孩子们该动身。
就让他们走吧。
路上他们许会遇到
哥萨克的老人。
他也许会流着老泪，
把孩子们迎接，
那我也就心满意足，
成了老爷上的老爷！

我就这样坐在桌旁，
反复左思右想：
“求谁指引孩子们呢？”
这时天色已亮；
月光灭了，太阳出来，
孩子全都起床，
做过祷告，穿好衣服，

围在我的身旁，
心情沉重，有如孤儿，
默默向我鞠躬：
“请老爹您祝福我们，
我们这就起程，
请您祝福我们在人世上，
能够找到幸福。”
“等等……人世不比小屋，
你们经验不足：
初出茅庐，不通世故，
谁给你们指引？
我为你们，我的孩子，
感到十分担心！
我把你们抚养长大，
如今你们出去，
可是世上所有的人，
全都知书达理。
我没有让你们读书，
你们也别怪我：
因为我虽也挨过打
（而且不轻），
却没学会什么！
我只懂得两个 Тма, мна,
至今不会 оксію①。

① “Тма, мна”（tma, mna）是教会斯拉夫语识字课本里教的音节。“оксію”（oksiyou）是重音名称。作者小时读过这种书。

还跟你们说什么呢？
有了，去把他求！
我认识位忠厚老爹①，
他的阅历很深，
他对于我比谁都好，
他会指点你们，
他很知道孤寡的人
不易活在世上；
他有哥萨克的那种
火一般的心肠！……
他喜欢听做母亲的
一边推着摇篮，
一边低声哼着歌儿，
催婴儿们睡眠。
他喜欢听穷苦瞎子
靠在篱笆墙上，
把乌克兰深深怀念，
把歌轻轻地唱。
他爱这歌，真理之歌，
哥萨克的光荣！
去吧，孩子，他的指点
一定出于至诚。
在我那些不幸年头，
要不是他帮忙，

① 指瓦·伊·格利高罗维奇。

我早埋在深雪里了，
死在遥远异乡；
把我埋了，人家还说：
‘很好……少个废物……’
我也不知为了什么
要受一辈子苦。
可是这些都过去了，
但愿别再入梦！……
去吧，孩子！他肯救我，
定会接待你们，
我的老爹会把你们，
当作自己儿女。
你们在他那儿作过祷告，
就上乌克兰去！”
　你好，我亲爱的老爹，
请在你的门旁，
祝福我的孩子上路，
上那遥远地方！

1841年4月7日于圣彼得堡

序　　曲①

波兰贵族有个时期

① 在这一章里，作者叙述十六至十八世纪贵族波兰的情况。

曾经趾高气昂；
跟鞑靼人、苏丹，
跟德国人、莫斯卡里①
也曾互相较量……
的确有过那个时期……
可已一去不返！
那时他们确是神气，
日夜作乐寻欢。
国王还受他们支配，
这些倒霉的人：
他们不比索贝斯基②，
不比那斯蒂芬③。
当时那些可怜国王
默默统治国家，
贵族们在会上吵嚷，
旁人不敢说话，
大家看着那些国王
离开波兰出走④，
大家听着那些贵族

---

① 沙皇军队在乌克兰叫"莫斯卡里"，这里指俄国人。请参看第21页注②。

② 扬·索贝斯基是一六七四至一六九七年的波兰国王，一六八三年打败过土耳其军队。

③ 斯蒂芬·巴托利是一五七六至一五八七年的波兰国王，曾跟俄国伊凡雷帝作战，并组织雇佣哥萨克军，使哥萨克放弃反抗波兰地主统治乌克兰的斗争。

④ 指一五七二至一五七五年的波兰国王亨利赫·瓦鲁阿由于贵族反对，逃到法国。

力竭声嘶地吼。

“Nie pozwalam! Nie pozwalam!”①

贵族同声喊嚷。

大地主们磨刀炼剑，

大量烧毁民房。

本来还会这样下去，

可在华沙城里，

波尼亚托夫斯基王②

正好这时登基。

他想暗暗制伏贵族，

结果遭到失败！

他想弄回一点东西，

象母亲哄小孩。

他想打从贵族手里

收回“Nie pozwalam”……

不料波兰闹了起来，

老爷他们怒喊：

“说老实话，你别做梦！

俄国人的奴才！”

普拉夫斯基和巴茨

号召贵族起来。

---

① Nie pozwalam 是波兰话，意思是“不答应”。每一个波兰贵族代表可以用这话来否决议会的决议。

② 波尼亚托夫斯基·斯坦尼斯拉夫·奥古斯特是一七六四至一七九五年的波兰国王。他做国王是得到俄国女王叶卡德琳娜二世支持的。在他以后，波兰王国就被普鲁士、奥地利和俄国瓜分了。

众贵族党纷纷成立，
一下子就上百[1]。
贵族党员四处散开，
散到沃伦、波兰，
散到摩尔达维亚跟立陶宛，
以及咱乌克兰；
他们散开，也忘记了
什么拯救自由，
却跟商人互相勾结，
共同掠夺抢偷。
他们到处胡作非为，
到处烧毁教堂……
海达马克于是祭刀[2]，
发动起义反抗。

亚　烈　马

“喂，亚烈马！聋啦，死懒鬼？
赶快给我把马牵来。
怎么，还不给我去提水，
拖鞋快去送给太太。

---

① 贵族党是十六至十八世纪波兰贵族的联盟，目的在于和国王跟议会相抗衡。一七六八年，在普拉夫斯基和克腊辛斯基领导下，波兰巴尔城成立了巴尔贵族党，立陶宛贵族党首领巴茨后来也参加进去。贵族党员劫掠乌克兰的种种暴行，是乌克兰不可避免的起义的导火线。

② 作者引用民间传说：海达马克起义前先祭刀。

赶快打扫。赶快去劈柴。
火鸡跟鹅还不去喂！
快上牛栏。赶快上地窖。
快跑，懒鬼！……喂喂，你等一会！
干完活上奥里山纳① 去一趟，
太太说的。还不快滚！"
亚烈马他掉头就奔。
酒馆老板一早就这样
折磨这个不幸的人。

这一切亚烈马默默地忍受着，
因为他一点儿也没有想到：
他只要一展翅就能够上云霄，
因为他早有了丰满的羽毛。
于是乎他俯首听命……
慈悲的上帝呀！
生活得再艰难，可活着是好：
谁不想看太阳在天上闪耀，
谁不想听大海奔腾和呼啸，
谁不想听丛林沙沙地喧闹啊，
谁不想听鸟儿宛转地鸣叫，
又有谁不想听姑娘们唱歌呢…………

---

① 作者注："奥里山纳是基辅省兹维尼高罗德县的一个小地方。在奥里山纳通往兹维尼高罗德县的老路上，有一个波罗威柯夫村和一个小酒馆。在这酒馆里，亚烈马·白斯特留克，后名'流浪者'，曾给一个犹太人当雇工（老人们说的）。"（作者年轻时曾在这里给地主当侍仆）

慈悲的上帝呀，能活着是好！

小孤儿亚烈马，你没亲也没故，
没兄弟，没姐妹，你伶仃孤苦！
你在人篱下过，受虐待，受欺侮，
可是你别咒人，怨命也全没有用处。
你干吗咒人呢？又试问谁知道：
对哪个该粗暴，对谁该温和？
他们的命运好，让他们去逍遥，
可孤儿要生存，就只好干活。
亚烈马有时候暗地里哭起来，
他哭泣倒不是为生活悲伤，
他只是想起了什么事，幻想得很甜蜜……
可又得去干活。要活嘛，就只能这样！
一个人在世上没有个知心人，
有爹娘有高楼又算得什么？
亚烈马是一个阔气的小孤儿，
他哭泣，他欢笑，都有人陪着：
她有双黑眼睛，
闪亮着象星星；
她有双白的手，
抱着人真温柔；
她有颗燃烧着爱情的少女的心，
这颗心陪着他高兴和悲伤；
它又象黑夜里的圣灵，
降落到孤儿的头上。

这亚烈马，阔气孤儿，
情形就是如此。
过去我也曾经这样，
可姑娘们，
　　　　　这是过去的事……
一切过去，一切消逝，
连踪影也不留。
可为什么一切消逝？
想起我就难受……
为什么都消逝，连踪影也不留？
哭一场，泄泄恨，也许会轻松。
一切被抢走了，可人们还不够：
“抢他的幸运吧，这对他没用：
你瞧他多富有……”
　　　　　　　　富有的是补丁，
再就是眼泪了，它永远流不停！
而幸运！幸运啊，上哪儿去找？
啊，幸运，回来吧，回到我小屋里，
哪怕是在梦中见一见……可无奈我没法睡着。

好心的人，务请原谅！
也许唱离了谱，
可是这种该死厄运，
试问谁不厌恶？
当我跟着小亚烈马，
在人世间流浪，

我们也许还能相遇，
也许……这很难讲；
苦难，诸位，说到苦难，
到处都会碰到。
正是这种厄运到时，
你就只好弯腰。
你就只好默默弯腰，
还要装出笑脸，
满腹心事不让人知，
不让人来解劝。
这种解劝……谁如果要，
就让他去梦到，
可不要让孤儿梦见，
不要，永远不要！
提起往事叫人心酸，
憋着却又难受。
一个字儿一滴眼泪，
流吧，让它去流；
眼泪，连太阳也晒它不干，
让它尽情流淌……
不是对着兄弟姐妹，
而是对着
异乡无言的墙……
现在咱们回到酒店，
一直走到里面。
瞧吧，

那个酒店老板，
正在那里数钱。
他弯着腰，紧靠着床，
对着一盏油灯。
在床上的是个姑娘……
她呀，多么苦闷！……
她张开了雪白小手，
身上没盖东西……
象花丛中一朵红花，
她半裸着身体……
她躺在那羽毛床上，
觉得孤单苦闷，
独自一个自言自语，
谈心也没有人。
犹太姑娘生得白嫩，
生得实在美丽！
这是女儿，可她父亲
吝啬而且势利。
地面脏褥子上睡的是谁？
是老板娘海卡。
亚烈马呢？他正背着口袋，
一步一步，
在上奥里山纳。

贵 族 党 员

"酒馆老板,开门,老混蛋!
趁没挨揍……快开门来!
瞧这混蛋,居然敢磨蹭!
咱们干脆把门撞开!"
"等等,就来!"
　　　　　　"你敢开玩笑?
叫你一命呜呼哀哉!"
"跟老爷们我敢开玩笑?
老天可怜,我在起来!"
他大声叫:"老爷!"低声说句:"这些猪!"
"上校大人,使劲撞门!"
门倒下来……哗啦一声响:
老板背上一道鞭痕。
　　"你好,肥猪,犹太老板!
　　你好,你这老狗!"
　　老板背上一鞭一鞭,
　　他忙缩起了头。
　　"别开玩笑,我的老爷!
　　请请,请屋里来!"
　　"再吃一鞭,两鞭,骗子!
　　请你不要见怪!
　　晚上好哇! 你女儿呢?"
　　"死啦,老爷大人。"

"撒谎，犹大！吃鞭子吧！"
鞭子又出了声。
"唉哟，我的好心老爷，
她早不在人世！"
"撒谎，骗子！"
　　　　　　"如果撒谎，
上帝罚我早死！"
"不是上帝，而是我们。
老鬼，你还不说！"
"活人干吗藏进坟墓？
撒谎让天罚我！……"
"哈哈哈哈！……见他的鬼，
经文可是满嘴。
划十字吧！"
　　　　　"怎样划呀？
这个我可不会。"
"就是这样……"
　　　　　　　贵族划了，
犹大马上就跟。
"好哇！好哇！犹大受洗！
真是旷古奇闻！
为了这事你该请客，
听见没有，老狗？
赶快请客！"
　　　　　"就请就请！"
来人又叫又吼。

波兰老爷又叫又吼，
酒坛传遍席上。
他们信口胡乱地唱：
“波兰不会灭亡！”①
“老板，酒来！”

那个受过洗礼的人

从地窖到小屋，
不断走来走去斟酒，
老爷拚命催促：
“老板老板！拿蜂蜜来，”
老板失魂丧胆。
“琴呢，老狗？还不快弹！”
叫声震动酒馆。
“华尔兹跟马祖尔卡……
你给接连弹奏。”
老板低声嘟囔着说：
“倒是贵族派头！”
“好了，够了！现在唱吧！”
“天呐，我不会唱！”
“别叫天了，唱吧，狗头！”
“那唱……《甘娜》怎样？”

“甘娜姑娘真精灵，
腿儿瘸，年纪轻，

① 这是旧日波兰国歌的开头一句。但事实上这首国歌是在这时期以后很久才出现的。

她又赌咒又发誓，
说她两腿有毛病；
叫她干活她不肯，
找男人却挺有劲：
悄悄儿走，
轻轻儿行，
穿过荆棘走丛林。”

“够了够了！这个不好：
这是异教① 的歌。
换个别的！”
“那唱什么？……
等等，我就唱了……”

“在非多尔老爷前，
老板拚命打着战，
对着他，也打战，
背着他，也打战，
在非多尔老爷前。”

“好了，够了！赶快付钱！”
“老爷，您闹着玩？
付什么钱？”
“付听歌钱。
别装鬼脸，混蛋！

① 作者注：“波兰贵族把非教会合并派叫做异教。”请参看第53页注④⑤。

不开玩笑。快拿钱来！”
“您说我哪有钱？
请老爷们豁免了吧，
谢老爷的恩典。”
“撒谎，老狗！快说实话！
抽他，我的兄弟！”
于是鞭子劈啪地响，
又给老板施洗。
百般虐待，百般鞭打，
打得皮开肉绽……
“天哪，吃了我也没用！
我没一个铜板！
一个没有……唉哟！救命！”
“咱就救你的命！”
“我有话说，你们等等。”
“说吧，我们在听。
可别胡扯！胡扯没用，
保你一命归阴。”
“奥里山纳……”
“有你的钱？”
“我的！……上帝救命！
不不，我说……奥里山纳
住着异教邪门，
在每一间小屋里面，
住着三四家人。”
“这些人正是我们赶过去的，

还用你说出来!”
“不是说这……老爷饶命……
我让诸位发财……
那儿有座教堂……对对,
就在奥里山纳……
教会长老有个女儿,
叫做奥克珊娜!
上帝救命!她真漂亮!
而且长老有钱!
这钱虽然不是他的,
这个不用去管。”
“有钱就行,别的不管!
老板这话不假;
为了不要把路走错,
让他带路去吧。
快穿衣服!”
　　　　　　于是贵族
就上奥里山纳。
只有一个贵族大醉,
留在凳子底下,
他连站也站不起来,
嘴里叽哩呱啦:
“My żyjemy, my zyjemy,
Polska nie zginęła.”①

① 波兰语,意思是:“我们活着,我们活着,波兰不会灭亡。”作者套用当时波兰国歌的歌词。

教 会 长 老

“整个林子里，
没有一丝风；
星星儿闪耀，
月儿照高空。
来吧心上人，
我在把你等；
哪怕不待久，
只待点把钟！
我的小小鸟，
请你往外瞧，
咱俩谈谈心，
咱俩聊一聊；
就在今夜晚，
我要上远方，
我的小小鸟，
请你往外望。
我的心上人，
我就在近旁，
咱俩谈谈心……
痛啊痛断肠！”
亚烈马在林中徘徊，
唱着歌儿等待；
可是他的奥克珊娜，

迟迟不见出来。

月亮发出耀眼寒光，

星星闪闪烁烁；

柳树照镜，在清泉上，

听着夜莺唱歌。

在河边的绣球花上，

夜莺宛转歌唱，

象是知道这哥萨克

在等他的姑娘。

亚烈马在谷地徘徊，

满腹心事重重……

“把我生得这样英俊，

到底有什么用？……

幸福啊，运气啊，我一样都没有。

青春呢，也象水白白地流掉。

我没依没靠的，就好比一根草，

而这草，风一吹就把它刮跑。

世界上所有人都不愿理睬我。

为什么？就因为我是个孤儿。

就只有一个人，天底下只有她，

只有她一个人是知心，

然而，

然而啊，就连她也不再理睬我！”

可怜人痛哭着，用袖子擦眼。

“再见了。这一去我或者得幸福，

或者在第聂伯河那边长眠……

我死了，可你呢，小心肝，不会哭，
也绝对看不到这一种情景：
看不到老鸦啄你曾经吻过的
我那双褐色的哥萨克眼睛！
快忘掉我的泪，忘掉我这孤儿，
连山盟和海誓全都给忘却！
我是个大老粗，我哪能配上你，
我哪能配得上长老的小姐！
你去爱别人吧……这就是我的命。
忘了我，小鸟儿，别自己苦恼。
你要是听人说我战死在异乡——
就请你为了我悄悄儿祷告。

哪怕别人都忘了我，
可你也要祷告！”
孤儿想着哭了起来，
把头低低垂倒。
他正啜泣……忽然：刷刷！……
他猛把头一抬：
奥克珊娜在树木间
象燕子般飞来。
他霎时间忘掉一切，
奔去把她拥抱……“心肝！”
两人欲说无语。
接着一个劲叫：“心肝！ 心肝！”
接着重又不语。
“够了，小鸟！”

“再抱一会，

蓝鹰！……再抱……一会……

掏去我的心吧！……再……抱……

唉呀，我多么累！”

“歇一会吧，我的星星！

你是从天而降！”

他把长袍铺开，而她，

笑着坐在袍上。

“你就坐在我的身边。”

他坐下来把她紧抱。

“我的星星，我的心肝，

你刚才在哪儿照耀？”

“今天我的爸爸生病，

我要把他照料。

所以我就来得晚了……”

“你准把我忘掉？”

“天哪，你竟说出这话！”

她的眼泪盈眶。

“心肝别哭，我是说笑。”

“说笑！”

她又笑起来讲，

把头靠在他的身上，

好象睡着一样。

“你竟哭了，奥克珊娜，

就为一句玩笑。

再别哭了，瞧着我吧：

明天再看不到。

明天我要走上远方，

远哪，我的小鸟……

明天晚上在奇吉陵[1]，

我将举起战刀。

这刀将要给我光荣，

将要给我黄金。

我要让你穿绸着缎，

象个高贵夫人。

我要让你坐在安乐椅上，

让我尽情欣赏……

活一天就欣赏一天……”

“你也许会把我遗忘？

你发了财，住在基辅，

往来尽是老爷，

你准忘了奥克珊娜，

去找贵族小姐！……”

“难道有人比你更美？”

“也许，我不知道。”

“你别触怒上帝，心肝：

谁有你的美貌！

象你这样美丽的人，

天下再找不到！”

---

① 十七世纪，从波格丹·赫米尔尼茨基就任乌克兰盖特曼开始，奇吉陵就是盖特曼的首都和要塞，后来被土耳其人所毁。

“别胡扯了，快住口吧，
这也值得争吵？”
“这是实话，我的亲亲！”
两人重又抱紧，
有时夹上一言半语，
两人吻个不停。
两人吻啊吻个不停，
两人拚命拥抱；
一会对哭，一会盟誓，
简直没完没了。
亚烈马说他们婚后，
将要怎么样过。
他将来会获得黄金，
过到幸福生活。
海达马克在乌克兰，
将把鬼子杀光。
假使他不送掉性命，
将把大权执掌。
姑娘你们听着听着，
可能觉得厌恶。
“说哪儿话！”你们会说。
“不不，一点也不！”
可是万一你们父母知道
你们在读这书，
那么你们，小鸟儿们，
不免就要吃苦！

那时……可是想这干吗，
故事有趣得很！
咱们还是讲那青年，
讲那黑发的人。
他在水边垂柳下面，
拥抱着她，心中痛苦；
奥克珊娜象只鸽子，
亲他吻他，低语轻诉。
她垂着头，哭泣起来，
沉醉在爱河中：
“我的亲亲，我的幸福！
我的亲爱的鹰！
我的！……”

垂柳低下头来，
仔细听着她讲。
她讲什么！我不说了，
诸位黑发姑娘。
天都晚了，说这不好，
做梦都会见到。
让他们象见面时候那样，
悄悄分开的好。
让他们俩悄悄分开，
不让旁人看见。
这时男的热泪盈眶，
女的眼泪涟涟。
让他们俩走吧……也许，

他们还能重逢……

现在我们离开他们，
再说长老家中。
他家窗上灯火明亮。
里面怎么样了？
得看一看再跟你讲……
唉，还是不看为妙！
你还是不看好！要是你看见了，
管保你会痛心，为人类害羞。
贵族党党员们竟做出这种事，
亏他们还宣誓要捍卫自由①。
捍卫，呸！……生他们的母狗该挨揍，
养他们的时辰也应该被诅咒：
咒它们生下了这一群恶狗！
请看看恶狗们在长老的家中，
犯下的罪行啊，天底下少有。

炉火照得屋里亮堂堂。
那该死的老板象只狗
躲在角落，浑身发抖。
贵族党员对着长老嚷：
"还想活吗，你这老狗？

① 作者注："看见的人都这样谈论贵族党员；这也不奇怪：这些都是有名誉而无纪律的贵族；活儿不肯干，饭可得吃。"

快说，钱在哪里？”

没回答。

他们就把长老捆上。

长老猛给推倒在地下，

可一句话也没答腔。

“刑还太轻！来炭来焦油！

浇吧！好了！怎么，冷啦？

给他加火烧吧！说不说？……

好哇，瞧他还象哑巴？

脾气真倔，老鬼！等着吧！……”

火炭撒进长老靴筒……

“给他在头顶上再钉钉！”

老头一下就送了命。

这种苦刑他可受不了，

于是灵魂带罪离去！

“奥克珊娜，我的好女儿！……”

临死就说这么一句。①

鬼子呆若木鸡。

“怎么办？

人都死了！还怎么办？

反正现在一点没办法，

---

① 杀害教堂长老的事，实际上发生在基辅省姆里叶夫村，而不在奥里山纳村，时间是一七六六年，而不是一七六八年。长老达尼洛·库什尼尔被害，因为他不肯放教会合并派的教徒进教堂，藏起了教堂的圣杯。一八五九——一八六〇年作者改写这首诗时，曾考虑把地点改回姆里叶夫村。

干脆烧掉教堂就算！”
“信仰上帝的人，救命啊！”
门外传来急叫声音。
波兰鬼子一惊：“这是谁？”
奥克珊娜冲了进来：

“杀人！”

她一下子跌倒在地上。
强盗头子把手一扬！
其他鬼子转身都溜掉。
头子抓住晕倒了的姑娘……
你在哪儿？亚烈马呀，快回顾！
可他只管向前走着。
他一边走一边还在唱，
唱着纳里伐柯① 战歌。
波兰鬼子走得没了影；
奥克珊娜竟被抢跑。
奥里山纳的狗汪汪叫，
叫了一阵，接着又沉寂：
人们入梦；月光照耀。
长老睡了……一时不会醒过来，
这位圣人将要长眠。
灯还亮着，接着它一闪：
灭了……象人死时咽口气，
屋里重又寂静一片。

---

① 请参看第54页注①。

奇吉陵的盛典①

盖特曼，盖特曼，请你们醒一醒，
请你们起来吧，看一看奇吉陵——
这一个由你们建造的、管辖过的城！
你们会伤心地哭起来，因为这废墟中，
再不见哥萨克昔日的光荣。

哥萨克曾云集在这个广场上，
闹嚷嚷，好比是红色的海洋，
　　盖特曼雄踞在高大的黑马上，
　　把权杖一挥呀，海洋就波荡……
　　海洋波荡，冲向草原，
　　冲向陡岸那里；
　　谁碰上了无不完蛋……
　　无不一败涂地……
　　可是这个何必再提？……
　　事情早已过去；
　　我说朋友，最好这样：
　　过去了就忘记……
　　回想又有什么意思，
　　徒然痛哭一场。

---

① 海达马克在奇吉陵祭刀起义的讲法，源出民间传说，其实他们是从马特辽那修道院开始起义的。

咱们就来看看这城，
现在到底怎样。

从树林后，从烟雾中，
一轮月亮升上；
这月亮象火般燃烧，
燃烧，但不发光。
它象知道它的光辉，
人们再不需要，
它象知道在乌克兰，
战火即将燃烧。
天色入暮，这奇吉陵，
黑得好象坟墓。
（今天夜里全乌克兰，
半星灯火全无，
这是马可维节① 前夕，
人们在作祭刀准备。）
在广场上杳无人迹，
只有蝙蝠在飞；
只有牧场上空，
猫头鹰在悲鸣。
而人？……正在提亚斯明河② 畔，
守候在密林中。

---

① 马可维节在旧历八月一日。相传海达马克在一七六八年的这一夜起义。实际上起义时间要早些，是在同年五月十八日。

② 提亚斯明河是第聂伯河右岸的支流，奇吉陵城就在这河边。

老的少的，富的贫的，
在黑暗中汇集，
他们汇集起来等着
一个空前节日。
在黑暗密林中，在绿色橡林里，
马靠着拴马桩，正在吃嫩草；
马都已准备好，马都已准备齐，
骑马的将是谁？往哪里奔跑？
骑马的将是谁？请看看山谷里！
他们正静静地埋伏着等待。
是海达马克，是那些大雄鹰，
听到了乌克兰的召唤飞来，
他们要来严惩波兰的贵族们，
他们要来讨还所欠的血债。

橡树林边，大车一辆辆，
全都装满铁的石斑鱼——
女皇送的丰盛礼品。①
这位女皇实在会送礼，——
请放心吧，已故世的女皇绝不会
为了这话找到我们！
车辆之间站着许多人，
他们来自四面和八方——

① “铁的石斑鱼”，指刀。海达马克民间传说这些武器是女皇叶卡德琳娜二世本人送的，而且还赐给他们“金牌”，要他们消灭波兰贵族。

从斯美拉，从奇吉陵；
有哥萨克平民，有校官，
集合起来干大事情。
那些官长慢慢踱着步，
披着一式黑的斗篷；
他们边走边谈，而眼睛，
瞟着奇吉陵这古城。

校官甲 老哥洛瓦台[①] 真有两手。

校官乙 是个聪明人，坐在村子里好象什么都不知道，可你再仔细瞧瞧，到处都是哥洛瓦台。他说："自己做不完，留给儿子干。"

校官丙 儿子也是个机灵鬼！我昨天碰到热列兹尼雅克[②]，他谈到老哥洛瓦台那些个话，真是去他的！他说："他想当个哥萨克军营的阿塔曼[③]；说不定还要当上盖特曼呐，要是……"

校官乙 那么冈塔[④] 呢？热列兹尼雅克呢？她[⑤] 亲自给冈塔……亲笔给他写信说："要是……"

校官甲 等一等！好象钟声响了！

---

① 哥洛瓦台是指查波罗什哥萨克军队的法官安东·哥洛瓦台。可是哥洛瓦台没有作为起义领袖而被载入历史文献中。

② 马克辛·热列兹尼雅克(Максим Железняк)是海达马克起义领袖之一。他贫农出身，当过哥萨克步兵和雇农。起义失败后他被流放到西伯利亚。

③ 这是查波罗什营地选出的军队首领，拥有全权。

④ 伊凡·冈塔 (Иван Гонта) 和热列兹尼雅克一起领导起义。起义失败后他被波兰贵族杀害。

⑤ 指叶卡德琳娜二世。

校官乙 不是，是大伙在吵嚷。

校官甲 吵嚷得叫波兰鬼子听到了才好。唉，这些个聪明老家伙！出花样吧，到头来把大犁做成了小钳子，干不了大事！用得上大麻包的地方就用不着小布袋。既然买了洋姜，那就只得吃下去，哪怕辣出眼泪来，辣得眼珠都脱出了眼眶，可也得硬着头皮吃下去！因为东西已经买了，不能让钱白白丢掉！要不然只顾左思右想，就搞不出名堂来；等到让波兰鬼子猜到，那就完了！那儿在开什么会？怎么还不打钟？该怎么管住这些人，让他们不吵不嚷呢？这可不是那么十个八个人，我的天，就算不是全乌克兰的人，也有整整一个斯美梁西纳[1]的人了。喏，听见吗？还唱歌呐。

校官丙 不错，是有人在唱歌；我去叫他们别唱。

校官甲 别去了！只要声音不太响，就由他们唱去吧。

校官乙 看来，是瓦拉赫[2]在唱！这老傻瓜憋不住了；光知道唱！

校官丙 唱可是唱得出色！回回听，回回不同。诸位老兄，咱们悄悄过去听听吧；钟声就要响了。

校官甲、乙 好！走吧！

校官丙 那么走！

〔校官们悄悄地站到一棵橡树后面。树下坐着一位盲歌手。他身边围满了查波罗什哥萨克和海达马

---

① 斯美梁西纳是斯美拉的一个地区。

② 作者注："有一个歌手跟着海达马克走，大家管他叫瓦拉赫瞎子（爷爷说的）。"（瓦拉赫原指罗马尼亚瓦拉几亚公国的人，在这里是一个盲歌手的绰号。海达马克队伍中是有一些歌手，有几个在起义失败后被波兰贵族杀害。）

克。

歌　手　（慢慢地、轻轻地唱起来）

“唉呀，唉呀，瓦拉赫！
世上剩下没几个！
摩尔达维亚人到如今，
已经不再是主人。
那些什么什么公[①]，
都去做了鞑靼人的叩头虫，
投靠土耳其的苏丹王，
锁链就此给戴上！
这且不提，别为往事再悲戚，
还是好好求上帝，
快跟我们哥萨克，
相友好来相联合；
记住年老波格丹，
那位伟大盖特曼。
你们要想做主人，
你们就得学我们，
跟着老爹马克辛[②]，
举起战刀去斗争。
我们将要大狂欢，
拿鬼子们逗着玩；
我们将要玩通宵，

---

① 指十四到十九世纪的摩尔达维亚公和瓦拉几亚公。

② 马克辛老爹就是热列兹尼雅克。

闹得地狱呵呵笑；
闹得大地也摇晃，
闹得漫天是火光……
大家好好乐一场！”

查波罗什哥萨克 大家好好乐一场！老头要是没撒谎，那唱得有道理。他要不是瓦拉赫，准是个出色的歌手！

歌　手 我本不是瓦拉赫，不过在瓦拉几亚待过，大家就叫我瓦拉赫了，连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查波罗什哥萨克 嗯，那没什么。再给唱个吧。就唱马克辛老爹。

海达马克 别那么响，可别让校官他们听见了。

查波罗什哥萨克 你们的校官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他们生着耳朵，总是会听到的，就是这么回事！我们只有一个头儿，就是马克辛老爹；要让他听见，还会赏块钱呢。唱吧，老头儿，别听他的。

海达马克 话虽不错，老兄；这我也知道，不过老爷好见，二爷难当，太阳出来没刺眼，露珠反而刺眼睛。

查波罗什哥萨克 胡扯！唱吧，老头儿，有什么唱什么，要不，没等到钟声响我们就睡着了。

大　家 是啊，我们会睡着的，唱点什么吧。

歌　手 （唱）

“在苍穹下，在高空中，
飞着一只蓝鹰；
在森林中，在草地上，
走着老马克辛。
瞧哇，跟着那只蓝鹰，

是小雄鹰一群；
瞧哇，跟着老马克辛，
是些小伙子们。
他们都是小哥萨克，
老爹的好子弟。
这位慈父一有事情，
就跟他们策计。
他一跳舞大家都跳，
跳得地动山摇，
他一唱歌大家都唱，
唱得破涕为笑。
他喝白酒从不用碗，
捧起酒坛就喝，
碰到敌人举刀就砍，
从不放过一个。
这位就是咱们头领，
这蓝色的雄鹰！
碰到打仗，陷阵冲锋，
他就豁上性命。
他既没有一头牲口，
也没花园、房屋……
草原和海就是出路，
通向荣誉、财富。
波兰贵族，波兰恶狗，
要忏悔就赶快：
老马克辛带领海达马克，

正沿黑道①而来。”

查波罗什哥萨克 真不错！没说的，好极了：又好听又有意思。好，实在好！随便唱什么，总能唱得恰到好处！谢谢，谢谢。

海达马克 关于海达马克他唱些什么，我还有点弄不清。

查波罗什哥萨克 你可真是笨！喏，他是这么唱的：让该死的波兰恶狗忏悔吧，马克辛老爹带领着海达马克，正沿着黑道来了，要来把这些波兰贵族宰了……

海达马克 还要把他们绞死，五马分尸！好，好得很！对，该这么办！不错，那块钱要不是昨天喝酒喝掉了，我准给他。真可惜！可是钱去了还能来。耐心点吧，恩人，明儿给。关于海达马克，再给唱两段吧。

歌　手 我倒不贪图两个钱。只要你们爱听，我嗓子一天没坏就一天要唱；就算坏了，喝他一杯什么“活水”，又能唱了。听吧，可敬的爷儿们！

“海达马克在绿色的
橡树林里过夜，
马匹拴在木桩旁边，
鞍具全都不卸。
波兰老爷、酒馆老板，
在酒馆里过夜，
大吃大喝，吃饱就睡，

① “黑道”是查波罗什土地上最古老的要道之一。作者注：“这条大道叫做黑道，因为鞑靼人沿着这条大道进入波兰，马把草都踏坏了。”

而且……”

大　家　等一等！钟好象响了。听见吗？……又是一下……噢！……

“钟声响了，钟声响了！
林中回声盘旋。
快动身吧，祈祷去吧，
路上把歌儿唱完。”

海达马克蜂拥而出——
橡林轰轰地响；
海达马克扛起牛车，
一直扛到教堂。
老瓦拉赫跟在后面，
两腿一瘸一瘸。
“海达马克在绿色的
橡树林里过夜……”
老头边走边在低吟，
大伙对他叫嚷：
“老瓦拉赫，老瓦拉赫，
换点别的唱唱！”
他们扛着牛车跳舞，
老头立刻弹琴：
“哟好，哟好，跳得有劲！
跳吧，小伙子们！”
只见大伙跳哇跳哇，

跳得天旋地转。
歌手使劲弹他的琴，
嘴里又叫又喊：
“跳吧跳吧尽情跳！
小伙子把冈娜叫！
‘去玩玩吧，小冈娜，
我来把你亲一下；
咱们去把神父找，
去向上帝做祷告；
没有麦子没有稻，
咱们就去割点草。’
他结了婚可就苦，
孩子全都光屁股，
家里只剩四堵墙，
可是他还大声唱：
‘屋子里面丁丁丁，
门廊里面令令令，
老婆老婆快烤饼，
丁令丁令丁令丁！’”

“好哇好哇！再来一个！”
海达马克大叫着说。

“嗨嗨，跳舞跳得妙！
鬼子早把酒酿好，
咱们要摆酒席吃一顿，

招待招待波兰老爷们。
招待那些波兰大老爷，
招待那些波兰大小姐。
嗨嗨，跳舞跳得妙，
哥萨克把小姐叫：
‘小姐我的小亲亲！
小姐我的小命根！
不要害臊，给我你的小嫩手，
咱俩一起去走走；
让别人去做梦见苦恼，
可是咱们要欢笑！
可是咱们要欢笑，
咱们去把幸福找。
小姐我的小亲亲，
小姐我的小命根！’”

“再来一个！再来一个！”

“日也盼来夜也盼，
但愿来个年轻汉！
哪怕那个年轻汉，
就跟我在屋里走一转。
跟个老头在一起，
我可老大不愿意！
但愿……”

“喂喂！你们醒醒好不好！
瞧你们都疯成这样！
你呀，老狗，还是做祷告，
下流小调不要再唱！”
听阿塔曼一叫，大伙猛一看：
原来到了教堂前面。
僧侣正在念经，神父抡着香炉洒圣水；
大伙马上噤若寒蝉。
神父行走在那些牛车之间，
迈着很庄严的步伐，
后面跟着神旛一面面，
好象在给圣饼净化。
“大家快祈祷吧，弟兄们，”
副主教① 号召众人。
“我们那些先烈在捍卫
这座奇吉陵的大门。
你们定要守卫乌克兰，
保护你们这位母亲，
不让她受敌人的凌辱，
在刽子手刀下呻吟。
从柯纳雪维奇② 到如今，
战火不熄，人民遭殃，
受的折磨不知有多少：

---

① 指美尔希谢捷克·兹纳奇柯-雅伏尔斯基。民间传说他是起义的精神鼓舞者，事实上不太可靠。

② 彼得·柯纳雪维奇-萨盖叶达奇尼是一六一四到一六二二年的盖特曼。

关进监狱，流放他乡……

哥萨克孩子在坏人中长大，

而乌克兰的美女啊！……

受尽波兰鬼子的凌辱，

辫子日渐稀疏；

她们那褐色的大眼睛

已经愁得失去光彩；

哥萨克却不去救她们，

恬不知耻，做人奴才……

可悲呀！祈祷吧，孩子们！

眼看在乌克兰地方，

波兰人要严刑审我们，

血将流得象海一样。

我们怀念过去那些盖特曼，

怀念波格丹和奥斯特兰尼察[①]。

哪儿埋着他们圣洁的骨灰，

他们的坟在哪儿啊？

那光荣的纳里伐柯[②]的坟？

谁曾恸哭，在他坟前？

敌人却亵渎地把先烈们的骨灰，

---

① 奥斯特兰尼察又名奥斯特梁宁，一六三七至一六三八年乌克兰人民起义的领袖，一六三八年担任盖特曼，在起义战斗中牺牲。

② 作者注："纳里伐柯在华沙被活活烧死，伊凡·奥斯特兰尼察和三十个哥萨克校官被严刑折磨，又被砍去头和四肢，尸体还运到全乌克兰示众。济诺维·波格丹跟他的儿子季奥非被埋在奇吉陵附近的苏波托夫；盖特曼恰尔聂茨基，攻奇吉陵不克，盛怒之下烧了他们的尸体（见盖奥尔基·柯尼斯基的著作）。"

撒在荒凉草原上面。

先人受尽侮辱，不能再复生。

波兰贵族何等快活：

因为波艮不能再用他们的尸体，

去堵塞那英古尔河①！

波格丹早死了，现在还有谁

能够把罗西河②跟黄水河③染红！

瞧吧，瞧柯尔孙④这古城，

伸诉无门，何等悲痛。

阿里塔河⑤在哭：'活不下去啦！

我要干了……塔拉斯在哪里？

没有回音……后辈不象先辈们！'

你们别哭，诸位兄弟：

米哈伊尔⑥以及所有的忠魂，

都跟咱们站在一起，

严惩敌人的时辰已到，

快祈祷吧，诸位兄弟！"

哥萨克们一起做祷告，

虔诚得象孩子一样。

他们并不悲伤，没有想到死……

---

①②③④⑤ 作者注："波艮团长曾在英古尔河淹死波兰人。济诺维·波格丹曾在罗西河边的柯尔孙城杀了四万多波兰人。塔拉斯·特里雅西洛曾在阿里塔河边大杀波兰人；这一夜被称为塔拉斯之夜或流血之夜（见班特什-卡缅斯基的著作）。"（波格丹于一六四八年二次大败波军于柯尔孙城之前，曾于同年首次大败波军于黄水河。）

⑥ 米哈伊尔是天使长。

万一死了，白巾挂在坟上[①]！
十字架上披白巾，
这是幸福，这是光荣！……
这时副主教又号召说：
“大家去给敌人送终！
举起战刀！给刀洗礼吧！”
一时警钟叮叮咚咚。
“给刀洗礼！”叫声震天响，
心也仿佛停止跳动。
给刀洗礼！给刀洗礼呀！
波兰鬼子就要灭亡！
霎时之间整个乌克兰，
就闪起了剑影刀光[②]。

第 三 次 鸡 啼[③]

波兰贵族最后这一天，
还在折磨咱乌克兰；
这是乌克兰和奇吉陵，
最后一天受苦受难。

---

① 按乌克兰民间风俗，死人下葬时在十字架上挂巾，再把它们缠在死者亲友的袖子上。

② 作者注：“关于奇吉陵的盛典，老人们是这样说的。”

③ 作者注：“第三次鸡啼是一种信号；据说热列兹尼雅克的一个大尉没等到第三次鸡啼，就烧美德维杰夫卡了。美德维杰夫卡是奇吉陵和兹维尼高罗德县之间的一个小地方。”

咱们乌克兰的大节日——
马可维节已经过掉……
如今那些商人和贵族
烈酒饮足，鲜血喝饱，
他们拼命咒骂异教徒，
因为再没什么可进腰包。
海达马克却在静静等待着，
等待坏蛋上床睡觉。
他们躺下就将起不来，
这点他们哪能料到。
波兰鬼子已经在打呼，
商人深夜还在数钱。
他们在黑夜中偷着数，
因为害怕有人看见，
接着他们躺在金子上，
肮脏的梦做得香甜。

让他们去睡吧……让他们去长眠！
而这时，月亮正飘游在太空中，
观望天，观望星，观望海，观望着大地，
它看到人间的幸福和痛苦，
到早晨把这些去禀告上帝。
月亮在照耀着整个儿乌克兰，
照耀着……可是你，月亮啊，在天上
有没有看到那小孤女，那奥克珊娜？
她如今在哪儿受着苦受着难，
这一切他爱人亚烈马都知道了吗？

这些等以后再说，我暂且不讲她，
我如今换支歌唱给你们听。
我不唱姑娘，
我唱的是苦痛，哥萨克的不幸。
听着吧，以后把这支歌传下去给儿子，
让儿子再传给他们的儿孙：
哥萨克受尽了波兰人的欺凌，
现在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乌克兰不知平静，
一直动荡不休。
大草原上血如泉涌，
象河水般奔流。
流哇流哇，后来干了。
田野重新发绿。
于是地下祖先长眠，
地上墓冢苍郁。
墓冢高耸，有什么用，
谁还怀念古人？
没有人到坟前恸哭，
谁又前来祭坟！
古墓上面只有微风，
静悄悄地吹拂，
只有露珠轻轻洒落，
象为先人流泪。
只有太阳每天升起，

把他们烤暖和；
而他们的那些儿孙
在给老爷收割！
儿孙虽多，可谁能够
指出冈塔的坟？
有谁知道哪里葬着
这位正直的人？
有谁知道那位好汉，热列兹尼雅克，
他长眠在哪里？
真痛心呐！刽子手在称王，
先人却被忘记。

乌克兰不知平静，
一直动荡不休，
大草原上血如泉涌，
象河水般奔流。
战火日日夜夜不停，
大地辗转呻吟；
那场面是惊心动魄，但一回想，
却又令人神往！

月亮啊！请你从高空中落下来，
快躲到山背后，别照着这世界；
尽管你看见过血流成海洋，
象罗西河、阿里塔河、塞纳河[1]那样，
可今夜却不同！你一定会害怕。

亲爱的朋友啊，你赶快躲开吧！
躲开吧，月亮啊，免得你吃苦，
到老来还哭。

天上那苍白的月亮，
正愁闷地照着；
这时顺着第聂伯河，
一个哥萨克在走着。
他又忧伤，他又痛苦，
脚都提不起来。
莫非姑娘嫌他穷吗，
再也不把他爱？
不不，姑娘可是爱他，
补丁全不在乎，
这黑眉汉如果不死，
将来一定致富。
那他为何如此苦恼，
象要大哭失声？
显然是在他的心中，
感觉到了不幸。
这种不幸感觉到了，
却又没法说出……

---

① 关于罗西河、阿里塔河事，请参看第57页注①和第141页注①—⑤。一五七二年八月二十四日（圣巴托罗缪节日）的前夕在巴黎塞纳河上，曾发生天主教徒屠杀胡格诺教徒事，这一夜被称为“巴托罗缪之夜”。

这时周围鸦雀无声，
好象没有生物。
现在还没听见鸡啼，
也没听见狗叫，
只有远处树林子里，
狼在凄凉叫嗥。
亚烈马朝前走着，
不上奥里山纳，
他是去找万恶鬼子，
不是奥克珊娜。
在他去的契尔卡塞，
鸡快第三次叫。
走着走着……他一回脸：
第聂伯河波浪滔滔……

“啊，我的第聂伯河，你宽阔而汹涌，
哥萨克的鲜血，你流走多少！
血至今还在流，连海洋都染红！
而你呢，还没有喝饱；
可今夜你将要喝个足，喝个醉：
烈火将烧遍这乌克兰大地；
贵族的肮脏血将象水一般流，
而我们哥萨克却将要兴起；
穿上了华服的盖特曼将复生；
苦尽甘来；哥萨克即将高唱：
‘把敌人消灭光！’仁慈的上帝啊，

乌克兰草原上，权标将重放出光芒！”

那衣衫褴褛的亚烈马，一边走一边想，
拿着把受过了洗礼的战刀。
那第聂伯河啊，蓝蓝的，没有边，
掀起来的波浪，象山一般高；
　　它在芦苇丛中狂啸，
　　压弯河边柳条；
　　闪电划破天上乌云，
　　雷声震耳怒号。
　　而亚烈马只管走着，
　　什么都没看到；
　　过去的事涌上心头，
　　使他时喜时恼：
　　“我只要有奥克珊娜，
　　穿破衣也高兴。
　　可是……可是我会怎样？
　　送命也说不定！”
　　这时传来几声鸡啼，
　　来自谷地那头！
　　“啊！契尔卡塞！我的上帝，
　　可别减我的寿！“

血　　宴

　　钟声到处叮叮当当，

响遍全乌克兰。
“起来打倒波兰贵族！”
海达马克高喊。
“消灭他们！我们狂欢！
我们烤热天空！”
斯梅梁辛纳在燃烧，
天象鲜血般红。
至于美德维杰夫卡，
早已烟火弥漫①。
斯美拉也在烧；而斯梅梁辛纳——
血象河水一般。
还有柯尔孙城、康涅夫城②、
契尔卡塞跟奇吉陵；
火焰顺着“黑道”蔓延，
血直流到沃伦。
这时冈塔在波列西，
正在举行盛宴。
热列兹尼雅克在斯梅梁辛纳，
正在铸刀炼剑。
亚烈马到契尔卡塞，
那儿也在试刀。
“小伙子们，消灭敌人，
杀吧，对，杀得好！”

---

① 请参看第142页注③。

② 康涅夫城在基辅附近。谢甫琴科就葬在当地。

热列兹尼雅克老爹
在市场上呐喊。
周围象是地狱；在地狱中，
海达马克狂欢。
亚烈马见鬼子就杀，
两个三个一刀。
“一刀还算便宜他们！
小子，你杀得好！
杀吧，你将当上大尉，
或者升上天堂！
狠狠杀吧，众位弟兄，
把敌人都杀光！”
大家听了分头奔向
地窖、粮仓、搁楼，
他们看见敌人——就杀，
看见东西——拿走。
“好了好了，你们累了，
先歇一歇再干！”
这时街道和市场上
血流成河，尸积如山。
“杀得不够！没杀死的都得杀死，
不让恶狗再起！”
接着那些海达马克
在市场上会集。
热列兹尼雅克叫住
走着的亚烈马：

“喂喂，小子，你走过来！
我不吓人，别怕。”
亚烈马恭敬地脱下帽子，
答道：“我不害怕！”
“你打哪来？是什么人？”
“来自奥里山纳。”
“这是不是那个村庄，
那儿长老被杀？”
“哪个长老？你说哪儿？”
“就是奥里山纳。
连他女儿也抢走了……”
“女儿……奥里山纳？”
“长老的女儿，你知道吧？”
“我的奥克珊娜！”
亚烈马才叫出一声，
就默默地倒下。
“唉！……真可怜！喂，米可拉，
你来帮一帮他！”
亚烈马一醒来就说：“老爹，兄弟！
怎么我没百条胳臂？
给我刀吧，给我力量，
我要惩罚恶鬼！
我定要叫地狱失色，
要叫地狱发抖！”
“好哇，为了神圣事业，
小子，刀当然有。

你跟我们到雷香卡[①]，
咱们一起炼刀！”
“带我去吧，我的老爹，
我要跟着你跑！
我要跟着你老人家，
直到海角天涯，
我跟着你，阿塔曼呐，
到地狱都不怕！……
可是你看能否找到……
找到奥克珊娜？”
“也许能够。你叫什么？”
“我吗，叫亚烈马。”
“那你的爹又是谁呢？”
“我可没爹没娘！”
“没爹没娘？好，米可拉，
你把他给记上，
就让他叫……叫什么呢？……
叫做‘光棍’怎样？
就‘光棍’吧！”
“这不大好！”
“那么，叫‘不幸’呢？”
“也不怎样。”

---

① 作者注：“雷香卡是兹维尼高罗德县的一个小地方，位于吉基奇河旁。冈塔和热列兹尼雅克在这儿会师，并打毁了相传是波格丹建造的古堡。”（实际上，冈塔和热列兹尼雅克会师的地方不是在雷香卡，而是在离乌曼三十公里的索柯洛夫察村。）

“那等一等，
就叫……‘流浪儿’吧！”
名字写好。
“走，‘流浪儿’，
咱们一起出发。
你会找到幸福……或许……
众位弟兄，上马！”
有人打从马车队里，
给亚烈马把马牵来。
他笑了笑，可是接着，
重又拭抹眼泪。
大队人马动身出城，
契尔卡塞烈火熊熊……
“都齐了吗？”
“齐了，老爹！”
“走吧！”
队伍于是出动。
沿着第聂伯河右岸，
大队人马在走。
瞎眼歌手老瓦拉赫
慢慢跟在后头。
他骑着匹瘦马走着，
一边放声歌唱：
“海达马克！海达马克！
马克辛在游逛。”

他们行进……契尔卡塞
却在后面燃烧。
管它！谁也不回头看，
大骂鬼子，大声欢笑。
有人在听歌手唱歌，
有人互相笑逗，
热列兹尼雅克在最前面，
听着，却不开口。
他很警惕，默默走着，
嘴里叼个烟斗。
亚烈马在后面跟着，
低低垂下了头。
苍郁的松林、高陡的山峰、
天空、星星、人群、
波浪滔滔的第聂伯河，
还有幸和不幸——
所有一切都过去了！
而亚烈马，就象什么也没看见。
他痛苦得肝肠欲裂，
眼泪却没一点。
他没眼泪；他的眼泪
早被毒蛇喝干，
毒蛇压在他的胸头，
盘踞在他心间。
“唉呀眼泪，我的眼泪！
你能洗去痛苦；

洗去它吧……我是多难受啊！……
可是没有用处：
不管蔚蓝大海、第聂伯河，
全都洗它不掉。
难道我在一生当中，
就将这样苦恼？
奥克珊娜！你在哪儿？
请你看我一眼！
看一眼吧，我唯一的亲人。
难道你已远离人间？
你说不定正在受苦，
诅咒该死的命，
或者在鬼子的枷锁底下，
正在宛转呻吟。
说不定你想起了我，
想起奥里山纳，
你叫唤说：'我的亲人，
抱抱奥克珊娜！
抱得紧点，我的小鹰！
把什么都忘掉。
任凭鬼子耀武扬威，
我们可听不到！……'
狂风打从里曼吹来，
把白杨树吹倒，
恶运向这姑娘扑来，
使她饱受煎熬。

她一定在伤心，焦急……
她忘记了……唉呀……
也许她已成了太太；
而波兰人……天呐！
哪怕叫我掉进地狱，
天雷轰我头顶，
给我海样深的罪受，
也别这样绞我的心：
即使我的心是石头做的，
它也会碎会炸！
我的幸福！我的心肝！
我的奥克珊娜！
你到底在什么地方，
到底躲在哪里？”
亚烈马他兀自想着，
忽然泪下如雨！
热列兹尼雅克这时
向大伙下命令：
“马已经累，得喂一喂，
天也已经黎明，
进林子吧！”
　　　　　大伙一下，
静静地进了森林。

古巴里夫希纳

太阳升起；在乌克兰，
到处燃烧冒烟，
还活着的波兰贵族
关在家里打战。
所有村子都是绞架，
大官挂满架上，
对付小官若用绳子
那就太化不上。
大街小巷野狗乱窜，
到处乌鸦乱飞，
啃吃贵族，啄出眼珠，
谁也不加理会。
村里剩下小孩和狗，
大人没有一个，
连女人也拿起炉叉，
参加海达马克。

全乌克兰就是这样！
比地狱还可怕……
人们到底为了什么，
这样互相厮杀？
老少如能和睦相处，
你说该有多好？

可是不行，他们不肯，
定要分道扬镳！
他们要血——弟兄的血，
因为他们忌妒，
他们垂涎弟兄们的牲口、布帛，
和敞亮的房屋。
“杀掉兄弟！烧掉房子！”
他们说干就干。
人杀死了，房屋烧了，
留下孤儿受难。
孤儿在血泪中成长，
如今终于长大；
双手挣脱桎梏，拿起了刀，
要以牙来还牙！
斯拉夫人的手，浸在弟兄们的血中，
想着叫人难过。
都是天主教的教士、耶稣会的教徒——
他们犯的过错！①
海达马克驰过山谷，
驰过森林草原。
“流浪儿”他热泪盈眶，

① 作者注：“在教会合并前，哥萨克和波兰人是和睦相处的，要不是耶稣会教徒，也许就不会厮杀。耶稣会教徒波谢文，教皇的使节，第一个在乌克兰进行教会合并。”（教会合并以后，正教必须服从罗马教皇的最高权力和天主教会的基本教义。在乌克兰等地，反对天主教的斗争，反映了反对地主波兰压迫的民族斗争。）

跟在人马后面。
过了伏罗诺夫卡和威波夫卡[①]，
来到奥里山纳。
亚烈马想：“是不是去打听一下
我的奥克珊娜？
不不，不要让人知道
我送命是为啥。”
这时海达马克蹄声答答，
又离开了奥里山纳。
“流浪儿”碰见个小孩就问：
“长老给人杀了？”
“叔叔，不是，爸爸说过：
他是被烧死的。
他的女儿奥克珊娜
也给鬼子抢走。
昨天大家才把长老，
埋到坟墓里头。”
亚烈马没听完，就把马缰一甩：
“马呀，你赶快跑！
昨天趁我还不知道，
死了该有多好！
可我今天即便死了，
也要起来雪冤。
奥克珊娜，你在哪儿？

---

① 基辅省的两个村子。

啊，我的心肝！”
接着他就静了下来，
放马缓缓地走。
孤儿这时万分难过，
痛苦又上心头。
他在一个古村外面，
追上他的弟兄。
酒馆粮仓成了灰烬，
老板没了影踪。
亚烈马就触景生情，
他不由得苦笑。
两天以前他在这儿，
还向老板弯腰，
而今天呢……一切尽成陈迹；
想起往事心中悒郁。
这时海达马克拐弯，
离开大道走去。
他们追上一个孩子，
衣服又破又脏，
脚上穿着一双草鞋，
肩上搭个布囊。
“喂，要饭的！你等一下！”
“你说哪个要饭！
我是海达马克。”
“瞧你衣服破破烂烂！”
“你打哪来？”

"基里洛夫卡村[1]。"

"布吉夏村[2]你可知道?"

"当然!"

"还有村旁的湖?"

"那边就是,请瞧!

谷地旁边就是那湖,

这路可以通到。"

"今天见过波兰人吗?"

"一个也没见着;

昨儿他们可是真多,

而且可恶得很,

不让我们祝福花环[3],

我们就揍他们!

我和爸爸举起了刀,

跟鬼子们拚命;

我的妈妈本也要干,

就可惜她生病……"

"好哇,小子,给你一个金币留念。

---

① 作者注:"凯烈里夫卡,又名基里洛夫卡,是兹维尼高罗德县的一个村子。热列兹尼雅克给这孩子的金币,到现在还保存在那人的儿子那里,我曾亲眼见过。"(谢甫琴科曾在基里洛夫卡村度过他的童年。)

② 作者注:"布吉夏是离基里洛夫卡不远的一个村子。山谷里有个湖,湖边有个小林子,叫做古巴里夫希纳,热列兹尼雅克曾在这里砍杀过躲在树上的波兰人,故名(按"古巴里夫希纳"原字形容劈啪响的声音)。林中埋有波兰贵族财宝的地窖直到现在还能见到,但已被破坏了。"

③ 作者误把马可维节当做海达马克起义的日子。在这个节日里,按照习俗,是要祝福花和种子的。

可别丢了，孩子！”
孩子接过了钱瞧瞧：
“谢谢您的金币！”
“走吧，兄弟，喂，‘流浪儿’，你跟着我！
现在大家不许出声！
谷地上面有一个湖，
山脚有片树丛。
树丛里面有笔官产，
一到就先包围，
也许他们留下了人，
把这笔钱守卫。”
大伙来到那个林子，
把它团团围好。
一看——连人影也没有……
“嘿嘿，可真乖巧！
弟兄们呐，抬头看吧，
树上多好的梨！
快把它们打下来吧！
快，快，用点力气！”
贵族党员象些烂梨，
纷纷往地下落。
为了不让他们再去作恶，
他们全被结果。
洞穴找到，财宝收拢，
鬼子口袋搜过，
于是动身上雷香卡，

去杀那些恶魔。

雷香卡的盛宴

傍晚时候，在雷香卡，
满天亮光闪闪：
热列兹尼雅克跟冈塔
呼呼吸着烟管。
他们吸得那么凶猛，火光熊熊，
连地狱也颤动！
波兰贵族和老板们
把条吉基奇河[1]染红。
河旁边的房子、篷帐，
全都变成灰烬；
波兰鬼子不分贵贱，
都逃不出厄运。
热列兹尼雅克跟冈塔，
在市场上高呼：
“大家惩办波兰贵族，
让他们后悔当初！”
大伙听了马上动手。
鬼子啼哭嚎叫：
有的呻吟；有的哀求；
有的喃喃祈祷；

---

① 吉基奇河是布格河的支流，雷香卡就在这河旁边。

有的对着死去弟兄，
诉说自己罪愆。
可是不能饶恕敌人，
血债必须偿还。
见到贵族、老板就杀，
管他年轻貌美，
杀得他们一个不剩，
污血流到河内。
不论驼背、瞎子、男女、老少，
一个也没漏掉。
这样一场严厉报复，
谁也逃避不了。
被杀死的敌人尸体，
堆得象山一样。
这时烈火熊熊地烧，
烧得越来越旺。
熊熊火焰旋转翻腾，
一直冲上云霄。
那“流浪儿”大声怒叫：
“鬼子一个别饶！”
他象发疯，到处乱砍，
死人也砍一刀。
“给我鬼子，给我老板，
我杀得还太少！
快让脏狗们的污血
象海一般流吧！……

血海也洗不清深仇……
我的奥克珊娜！
你在哪儿？”他狂叫着，
一面杀进火海。
这时海达马克在市场上，
正把筵席安排。
能找到的酒菜佳肴，
全都一一端上，
他们准备趁着天明，
好好乐他一场！
他们欢宴，而周围象地狱，
烈火熊熊。
贵族们的焦黑尸体
在木柱上晃动。
接着木柱也烧起来，
带着尸体倒下。
“众位弟兄，大家喝吧！
大家喝吧，斟吧！
这类老爷，我们也许还会碰到，
我们也许，还会痛饮一场！”
热列兹尼雅克举起酒杯，
把它一饮而光。
“为了这些该死的人，
和该死的尸体，
再干一杯！干吧，孩子！
干吧，冈塔兄弟！”

“干吧，干吧，我的朋友，
咱俩一起作乐。
瓦拉赫呢？喂，老人家，
快给我们唱歌！
别唱祖先，唱唱我们
怎样惩办贵族；
别唱苦痛，因为我们
从不知道痛苦。
唱个有趣的吧，老头，
唱得大地震荡！
你就唱唱那小孤孀，
唱她多么悲伤。”

（歌手弹琴歌唱）

“从村头，到村尾，
到处跳舞到处唱，
我卖掉了蛋和鸡，
新的鞋子买一双。
从村尾，到村头，
我把舞儿跳个够。
没公牛，没母牛，
我的家里空溜溜。
我把我的小屋子，
干脆卖给别人住。
我在板墙那后面，
搭上一个小帐幕；

我开了张做生意，
卖卖蜜糖和白酒，
我又跳舞又作乐，
只交年轻的朋友！
喂喂，我的孩子们，
喂喂，我的好心肝，
你们不要再悲伤，
瞧我跳舞跳得欢！
我要去把雇工当，
送孩子们进学校，
我要穿上红绣鞋，
踏穿新鞋把舞跳！”

“好哇好哇！来个舞曲！
给腿加一加油！”
大伙跳起矮子舞来，
瞎子弹琴伴奏。
大地旋转。“来吧，冈塔！”
“热列兹尼雅克，快来！
趁还活着，我的弟兄，
好好跳个痛快！”

“我说我的好姑娘，
别看我穿破衣裳，
我爹把我生得好，
我们长相全一样。”

"好哇，兄弟，唱得真好！"
"给马克辛让道！"
"等等，等等……"

"要依我的老脾气，
我爱哪个都不拘：
哪怕神父他们的小姐，
哪怕庄稼汉的好闺女。"

大家欢笑，可"流浪儿"，
依旧眉头皱紧。
他坐在那长桌边上，
哭得十分伤心。
他的衣着虽然华丽，
却哭得象娃娃！
金子荣誉他都有了，
就少奥克珊娜；
有福没人跟他同享，
有歌没人同唱，
他就孤零零的一个，
在人世间流浪！
可是叫他怎能想到：
他的那位姑娘
就在吉基奇河对岸，
在波兰人手上？

就是这些波兰贵族
害死她的父亲。
如今恶兽躲在墙后，
偷听弟兄呻吟！
你们这些恶兽，恶兽！
末日就要临头！
这个时候，奥克珊娜
正在望着窗口。
她窥望着雷香卡的大火：
“亚烈马在什么地方？”
奥克珊娜怎能知道，
他就在她近旁！
其实他就在雷香卡，
破衣已经脱掉，
身上穿着一件红袍，
正在伤心想道：
“奥克珊娜，她在哪儿？
在哭？在受磨难？”

有一个人沿沟爬来，
哥萨克的打扮。
“流浪儿”忙站起身来：
“快说，你是哪个？”
“我是老冈塔的信使，
他在寻欢，我在等着……”
“你是恶狗，你是老板！

你再不用等了！”
“上帝保佑，我是老板？
我是海达马克！
我有戈比[①]……瞧证据吧！……
这个你总知道！”
“知道！”

亚烈马从靴筒里面，
拔出他的快刀。
“快承认吧，狡猾的狗，
这是不是你干的：
带喝醉的波兰鬼子，
找那长老去了？
认识你的老雇工吧？
我，是亚烈马。
奥克珊娜现在哪儿，
恶鬼，你快说吧！”
他晃晃刀。

“上帝保佑！……
她在老爷那里……
如今她在帐篷里面，
浑身金银首饰……”
“……快去救她！你要不去，
我马上就把你……”

---

① 根据民间传说，海达马克把“察里津戈比”（货币名称）作为彼此相认的证物。

"就去就去……亚烈马呀，
你的性子真急！
我马上去救她出来：
有钱样样好办。
见着波兰贵族，我说：
用巴茨① 来交换……"
"好吧！我知道。你赶快走！"
"就走，就走，就走！
您不妨去跟那冈塔
玩一两个钟头……
可是把她领到哪儿？"
"到列别金②，懂吗？"
"懂懂！"
　　　　接着那"流浪儿"
就去找那冈塔。

热列兹尼雅克把琴
拿到自己手里：
"让我弹吧，瞎子歌手，
你跳一个舞去。"
于是瞎子在市场上，
张开腿来就跳。
他把草鞋一伸一伸，

---

① 巴茨是立陶宛贵族党员的首领。请参看第105页注①。

② 列别金是基辅省一个村子，离村不远有个女修道院。这修道院其实盖于一七七九年，即在一七六八年海达马克起义之后。

一边嘴里唱道：

“菜园里有防风草，防风草；
我对你呀好不好，好不好？
我是不是把你爱，把你爱？
新鞋可曾给你买，给你买？
买买，新鞋给你买一双，
送给你这黑眉毛的好姑娘。
啊，宝贝，我要常上你家来，
啊，宝贝，我要发狂把你爱。”

“喂喂，跳哇，哥巴克①！
她爱上个哥萨克，
这哥萨克年岁大，
头发白，满脸麻，
咱们的人儿命不好！
命啊，你跟痛苦打交道，
老头，你快去打水，
我上酒馆喝一杯。
喝了一杯又一杯，
喝两杯好成双对，
喝了三杯喝四杯，
五杯六杯进了嘴。
再喝可是喝不了，

① 乌克兰的一种民间舞蹈。

她就出来把舞跳。
一只麻雀后面跟，
把手拍，把脚顿，
把脚顿，把手拍……
麻雀麻雀真不赖！
麻脸老头把她叫，
可她做个骂人手势给他瞧：
你这老鬼娶老婆，
不能让她肚子饿！
一群孩子还得养，
得穿鞋子穿衣裳。
我要挣钱来养家，
老头你别造孽吧，
快到灶后把嘴闭，
躺在炕上别出气。”

“我的年纪轻，日子过得欢，
我把新帷裙，挂在窗上面。
哪个走过都停下，
点点头来眼眨眨。
我一边在缝绸衫，
一边在往窗外看：
‘叫声谢明和伊万，
快回去把袍子穿，
咱们一起去逛逛，
一起坐下把歌唱。’”

“抱卵鸡给赶进大木桶，
小鸡雏给赶到竹篓中！……①
· · · · · · · · ·
· · · · · · · · ·
咿……咕！
老爹拿起马颈箍，
老娘拿起马肚带，
女儿就把缰绳扎起来。”
“唱够了吗？”
“还唱还唱！
脚说不出地痒！”

“喂喂，快倒克瓦水，
钵里加进碎面包：
两老夫妻开口笑，
面包渣汤做得呱呱叫。

喂喂，快倒克瓦水，
快把香芹切切碎：
· · · · · · · · ·
· · · · · · · · ·
喂喂，快倒克瓦水，

---

① 这里和底下，有些地方作者引进一些猥亵的诙谐民歌，各版本都删去了，用虚点代替。

快把辣根切切碎：

· · · · · · · · ·

· · · · · · · · ·

喂喂，快快把水倒，把水倒！
快快去把浅滩找，浅滩找……”

“停下，停下！”冈塔叫道。
“弟兄们都停下！
天已经晚……可雷巴呢？
怎么还没见他？
把他找到就吊起来，
这狗养的杂种！
哥萨克的灯碗快灭，
走吧，众位弟兄！”
“流浪儿”忙叫阿塔曼：
“咱们再玩一下！
你看市场在火光中，
多么明亮，多么平滑！
再跳一会！歌手，弹琴！”
“不不，现在别跳！
快准备火、柏油、麻屑！
赶快拖出大炮；
炮口全都瞄准对岸！
去吧，这是正经！”
海达马克高呼：“好哇！
老爹，我们遵命！”

他们向着河坝涌去，
又是呐喊，又是歌唱。
“流浪儿”忙喊道：“等等！……
老爹！可别叫我遭殃！
先别开炮：那儿待着
我那奥克珊娜！
等一会吧，我的老爹！
让我跑去救她！”
“得了！……热列兹尼雅克，
赶快下令开炮！
让她跟着鬼子上天……
你换一个相好，
我的蓝鹰……”
　　　　　　　可转瞬间，
“流浪儿”已不见。
轰隆——古堡连同鬼子，
一起飞上了天。
只见一片火光熊熊，
一派地狱情景……
“‘流浪儿’呢？”老爹大叫。
可他没了踪影。
正当那些海达马克，
马上就要开炮，
亚烈马和雷巴两人，
悄悄来到古堡。
他们走进地窖一看，

奥克珊娜快要不行，
亚烈马忙抱住了她，
飞马上列别金……

列别金女修道院

“我是奥里山纳的人，
已经没有父母……
鬼子杀死我的父亲，
而把我呢，姑姑……
把我抢走……我的亲人！
连想想都可怕！
关于我的遭遇，好心的姑姑啊，
你就不问也罢。
我又祈祷，我又流泪，
我的心已破碎，
我的眼泪已经流干，
万念都已成灰……
唉，如果我能知道
跟他还会见面，
那受的苦即使加倍，
我也心甘情愿！
原谅我吧，我的姑姑！
也许这是我错：
上帝为了我那份爱，
所以加罪于我。

可我是爱那高身材、

那双棕色眼睛，

我是全心全意爱他，

宁愿不要性命。

我做祷告不为自己，

也不为了老父，

不不，姑姑，是为了他，

为了他的幸福。

我准备着承受一切，

上帝，惩罚我吧！

说来可怕：

我曾想要自杀。

要不为他……那说不定，

我已不在人世。

啊，我是多么痛苦！我心里想：

‘我的仁慈上帝！

他是孤儿，要不是我，

谁会把他抚爱？

碰到他有什么好歹，

谁会对他关怀？

谁会象我那样把他

紧紧抱在怀里？

谁会对这穷苦孤儿，

说句好言好语？’

姑姑，我就这样想着，

心中不由微笑：

‘我自个儿也是孤女，
完全无依无靠。
在世界上就他一个，
就他一个爱我；
他要听说我已自尽，
一定也不能活。’
我就这样祈祷，想着，
把他苦苦等待：
可我结果还是孤单一个，
他到如今不来……”
说着说着她哭起来。
修女也觉难过……
“现在我在哪里，姑姑，
请你快告诉我！”
“在列别金修道院里！
别动：你受了伤。”
“在修道院！有几天了？”
“第三天了，姑娘。”
“第三天了？……等等……记得……
对岸连天战火……
酒馆老板……麦达诺夫卡村①……
那叫‘流浪儿’的……”
“他的真名叫亚烈马，
是他把你送来……”

---

① 作者注：“麦达诺夫卡村是离雷香卡不远的一个村子。”

"他在哪里？他在哪里？
现在我全明白！……"
"他答应说过一礼拜
再到这儿接你。"
"过一礼拜！过一礼拜！
我心中的石头落地！
姑姑，我的一切苦难，
如今一去不返！
那'流浪儿'，亚烈马呀！……
闻名全乌克兰。
我看到了村子燃烧，
我也亲眼看见：
一提'流浪儿'这名字，
鬼子马上打战。
这些刽子手都知道
他是怎么个人，
也知道他从哪里来，
干吗严惩他们！……
他来找我，终于找到，
这只蓝翅膀的雄鹰！
快飞来吧，我的雄鹰，
我的亲爱的人！
啊，人世多么美好，
生活变得多甜！
姑姑，你说一个礼拜？
那么还有三天。

唉呀！多么长的时间！……

‘妈妈，你把炭火拨拨拢，

把女儿啊疼一疼……’①

啊，人世多么美好，

可你说呢，姑姑？”

“看到你高兴啊，小鸟，

我也觉得幸福。”

“那为什么你不唱歌？”

“我唱歌的岁数已过……”

这时响起晚祷钟声，

修女离开了她，

一面祷告，一面走到教堂里去，

屋里剩下奥克珊娜。

三天以后，修道院里，

歌声悠然响起，

亚烈马和奥克珊娜，

清早举行婚礼。

可亚烈马遵守时间，

当晚就赶回去，

为了不让头领生气，

他丢下了爱妻。

他要去把波兰鬼子

送往天国里面，

---

① 这是结婚时唱的歌。

跟着热列兹尼雅克，

在乌曼①摆血宴。

奥克珊娜重新等待，

等她丈夫回转，

带她离开这修道院，

建立幸福家园。

不要发愁，而要信赖，

要虔诚地祷告。

可我趁着这个时候，

上乌曼去瞧瞧。

冈塔在乌曼

海达马克上乌曼时，曾经这样夸口：

“我们弟兄用啥包脚，要用上好的绸！”

时光飞逝，夏天过完了②，

乌克兰还烈火熊熊；

多少村子孤儿在痛哭：

他们父亲不知所终。

树叶发黄，太阳在沉睡，

① 作者注：“乌曼是基辅省的一个县城。”

② 这里几行关于起义时间的描写是不确切的，起义时间实际上不到两个月；六月九日起义军占领乌曼，到二十七日，起义领袖热列兹尼雅克和冈塔就被捕了。

橡林上空飘着乌云；
人声沉寂；村里狼群在漫游，
到处觅食，东找西寻。
波兰贵族尸首遍郊野，
正好喂饱那些灰狼，
它们啃下来的人骨头，
雪还没有盖上……
被惩罚的刽子手们，
连雪也不愿遮掩。
鬼子冻僵，而哥萨克
在大火中烤暖。
春天唤醒白雪底下
沉睡着的黑泥，
用报春花和长春花
点缀整个大地；
云雀在广阔的田野上空，
夜莺在橡林中，
迎接醒过来的大地，
发出婉转歌声……
真是天堂！可是谁的？
人类的吗？人呢？
简直叫人不愿去看，
一看就觉罪过。
一切得用血来染红，
得用大火照耀；
也许到了那个时候，

一切就会变好……
人哪，你们需要什么？
你们要到哪天，请问，
方才爱这世上一切？
人哪，真是奇怪得很！

春天没有终止流血，
消除人间仇恨。
看着沉痛，令人忆起
特洛伊① 的旧闻……
话说那些海达马克
一路杀敌，浪游，
所过之处大地燃烧，
鲜血象河般流。
老马克辛在乌克兰，
收了义子一名，
小亚烈马虽非亲生，
然而胜过亲生。
老马克辛又杀又砍，
而亚烈马更凶：
他日夜在战火里面，
战刀不停挥动。
他不怜悯任何敌人，

① 传说在公元前十二世纪时古希腊人围攻特洛伊城，一直到第十年才用木马计攻下了它。

只要碰到就杀：
为了长老，为了教父，
为了奥克珊娜……
他一想到奥克珊娜，
脸色马上阴沉。
马克辛说："逛吧，儿子，
逛到幸福来临！"
海达马克尽情游乐，
从基辅到乌曼，
波兰贵族们的尸体，
简直堆积如山。

海达马克象团乌云，
午夜进攻乌曼，
乌曼还在破晓之前，
已经火光满天。
"再来惩罚波兰贵族！"
海达马克怒吼。
Narodowi① 顺着市场，
骑马想要逃走；
孩子、病人和残废的，
拚命四散逃开。
到处都是呻吟叫喊。

① 作者注："波兰龙骑兵叫 **kawaleria narodowa**；在乌曼有二千人，全部为海达马克所杀。"

市场象个血海。
马克辛和冈塔两人
站在血海当中。
他们高呼："好哇，弟兄！
惩罚那些孬种！"
忽然海达马克带来
一个波兰教士。
两个孩子紧跟着他。
"冈塔！瞧，你的儿子！
你杀我们，也得杀掉他俩：
他们——信天主教。
干吗住手？干吗不杀？
杀就应该趁早。
他们大了不会饶你，
也会把你杀掉……"
"你们杀了这条老狗！
小狗我来开刀。
你们要在大家面前供认
早把信仰背弃！"
"我们供认……因为妈妈教导我们……"
"啊，我的仁慈上帝！
住口！住口！我都明白！"
这时大伙来到。
"诸位兄弟！我的儿子，
他们信天主教……
我这就让大家看到，

我话说出算数，
我要遵守我的誓言：
杀尽天主教徒！
我的儿子，我的儿子！
怎么还不长大？
怎么不杀波兰贵族？”
“我们要杀，爸爸！”
“不会，你们不会杀的！
该咒你们的娘！
是那万恶天主教徒
把你们俩生养！
她为什么在黑夜里，
不把你们淹死？
那就减少罪孽：死时，
你们不是仇敌，
而今天呢，我的孩子，
我为你们悲戚。
吻吻我吧，我的孩子，
可不是我要杀，
而是誓言！”

他手一挥，

孩子倒在地下。
他们躺着，血流如注。
“爸爸！”他们低语。
“爸……爸……我们不是波兰人啊……
我们……”接着死去。

"给埋了吧?"

"不用,天主教徒,

就让他们去吧!

我的儿子,我的儿子!

怎么还不长大?

怎么你们不杀敌人,

杀死你们的娘?

是那万恶天主教徒

把你们俩生养!……

走吧,兄弟!"

他搀着马克辛

一直走过市场。

"严惩波兰贵族,严惩!"

两人高声叫嚷。

海达马克严惩敌人……

乌曼大火漫天。

不管是在帐篷里头,

或者教堂里面——

敌人尸首到处狼藉,

一个没能活命。

乌曼从来也没见过

现在这种情景。

冈塔亲手毁掉那个

天主教的学校:

"是你吃了我的孩子!"

他愤恨地叫道。

“是你吃了我的孩子，
不教他们学好！……
把墙拆了！”

海达马克

马上把墙拆掉。
他们捉住天主教徒，
拿他们的头去撞墙壁，
再把所有教会学生
活活丢到井里。

杀波兰贵族们，直杀到深夜里；
等鬼子都杀光，老冈塔还说：
“吃人鬼在哪儿？在哪儿躲起来？
吃掉了我的儿，我怎么能活！
我要哭哭不出！我有苦跟谁说！
我两个小宝贝再不能复活！
你们在哪儿啊？我要血，我要血；
鬼子们的血啊，我多么想喝；
我要看血变黑，我要喝，喝个醉……
为什么不起风，把鬼子吹给我？……
到如今我日子还怎么能过！
我要哭哭不出！天上的星星啊！
快躲到云背后——我不要你们。
我杀了亲生子！……我伤心，我难过！
叫我上哪儿去？我没处安身！”
冈塔在满城跑，一面跑，一面叫。
而这时广场的血海中，早摆好酒宴。

酒和菜拿来了，大伙儿坐下吃。
这可是最后的大惩罚，最后的晚餐！
马克辛号召说："狂欢吧，弟兄们！
趁能打就打吧，趁能喝就喝！
喂，歌手，快唱歌！让大地震动吧，
让我的哥萨克玩一个痛快！"
于是歌手弹唱起来：

"我爹是个卖酒的，
兼皮匠；
我妈是个做媒的，
兼纺娘；
我的兄弟是雄鹰，
回家转，
从林子里牵回大母牛，
项链带回一大串。
我戴着这项链到处逛，
到处逛，
草儿沾在我的裙子上，
裙子上，
草还沾上靴子和鞋跟。
早晨我把母牛牵出门。
我给母牛又喝水，
又挤奶，
我跟年轻小伙子，
聊哇聊起来。"

“跳吧，在圈子里跳，
孩子，把门快锁上，
老婆儿你别悲伤，
赶紧靠到我身上！”

大伙狂欢。可冈塔呢？
为何他不取乐？
为何他不一起喝酒？
为何他不唱歌？
冈塔不在。他一定是
没有心思寻欢。
市场上面这人是谁——
穿着一件黑衫？
他慢慢地走过市场，
接着停下了脚……
他把波兰人的尸体翻动，
正在把谁寻找。
他背起了两个童尸，
沿着市场又往回走，
穿过狼藉的尸体，钻到火烟里面，
走到教堂后头。
这人是谁？就是冈塔。
他充满了忧伤。
他把他的两个孩子
送去入土安葬。

他不肯把两个孩子，
送给野狗啃咬。
他走光线弱的地方，
穿过黑的街道。
他偷偷地背走孩子，
不让别人看见：
他把儿子葬在哪儿，
怎样泪流满面。
他把他的两个孩子
一直背到郊野；
他拔出了他的战刀，
开始把坑挖掘。
乌曼大火，照亮墓坑，
也把孩子照亮。
他们象是和衣睡着……
一点也不惊慌！
为何冈塔偷偷摸摸，
难道在埋财宝？
他的全身都在哆嗦，
什么都听不到。
他没听到海达马克
正在把他呼唤。
他给孩子挖着小屋，
在这草原上面。
接着他把两个孩子，
在小屋里轻轻放下，

他不去看，仿佛听到：

“爸爸，

我们不是波兰人呐！”

两个孩子并排躺着；

他掏出块手绢；

他给他们划过十字，

吻吻他们的眼，

他在小哥萨克头上，

把红手绢盖上。

他揭开来再看一眼……

哭得十分悲伤：

“我的孩子，我的孩子！

看看乌克兰吧：

你们和我都把生命

奉献给它。

可是将来我死之后，

谁会把我埋葬？

试问又有谁来哭我，

在这遥远异乡？

我的命啊！我的恶命！

瞧你带给我的苦难多深！

为何给我送来孩子，

而不让我在战场牺牲？

不是他们把我埋葬，

而是我葬他们。”

他再吻吻孩子，划个十字，

然后埋上了坑：
“好好睡吧，我的孩子，
在这地下新屋！
万恶的娘害得你们，
没有一个坟墓。
没香薄荷，也没芸香，
孩子，好好睡吧！
愿你们去祈求上帝，
让我代替你们受罚。
让我代替你们受罚，
为了深重罪过。
你们的事我原谅了，
你们，也原谅我！”
他填平土，铺上草皮，
不让有人得知：
哪儿躺着冈塔的儿子——
哥萨克的后裔。
“好好睡吧，等待着吧，
咱们就要聚首。
我使你们生命夭折，
我也活不长久。
敌人也会把我杀害……
但愿死期快点到来！
可谁把我埋葬？
海达马克！……咱们再来……
再来乐它一场！……”

冈塔弓着身子走开；
路上不住绊脚。
烈火熊熊；冈塔看看，
不由凄然苦笑。
他苦笑得多么可怕，
接着环顾一下草原……
然后擦干眼泪……身子一闪——
在烟火中不见。①

尾　　声

想当年我还是没依靠的孤儿，
穿一身破衣服，没帽子，没粮，
我沿着热列兹尼雅克和冈塔走的路，
在咱们乌克兰曾到处流浪②。
想当年我曾用孩子的小脚步，
沿海达马克们走过的路跑，
我边走边流泪，把好人寻找着，

---

① 作者注："冈塔在乌曼杀死亲子，因为他们的母亲是天主教徒，她帮助耶稣会教徒，促使两个儿子改信天主教。冈塔儿子的同学姆拉达诺维奇从钟楼上看到他们被杀，也看到冈塔把教会学校学生投在井里淹死。关于海达马克，他写了不少材料，可是都没有付印。"（其实，冈塔杀死亲子一点是不确实的，根本没有这回事。冈塔有几个女儿和一个儿子，起义时，儿子也不在起义地点。这个故事，作者是从波兰作家柴可夫斯基所著小说《维尔尼哥拉》中借用来的。）

② 作者故乡在长矛起义的中心地带。

要找到这些人，向他们学好。
那不幸的童年，已一去不复返！
想来真可惜呀，它要是能回转，
我愿意拿它换今天的命运。
我重又想起了那苦痛，那无边的草原，
想起爹，还想起我那位老爷爷……
我的爹早去世，爷爷还健存①。
每逢到礼拜天，爹合上了《圣徒言行录》，
跟邻人在一起，痛快地喝两杯，
他就求老爷爷讲长矛起义，
讲农民怎样漫游在乌克兰，
讲冈塔、马克辛怎么样杀敌。
老人的两只眼象星星一闪闪，
他的话夹着笑，象流水滔滔：
讲鬼子被消灭，斯美拉被焚烧……
邻人们静听着，又急又苦恼。
就连我这孩子，也为了那长老，
不知道伤心地流下了多少泪，
可没人知道我在屋角痛哭……
爷爷啊，谢谢你把整整百年前
哥萨克的光荣保存在脑子里：
我如今又把它向孙子叙述。

---

① 作者的祖父伊凡·安德烈耶维奇·施维茨（“施维茨”是乌克兰文“Швец”的音译，“Швец”是皮鞋匠的意思，按谢甫琴科的祖父是个皮鞋匠。）生于十八世纪五十年代，是长矛起义活的见证人，他讲的故事成为这首诗的来源。作者的父亲格利高里·伊凡诺维奇·谢甫琴科在一八二五年去世。

善良的人，请原谅我，
没用一点典故，
把哥萨克的光荣，
只是信笔写出。
爷爷他是这么样讲，
我就依样画葫芦。
他哪想到有读书人，
会把故事阅读？
原谅我吧，我的爷爷，
让人骂吧，别管！
现在我要转入正题，
把这故事写完，
我怎么也丢不下它，
定要写完才算，
我连做梦也会见到
咱们那乌克兰：
海达马克举着战刀，
曾在这儿迈步，
我曾经用孩子的脚，
走过那些道路。

海达马克尽情杀敌，
杀得一个不留，
鬼子的血在乌克兰，
流了一年左右。

后来四周平静下来，
战刀渐渐迟钝。
冈塔已经不在人世，
甚而没有个坟。
这老哥萨克的骨灰
已给狂风刮跑。
有哪个来为他祷告，
把他痛哭凭吊？
只有他的结拜弟兄——
热列兹尼雅克，
听说那些波兰鬼子
把他兄弟折磨，
于是他在一生当中，
眼泪第一次流。
泪没擦干他就死了——
这个可怜老头。
他在远迢迢的异乡，
就此忧伤而亡。
人们把他埋在那里，
他的命多凄凉！
海达马克静悄悄地
埋下这个铁人；
接着又在埋的地方，
堆起高高的坟；
他们痛哭一场分手，
向来的地方走。①

只有亚烈马在坟前，
拄杖站了很久：
“我的老爹，请安息吧，
安息在这异乡，
故乡没咱们的自由，
没咱们安身的地方……
请安息吧，老哥萨克，
你会被人怀念！”

这苦命人擦着眼泪，
慢慢走过草原。
他久久地回头张望，
直到坟墓消失。
在茫茫的大草原上，
只剩孤坟兀立。

海达马克在乌克兰

---

① 作者注：“波兰贵族用诡计捉住冈塔，残酷地折磨他。他们把他带到离巴尔塔不远的波军营地，割了他的舌头，砍了他的右手……接着刽子手剥光他的衣服，让他坐在烧红的铁上；接着又从他背上剥下十二条皮。冈塔圆瞪着眼怒视波兰将军；将军一挥手，冈塔就被砍下四肢和头，碎尸被分送各十字路口钉着示众。热列兹尼雅克听说波兰贵族如此残酷地折磨冈塔，不禁落泪，生病而死；海达马克在第聂伯河边草原上埋葬了他，就各奔东西了。”（其实，起义同伴们埋葬热列兹尼雅克一事是作者想象出来的。热列兹尼雅克当时被判终身流放西伯利亚，在去流放地的路上曾想逃走，没有成功，显然死在流放地。）

播种下了庄稼，
可是它们遭到践踏，
倒在敌人铁蹄底下……
没有真理，真理湮没，
天下光剩歪理……
海达马克全都散伙，
他们各奔东西：
有些回家，也有些人，
拿刀进了绿林，
关于他们这种名声，
流传直到如今。①
当时那座古老营地，
已经瓦解倒坍，
有人到了多瑙河的对岸，
有人到了库班；②
只剩第聂伯河石滩，
在草原间呼喊：
“我们儿女遭到埋没，
我们也将被捣烂！”
它们将要怒吼下去，

---

① 作者注：“强盗、土匪或者海达马克——这是人们在长矛起义失败后，对海达马克保留的印象。直到今天大家还这样想。”（在这里，作者痛苦地写出波兰贵族诬蔑海达马克为盗匪，欺骗了许多人。）

② 查波罗什哥萨克营地是在一七七五年根据叶卡德琳娜二世的命令撤销的。查波罗什哥萨克大部分移居库班，也有一部分到多瑙河土耳其人统治地区重建新的多瑙河营地。

把过去的事追忆；
而乌克兰却在沉睡，
永远沉睡不起。

从此以后在乌克兰，
到处麦子青青，
只有微风轻拂，再听不见
呻吟以及炮声。
茅草在原野上生长，
杨柳低垂腰肢，
一切寂静无声。
　　　　　　让它去吧：
这是上帝意旨。

只有海达马克老爷爷们，
到了傍晚时光，
在第聂伯河边走着，
把往昔的歌曲哼唱：

“咱们的‘流浪儿’有一座漂亮的小泥房。
嘿，海洋！光荣啊，海洋！
‘流浪儿’，你那份荣誉啊，
也将会在万古传扬！”

〔1841年4月—11月于圣彼得堡〕

任溶溶译

迦 玛 里 雅[1]

"啊，风平浪静，

　　乌克兰母亲毫无音信；

那里可曾谈到远征土耳其——

　　我们在异邦一无所闻。

啊，风啊，吹吧，吹吧，吹过大海，

　　吹过哥萨克的田野，

把我们眼泪吹干，使我们忧愁消散，

　　减轻痛苦的重担。

啊，蓝海，掀起波涛吧，掀起波涛吧，

　　赶快猛拍船舷……

只要看到帽盔闪现，那就是哥萨克在漂浮，

　　从苏丹手里把我们救援。

啊，上帝，我们的上帝，即使不是来救援我们，

　　你也领他们从乌克兰来到这里；

我们只要听到光荣，哥萨克的光荣，

　　我们听到了，纵然死也甘愿。"

哥萨克就这样在斯库塔里[2]呻吟，

不幸的俘虏呻吟着，流着泪水，

哥萨克的热泪呵把忧愁燃烧……

博斯普鲁斯海峡战栗起来——
它听不惯哥萨克的哭泣：
怒涛汹涌，象公牛抽动灰黄的皮毛，
阵阵震荡，波浪滚向辽远的地方，
怒涛声一直传到蓝色大海，
大海和博斯普鲁斯海峡呼应，
而后直冲里曼，响彻辽阔的海面，
把这声音传到了第聂伯河上。
第聂伯老爹激怒起来，
泡沫把他胡子沾得雪白：
“难道你睡着？你可曾听到！亲爱的赛切？”
大草地③随着霍尔季察④
呼呼地响着：“我听到！我听到！”
于是第聂伯河上泊满小艇，
哥萨克放声高唱：

“土耳其人住在高楼，
陈设堂皇富丽。
喂，喂，大海呀，冲击吧！

---

① 长诗运用了乌克兰民谣中关于十七世纪哥萨克首领迦玛里雅袭击土耳其、救援被俘的哥萨克的故事。全诗没有写完。迦玛里雅这个人物是虚构的。

② 古代土耳其京城伊斯坦布尔的郊区。那里有囚禁哥萨克俘虏的堡垒和监狱。

③ 指查波罗什的草原区，在第聂伯河的左岸。查波罗什赛切就设在这里。

④ 请参看第97页注②。

掀起比山高的浪头！——
我们一块儿去蹓蹓！

“异教徒土耳其人那里
口袋里装满了金币。
我们不是为了金币，
我们是来搭救你，
信奉耶稣的兄弟！

“土耳其人有近卫精兵，
还有自己的巴夏① ……
喂，喂！敌人哪！
当心你们的狗命吧——
我们个个都很勇敢！”

小艇漂着，人们唱着，
风儿吹得猛烈……
迦玛里雅在他们前头
划动柞木小舟。

迦玛里雅，茫茫大海
那样汹涌澎湃，
这算得了什么！小艇一下不见了。
只见浪高如山。

---

① 旧土耳其高级军事及行政长官的称号。

拜占廷在深宫安乐窝里打盹，
斯库塔里在瞌睡，博斯普鲁斯却清醒未眠，
它想要惊醒他们的好梦，
疯狂似的掀起惊浪骇涛。
“博斯普鲁斯，你不要跟我争吵！”
大海对它喧嚷，“你若真要相吵，
我用黄沙蒙住你的美貌。
难道你还没有看到，我给苏丹
带来何等样的使者？……”大海这样说着。
（大海喜爱留额发的斯拉夫人）
博斯普鲁斯平静下来。土耳其人打着瞌睡。
苏丹慵懒地在后宫假寐。
只有关在斯库塔里不幸的哥萨克，
整夜没有合眼。他们在等待什么？
他们在对自己的上帝祈祷，
于是巨浪呼啸着向海岸拍来。

“呵，乌克兰的亲爱的上帝，
你千万不要让自由的哥萨克
作阶下之囚，死在异国：
这真是奇耻大辱——
从异邦棺木中站起
怀着罪咎，披枷戴锁，
走向你公正的法庭。
站在全体哥萨克之前
站在兄弟、旧友面前……”

"烧吧，射击吧，
杀死这伙渎神的坏蛋！"
城墙背后传出呼声。是谁的叫喊？
迦玛里雅，你瞧，
土耳其近卫兵如此凶残！
"杀吧！射击吧！"在斯库塔里
响彻迦玛里雅的呐喊。

斯库塔里疯狂地咆哮，
大炮怒吼声愈来愈猛烈；
可是哥萨克毫不畏惧，
土耳其近卫兵纷纷溃退。
迦玛里雅在斯库塔里
出没于烈火之中，
亲手把牢狱打开，
亲手把锁链砸碎。
"灰蓝色的雄鹰呵，
赶快飞回故乡！"
雄鹰们精神为之一振，
个个肩膀直挺，
已经好久没有听到
基督徒的语音。
深沉的黑夜大吃一惊，
悄悄地观察这场血宴。
不要害怕，欣赏一下吧，

我们亲爱的黑夜-母亲！
周围漆黑，跟平时一样，
但节日可不寻常：
嗳，我们不是来到博斯普鲁斯的小偷，
不敢吃烤羊肉，悄悄尝点猪油！
“赶快掌灯开宴！”
于是烽烟冲天——
无数船舶、樯帆
跟斯库塔里浴成火海一片。
拜占廷醒来了，
眼睛里闪出凶焰，
咬牙切齿，
驶来给自己部下助战。

拜占廷狂暴叫嚣，
驶近了海岸；
靠岸后一阵狂喊，站起来——
顿成刀下之鬼。
斯库塔里如同地狱，在熊熊燃烧；
鲜血流过集市，
流往宽阔的博斯普鲁斯。
哥萨克犹如惊醒的鸟群，
飞翔在硝烟之中：
谁也不愿后退一步，
连烈火也不能挫其骁勇！
城墙倒塌了。

哥萨克黄金满兜，
把黄金装上舟艇……
斯库塔里燃烧炽烈。

哥萨克在硝烟弥漫中集合。
他们会合了，在火上点燃烟斗，
登上船艇——飞桨起驶，
在殷红的浪涛中驶走。
如同从家里出门，
悠闲地在游逛。
不用说，查波罗什人，
一边打桨，一边歌唱：

“迦玛里雅
不愧为堂堂统帅：
他召集我们
在海上漂游；
在海上漂游，
为了兄弟们的自由
跟土耳其人交战，
赢得光荣流传。
啊，迦玛里雅，
直捣斯库塔里，
查波罗什兄弟就关在那里，
他们束手待毙。
啊，迦玛里雅一声高喊：

‘兄弟们，祝你们健康！
祝你们健康，赢得光荣，
快把敌人杀光，
把茸毛的天鹅绒，
带去修盖你的破房！’
查波罗什人奔出屋来
到田上收割庄稼，
割好庄稼，堆起禾垛，
齐声歌唱起来：
‘光荣归于你，迦玛里雅，
光荣在全世界流传，
光荣在全世界流传，
流传在整个乌克兰，
你使查波罗什人
免在异邦遭难！’”

他们在海上漂着，歌唱着，
迦玛里雅坐在最后一只小艇，
保护着自己的一群幼鹰；
拜占廷不敢追近
哥萨克勇猛的小艇；
他们担心
修道士① 又会把加拉塔② 烧成灰烬，

---

① 这里诗人大概是指柯纳歇维奇·萨迦依达奇尼。他虽曾几次领导进攻土耳其，传说他不是修道士。

② 加拉塔，伊斯坦布尔的郊区。

再会引来伊凡·波德科瓦[①]，
在海上作殊死斗争。
掀起了一浪又一浪，
浪里映出阳光；
祖国的海洋呀，
在他们面前喧响。

迦玛里雅，祖国广大的土地
就在我们眼前……
小艇已经看不见了，
滚滚巨浪如山。

〔1842年10月至11月于波罗的海赴斯德哥尔摩途中〕

梦　海译

① 请参看第86页注①。

被掘开的坟墓

我的乌克兰啊！
你这太平的世界，你这可爱的家乡！
究竟为了什么，人们要把你折磨得遍体鳞伤，
究竟为了什么，我的母亲啊，你要在不幸中死亡？
难道清晨在太阳上升以前，
你没有向上帝祈祷？
难道你没有教育那些不听话的孩子们，
要他们从小学好？
“我祈祷过，我操心过，
我白天黑夜都没有睡觉，
我看管自己的小孩子们，
教导他们从小学好。
我的这些小花儿，
我的这些可爱的孩子们慢慢长大，
在这辽阔的世界上，
我曾经当过家，——
我曾经当过家……可是，波格丹① 啊！
你这个不懂事的儿子啊！
现在你看看自己的母亲，
看看自己的乌克兰吧，

当摇着你睡觉的时候，

我歌唱过自己的苦命，

当歌唱的时候，

我流着眼泪，盼望着自由早日来临。

哦，波格丹，波格丹诺奇卡②！

假如我早知道如此，

我要在摇篮里把你闷死，

我要在胸口把你压死。

我的一望无边的草原啊，

都被出卖给外国人啦，

我的儿女也远走他乡，

为了别人在受苦遭殃。

我的老弟，第聂伯河啊，

也已经干涸，把我抛弃，

而那些官员们③

在掘着我亲人的坟墓……

他们掘啊，挖啊，

但那不是他们自己人的坟墓，

就在那时候，一批不怀好心的坏人，

---

① 指十七世纪乌克兰人民著名的统帅波格丹·赫米尔尼茨基（约1595—1657）。赫米尔尼茨基曾领导乌克兰人民进行过反对波兰贵族地主统治的民族解放斗争。他考虑到乌克兰单独是抵抗不住波兰人和土耳其人的入侵的，因此在一六五四年与俄罗斯结成联盟。但也从那时起，乌克兰人民又遭到了沙皇俄国的压迫与统治。

② 波格丹的爱称。

③ 原文为 Москаль，在«卡泰林娜»中译为“军官们”和“官兵们”，此处系指在乌克兰进行挖掘古墓的沙皇官员，故译为“官员们”。

已经长大成人。
他们帮助这些官员
来管治自己的家乡，
还要从自己的母亲身上，
剥下那满是补丁的衣裳。
你们这些不象人的畜生啊，
你们竟然帮助人家来折磨自己的亲娘！”

掘开的坟墓
被挖得四分五裂。
他们在那儿寻找什么？
寻找我们年老的祖先们
在那儿埋藏的宝物？——
唉，假如我们在那儿能找到埋藏的宝物，
孩子们就不会哭泣，母亲也就不会心伤。

〔1843年10月9日于别烈赞〕

戈宝权译

梦　　境[1]

喜　　剧

……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

《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十七节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运，
他们的路程也很宽广：
这个人修建着，那个人在破坏，
这个人用贪婪的眼光
向四外瞧着土地，
想把它强夺过来，
好带到坟墓里去。
有的人在打纸牌的时候，
要把他亲家的钱财掠夺精光。
有的人在背地里磨刀，
想要杀害亲兄弟。
有的人性情安静沉着，
也敬畏上帝，
但他却象猫儿似地悄悄走来，

等待着你倒霉的那一天，
就把它那爪子
伸到你的腰间——
即使是婴儿的啼哭
它也不会感到可怜！
也有阔绰的人在修造寺院，
不吝惜花上几千几万。
而他是那样地爱着祖国，
爱得心灵感到那么疼痛，
但从他心房里，流出的血液，
却象水一般！……
人民象一群羔羊似的
睁大着眼睛，在瞧看！
听天由命吧："或许应当如此？"
贫困的人民这样说。
应当这样！
因为在天上没有上帝！
你们倒在轭下，奄奄一息，
期待着死后，去享受天堂的快乐——
但阴曹地府里并没有乐园！
你们想想吧！要看一看：

---

(1) 这是谢甫琴科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诗人在这首诗中对专制统治表示了憎恨，同时讽刺了沙皇(尼古拉一世)和皇后，因而引起沙皇及其"第三厅"的特别注意和仇视。谢甫琴科的被迫害与这首诗的写作有很大关系。这首诗在沙皇时代严禁刊行，但在人民中间流传很广，一直到一九〇五年才准许公开发表。

在这世界上——

不论穷人或者小皇帝——

都是亚当的子孙!

有的人……又有人……而我究竟怎么样?

我啊,善良的人们呵,

无论节日或者平常,

不过吃吃喝喝和东游西逛。

你们羡慕吗?抱怨吗?

我不愿意听这些!

不要咒骂我!我喝自己的

而不是人民的血!

我沿着篱笆旁熟悉的小路,

参加了酒宴,深夜里归来,

在回到家门之前,

我醉醺醺地,一路上自言自语。

我家里没有小孩;

老婆开门迎接,也不咒骂。

我的家真比天堂快活——

在我心里和这茅舍中,

到处是一片宁静……

于是我就躺下……

如果一个喝醉了的人睡着,

即使炮车在身旁疾驶而行——

也不会惊醒他,也不会使胡须翘动。

那一晚上,我就作了一个梦,

一个多么美妙的梦。
这梦境会使不吃酒的人酩酊大醉，
会使最吝啬的人拿出他的小钱，
只要能让他稍微看一看……
真是绝无仅有！
我看见：仿佛是一只猫头鹰
飞翔在山谷、池塘和草地上，
飞翔在谷地、沟壕、
广阔的草原
和一片荒野之上。
我随着这只猫头鹰升向空中，
飞呀，飞呀，离开了大地。
“别了，亲爱的家乡，
你这悲哀和哭泣的地方！
我把我的痛苦，剧烈的痛苦
藏到云端里去。
是你在呻吟吗？乌克兰啊，
象一个可怜的寡妇那样！
在雾气弥漫的深夜里
我将飞到你这儿来。
悄悄地说出我伤心的话语，
为了和你商量商量，
我将象清新的露珠一般
在午夜里下降。
我们要交谈一番，
当清晨还没有来临，

你的孩子们还没有
向敌人冲去的时候。
再见吧，亲爱的家乡，
我贫困的故乡！……
把孩子们抚养大吧，
上帝那儿永远存在着真理！”

我们在飞……我望着——已经黎明，
天际出现红光，
夜莺在昏暗的树林里
迎接着太阳。
草原上现出蔚蓝，但它还有些睡意；
风微微地吹着；
在山谷之间，池塘旁边，
杨柳显得碧绿。
园子里叶茂枝繁，
白杨象岗哨似的挺立，
它们正和田野交谈絮语。
在亲爱的乌克兰，
一切都辉煌灿烂，
一片碧油油的景色，
还浸润着露珠点点。
浸浴着露滴，迎接着太阳，
她显得十分美丽，
她的大地多么广阔，
一眼望去，无边无际！

任何力量
都不能把她摧折，把她杀死……
我的心啊！
你又为什么忧伤？
我的心啊！
你又为何悲痛地哭泣？
你难过什么？或许你没看见，
或许没听见人民的哭泣？
你就看吧，听吧！我将躲开他们，
高高地，高高地，飞到乌云上面；
那儿既没有任何当权者，也没有任何残酷的惩罚，
那儿不管是谁，心灵都不被痛苦给磨难，
看吧！你将离开的这个乐园是多么悲惨：
有人向残废者征收赋税，
他们剥人家的皮，为了给年幼的王公们
置备靴子和衣冠。
看吧——
为抽税，他们把寡妇钉上十字架；
把她心爱的、最后一个儿子给抢走，
把她的家庭栋梁抓走，去服兵役——
再看吧，在篱笆旁的草丛中
一个浮肿、饥饿的婴儿奄奄一息！
那母亲却被赶去给地主收割麦地。
你看见这些么？眼睛啊，眼睛！
你们忍心视而不见么？
还是让热泪把两眼烫瞎吧，

泪水哭干了，眼睛就瞧不见！
那儿有个扎着头巾的姑娘，
抱着婴儿，沿着篱笆，拖着缓慢的脚步，
妈妈把她赶了出来，大家都驱赶着她，
不论她到什么地方！①
乞丐见了，也会躲在一旁！……
而公子哥儿却不知道：
他，这个阔少爷，
已经把廿个农奴给喝掉吃光！

透过乌云，上帝能够看见
我们的眼泪和痛苦吗？
如果他看见，就该帮助，
瞧，这些千年万代的山岭，
已染满人们的鲜血！
我受难的亲人乌克兰啊，
我为你多么忧伤！
让我们饮下这苦味的毒汁吧，
在冰雪覆盖下进入睡乡，
我们要把歌儿唱到云端中，
直接唱给上帝听；
要问一问：那些吸血鬼
是否还要长久地统治我们？
飞去吧，我的歌儿，我深重的痛苦！

---

① 请参看长诗«卡泰林娜»。

你把这许多痛苦和罪恶都带走吧，
它们是你时刻不离的忠实朋友！
你和它们曾在一起生长，
你和它们结成亲戚；
它们辛苦的双手曾经把你抚育。
你把它们带去，飞走吧，
在天上你把它们这一群都给释放！
　让四周昏暗起来，映照着红光，
　让毒蛇吐出火舌，
　向那些尸体喷射吧，
　让大地上卧满了死者！
　在你没回来之前——
　我隐藏起自己的意愿
　我将在人世上漫游到天边，
　但未必找到一个乐园。

而我又在大地的上空翱翔，
我又和大地告别。
　抛弃年迈的母亲多么难过，
　她没有住处，没有一间茅舍，
　但是，到处看到眼泪和补丁，
　那是更可怕的事情。

我飞呀，飞呀，风在吹着，
我面前映着一片冰雪的白光；
看见那些偏僻而泥泞的地点，

到处弥漫着雾气，还有一片空旷。
没有人烟，那是一片荒凉，
那儿从未有过人类罪恶的足迹踏上。
我的敌人啊，我的朋友啊，
别了！我不再来作客。

　　你们狂饮吧，欢宴吧，
　　那喧声我再也听不见——
　　我孤单地，只一个人
　　永远在田野里过夜……
　　你们还不知道
　　世上有个遥远的地方，
　　那儿没有流血，也没有眼泪流淌。
　　我将要沉睡，
　　我要进入梦乡……
　　忽然间我听见——

在地底下仿佛有
枷锁声哗啦啦地响……
我望着……
啊，多么不幸的人民①！
你们从哪儿来，你们在做什么？
你们在地底下挖掘着，
你们寻找什么？……不，我不应该避开你们，
即使在天上也不该躲藏！……
为什么这些痛苦总跟着我？

---

① 指流放在西伯利亚的十二月党人。

是我对谁做了坏事不成？
是谁个沉重的手，
在我身上束缚了心灵，
折磨了我的胸膛。
如同放出一大群乌鸦，
让歌儿向四下飞扬？
我不知道，为了什么受惩罚，
而且是严酷的惩罚，
那么，这些痛苦是否还要那么久长？
无际无边？
我不知道，我看不到边际！

这荒野忽然间震动起来……
大地象一具狭窄的棺木裂开了，
从地里冒出来一些死人
在审判的末日，要求得到真理……
　他们并不是死人，
　不向法官们乞求怜悯！
　他们都是活人，
　他们走着，脚镣哗啦啦地响，
　他们从洞里把黄金向外运送，
　为了给贪欲的人们填塞喉咙。
　为什么把他们送到金矿里来？
　天晓得……
　连上帝自己也未必晓得！

看吧，那是一个打上烙印的窃犯，
他的脚镣在响着，
另一个被鞭打着，
牙齿打着冷战——
他想要用自己的手
杀死他的朋友。
而在他们这些坏家伙中间，
有一个人破衣烂衫，
他是全世界的主宰，自由之王，
打上烙印的君王①！
他戴着脚镣，但并不呻吟，
他的痛苦无穷无尽！
凡是因热爱人民而得到温暖的人，
他自己永远不会变得寒冷！

被热爱抚育的、勇敢的孩子们到哪里去了？
你的歌儿，那春花怒放似的歌儿，
我的朋友呵，你把它们的命运交到谁的手里？
或者，已经把歌儿永远藏在心里？
不要藏起！让它们传播，让它们到处流散！
它们会飞起来，长大起来，变得强大有力！

还有痛苦么？痛苦是否已经过去？
会有的，会有的，因为这儿很冷！

---

① 泛指被放逐的政治犯。

严寒使人清醒。

于是我又飞翔。看见土地显出黑色。
我的头脑昏昏，我的心境茫然。
我看见一排排的房子，
十字架在教堂顶上闪耀。
大兵们，象一群灰鹤，
在广场上操练，
他们穿得好，吃得饱，
锁链也钉得很牢，
他们开步走……我再往前一看：
在低洼的地方，好象在坑里，
一座城市在沼泽中间冒着炊烟。
城市的上空，乌云正卷起，
雾气很重。我飞到了目的地……
那座城市① 一望无际！
这是土耳其的城市，
还是德国的城市？
或许，它是俄罗斯的城市？
我看见：大肚子的老爷们，
还有教堂和宫殿，
但是，没有一间农民的茅舍！

黄昏到了……灯火啊，灯火啊，

---

① 指彼得堡。

在四处点燃，[1]
我马上害怕起来……“万岁！万岁！”
一群人在喊叫。
“不要喊，你们这些蠢货！想想吧！
为什么傻头傻脑，这样高兴，
为什么这样激动？”“你们这些乌克兰人！
怎么不晓得这是检阅！
我们这儿在检阅！
主子[2]要阅兵！”
“那么，我到哪儿去找那个活宝贝？”
“你到皇宫里去找吧。”
我去了。感谢上帝，我在那儿
遇见一个同乡，
他穿着一身官家的衣裳。
“你是从哪儿来的？”
“从乌克兰来。”
“你这儿的话一句也不会讲！”
“喂，老弟呵，我会讲呀，
就是不愿意讲！”
“你这个怪人！所有的大门我都知道。
我在这儿当差……
如果你愿意，我想个办法把你引到皇宫里去，
但是要知道，

---

① 指一八四四年在彼得堡举行的阅兵典礼，为了庆祝沙皇和皇后，全城到处灯火辉煌。

② 指沙皇。

老弟啊，这儿是京城——
这是文明世界！给半个卢布吧！”
“呸！你这只会耍笔杆的家伙！……”
于是，我象一个没有躯体的幽魂，
又开始不见了。
我走进了皇宫。
哦，我的老天，
这真是天堂呀！
谄媚的食客们披金戴银！
有一个高大、威严的人[1]，
在大殿里出现。
他神气十足地和一位瘦小、细腿、
体弱的皇后踱来踱去，
她干瘪得象蘑菇一样，
而且她呀，这个可怜的人儿，
脑袋还在摇晃。
原来你就是女神[2]呀？
你把我们害得好苦！
我从来也没见过你，
这回我可上了当——
我相信了
你那猪脸孔的帮闲文人！
我象蠢才一样，

① 指沙皇。

② 指尼古拉一世的皇后亚历山德拉·费多罗芙娜。

相信了书上所写的东西，
和那些专门作歪诗的
奴颜婢膝的笔匠① 。
现在，你去读读这些东西，
你去相信它们吧！
贵族们在两位神仙之间，
高傲地走动着。
他们都象肥猪一样，大腹便便，
脸面团团！
显贵们吃力地喘着气，流着汗
想要走近他俩的身边：
或许是想要挨一巴掌，
或许要去舐舐
皇帝那作出呵斥姿态的手指！
巴不得呵斥他们多少遍！
巴不得给他们颜色看看！
而唯一的心愿就是
想要呆在皇帝的蠢脸下面。
贵族们排列成行
大厅里一片寂静，没有声响……
只有皇帝在嘟哝着，
而那个怪物似的皇后，
迈开她那仙鹤似的干枯长腿，

---

① 当时一些帮闲文人把尼古拉一世恭维为“上帝”，并夸奖他的妻子具有“天女”般的美貌。

一蹦一跳，振作着精神。
他们长时间地来回走动，
仿佛一对闷闷不乐的猫头鹰，
他们低声地在说些什么——
听起来，似乎在谈论：国家，
制服上新的镶边和襟章，
以及操练与行军的事情……
然后，皇后就走向一边
在安乐椅上坐下。
皇帝走到一个大贵族面前
朝着那副尊容，
就挥动起老拳。
那个可怜虫舐了一下嘴唇，
就往比他官职小的那人身上揍！
只听见啪的一声，那人又给比他官职小的人一记耳光，
而这个挨揍的人又去打那些官卑职小的人，
接着，那些微不足道的喽罗们
就一直闪退到门旁！
而站在靠外边的家伙们
就一齐奔到街上，
他们再去殴打
那些还没挨揍的平民百姓！
他们得意地
发狂似地喊道：
"欢乐吧，皇上，欢乐吧！"
"万岁！……万岁！……万万岁！"

我冷笑了一下——已经感到厌倦；
这一切真使我透不出气来，
感到着实难受。
清晨时，挨打的人都睡着了……
老百姓们安静下来。
他们在角落里呻吟啼哭，
并且为皇上的安康
向老天祷告祝福。
于是我望着这座富饶的城市，
又是笑，又是眼泪！
这黑夜——如同白天①！只要望一下，
到处都是皇宫、大殿……
而在那静谧的河水之上，
便是整个用石头砌成的堤岸。
我象个疯人似地望着，
甚至不相信我的两眼——
我不明白，也不理解，
这种奇迹从何而来？……
这儿流过许多鲜血，
但并未使用过刀剑！
而在河流的那一边
有一座带着钟楼的要塞②，
那尖顶象个锥子——只要望一眼，

① 指彼得堡的“白夜”。

② 指彼得保罗要塞。

心中就感到恐怖不安。
那大钟叮哨地响着……
我向周围环视，
我看见：一匹马在奔驰，
马蹄践踏着一块岩石。
那骑士身穿长袍①，又似乎不然，
他脚下没有马镫，
也没有戴着高冠，
头上只缠着树叶一片。
骏马在疾驰——眼看着，就要……
就要驰到河的彼岸！
那骑士伸出手来，
他仿佛想要
把整个世界夺取。他是何人？
我走到跟前，
把刻在石头上的题辞
念上一遍：
“一世像——二世立石。”
这座石像立得很妙。
呵！现在我才知道：
就是这“一世”——
他②磔杀了我们的乌克兰。

---

① 指彼得大帝的铜像，这座铜像是由叶卡德琳娜二世下令建立的。在普希金的诗中称为青铜骑士。

② 指彼得大帝，他曾将乌克兰的大量土地赐予近臣，并借此令他们派哥萨克和农民到彼得堡修建京城。

而“二世”呢，
她[1] 断送了多少孤儿寡妇。
这些吸血鬼呵！这些吃人的家伙！
他们喝饱了我们活命的鲜血！
但他们又能把什么带往阴间？
我心头十分沉重，
仿佛我在读着
乌克兰的历史！
我站着……呆然不动……
而这个时候，
有个看不见的人在我的上空，
低声地、悄悄地唱着：

“团队从格鲁霍甫城
开到这筑有壁垒的防线，[2]
官家委派我做长官，
命我率领哥萨克兵
来到京城。
呵，我们仁慈的上帝啊！
呵，这可厌的恶棍！
该死的沙皇呵，狡狯的沙皇！
在这儿，在这荒凉的土地上，
你怎样对待哥萨克？

---

① 指女皇叶卡德琳娜二世，她于一七八三年三月下令，使四、五百万乌克兰农民成为农奴，于一七七五年废除查波罗什人的营地。

② 彼得大帝曾命令哥萨克团队在俄国边境上修筑防线。

你把他们高贵的尸骨
塞满了泥坑;
你在他们血淋淋的尸体上
修造了一座京城!
而我在黑暗的牢狱中
带着镣铐,被你折磨着……
活活饿死①。
呵,沙皇!
我永远和你不会分手!
我的镣铐和你相连,
一直到千秋万年!
我悲痛地飞翔在涅瓦河上!
或许,乌克兰已经不复存在……有谁知道!……
我很想飞到那儿,看上一看,
但上帝不许我去看。
或许,你们已经把整个乌克兰付之一炬,
投入那第聂伯河的海洋。
你们尽情嘲弄,然后掘开古老的墓穴——
那是我们的光荣!仁慈的上帝啊,
怜悯吧,仁慈的上帝!"
一切又沉寂了。于是我看见:
乌云卷着雪花,
天空一片灰暗。

---

① 指盖特曼巴夫洛·鲍鲁勃托克(Павло Полуботок),他因向彼得大帝要求扩大盖特曼的权利而被关入彼得保罗要塞,一七二四年病死狱中。在他死后,传说他是为乌克兰人民而牺牲的英雄。

而云端仿佛有野兽在号叫。
那不是乌云，而是一群白鸟
飞集在那座巨大的铜像上面，
并且哀号起来：
“你这吸血鬼啊！
我们永远和你镣铐相连。
在可怕的世界末日，
我们要把上帝卫护，
不让你那贪得无厌的目光来侵犯。
是你把我们从乌克兰赶走，
我们无衣无食，
被驱入雪地，被赶到异乡！
是你杀害了我们。
你把我们的皮肉，用死者的血管
缝成你高贵的紫袍，
你修建了这座京城，
给它罩上了新颖的外衫！
你玩赏自己的那些宫殿吧！
作乐吧，你这凶暴的刽子手，
万恶滔天！万恶滔天！”

乌云消逝，鸟群飞散。
太阳升起来了。
我站立着，我惊讶起来，
心中感到难过。
看见一些赤贫的人，

奔忙着去干活，
而兵士们已经排成队形
开始在操练。
一些睡眼蒙眬的少女
疲惫地走过去，
她们是回家去，而不是从家里来！……
母亲要她们
整夜干活，
为了挣一块面包。
我站着，沉默不语，闷闷不乐，
我思索，我想到：
呵，人们要挣得一块面包，
是多么不容易的事。
那边走过来一群同事，他们快步向前，
一齐拥入元老院的大门。
他们刷刷地挥动着笔尖，
要从父兄的身上剥取人皮成片。
而我的同乡们轻捷地
走动在他们之间，
他们按照莫斯科的方法宰割着，
一面笑着，一面又口出恶言——
咒骂他们的父亲，
在年幼时，没教会他们咕噜噜地讲德国话，
而如今，只得在墨水瓶里发臭发酸！
呵，你这个吸血鬼！
或许，你老爹出卖了最后一头牛，

才让你学会了说京城的语言。
乌克兰啊，乌克兰！
那些沾了墨污的鲜丽花儿，
不就是你故乡的花朵吗？
它们在德国人设置的温室里，
却被那沙皇的毒草
活活地给毁掉了！
哭泣吧，乌克兰，
你这孤苦的孀妇！

看一看，在沙皇的宫殿里，
究竟在干些什么？
他们那儿情形怎样？我看见：
许多大肚子的高官在等候着沙皇，
他们睡眼惺忪地喘着气，
每个人的肚里都填满了火鸡，
并且用斜眼瞧着大门。
现在，宫殿的门开了。
仿佛一头狗熊① 从洞穴中爬了出来，
那个人慢吞吞地抬着脚步。
他全身臃肿，相貌可怕，面色发青。
那可恶的宿醉把他折磨得好苦。
当他向大肚子们一声喝斥，
他们就吓得马上摔倒在地！

---

① 暗指沙皇尼古拉一世，谢甫琴科在日记中，也用过这个比喻。

这时，他又瞪起眼睛——
而未倒的人们就抖颤起来，慌忙藏起。
他又向那些官职较低的人大吼——
那些家伙也摔倒在地。
他向小官们吼叫——
那些人吓得魂飞魄散。
他向侍从们吼叫，
他们吓得连影子也不见。
他向兵士们喊叫，
小兵们只哼了一声——
就一齐往地里钻！……
人民啊，我这是看见了
多么稀奇的景致！
我观看，还要发生什么事，
我这头小狗熊将要做什么？
他站在那里，
神情沮丧而凄然。
唉，他真有些可怜！……
狗熊的性子又到哪里去了？
他安静下来——好象一只小猫！……
我哈哈大笑。
他听见笑声，立刻吼叫，
于是我惊醒了……
这就是我做的
一场可怕而野蛮的梦。
只有醉鬼和疯子，才做这样的梦。

请原谅吧，

请你们宽恕我吧，

我讲给你们听的并不是自己的真事，

而是梦境。

1844年7月8日于圣彼得堡

张铁弦译

献给果戈理①

歌儿紧跟着歌儿在飞翔：
这一首压在你的心上，另一首折磨着你，
第三首受了委屈，在你的心怀哭泣悲伤，
——只有上帝没有看见这种景象！
　　我能把它拿给谁看呢，
　　我在哪儿可以找到一个人，
　　能够理解和欢迎
　　我的歌儿的伟大的字句篇行？
　　大家的耳朵聋了，大家的眼睛瞎了，
　　大家都戴着镣铐……垂头丧气……
　　你在嘲讽微笑②，而我却在哭泣悲伤，
　　我的伟大的朋友。
　　哭泣能生出什么东西呢？
　　不过是一堆荒草……
　　亲爱的祖国
　　再听不到自由的炮声。
　　年老的父亲
　　再也不会为了乌克兰的
　　自由、光荣和荣誉，
　　把自己心爱的儿子杀掉。③

他现在不是杀掉，而是抚养成长，
奉献给沙皇送上疆场，
他说："这是我们寡妇的贡献，
请你收下吧。"
他把他奉献给沙皇
和野狗般的德国佬……
任他们去吧，我的老兄——
而我们要照旧地嘲讽微笑和哭泣悲伤。

1844年12月30日于圣彼得堡

戈宝权译

---

① 果戈理是谢甫琴科喜爱的作家之一，他曾反复地阅读果戈理的作品。据俄译本注，这首诗是谢甫琴科一八四四年秋天看了名演员史迁普金在圣彼得堡上演果戈理的剧本之后写成的。

② 别林斯基称果戈理的微笑是"含泪的微笑"。

③ 指果戈理的小说«塔拉斯·布尔巴»中的老布尔巴，把被波兰美女迷住而叛变了祖国的次子安德烈杀死的故事。

异　教　徒[1]

——献给沙法利克[2]

凶暴的敌人放火烧毁
邻人的庐舍，
他们沉湎在宁静的梦里
躺在那里烤火取暖。
忘了使灰白的余烬
随着风儿飘散。
灰烬留在十字路口，
烈焰中剩下的星星火花
还在余烬中微微燃烧，
并未完全熄掉。
它等待燃起火苗，如同复仇者
等待时机来到，
那凶险的时辰来到！星火呀，等待着，
隐隐燃烧，
在宽广的十字路口，
眼看快要熄掉。
德国鬼子就这样
烧毁一座大的院舍。他们把一个家庭，

把斯拉夫大家庭拆散，
悄悄地在他们之间
放出了内讧的毒蛇。

血河呵流淌着，
它使大火熄灭，
德国人分着
孤儿和瓦砾。
斯拉夫的孩子们
在桎梏中长大起来，
他们在奴隶生活中
忘掉了自己是谁。
民族团结的星火，
在原先的废墟上微微燃烧，
快要烧完，它在等待
坚强而勇敢的双手——
终于等到了！
你看到那幸福的火种，
深深地埋在灰烬下面，
如同勇敢的心，鹰隼的眼！

---

① 这首诗所写的是捷克宗教改革运动者杨·胡斯(Jan Hus, 1369—1415)。杨·胡斯坚决反对天主教和罗马僧侣集团的统治，同时坚决反对日耳曼贵族的侵略和压迫，结果以"异教徒"的罪名被烧死在康士坦司城。诗人通过杨·胡斯的形象，讴歌为祖国自由独立而斗争的英雄们。

② 巴威尔·约瑟夫·沙法利克(P. J. Šafařik, 1795—1861)，捷克著名的语文学家和历史学家，捷克资产阶级民族运动的领导者之一。

你点燃起光明的灯塔
自由、真理的灯塔……
你数着处在黑暗奴隶生活中的
斯拉夫大家庭的成员，
一个都不遗漏——
但他们不是斯拉夫人，
却是一些尸骸。于是你
在崄巇之处奋起——
在世界的十字路口
就象一位先知。
哟，真是奇迹！尸骸站起来了，
眼睛都睁开了；
兄弟般互相拥抱，
用真挚热情的语言
细诉倾谈，
结成永恒的友爱！
斯拉夫的河流呵
汇成一个大海！

光荣归于你，学者，
捷克-斯拉夫人
你挽救了我们的真理，
使它在德寇的深渊中
免遭覆灭。
亲爱的斯拉夫大海
重又一片汪洋，

在它辽阔的海面上，
我们的船艇呵，
有了可靠的舵手，
白帆鼓满清新的海风，
在海上破浪前驶，
光荣呵，沙法利克，
你的英名万世传扬，
你使斯拉夫的河流，
汇合成浩瀚海洋！

　荣幸地请你接受，
请你哂纳
我这浅薄的诗篇，
这微不足道的礼物，
这里讲的是圣洁的捷克人，
殉难者胡斯！
父呵，请接受吧，
我悄悄祈祷上帝，
让所有斯拉夫人
成为朋友兄弟，
成为真理太阳之子，
成为异教徒，
都象康士坦司的
正义而伟大的男子①！

① 指杨·胡斯。一四一四至一四一八年，在德国康士坦司城举行了天主教世界性会议。就在这个会议上，胡斯被判处火刑。

他们将把和平与光荣
永远带给世界！

〔1845年11月22日于彼烈雅斯拉夫〕

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
这是耶和华所作的，在我们眼中看为希奇。

《诗篇》第一一八篇第二二——二三节

“周围尽是谎骗和奴役，
受难的人民沉默无言，
占着圣徒宝座的修道士
喂养得脑满肠肥，
他偷偷地贩卖人血，
他出卖你光明的天堂！
哟，上帝呵！你的法庭徒然存在，
你的天堂同样无益！
吃人的匪徒们，
践踏你的真理，
他们嘲笑你的光荣，
你的意志和神力！
受束缚的大地呀，在悲泣
好似母亲思子心切：
在这凶险的年月，
谁来打断这副锁链？

谁来卫护福音，
卫护受压迫的人民？
没有人！上帝啊，难道人们
果真无所期待？
不，那伟大的时刻，
天谴的时刻已到！
高高的三重冠
即将倒塌！
即将倒塌！
上帝呵，
请为我的死亡和磨难祝福，
请为我这双不够有力的手祝福吧！”

胡斯在修道室里，
下定决心
誓与邪恶斗争——
粉碎地狱的锁链……
他给盲者指出
神灵的奇迹。
“我斗争……
至高的上帝和我同在，一定胜利！”
于是善良的胡斯
去伯利恒教堂祈祷上帝。

“以耶稣基督的名义，
他为我们众生钉死在十字架上，

以众位圣徒的名义，
特别是圣徒彼得和保罗，
我们用神圣的……教皇圣谕
赦免这个主的女奴……
赦免她的一切罪孽……”
她就是
前天在布拉格街上
人们伴送的那个妇女。
她喝得烂醉如泥，
在私酒店和兵营，
在修道士的僧房，
踉踉跄跄地游荡。
她弄到几个钱，
买了这样一张圣谕——
现在竟成了圣女……上帝呵，
伟大的力量！
伟大的光荣！宽恕人们吧！
你在光明的天庭息怒吧！
为什么你要毁灭人们？
给你又善良又忠顺的孩子严惩？
为什么你给他们自由的智能
套上黑夜的枷锁，
使他们双目失明？……
觉醒吧，人们，日子到了！
睁开眼睛，挺起胸膛！
醒醒吧，捷克人哪！你们是人，

可不能任凭修道僧欺凌！
这班恶棍，戴三重冠的刽子手，
就象鞑靼人在莫斯科
把一切付诸一炬，
他们把自己的信条，
强加于我们！……
流血，兵燹，战祸，仇视，
地狱的磨难，世上的一切灾难；
可在罗马，却过着放荡生活。
这就是他们的信条和光荣！
这光荣真是举世无双！
今天，红衣主教定下了规章：
谁要不买教皇圣谕，
死后打入地狱；
谁要出了双倍价钱，
那就什么人都可以谋杀，纵然是同胞手足，
只要不触犯黑衣僧和教皇，
你总能升入天堂！
就在这教会里，
尔虞我诈……坏蛋们！
你们人血喝够没有？……
啊，伟大的主，
我这平庸的奴隶，
不配对你伟大的事业作出评判。
你降灾给人们决不会平白无故！

"主呵，我向你祈求，宽恕我们，
拯救我们吧，神圣的力量，
为了免使苍生涂炭，
请把灾难降在我一人身上。
千万别让恶魔来嘲弄
你那永恒的光荣，
嘲弄我们善良的人们……"

胡斯祈祷着，泪水滚滚地流。
百姓暗自惊奇：
他在做什么？
他在反对谁呢？

"众位，请看：这就是教皇圣谕，
我刚才已经念过……"
他给大家看了。众人激动起来：
胡斯把它撕得粉碎！……
这消息如同巨雷之声
从这里伯利恒教堂
一直传到世界闻名的都城。
僧侣们收敛起锋芒……
密议室犹如受了严惩——
三重冠倒塌了，受了震荡！

梵蒂冈的僧侣们
象蛇一般开始骚动。

亚维尼翁[1]和僧侣的罗马

嘁嘁喳喳万分惊慌，

勾心斗角的僧侣集团，

在那里吵吵嚷嚷，

话声把天花板震动。

红衣主教们象毒蛇一样，

围着三重冠奔忙。

他们暗中互相撕咬，

好似猫儿争食老鼠……可不是！

如此大堆皮、毛，

还有堆积如山的肥肉！

蓦地里消息飞传，

连墙壁都震摇：

布拉格的雁[2]在嘎嘎鸣叫，

要飞来跟鹰鹫们搏斗……

密议室里慌作一团，

他们只得拿定主意：

内部停止争执，

一致起来对付胡斯。在康士坦司，

乌鸦结成了一伙，

上上下下警惕，

要让这灰色的雁

在斯拉夫的土地上

再无立足之点。

---

① 法兰西南部的城市，一三〇九至一三七九年罗马僧侣集团的活动中心。

② 指杨·胡斯的拥护者。

这不是乌鸦飞来——
是一批批僧侣在涌来；
简直象蝗群飞袭，
落满草原和路边：
公爵大人，男爵老爷，
猎犬看管人，私酒店老板，
歌功颂德的歌手和承宣官，
一队队披甲兵鱼贯而过。
女公爵后边随从众多，
都是德国人：
有的带着攻城铁槌，
有的骑马，有的步行……
万头攒动！拚命想去冲杀，
仿佛爬虫赶着太阳蠕动！
哟，捷克人！你没有气馁？
瞧呵，真是兴师动众，
即使对付萨拉秦① 或是阿提拉酋长②，
也不过如此排场！

布拉格怨声载道，
责怨统治帝王③ 和维雅契斯拉夫④，

① 指中世纪骑士及十字军对伊斯兰教徒的称号。

② 四世纪匈奴酋长，统治势力强大，在位时曾攻罗马和日耳曼。

③ 指日耳曼皇帝西祺门一世(1368—1437)，杀害杨·胡斯的主谋。

④ 指捷克国王瓦茨拉夫四世(1376—1419)，日耳曼皇帝西祺门一世之弟。

对这僧侣集会
骂声不绝，
不让胡斯前去康士坦司。
“上帝在，我决不气馁！
兄弟们，我并不怕死！
我要揭露这批毒蛇！
拔掉它们贪婪的蛇舌！……”
于是布拉格给胡斯送行，
好似女儿送别父亲……

晨光熹微的康士坦司
在钟声当当中醒来。
红衣主教们四方结集，
犹如牛群涌进畜栏，
个个脸色红润，肥头胖耳；
一群吵嚷的主教，
三个教皇、公爵、男爵，
都是戴冠冕的王爷，
他们攒聚一起，
就象叛徒犹大
在罪恶的法庭上
出卖耶稣。谩骂，争吵，
刺耳的尖叫，
仿佛在鞑靼人的营寨，
又如在犹太人的学校。
突然间静了下来！……

胡斯身系重链，
如同黎巴嫩雪松，傲然屹立，
站在众人面前，
他用鹰隼般的目光
朝那班罪人一瞥。
主教们哆嗦起来，脸色灰白，
默默地盯着
殉难者胡斯。胡斯说：
“你们要我来争辩？
还是欣赏这副锁链？”
“住嘴，你这放肆的东西！”
他们象毒蛇似的嘶嘶不休，
象恶狼般声声嗥叫。
“你这异教徒！你这异教徒！
你执迷于分裂！
你散播内讧种子，
你叛离最神圣的意志！……”
“让我说一句话！……”
“你这该诅咒的东西，
你这异教徒！你这异教徒！
你这制造内讧的祸首！……”
主教们大声叫喊。
“让我说一句话。”
“住嘴，该死的恶棍！……”
胡斯瞅着教皇，

默默地走出教廷！……
“胜利了！胜利了！”
全都象疯子一般，
“火刑！火刑！……”
顿时吵嚷一片。

僧侣集团和大老爷们
整夜狂饮作乐。
把胡斯尽情咒骂……
直到钟声大作。
僧侣们列队走入教堂
去为犯教规的罪人祈祷。
这时一片绯色的朝霞，
连太阳也想看看，
他们要把胡斯如何惩办?!

康士坦司钟声响了。
胡斯戴着脚镣手铐，
被押送到各各他① ……
他甚至在火堆面前，也镇定自若，
凛然不屈，踏上火焰，
刑前作了祈祷：
“呀，仁慈的上帝，
请告诉我，我如何对付

---

① 基督被钉死之地。一般指殉难处。

这一批人？就是你的人！
他们为什么要把我审问！
把我钉上十字架处死刑？
哦，祈祷吧，
无辜的众人！
你们会遭到同样的厄运！
披着羊皮的恶狼来了！
它们张牙舞爪……
你们，不论躲在家里、山中，
都无法逃避凶灾！……
一片血海呀，
这是你们孩子的鲜血，鲜血……
灾难呀！灾难呀！
瞧这群野兽，披着耀眼的袈裟，
个个包藏祸心，
贪婪地喝人鲜血……”
“快烧！赶快烧死他！”
“鲜血！他们贪婪地喝人鲜血！
你们的鲜血！……”
浓烟遮没了卫护正义的胡斯。
“哦，祈祷吧！祈祷吧！
上帝阿！宽恕他们吧，
他们不懂得自己的罪孽……”
声音听不见了！
僧侣们围着火堆，
象一群提心吊胆的野狗，

担心胡斯会变了蛇
从火焰中窜出，
盘绕他们的王冠，
他们的三重冠。

火堆已经熄灭；一阵风
把灰烬吹散。
老百姓看到，
三重冠上盘绕着火蛇。
僧侣们四散，
口唱“赞美呵，上帝”。
黑衣僧们饱餐终日，
吃得肥头胖耳。
捷克人聚在一处，象小家庭一般。
他们从灰烬里
抓了一把土，
带回布拉格。僧侣们就这样
把胡斯定了罪，
烧死了，但上帝的真言和他同在，
永生不灭，
僧侣们不会想到，
胡斯虽然殉难，
他会变成雄鹰自天而降，
啄破骄横的三重冠。
修道士，贵族老爷，
他们无法理会，

他们象一群乌鸦
血宴之后一哄而散。

他们在宫廷里逍遥自在，
甚至不再想到胡斯！
只是终日宴饮作乐，
偶尔唱唱“赞美呵，上帝”。
自以为已连根拔除……且慢！
在你们头上，
塔波尔[①]的老日什卡[②]
已经在舞动锤矛。

1845年10月10日于玛林斯克村

梦　海译

① 胡斯战争时期革命农民和贫民派——塔波尔派活动的中心。

② 杨·胡斯殉难后，在捷克爆发了反对日耳曼民族压迫和天主教会封建统治的人民战争，历史上称为胡斯战争，杨·日什卡(Jan Žižka,1360—1424)是这次战争的军事领袖。

女　佣　工

引　　子

星期天清早
白雾笼罩大地，
土冈上有个年轻少妇，
晓雾中弯着身子，
宛如一株低垂的杨树。
她心上说不出的难受，
哀哀地边泣边诉：

“哎，我的雾呵，阴沉的天哪，
我不幸的命运哪！
为什么你不让我躲开
这深重的苦难？
为什么你不把我毁了，
把我深埋在地下？
为什么我这样命苦，
不让我少活几年？
不，千万别把我毁了，白蒙蒙的雾呵！
你只消把我隐藏起来，
不让人家知道，不让人家看到，

我这苦命人哪！
我不是孤单一身：
我家里还有双亲……
我还有……白蒙蒙的雾呵，
亲切的雾呵，我还有兄弟！
我还有未受洗的儿子，
    我的亲生儿子！
儿哪，我不能给你受洗，
给你受洗的不是亲人，
我的爱儿，这我多么痛心。
我不知道，我的孩子，
他们要给你取什么名字……
以前我过得不坏……
不要责骂我吧！我要用我的泪水
为你祈祷，
为你祈求上帝赐福，
我的亲儿子，我的亲骨肉！”

她在田野上走着，一路号哭，
在沉雾中消逝了，
她噙着泪水，低沉地、
悲伤地唱了起来，
就象一个寡妇，把自己的孩子
埋葬在蓝色的多瑙河里：
“周围荒冢累累，
寡妇从田野上走来，

走着，走着，
她在那里寻找毒药。
毒药没有找到，
生下了两个儿子，
土布把儿子包扎，
带到了多瑙河边：
'静静的多瑙河呀！
快来跟我孩儿嬉耍。
细沙呀，请你收下我的孩子，
快给我孩子喂奶！
给我孩子喂奶，让他，
让他在你怀里掩埋！'"

一

林木葱郁的古老田庄上
住着一个老头儿和一个老太婆。
两个老人长年相处，形影不离，
日子过得又安宁又和睦，
好象两个无邪的孩儿。
童年时代一起放过羊，
后来结成夫妻，
成家立业有了田庄，
又有果园，又有蜂场，
还添了一座磨坊，
日子过得小康。

只是上帝还没有给他们孩子，
而死神已在门口张望。

谁来做他们儿子，
安慰他们寂寞的晚年，
将来谁把他们埋葬，
把他们铭记心上？
谁能交好运，继承这份财产，
辛劳换来的家当，
能象亲生儿子那样，
恩情永志不忘？
在屋不御寒的人家，
孩子固然难于成长；
可是在华屋高楼里，
在富有的人家，
孤老们要欢度晚年，
更是难以设想，
眼看死神来到，
只得把财产给外人花光。

二

一个晴朗的星期天，
两个老人穿着过节衣裳
坐在自己的屋旁。
阳光和煦明朗，

天上没有一丝乌云，
恬静得如同天堂！
可是心上总有难言隐痛，
犹如野兽隐藏密林之中。
在这样静谧的天堂，
老人哪来的悲伤？
是好久以前的创痛
又出现在他家中？
还是前不久的隐痛
又在那儿蠢动？
还是发生了新的变故，
烈火般遮住这个天堂？

猜不透呵，谁也猜不透，
是什么使他们坐在门口发愁。
也许，他们已经准备去见上帝，
可是，路途遥远呵，
谁来给他们驾车套马？

"娜斯佳，我们死了，
谁来把我们安葬？"
　　"天哪！
我也这么想，
心里正为这个苦恼：
孤苦伶仃，慢慢衰老……
我们创的这份家产

究竟留给谁好？……”

“等一等！

你听，大门外边

好象有婴儿哭声！

快出去看看！你瞧，

我早就感到，意外的事会来到！”

两人连忙站起来，

跑到大门口……

简直呆住了。

就在高高的门槛跟前

襁褓里一个婴孩，

包得并不太严，

一件新衣盖在上面。

显然是母亲亲手将他包扎，

尽管夏天，还是把自己身上的衣衫

好好地盖在上面！……

老头儿和老太婆

看了一会，做了祷告。

婴儿仿佛在恳求：

可怜的小东西，他伸出手来，

小手儿向他们伸去……他不闹了，

似乎只在抽噎，

不再啼哭。

“怎么样，娜斯佳？

瞧吧！

我们现在不再寂寞啦！
真是命中注定，该多幸福呵！
别让毒眼看了中邪！
娜斯佳，快把孩子抱起来，
把他抱到屋里去，
我这就赶进城去，
找教亲给他受洗……”

妙呵，
世上的事真奇妙！
有人咒骂儿子，
要把他赶出门去。
有人万分虔诚，
用血汗挣来的钱，
买了圣烛，把它供在圣像面前，
他号啕痛哭，
正是为了没有孩子！……妙呵，
世上的事真奇妙！

三

为了心里高兴，
找了三对教父母，
给孩子受了洗，
起个名叫玛尔柯。
玛尔柯一天天成长；

两个老人爱如至宝，
如何照管，如何安排，
费了心血不少。
一年过去了。玛尔柯又长大不少，
连栏里的那头乳牛
也沾受了额外的照料。
有天来了个年轻女人，
乌黑的秀眉，
白净的脸蛋，
她想在这个富裕的田庄，
找点活儿干干。

"娜斯佳，怎么样？雇了吧？"
"特罗菲姆，雇了吧，用得着，
我们又老又有病，
再说还有孩子的麻烦。
虽然玛尔柯大点了，
毕竟还是一个娃娃，
正需要人来照管。"
"你说得对，应该如此；
感谢上帝，我活得有年数了，
再活几年就该归天。
那末好吧，
亲爱的，你要多少工钱？"
"随便你们给多少。"
"不，姑娘，怎么可以！

这是给你的工钱，
是你干活的报酬。
常言道：不会计算的人
就不会挣钱。
亲爱的，我看这样吧：
你还不知道我们的脾气，
我们对你也不熟悉；
我看，住下来再说，
在我们家里住惯了，
以后再论工钱。
怎么样，姑娘？”
　　　　“好，这样很好！”
“那就请进屋来吧。”

双方讲定了。年轻女人
乐得整天歌唱；
好象跟老爷结了婚，
购进了大片田庄！
从日出到日落，
冈娜料理着牲口，
在田间、屋里奔忙；
照顾孩子更是无微不至，
赛过慈母一样，
星期天，平常日子
天天给孩子梳洗，
每天都要给他

更换干净衬衣，
做了小马车，
逗着他玩，
过节日
就整天把他抱在怀里。
两个老人感到奇怪，
向上帝叩头祈祷……
女佣工总是夜不合眼，
诅咒自己的命运，
悄悄地唉声叹气，
痛苦地偷偷哭泣；
可是除了小玛尔柯，
谁都不知道这回事，
谁都听不见她的哀诉，
玛尔柯呀，却什么都不懂。
为什么冈娜
尽是朝他流泪哭泣；
为什么冈娜
那样热烈地吻他，为他祈祷，
自己饿着肚子，
先照料玛尔柯吃饱。
玛尔柯呀，他全不知道，
有时候深更半夜，
摇床里只消微微一动，
冈娜就会连忙起来，
划着十字，摇他入睡，

她隔着墙壁倾听，
谛听他在梦中呼吸，
谛听他睡得可安宁。
玛尔柯清晨伸出小手，
伸向冈娜，
对着女佣人，天真微笑，
叫着妈妈……
玛尔柯呀，他全不知道。
他长着长着，渐渐地在长大。

四

一连几年过去了，
多少光阴流逝。
田庄经受了苦难，
多少泪水流掉，
娜斯佳奶奶归了天，
特罗菲姆老爹
久病新愈。
不幸的灾难已经过去，
美丽的生活重又回来，
它从古老的林子后边
来到特罗菲姆家里。

玛尔柯已经会出门贩运粮盐，
到了秋高气爽的时节，

他在家里已经呆不下去——
正需要给他攀门亲事。
特罗菲姆老爹琢磨半天，
应该问问冈娜！
于是他去找女佣人商议，
冈娜心里恨不得派人去向公主求亲，
她说："最好去问玛尔柯，
他的心里最明白。"
"好吧，孩子，问了玛尔柯，
我们请人去说媒。"

打听好了，商量好了，
给媒人整装备马。
媒人回到他们家里，
带来了彩巾，
还有定亲面包作回礼。
他们找到这样一位小姐，
穿了华丽衣衫，
即使嫁给将军，
也能匹配。
呵，真是找到了一位美人，
老头儿说："谢谢你们！
各位乡亲们，
现在干脆把喜事办了，
让他俩择吉成亲。
嗳，还有一桩心事：

谁做女主婚人，
娜斯佳已经不在人世……"
老头儿痛哭起来。
这时冈娜站在门口，
苦命人紧紧抓住门框，
呆呆地一动不动。
屋里人全都默不作声，
只有冈娜仿佛低声说：
"谁做女主婚人！……"

五

过了几天，一对青年
准备成亲。
年迈的父亲
不惜老命，
跟年轻人跳跳唱唱。
院子里、过道上
打扫得干干净净，
坐车的、步行的路人
都受到他的邀请，
斟上杯杯蜜酒，
请大家参加婚礼。
老头儿跑来跑去，
累得脚都提不起。
院里屋里阵阵欢笑，

不平常的热闹，
人们忙着把酒桶
隆隆地滚出地窖。
烤、煮、收拾……
全靠乡邻帮忙照料。
冈娜到哪里去了？她呀，
已经到基辅去朝圣。
老爹为这央求过她。
玛尔柯含着泪几番恳请，
要她留下做女主婚人。
“不，玛尔柯！千万不能！
我是一个佣人，
不能抛头露面，
做你的女主婚人……
可别让人家嘲笑你。
愿上帝保佑你们！
我要到基辅去朝圣，
往后你们要是肯收留，
我趁着还有力气，
再回到你们家里，
帮着料理料理……”

冈娜虔诚地

给玛尔柯划个十字……
她哭了起来，
就这样走出门去。

婚礼热闹起来，

乐声和鞋掌，

一齐响了起来，

蜜酒在桌上流淌。

这时候，

冈娜一路蹒跚而行，

慢慢到了基辅，

宿在一个女人家里，

她帮女房东挑水做活，

为了挣几个钱，

好去进香朝圣。

挑呀，挑呀，

挣得几个钱，

就到大寺院，

给玛尔柯

买了顶圣徒伊凡帽，

让亲儿子玛尔柯

戴了不会头痛发烧，

再给儿媳妇

买了个圣徒瓦尔娃拉线戒，

然后对圣徒一一朝拜，

就准备回家。

冈娜回到了家乡。

卡泰林娜和玛尔柯

在大门口迎候，

陪进屋里，请她坐下；
侍候她茶饭，
询问她基辅生活，
卡泰林娜给她在上房里
铺床安眠。

“他们为什么对我这样爱护？
为什么对我这样尊敬？
哟，我仁慈的主呵，
也许，他们已经知道底蕴……
也许，他们已经猜到……
不，不会猜到——
他们只是出于好心……”
于是冈娜哭了，
哭得那样伤心。

六

河上三次结冰，
河上三次解冻；
冈娜到基辅朝圣，
卡特妮娅[1]三次相送，
正象送别自己母亲。
这回是第四次送行，

[1] 卡特妮娅，卡泰林娜的爱称。

送到田边山冈，
卡特妮娅为她祈祷，
祝她早返家乡，
否则家里寂寞冷清，
就象自己母亲，
一旦离家远行。
过了圣母升天节，
在一个星期天，
特罗菲姆爷爷穿了干净衬衫，
戴着帽子坐在屋边。
小孙子在他面前逗着狗玩，
孙女儿穿了母亲的短袄，
装着来探望爷爷。
老爷爷微笑着对小淘气说，
口气如同对一个成年妇女：
“探亲怎么不带麦饼？
哪个在路上把它抢了？
还是忘在家里没拿？
说不定根本就没烘烤？
哎呀，太不象话！你这小姑娘！……”
猛抬头！女佣人进了院子。
两个孙孙和爷爷
　　连忙奔去迎接冈娜……
“玛尔柯可曾回家？”
冈娜不安地问老爹。
“他还在路上没回家。”

“这回我真累呵，
好容易才回到你们家里。
我不愿意让自己
埋葬在遥远的外地。
但愿能等到玛尔柯回来……
我突然感到疲乏难挨！”
接着她从小包袱里
给两个孙孙拿出礼物——
把圣像和小十字，
还有一串彩色项珠，
送给雅丽诺契卡孙女；
把几张圣像箔片，
一只泥小鸟，
一对小马儿，
送给孙子卡尔普；
把圣徒瓦尔娃拉线戒，
送给卡泰林娜，
这已经是第四回了。
送给老爷爷
一对蜡做的圣烛，
就是自己和玛尔柯，
一样也没有，
没有买，没有带回，
因为钱不够，
没有力气继续干活。
“哪，这儿还留下

半个小面包！”

　　　　她把它分成几块，

给了两个小孩。

七

冈娜到了屋里。卡泰林娜

给她把脚洗一洗，

再让她坐下来吃点东西。

可是年老的冈娜

已经饮食不思。

她突然问道：

　　　　　　“哪天是礼拜？”

“后天就是。”

“该好好做祷告，

向圣徒尼古拉祈祷，

要能领一点圣饼多好，

玛尔柯怎么还不回来……

上帝保佑，

他会不会

病在路上回不了家？”

说着，冈娜哭了，

她从桌子边

好容易支撑起来。

　　　　“卡泰林娜！

我已经不中用了：

我老了，脚上没有力气，
站不起来。
卡特妮娅，死在别人家，
这多难受呵。”

可怜的冈娜病魔缠身。
圣餐已经领过，
涂油礼也已举行，
可是病情未见减轻！
老迈的特罗菲姆，
忧郁地在屋边踱来踱去。
卡泰林娜小心侍候，
对病人寸步不离；
日日夜夜守着冈娜，
也不合一合眼皮，
深夜里枭鸟在谷仓上
预报着凶讯。
病人躺在那里，
一分钟也不安宁，
她老是问卡特妮娅：
“亲爱的卡特鲁霞！
玛尔柯还没回来？
嗳，我要能知道，
能够等得到他，
也许，我会好受一点。”

八

玛尔柯和贩盐粮的老乡
一路走着，一路歌唱，
他不慌不忙，卸下牲口，
让它们吃草游荡。
玛尔柯给卡泰林娜
带了一段昂贵的呢料。
给白发苍苍的老父
带了一条锦绣的腰带。
给垂老的冈娜带了条头巾，
猩红的底配着白边，
还有一顶女帽，
是用金线织造。
给孩子带了几双皮靴，
还有无花果和葡萄，
又给大家带了
皇城[1]出产的
整整三桶美酒，
还有顿河的鱼子，
他带着这些一路回家，
家里出了什么事，却全不知道。

---

① 过去俄国对君士坦丁堡的称呼。

玛尔柯无忧无虑地走着，
到家了——感谢上帝！
于是他打开大门
对上帝祈祷！
“卡泰林娜，你听见吗？
玛尔柯回来啦！
快去迎接吧！告诉他，
让他快点进来！……
上帝呵，感谢你！
好容易等到与他见面！”
“我们在天上的父”——
迷糊中她反复低语。

老头儿卸了牛，
把涂彩牛轭解掉。
卡特鲁霞走上前去
把玛尔柯拥抱。
“冈娜在哪里？
我还没有问起她……
她还活着？”
　　　　　“她活着，玛尔柯，
可是病了，病得很厉害。
趁爸还在卸牛，
你快进去看看她，玛尔柯呀，
冈娜等你好心焦呵。”

玛尔柯和卡泰林娜走过去，
玛尔柯站在门边，
惊得呆住了……冈娜轻声说：
“感谢……感谢上帝！
过来，玛尔柯……哦，卡特妮娅，
你出去一会，亲爱的，
我要详细问问他，
把我的心事全都告诉他。”

卡泰林娜悄悄走了出去，
玛尔柯走到床边，
俯下身子。
冈娜吃力地说：
“玛尔柯，你朝我看，
你看我病成这样子。
我不是女佣人，我，你听着
我……”
她不再说下去了。
玛尔柯哭着，心里感到奇怪，
冈娜重新把眼睛睁开，
痛苦地望着，
流着泪水。
“原谅我吧。我在别人家里
度过了一生……
原谅我吧，我的好儿子，
我就是生养你的母亲。”

她不响了……

　　　　玛尔柯呆住了，

大地仿佛震动了一下。

玛尔柯清醒过来……扑向母亲怀里，

母亲已经溘然长逝。

1845年11月13日于彼烈雅斯拉夫

1860年改写

梦　海译

高 加 索[1]

——献给我真诚的雅可夫·德·巴里门

但愿我的头为水，我的眼为泪的泉源，
我好为我百姓中被杀的人，昼夜哭泣。
《耶利米书》第九章第一节

山岭之外还有山岭，乌云弥漫着群山，
那里流过鲜血，痛苦的种子撒在山峦。
自古以来，老鹰便在那儿
惩罚着普罗米修斯[2]，
它不分昼夜地啄着他的肋骨，
想把他那颗心啄成碎片。
然而它喝不尽充满生机的血液，
那颗心总是一再欢笑着，
顽强地跳动不息。
我们的心灵也不会死灭，
意志不会变得薄弱，
那贪欲者不能在大海底下
开垦出耕种的田野。
他束缚不住不朽的灵魂，

不能把言论战胜，
玷污不了永恒不灭的
上帝的光荣。

不是我们要惹起一场纷争③！
我们无法判断这件事情！
我们只有哭泣，哭泣，哭泣，
在每日的粮食中
混和着血汗和泪水。
刽子手嘲弄着我们，
那真理竟然昏睡，而且烂醉如泥。
那么，真理什么时候会苏醒？
疲乏的上帝啊，你长睡不醒，
要什么时候才让我们生活下去？
对于你，上天主宰的创造力量，
我们怀着信念。
真理将站起，自由将抬头，

---

① 一八四三年，谢甫琴科回到乌克兰，与俄罗斯军官雅可夫·德·巴里门(Яков де Бальмен, 1813—1845)结识，巴里门也是一位画家。一八四五年，巴里门被迫服役，参加了沙皇政府镇压达格斯坦山民达尔金族的战争，在作战中死去。谢甫琴科写了这首诗怀念他的亡友。

② 普罗米修斯，希腊神话中的巨人，他曾偷盗天火，传给人世。相传主神宙斯惩罚他，把他锁在高加索的悬崖上，让老鹰不停地啄食他的心肝。

③ 指巴里门所参加的镇压达尔金族(在达格斯坦中部）的战争。十九世纪初沙皇把达格斯坦并入俄国。之后，从三十年代到五十年代，英国和土耳其也阴谋夺取高加索和达格斯坦，扶植当地的封建主起来反对俄国的统治，因此爆发了战争。

而所有的民族
将赞颂你，伟大的主，
永远赞颂，直到永远。
而目前——鲜血在流淌，
那鲜血已经成河！……

山岭之外还有山岭，乌云弥漫着群山，
那里流过鲜血，痛苦的种子撒在山峦。
而我们这些施恩者在那里，
把赤贫的人们仅剩的东西，
以至他们的自由，都给拿走，
并且毒害着他们……
不少受过训练的兵士
已经变成了骷髅。
啊，那泪水！那鲜血！
血泪可以灌饱所有的皇帝，
寡妇们的眼泪可以淹没那些大公王侯！
少女们也在流泪，
那是深夜的眼泪和惯常的暗中哭泣，
还有母亲们痛苦的眼泪！
还有父辈的血泪！
这泪水不是几股河流——而是汪洋大海！
火光熊熊的海……
让地主们的快马和猎犬
占有光荣吧，
让我们的沙皇老爷们

占有光荣吧！

光荣应该属于那些被冰雪覆盖的
碧蓝的峭壁！
光荣应该属于上帝不能忘记的
伟大的勇士们！
你们战斗着——你们必将胜利！
上帝保佑着你们，
你们掌握着真理，
光荣和神圣的自由同你们在一起！
麦饼和土房——都是你们自己的，
得来这些东西，用不着哀求祈祷，
为了面包，为了破烂的小房
也用不到带上镣铐。
可是，瞧瞧我们这儿！
我们这些读书人①，
读着皇帝的圣谕……
从兵营和牢狱
一直走到高贵的皇帝宝座，
我们都是衣着华丽——但实际光着身子。
到我们这儿来长长见识吧！
我们要让你们懂得，
殷勤待客要花多少钱，

---

① 此处含有嘲讽的意味。作者以执行残酷的殖民政策的沙皇政府总督的口吻说话。

我们是基督徒：有教堂、学校和一切恩惠，
上帝就同我们在一起！
只有那些土房，我们感到刺眼：
你们那儿有的是土房，
为什么不是我们的施舍？……
为什么太阳不是由我们制造，
而它却照耀着你们，不取分文……
为什么我们不把麦饼丢给你们，
象打发狗那样……如此等等。
我们不是土耳其人，我们是基督徒。
我们在彼得堡并不满意！……
但如果你们能同我们交个朋友，
你们却能学会许多东西：
我们那儿土地多么广阔，
单是西伯利亚平原已使人受益不少。
那儿有多少监牢！有多少兵士！
从摩尔达维亚直到芬兰
操着各种语言的人都缄默不语：
大家都安宁无事！
我们这儿有神父念着圣经，
并教导说，有位皇帝曾牧过猪①，
和朋友的妻子打得火热，
他杀死了那位朋友，而皇帝逝世以后——

---

① 典出自《圣经·撒母耳记下》第十一章：以色列的国王大卫，爱上了他的部将乌利亚的妻子拔示巴。大卫派乌利亚出征，乌利亚战死后，大卫即将他的妻子迎入宫内。此处诗人暗指沙皇的荒淫暴虐。

便进入了天国。看吧，我们这儿就是如此。
让他进入天国！
你们没有学问，没得过圣十字的启示！
但我们要教会你们！……盗窃吧，

攀折吧，抢劫吧，

这样，你们就能直升天国，

并且把全家带上！
我们还有什么不会做的事情？
数数天上的星斗，种点儿荞麦，
责骂那些法兰西人。
我们卖掉或者在牌桌上输掉一些农奴，
他们都是受过洗礼的人……但是寻常的百姓。
我们不是残酷的剥削者！
我们不买偷来的东西，
我们按照法律行事……

空谈家们啊，伪善者们啊，
你们这些被上帝诅咒的人！
说什么按照使徒的遗训
爱着你们的兄弟！
但你们锺爱的不是灵魂，
而是看上了弟兄的皮。
你们是按照法律剥皮：
用这块皮给女儿做件衣裳，
用那块给私生子盖一所住房，
再给老婆弄一对手镯，
给自己究竟弄点什么，

连老婆和孩子都不知道。

上帝的独生子啊，
你被钉死究竟为了谁？
是为了给我们赎罪吗？
还是为了说出真理！……
或者不叫这场愚弄结束？
而愚弄就此继续下去！
那些礼拜堂、寺院和圣像，
那蜡烛的热焰，那香炉的烟缕，
以至跪在你的圣像面前
不知疲倦的膜拜顶礼——
这都为了盗窃，为了战争，
为了让弟兄们血流成河，
看吧，这就是刽子手们
从烽火中抢来，
奉献给圣灵的一条锦被！
人们受到教育啦！
我们要让这些失明的孩子们看个明白！
给他们瞧瞧真理的阳光，
让他们见识这一切吧！
只要让他们落在我们手里，
他们马上就会知道：
怎样更坚固地修造牢房，
怎样把皮鞭扎得更紧，
怎样把镣铐钉上，

带着它去尝尝西伯利亚的冰雪严霜——
他们将体会到一切，
现在你们只要把故乡的山冈交出来，
因为其余的东西，那田野和大海，
我们已经抢夺过来！

他们把你也弄得筋疲力尽了，
我的朋友和唯一的弟兄，
我亲爱的雅可夫啊！
你流了那么多热血，
不是为了乌克兰，
而是为了它的暴君！
你不得不用沙皇的酒杯，饮尽他放进的毒液！
我真诚的、正直的、不能忘怀的朋友啊！
让你的心灵驰向乌克兰吧，
你同哥萨克们驰骋在那河流的两岸，
看看草原上那些古老的荒冢吧，
你用血泪同哥萨克结成友谊，
在草原上等待我吧，我将从囚禁中回来。
而目前——我将传布我的歌儿，
我将倾诉这些残酷的苦难。
愿人们在和苦难的搏斗中更加坚强吧。
那乌克兰的微风
将沾着露珠，我的泪滴，
把我的歌儿带给亲爱的朋友。
而当你们望见它们，

开始念它们，

那时荒冢、草原、山峦又将涌现，

而你们也会把我怀念。

1845年11月18日于彼烈雅斯拉夫

张铁弦译

霍洛德纳伊·雅尔[1]

人人都有自己的不幸，
我也没有什么幸福可言，
虽说不是自己的，而是外来的，
但这终归是不幸。
往事让它沉入梦境，
为什么要去回想
早成过去的事情，
重把往事唤醒！
就拿这雅尔来说吧。
如今要到这荒野的谷地，
连条小道也难于寻觅；
大概，人们永远不会
再在这里蹀躞，
回想一下吧，这里的古道
从马特辽那修道院[2]
到森严的雅尔……
从前海达马克的营垒
就驻扎在这里，
他们把火绳枪装上弹药，
把锤矛磨利，

人们从四面八方云集，
仿佛挣脱十字架的死囚，
父亲和儿子，兄长和弟弟
都来进行严酷的清算，
叫残暴的波兰人
在痛击之下全部消灭。
大道啊，你在哪里，
通向雅尔的宽阔的大道？
是你自己长成一片丛莽？
还是刽子手故意种上，
为了不让人们
到那里去集议，
共商如何对付
那班“好心的老爷”，
那些吃人的老爷，
新的暴敌③？
道路你们是堵塞不住的！
热列兹尼雅克将在雅尔出现，
他朝乌曼看一下，
等待着冈塔！

---

① 这首诗是诗人对当时反动的历史学家的愤怒抗议。这班反动的历史学家为了讨好专制政权，恶意诽谤乌克兰海达马克的农民起义。
霍洛德纳伊·雅尔，意译为“寒冷的深谷”，是离奇吉陵不远的谷地。一七六八年，海达马克起义农民曾经在这里集合，准备向波兰贵族发动进攻。一八四五年，诗人路过此地，见丛莽森森，有感而作此诗。

② 在奇吉陵附近。

③ 指压迫农奴的地主阶级。

你们不要把神圣的法律
加以掩盖和践踏，
你们不该把尼禄[1]
奉为至尊！
你们不该以帝王之战
诩为光荣——
你们自己全不知道
这些帝王的血腥罪行，
却偏偏叫嚷，
为了祖国
献出肉体和灵魂……
天哪，真是奴性十足！
傻瓜伸出脖子，
连自己也漠然无知，
却诋毁冈塔荣誉——
该是何等无耻！
“海达马克是一帮盗贼，
我们历史的污点，
如何堪称战士！”
胡说，你们这伙吃人野兽！
强盗不会挺身而出
卫护神圣的真理与自由，
不会给愚昧的百姓

---

[1] 尼禄（37—68），罗马帝国的暴君。据传说，曾放火焚烧罗马城，迫害基督教徒。这里影射沙皇尼古拉一世。

卸除镣铐锁链，

那被你们套上的锁链；

强盗不会把叛徒儿子处死刑；

不会对乌克兰母亲

一片丹心！

不，你们自己才是强盗

一群贪暴的乌鸦！

你们依据什么公理，

你们依据什么神圣法律，

出卖苦难的百姓，

出卖他们所有的土地？

你们小心点吧：

盼望已久的严厉的审判

即将来临！……你们侮弄弱小，

侮弄贫困愚昧的人们，

你们欺骗别人，欺骗自己，

却欺骗不了上帝！

要知道：在未来光明的日子，

惩罚将临到你们头上，

那霍洛德纳伊·雅尔的火苗呀，

重新会燃起熊熊火光！

1845年12月17日于维云尼沙

梦　海译

“过去了多少白昼，过去了多少黑夜”

过去了多少白昼，过去了多少黑夜，
夏天也已消逝；
枯黄了的树叶发出簌簌的喧响；
两眼暗淡无光，歌儿熟睡，心儿入眠，
一切都进入梦乡……
我不知道，我是否还活着，能不能活下去，
也许就这样在世界上苟延残喘，
因为我已经不再欢笑，也不再哭泣悲伤……

命运啊，你在哪儿？命运啊，你在哪儿？
什么样的命运都没有！
上帝啊，假如你不舍得好的命运，
那就给我一个坏的，坏的命运也是一样！
你不让能走动的人安眠，
不要让他的心死掉，
象一块腐朽的木头
卧倒在地上。
你要让我活下去，让心活下去，
让我热爱人们，
假如不那样……我就要咒骂，

把这个世界放火烧光！

脚上戴着镣铐，

在囚禁中死去，这是多么可怕，

但是更可怕的，是在自由中

沉睡，沉睡——

永远永远地沉睡，

什么痕迹也没有留在世上；

你是否曾经活过，或者早已死亡，

反正都是一样！

命运啊，你在哪儿？命运啊，你在哪儿？

什么样的命运都没有！

上帝啊，假如你不舍得好的命运，

那就给我一个坏的，坏的命运也是一样！

1845年12月21日于维云尼沙

戈宝权译

三　年①

日子不象日子，似过而又非过，
可是岁月啊，
却象箭一般地飞驰而过，
它们带走了一切美好的东西，
它们窃取了一切美好的思想，
还把我们的心啊，
粉碎在冰冷的石头上，
它们歌唱着“阿门”②，
它们对一切快乐的事物
都歌唱着“阿门”，从现在直到永远，
还把一个瞎了眼睛的残废，
丢弃在十字路口。
短短的三年啊，
白白地消逝了……
可是在我那所茅舍里，
它们却干了多少令人伤心的事情。
它们使我那颗可怜的、
平静的心变得极度空虚，
它们摧残了一切美好的东西，
还引起了无限的痛苦悲伤，

它们用煤气和浓烟

熏干了我善良的眼泪，

就是在通向莫斯科的大路上，

和卡特鲁霞一同流下的那些眼泪③；

就是在土耳其的囚禁中，

和哥萨克人祈祷时一同流下的那些眼泪④；

还有为了奥克桑娜，我的明星，

我的美好的命运，

每天以泪水洗脸的那些眼泪⑤……

那时候，恶毒的年头

还没有到来；

可是它们一来到，

---

① 一八四三年，当谢甫琴科还是圣彼得堡美术学院的学生时，他在离开了乌克兰十五年之后，重新回到了家乡，见到了自己的亲人。在故乡居留期间，他目睹了农奴的悲惨不幸和封建地主的暴虐专横，曾将这一切都写在«三年»（1843—1845）诗集中。这首诗是一八四五年十二月在彼烈雅斯拉夫附近的维云尼沙写成的，排列在诗集的最后面，为这本诗集作了一个总结。

② "阿门"是祈祷的结束语，原意为"心愿如此"，但又作"末日"、"完了"、"完结"讲。

③ 请参看«卡泰林娜»一诗。卡泰林娜爱上了一个军官，后被遗弃，就抱着私生子在通向莫斯科的大路上流泪饮泣，冒着风雪想到莫斯科去找这个孩子的父亲。

④ 请参看«迦玛里雅»一诗。谢甫琴科在一八四二年写成的«迦玛里雅»一诗中，讲到迦玛里雅率领乌克兰的哥萨克人援救被俘后囚禁在斯库塔里牢狱中的弟兄们，那时候他们正在狱中流着眼泪，思念着故乡。

⑤ 请参看«N.N.（"我年方十三的时候"）»、«我们曾在一起长大»等诗。奥克桑娜·柯瓦连柯是谢甫琴科童年时的女友，后随哥萨克人出征，生了个私生子，回到家乡后发了疯，到处漂泊流浪而死。

就把什么东西都窃取一空。
既可怜父亲，又可怜母亲，
更可怜那个忠贞的、
年轻而又快活的妻子，
现在她躺在坟墓里，
我的弟兄们，这是多么不幸；
在没有生火的茅舍里，
要把那些没有洗干净的孩子们，
全都哺养成人该有多么困难——
真是伤心啊，可是更加伤心的，
是那个热恋着的
和结了婚的傻瓜，
他的老婆为了三个铜币，
就把自己出卖给别人，
还要嘲笑他一顿。
真是令人伤心！
真是令人心碎！
可是我啊，也遭到了
这种恶毒的不幸：
我的心热爱着人们，
也从人们那里得到了安慰，
大家都欢迎它，
夸奖它，还为它而喜悦高兴……
可是岁月悄悄地逼近，
把我的眼泪，
把我那些真诚的热情的眼泪熏干；

我开始恍然大悟……我仔细一看——
还是别说吧。
在我的周围，无论我看到哪儿，
那都不是人，只是一窝毒蛇①……
我的眼泪，
我的年轻人的眼泪都枯竭了。
现在我用毒药
在医治我破碎的心灵，
我不再哭泣，我不再歌唱，
我象猫头鹰②一样在哀叫。
事情就是这样！
你们高兴怎样，那就怎样吧。
或者大声地蔑视咒骂我，
或者就偷偷地
夸奖我的歌儿……
反正都是一样，
我的青春年华
一去永不复返，
我的愉快的话语
也一去不再来……我的心啊
也不会再回到你们的身旁。
我不知道：我要到哪儿去，

---

① 指地主及沙皇政权所倚靠的那些人。

② 谢甫琴科在一八四四年写成的《猫头鹰》一诗中，讲一个不幸的母亲，她的独生子被征去当兵，服役二十五年，从此母亲就过着孤苦伶仃的日子。

我将在什么地方安身，
我能和谁交谈，
我能让谁高兴，
我能在谁的面前
倾诉出我的心思。
我的歌儿！我的岁月，
三个苦难的年头啊。
我的不幸的孩子，
你们能依靠谁呢？
谁也不能倚靠，
还是在家里睡着吧……
我要去迎接第四个年头，
去迎接新的年头。
你好啊，穿着旧年的厚呢长袍的
新的年头！
你在满是补丁的讨饭袋里，
把什么带给了乌克兰？
“按新指令明文规定，
从今以后万民安居乐业。”①
那就祝你健康，
但你要向穷困行礼问好，千万别把它遗忘。

1845年12月22日于维云尼沙

戈宝权译

① 这句话是摹仿沙皇当局官方文件中的用语，含有讽刺的意思，因为这些文件说在沙皇尼古拉一世统治年间(1825—1855)，人民安居乐业。

〔遗　　嘱[1]〕

当我死了的时候，

把我在坟墓里深深地埋葬，

在那辽阔的草原中间，

在我亲爱的乌克兰故乡，

好让我看见一望无边的田野，

滚滚的第聂伯河，还有峭壁和悬崖；

好让我听见奔腾的河水

日日夜夜在喧吼流荡。

当河水把敌人的污血

从乌克兰冲向蔚蓝的海洋……

只有那时候，我才会离开

祖国的田野和山岗——

我要一直飞向

上帝所在的地方，

但在这样的日子到来以前，

我绝不会祈祷上苍。

把我埋葬以后，大家要一致奋起，

把奴役的锁链粉碎得精光，

并且用敌人的污血

来浇灌自由的花朵。

在伟大的新家庭里，
在自由的新家庭里，
愿大家不要把我遗忘，
常用亲切温暖的话语将我回想。

1845年12月25日于彼烈雅斯拉夫

戈宝权译

---

① 这首诗是谢甫琴科一八四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在乌克兰的古城彼烈雅斯拉夫卧病时写成的。原诗没有标题，但由于诗里写出了诗人死后的遗志，因此一向被称为《遗嘱》。谢甫琴科于一八六一年二月二十六日（公历三月十日）在圣彼得堡逝世，最初葬在斯摩棱斯克公墓，四十多天以后，他的遗体方被允许迁回乌克兰，于五月十日葬在第聂伯河旁离康涅夫不远的修道僧山岗上，最后实现了他生前的愿望。这首诗曾由很多乌克兰作曲家谱成歌曲。

百 合 花

“当我生长的时候，他们为什么
这样不喜欢我？
当我长大的时候，他们为什么
这样摧残我？
而今天，宫廷之中，他们为什么
对我又如此殷勤，
把我称为公主，
对我花颜玉容
如此目不转睛？如此震惊，
讨取我的欢心！
我的兄弟，我的花中精英，
请你回答，我恳求你！”
“我不知道，我的姊妹，”
花中精英俯下身子，
对姊妹表示爱怜；
他涨红了脸，
凑近百合花低垂着的
白嫩的粉脸。
百合花哭了，
朝露般的串串泪珠……

她哭着说道：
“我的好兄弟呀！
我们俩早就相爱，
可我还没有对你吐露，
当我是个姑娘的时候
我受过多少苦楚……
我的母亲呀……不知为什么
她总是那样悲伤，
她望着，望着，
老望着我，她的亲女儿，
哭得那样难受……我不知道，
我亲爱的兄弟呀，
是谁给她带来这么多的苦难？
当我幼小的时候，
我只知道嬉耍淘气，
可是我的母亲，越来越萎靡消瘦，
对我们狠毒的老爷
切齿痛恨地诅咒。
后来母亲死了。那可恨的领主
把我收养。
我深居高楼华屋，
渐渐长大。
那时我并不知道，我是他的女儿，
是领主的嫡亲女儿。
后来领主到遥远的地方去了，
他就抛弃了我。

人们对他千咒万骂，
把他的府邸烧毁。
不知道为什么，
他们并没有把我伤害，
只是把我的长发剪短，
给我这个短发少女，
换上一身破旧，
还对我尽情嘲笑。
甚至连那些犹太人
也都把我咒骂。
我的好兄弟呀，
世人就是这样对待我；
不让我度过
我的青春年华。
在一个冬天
我终于悄悄地死在篱边。
可是到了春天，我在幽谷之间
长成一朵鲜花——
雪一般白净的鲜花！
使树林变得愉快。
天哪，在冬天……
人们不让我进屋。
可一到春天，真是奇怪，
我的美丽使他们惊讶。
我为姑娘们增添姿色，
我成了百合花——白雪花，

受到了人们的青睐；
我在华丽的厅堂，
在林子里，在温室里，
吐蕊开花。
请你告诉我，花中精英，
我亲爱的兄弟，
为什么上帝要这样安排，
使我在这世上变成鲜花？
叫我取悦那些人们，
他们曾经毁害
我和我的母亲？……
哦，恩泽无边的天神！……”
于是百合花哭了，
花中精英俯下身子，
对姊妹表示爱怜；
他涨红了脸，
凑近百合花低垂着的
白嫩的粉脸。

〔1846年7月25日于基辅〕
〔1858年3月6日改写于尼日尼-诺夫哥罗德〕

梦　海译

“说实话，那对我全是一样”[①]

说实话，那对我全是一样，
我在乌克兰活着，或者死亡。
在那遥远的家乡，
把我忘掉或者记着——
那对我全是一样。
我在异乡人中间长大，
我啼哭着，就在囚禁中死去，
我要把一切都带进坟墓，
我亲近的人们也不为我哀悼。
在我们可爱的乌克兰，
但那不是我们自己的土地，
人们在悲伤中不会把我记起。
父亲也不要告诉儿子，
说我怎样在囚禁中过活，
不要向他说：
“祈祷吧，我的儿子，为了乌克兰，
他曾经受过苦难。”
哪个儿子祷告或不祷告，
对我全是一样。
但是只有一件事，我不能不管：

如果恶毒的人们
要用美梦把乌克兰哄骗，
把她抢掠一空，又在火光中把她惊醒，
啊，这个我就不能不管！

〔1847 年于牢房中〕

张铁弦译

① 这是«牢房集»中的一首。诗人在牢房中写了这首诗，作为对沙皇政府诬陷的回答。

“三条宽阔的大路……”[1]

三条宽阔的大路
通往不知什么地方……
三个弟兄离开了家，
从乌克兰奔向异乡。
他们辞别了亲爱的母亲；
大哥抛下了妻子，
二弟和姐姐分离，
而最小的弟弟——
离开了一位可爱的姑娘。
年老的妈妈在田野上
栽种了三棵梣树，
嫂嫂呢，在辽阔的草原上
栽种了一株笔直的白杨。
姐姐在溪谷中
栽种了三棵白槭树……
而那年轻的姑娘
种上了绣球花树。
哎，那棵绣球树干枯啦，
白槭树也没有活成。
笔直的白杨没有长起来，

三棵楞树枯萎不长。
三个弟兄一去不返——
亲爱的母亲哭泣着，
妻子悲泣，儿女啼哭，
他们诅咒着自己的苦命。
于是姐姐走向异乡
去寻找自己的兄弟……
她把那些家务事
都交给了年轻的姑娘。
三个弟兄一去不复返，
在世界上到处流浪。
而一丛丛的荆棘
就长满在这三条大路上。

〔1847年于牢房中〕

张铁弦译

---

① 谢甫琴科在这首诗中广泛地运用了乌克兰民歌的风格和调子。

“茅屋旁有个樱桃园子”①

茅屋旁有个樱桃园子，
金甲虫在树上爬来爬去。
农夫们背着耕犁回家，
年轻的姑娘们唱着歌曲，
母亲在家里等着他们回去。

全家人在茅屋旁吃晚饭，
黄昏的星星在天上升起，
小女儿给大家送来饭食。
母亲又该絮叨几句了，
若不是夜莺在枝头唱起。

母亲让几个年纪幼小的孩子
安歇在茅屋的近旁，
自己挨着他们，也进入了梦乡。
一切都安静下来……只有姑娘们
和那只夜莺儿还在歌唱。

〔1847 年于牢房中〕

张铁弦译

---

① 这首诗是谢甫琴科最喜爱的作品之一，他曾多次抄赠友人，又题《春夜》、《五月的黄昏》。

“我们能再度相聚吗?”[1]

我们能再度相聚吗?
或许是永远分手别离?
但我们曾经把爱情与真理的话语
在那些草原和密林中传播。
就这样也好!……
我们只得敬爱别人的母亲——
而不是自己的生身母亲!
这是上帝的意旨!我们应当期待!
我们要听从上帝,并向他祷念,
当启程上路的时候,
我们要互相发出诺言:
热爱自己的乌克兰……
在灾难临头的沉重岁月里,
我们要在祷告中把她怀念!

〔1847年5月30日于牢房中〕
〔1858年3月18日改写于莫斯科〕

张铁弦译

---

① 一八四七年五月,谢甫琴科被判流放,这首诗是他与狱中难友告别时写的。

“我的歌啊，我的歌啊！”①

我的歌啊，我的歌啊，

我最亲爱的！

在这些险恶的年代里，

千万不要把我抛开。

灰蓝色羽毛的鸽子啊，

望你们成群结队地

从辽阔的第聂伯河上飞来，

在这荒漠的地方，

和贫穷的吉尔吉斯人② 一齐游逛。

虽然他们那样贫穷，

虽然他们衣不遮体……

他们在自由中还祈祷上苍。

我的歌啊，快快飞到我的身旁！

我要用温柔的话语

---

① 谢甫琴科在流放期间，过着非人的生活，根据沙皇尼古拉一世的批示，他被严格禁止写诗和作画，但他还是偷偷用纸头订成小本子，藏在自己的皮靴筒里，就在这些«靴筒诗抄»中，他写下不少的诗歌作品。这首诗写在第一本«靴筒诗抄»的卷首。

② 在十九世纪前半叶，居住在黑海东岸草原上的游牧民族，被通称为吉尔吉斯人，但谢甫琴科诗中所指的，实际上是哈萨克人。

抚爱着你们，我的孩子们，
我还要和你们一同哭泣悲伤。

〔1847年于奥尔斯克要塞〕

戈宝权译

N. N.[1]

太阳西沉，山峰显得幽暗，
小鸟不再歌唱，田野沉默无言；
到了休息的时刻——人们心满意足，
而我却张望着……心中感到痛苦，
于是，我的心不由得驰向乌克兰，
我默想着，飞到遥远的地方，
仿佛这样，我的心就得到慰安。
田野、花园和山峰开始发暗，
一颗星星出现在那深碧的远天。
神圣的星星啊！我偷偷地在流泪。
此刻你是否也早已出现在乌克兰？
那双褐色的眼睛是否已经在碧空中
把你找见？或者忘却？
如果已经忘却，那么，还是让它们安眠吧，
关于我的命运，人们也就不会听见。

〔1847年于奥尔斯克要塞〕

张铁弦译

① 此诗据推测是献给作者童年时代的女友奥克桑娜·柯瓦连柯的。

N. N.[①]

我年方十三的时候，
在牧场上放牧羊羔。
是由于阳光照耀得那么美丽，
还是我心中有一种莫名的欢喜，
我感到一切
仿佛是天堂的境地……
早已叫我去歇晌打尖，
而我却待在草丛中，
悄悄地祈祷上帝，
我在这世界上，未必再有机会
能够这样高兴、愉快地祈祷，
心中感到这样的欢喜。
我觉得天空和村庄，
甚至畜群也兴高采烈。
太阳照耀得那般和暖——并不象火似地烘烤！
但是，天上的太阳并未长久地
显得这样温存：
它渐渐升起，光线变得赤紫，
炎阳便把我的天堂给灼伤。
　象刚刚苏醒似的，我四下张望；

村庄变得昏黑，
而蔚蓝的天空
也变得暗淡无光。
我望着那羊群——
但并不是我的小羊！
我望望那茅舍——
我没有茅舍了！
上帝未曾给我任何东西！……
痛苦而贫困的我，就大哭一场！……
这时，道旁有一个亲切的少女
正在拔大麻。
她听见了，
看见了我在哭泣，
便走过来，给我抚慰，
象对婴儿似的替我拭去眼泪，
并且吻我。
这时，太阳又重新照耀，
这时，世界上的一切仿佛又属于我……
还有那些橡树林、田野和花园！……
于是我们笑着，嬉闹着
把别人的羊群赶向水泉。

这不算什么！但今天我一想起这些，

---

① 此诗据推测是作者献给他童年时代的女友奥克桑娜·柯瓦连柯的，也就是诗中所指的那位少女。

忧愁便涌上我的心头——
要知道，这是由于上帝的仁慈，
不让我生活在那样的乐园。
我渴望耕种故乡的土地，
而不被人看成是愚痴的人，
我渴望自己不感到命运的凄苦，
不去诅咒上帝和世人！……

〔1847年于奥尔斯克要塞〕

张铁弦译

梦[1]

我高高的山岭啊！
你们虽然不怎么高峻，
可是多么美丽，
在一层薄雾中，你显出蔚蓝色，
从遥远的地方——
从彼烈雅斯拉夫[2] 广阔的原野，
从号称"遗丘"[3] 的山冈望去，
透过第聂伯河上的雾气
看起来就好象飘浮着的乌云。
我默默地走在河岸上，我欣赏着，
看吧，那高高的悬崖、溪谷、森林，
从乌云里悄悄地闪出，
它们在我眼前涌现，仿佛是一群幻影；
而那些白色的茅舍闪现着，
好象是草地上捉迷藏的孩子，
他们穿着白衬衫在那儿游戏。
而在底下，我们的第聂伯河，
就象一位头发花白的哥萨克
在田野间闪烁。
更远些，在第聂伯河那边，

在山冈上矗立着一座哥萨克寺院，
它那小礼拜堂在远处耸立，
屋顶上的十字架已经有些歪斜。
　　一切伫立着，都在等待
　　査波罗什人从他们的草地上回来……
　　宽广的第聂伯河呼唤着，
　　它向朋友倾诉着哀怨。
　　当寺院的窗子变得幽暗，
　　那亡魂便从墓穴中
　　凝视着辽远的草原。
　　你在忧伤中，盼望着复兴吗？
　　你等不到那种光荣！
　　你的同胞被抢劫了，
　　而那些狡猾的地主老爷们
　　怎么会关心伟大的
　　哥萨克的光荣?!……
山底下，特拉赫捷米罗夫镇④
把自己的茅舍分布在河岸两旁，
仿佛一个吃醉了的乞儿用忧伤的手
把自己的面包块四处抛散。
你看，那个寺院——就是从前

---

① 一八四五年，谢甫琴科应“基辅文献委员会”的邀请，在乌克兰进行实地考察，根据当时的印象，写成此诗。

② 彼烈雅斯拉夫，乌克兰的古城。

③ “遗丘”，一个古代军事堡垒的遗址。

④ 特拉赫捷米罗夫镇位于彼烈雅斯拉夫城附近。

哥萨克的古老村庄。
这是真事？怎么会这样？……
人们把一切：查波罗什地方和村庄，
还有那寺院，还有一切财宝，
都送给了那些万恶的沙皇。
沙皇玷污了一切，把一切抢得精光！……
而你们啊，高山，并没有伸手来拯救！！
让我们永远不要欣赏你们，
你们这可恶的山岭！……不，不……
不应该诅咒你们！……
要咒骂罪大恶极的贵族们，
那些污秽的哥萨克头目！……
请恕罪吧，请宽恕我吧，
高峻而蔚蓝的山岭，
在世界上你们最神圣！
请饶恕吧！我向上帝祷告……
我是多么热爱乌克兰，
热爱她，我那贫困的家乡，
我要诅咒神圣的上帝，
为了乌克兰，我宁愿毁掉心房！

在特拉赫捷米罗夫的那面，
高坡上，在篱笆后面，
有一所粉白的茅舍很是显眼，
它好象一个孤儿，
正想跳入第聂伯河的深渊，毁掉自家的生命……

从茅舍中可以望见乌克兰
和昔日盖特曼统治的地方。
在茅舍旁边坐着一位百岁老人，
这时，太阳已经在第聂伯河上沉落。
老人坐在那里，有个思想已经成熟，
于是他流下眼泪。
“唉，唉！”老人说，
“真是叫人迷惑！
他们糟蹋了这天堂乐土！……

　　啊，那昔日盖特曼统治的地区！！”
　　于是老人忧郁起来……
　　或许有种沉重的心情想要吐露？
　　然而，他不能说……

“我曾在世上不少地方游荡！
我穿过长袍，也穿过短装。
在乌拉尔的东面，那些贫穷的吉尔吉斯人，
生活虽然非常贫困，

　　但在那里，他们过得
　　真比我们乌克兰更自在。
　　或许因为那些吉尔吉斯人
　　全不是基督徒？……
　　基督把不少罪恶带给人间，
　　他使纯良的人们也改变了面目？
　　要知道，为了基督的真理，
　　为了对他的信念，

我们哥萨克愚蠢的头颅滚落在地，
沉浸在自己和别人的鲜血中！……
如今，光景是否变好了？
绝不，而是变得更坏！
不用刀剑，不用火刑，
便把人们禁锢起来，
把他们折磨、践踏……
唉，唉，地主老爷们啊，
信奉基督的老爷！……"

我的老人不作声了，他心中万分忧愁，
垂下他那硕大的花白头颅。
傍晚的时候太阳给森林镀上金光，
第聂伯河和草原也罩上了金黄；
玛泽巴① 教堂金光闪耀，
波格丹② 的遗冢有些沉郁，它在幻想；
在通往基辅的大道上，
那杨柳孤零地向"三兄弟山"依偎，
而特鲁巴伊洛③ 和阿里塔④ 被河流间的苔藻
连结起来，象是亲生兄妹，
这一切美景虽然那么悦目，

---

① 玛泽巴（И. С Мазепа，1644—1709），一六八七——一七〇九年间的哥萨克首领，乌克兰人民的叛徒，一七〇八年瑞典进攻俄国时，向瑞典人投降。此教堂为玛泽巴在一七〇一年所建。

② 即波格丹·赫米尔尼茨基（З. Б. Хмельницкий，约1595—1657），他是十七世纪乌克兰人民反抗波兰贵族压迫的领袖。

③ 即特鲁贝日河，第聂伯河支流，特鲁巴伊洛是该河的俗称。

④ 阿里塔，河名，流入特鲁贝日河。

但老人的心却在哭泣，眼睛不想望去！

光耀的太阳
向昏黑的大地告别了，
这时明净的月亮
随着一颗姊妹似的星星
出现在天上；
朵朵乌云不再那么幽暗，
它们欢快地飘向两旁。
于是老人望着天空，
泪珠向下流淌……他说：
“我赞颂你，我的上帝，
伟大的主啊！
你没有叫我灭亡，
苍天的主宰！
你给我的心中，加添了
能够克服痛苦的力量，
你把我这须发苍苍的老人
带到这神圣的山上——
让我孤单地住在这儿
向你祷告，
让我的心灵因你的美丽
而感到欢畅……
让我这被沉重的人间罪恶
给损伤了的一颗心，
埋葬在这悬崖峭壁之上，

留在这个地方……”
他擦干了火辣辣的眼泪，
虽然这不是年轻时的泪水，
于是，老人想起了
从前的幸福岁月……
想起了往昔的事情……
它们是怎样发生的，发生在什么地方？
哪些是真实，而哪些又是梦想？
又曾经见过哪些大海汪洋？
他想起了那幽暗的橡树林
和长着两条黑眉的少女的眼睛；
他记得，月儿在星星中间照耀，
而夜莺在绣球树上
时而无声，时而欢唱，
那小鸟赞颂着神圣的上帝；
这一切都是在乌克兰！……
接着，老爹微笑了一下……
大概，他不能不忆起那个事实，
他们曾准备举办喜事，
但是分开了，喜事没有办成……
她走掉啦，而他到了这么大年龄，
孤苦伶仃，还记得以往的不幸。
我的老人又开始忧郁；
一直到黄昏，他一边徘徊，一边思忆，
然后，他做了祷告，
便悄悄地走向茅舍歇息，

而此刻一片乌云便把月光遮蔽。

这就是方才我在异乡所作的一场梦。
仿佛我重新获得了自由，
在这世界上重又诞生。
上帝啊，你让我
在这衰老的暮年，
去到那被掠夺了的崖壁上，
安身在那所荒凉的茅舍里，
让我把这颗受尽折磨的心，
被痛苦烧焦了的心，
在临终之前
带给第聂伯河边的山岭吧。

〔1847 年于奥尔斯克要塞〕

张铁弦译

N. N.[1]

哦，我的歌啊！哦，恶毒的荣誉啊！
为了你，我在异乡无缘无故地遭苦受难，
我受尽折磨，吃尽苦头……但我绝不后悔认错！……
我象热爱自己亲爱的女友一样，
热爱着亲人似的可怜的乌克兰！
不管你怎样对待我这个不幸的人，
只是不要把我抛弃——我要追随着你，
哪怕是下地狱也心甘……
…………

你接待过
残暴的尼禄、萨尔达纳帕尔、
希律、该隐、耶稣基督、苏格拉底[2]，
哦，你这个淫荡下贱的女人！
你爱过刽子手凯撒[3]，
你也爱过那个善良的希腊人[4]——
所有的人都同等看待……他们都付过钱。
可是我这个贫穷的人，我能献给你什么？
你为了什么要吻我？
难道为了我的诗歌？
许多比我这个不幸的人好得多的歌手，

都枉然地在歌唱。
当我一想到，伤心的事就近在眼前：
要知道，为了荣誉啊，
多少勇敢人的头颅从肩头上掉了下来！
亲兄弟们象一群公狗在打架，
怎样都拆散不开！
而荣誉呢，带着她的麻醉剂——
象小酒馆里的一个荡妇，所有的人都为她醉倒！

〔1847年于奥尔斯克要塞〕

戈宝权译

---

① 这首咒骂“荣誉”的诗，是谢甫琴科献给他年青时代的女友奥克桑娜·柯瓦连柯的。

② 萨尔达纳帕尔是公元前七世纪的亚述国王，以暴虐闻名。希律是公元一世纪犹太的暴君，残忍好杀。该隐典出自《圣经》，是亚当的长子，曾将他的兄弟亚伯杀害。苏格拉底是希腊的大哲学家，公元前三九九年在狱中服毒而死。

③ 凯撒是罗马皇帝的称号，此处指尼禄。

④ 善良的希腊人指苏格拉底。

致 波 兰 人

当我们是哥萨克的时候，
那时还在合并[1]以前——
那时日子过得多么欢畅！
我们把波兰人称为朋友，
我们为自由的草原而骄傲，
姑娘们象百合花似地在花园里盛开，
她们恋爱着并且歌唱，
而母亲们为她们的儿子，
那自由的孩子们，感到荣光……
儿子们一天天地成长，
他们一直活到晚年，
还是那样欢畅。
那时，波兰神父们还没有以基督的名义
来到这儿，
焚烧我们这个地方，
那时，血和泪也没流成海洋……
也没有人以基督的名义，
使孤儿寡母遭受苦难……

哥萨克们开始垂头沮丧。

象一棵被践踏的小草，
乌克兰在呻吟，哭泣！
而头颅一个跟着一个纷纷落地。
那刽子手在逞凶肆虐，
而神父却以疯狂的语言
喊叫说："我们赞美您！阿利路亚！"

看吧，波兰人，我的朋友和弟兄啊②！
那些贪欲的神父和地主将我们拆散，
否则，到现在我们还会并肩地走在一起。
你重新把手递给哥萨克吧，
你要拿出那颗纯洁的心！
让我们重新本着基督的名义
使我们这宁静的乐园焕然一新。

〔1847年于奥尔斯克要塞〕
〔1858年3月14日改写于莫斯科〕

张铁弦译

---

① 指一五九六年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希腊正教教会与罗马天主教教会的合并。

② 据推测，此处可能指波兰革命者勃朗尼斯拉夫·札烈斯基（B. Zaleski, 1820—1880），谢甫琴科在奥伦堡流放期间与他结识，并成为朋友。

致安·奥·柯札契柯夫斯基[1]

从前，我在学馆里，
趁着管事一不留意，
偷偷拿了五分钱币。
那时我衣衫褴褛，
穷苦不堪，
我却用钱买了一大张纸，
用线订成一个本子。
在每页上面，
描画精致的十字和花边，
抄写上斯柯伏罗德[2]的诗句，
或是“三个献礼的博士”[3]。
于是悄悄地躲在一边，
免得人家谈论自己，
我在那里歌唱和哭泣。
而今，又是同样际遇，
垂老之年我又写满不少诗页，
偷偷写着拙劣的诗句，
又在僻静之处歌唱和哭泣，
沉痛地哭泣。我不明白，
为什么上帝给我惩罚？

我在苦难中成长，头发逐渐斑白，
将来会给人掩埋，
而我学生时代的厄运始终无法摆开。
这都因为从管事那里，
偷偷拿了五分钱币。
因而上帝惩罚我如此严厉。

听我说吧，我那蓝色的鸽子，
我的雄鹰，我的哥萨克！
我在奴隶生活中如此受难，
我在世上苦恼不堪。
听我说吧，我的兄弟，你呀，
应该嘱咐你的儿女。
告诫他们，在少年时代
不要涂写诗句。
如果不得不写，
那就不要让人知道，
让他躲在一隅，
一边涂写，一边哭泣，
不要让上帝看见，

---

① 这首诗是写给安德烈·奥西波维奇·柯札契柯夫斯基（А. О. Козачковский, 1812—1889）的，他是彼烈雅斯拉夫地方的医生，谢甫琴科的朋友。

② 格利高里·萨符维奇·斯柯伏罗德（1722—1794），当时漫游各地的乌克兰哲学家和诗人。

③ 这是歌唱博士们向刚诞生的耶稣朝拜的圣诞节祝歌。

不要让你听到，
不要让他备受痛苦、
备受烦恼，
就象我在奴隶生活中
经年累月地受难。

星期日我翻过土垒，
小偷似的溜到野外。
我顺着乌拉尔河，穿过丛丛河柳，
远眺宽广辽阔的原野。
破碎而沉痛的心呀，
顿时一阵战栗，
如同鱼儿挣扎水面。
心里暗暗微笑。
犹如一只鸽子，
在异乡的辽阔原野上空翻飞，
我在自由宽广的田野，
仿佛重又充满生气，
我连忙攀登
高高的山巅，
我怀念乌克兰，
战战兢兢地回忆。
那里有草原，这里也有草原，
但色彩各异，
这里一片赤褐，微呈朱色，
而那里遍地青青，

一片翠绿，

绣成田地和原野，

高耸的墓冢，

苍绿的草地。

而这里呵，却是杞柳、棘草、沙粒……

即使有座坟墓也好，

可以追述古老轶事。

但这里却荒无人烟。

它有史以来，

就是荒漠一片。

我们终于把它找到，

处处筑起城堡，

显然，日后将有墓地连片，

而今很快能成事实！

呵，我的故乡！我的命运！

何时才能投奔乌克兰的怀抱？

也许，我的天呀，

我会终老于此！

这时，赤褐色的田野逐渐昏暗……

“快到营房里去！回到奴隶生活中去！”

仿佛有人在对我催唤。

我蓦地清醒过来，

我象一个小偷，翻过土垒，

沿着乌拉尔河岸，重又返回。

呵，我如此痛苦不堪，

在此度过神圣的星期天。

而星期一呢？……
关在闷人的营房里，
将是整夜心神不安。
希望破碎，连同我的心儿，
还有我所不敢流露的情怀……
世上一切都破灭。
长夜漫漫。沉郁的时日
永无止息，
我呵，流着辛酸的血泪，
不止一次地将枕边沾湿。

我年复一年地过着，
我为谁创造过幸福？
我对谁曾怀过热爱？在何时何地？
我并未创造过幸福，我没有体验过爱。
仿佛在林间独自徘徊！
曾经有过意志和力量，
可是力量被服役窒息，
而意志醉后失态，
与尼古拉[1]撞了个满怀……
于是决心把酒戒绝。

---

① 暗指诗人被沙皇尼古拉一世逮捕和流放。

天呵，这可无济于事，
这是难于达到，
真如俗语所说：
“悔则悔矣，
改则不易”。

我祈求上帝，快点天亮，
我象期待自由那样期待太阳。
蟋蟀鸣声已停；曙光在颤动。
我又祈求黑夜降临，
因为人们会领了垂老的傻子，
跨着士兵的步伐出操，
让他懂得信仰自由的味道，
让他懂得傻子到处都得挨打。

青春时代一去不返，
幸福已经消逝，可是
神圣的希望却在增长。
痛苦又在把我折磨，
不让我的心灵平安。
也许，我终于能看到自由？
泪水把痛苦洗雪？
我要畅饮第聂伯河水，
我的朋友呵，我要回到你的身边，
亲爱的朋友，我要拥抱你，
我们重又在古老的屋里，

一同消磨时日。我害怕！
我害怕提到这些！

这一切是否能成事实，
或是我只能从冥冥之中
俯视乌克兰故乡，
望着你，我的雄鹰？
有时候我会这样，
突然间欲哭无泪，
我会请求死亡……
可是你，还有乌克兰，
第聂伯和它陡峭的河岸，
再有那神圣的希望，
都不允许我
向上帝祈求死亡。

〔1847年于奥尔斯克要塞〕
〔1858年3月16日改写于莫斯科〕

梦　海译

“让我们再来写诗吧”①

让我们再来写诗吧。
当然，要偷偷地写。
这些诗有着新的内容，
但我们要给它再装上古老的封面，
这就是……为了不说谎，
叫我怎样向您讲？……
让我们重新诅咒人们和命运吧！
　　要咒骂那些人，叫他们认识我们，
　　并且尊敬我们。
　　让命运不要沉睡，
　　叫它不要把我们遗忘。
　　您看看，这是什么景象：
　　它把一个小孩抛弃在路上——
　　却不管他今后怎样！
　　这孩子贫苦无依，
　　即使他的胡须已经花白，
　　仍然和小时候一样！
　　他低声叹一口气，
　　就沿着异乡的茅舍——走到乌拉尔！
　　来到了这荒野，被囚禁的地方……

欺弄人的命运啊，
怎能叫人不诅咒你，责骂你呢？
只有我不咒骂；
我在这要塞的墙垣后面躲藏，
恶狠的命运啊，
我将重新同诗歌结成友谊，
我将忧郁地怀着一种希望，
等待那幸福的命运，
她将以客人的身分，
从辽阔的第聂伯河边
来到这不自由的地方！

〔1848 年于奥尔斯克要塞〕

张铁弦译

---

① 这首诗收在第二本《靴筒诗抄》的卷首，现在发表的是一八五八年的改写稿。

“噢，让我来望望”

噢，让我来望望，
望一下草原和田野吧：
或许，等到年老的时候，
仁慈的上帝会给我以自由的希望？
那时，我就能回到乌克兰，
探望亲爱的家园，
那时家乡的人们，或许会因为
我这白发穷汉的归来，而感到喜欢！——
我可以稍稍歇息一下，
去祈祷上苍；
在那儿，或许……啊，真不堪设想：
这是不能实现的愿望。
在这被囚禁的时候，
眼前没有指望，该怎样打发日子？
我真没有办法可想。
我的朋友们啊，你们教教我吧——
我真感到迷茫！

〔1848年于奥尔斯克要塞〕

张铁弦译

“上帝啊，不要……”

上帝啊，不要把赐给我这老汉的厄运，
再赐给别人吧——
在异乡我丧失了自由，
虚度着大好光阴。
我想到牧场、草原上走走，
好排遣我心中沉重的烦忧。
但多么不幸啊——
人家不许我出去散步闲游。

〔1848年于科斯-阿拉尔岛〕

张铁弦译

“天哪，好似追逼人头税”

天哪，好似追逼人头税，
那忧愁和秋天呵，
在遥远的异地跟踪着我。
我该怎么办，怎么办，
能有什么主意？
我在阿拉尔徘徊漫步，
冒犯禁令，偷偷写诗，
我重又开始回忆，
回忆往昔的一切，
重又不停地书写，
把忧愁赶走，使它不再象兵士
折磨我的心……那残忍的看守者，
一分钟都不肯远离。

〔1848年于科斯-阿拉尔岛〕

梦　海译

“阴暗的天空，沉睡的波浪”

阴暗的天空，沉睡的波浪，
在远方黑暗中的海岸旁，
虽然没有风吹雨打，
芦苇却象带着睡意似地弯倒在地上。
天哪！在我这座没有上锁的牢狱里，
在这片荒凉无用的大海上①，
忍受忧愁的折磨，过着悲惨的生活，
我能向谁打听，究竟还要待上多少时光？
干枯了的野草一声不响，
象活着似地倾倒在地上，
它不肯向我讲出真话……
我也找不到一个人可以询问商量。

〔1848年于科斯-阿拉尔岛〕

戈宝权译

① 指咸海。

“我在异乡成长”

我在异乡成长，
在异乡经受苦难，
在我的孤独生活中
我不知道，
也不能指出世界上还有什么地方
能比第聂伯河，比亲爱的乌克兰更好……
俗语说，只有我们没有去的地方，那儿才算好——
我明白了这个道理。在困苦的岁月里①，
不久前，我曾回到乌克兰，
来到那个幸福的村庄，
在那儿，母亲曾用摇篮摇晃我，
并把我这个婴儿包裹好，
夜晚她给上帝供奉蜡烛，
并怀着沉重的心情叩头膜拜，
恳求仁慈的命运
赐爱给她的孩子……
还好，妈妈啊，你那么早就安息啦②，
否则，为了我的命运
你将要诅咒上帝。

　　就在那个幸福的村庄里，

一切景象却变得多么丑陋：
土地变得污黑，
人们在大地上徘徊着，
碧绿的园圃变得荒凉，
茅屋东歪西倒，
在灰尘中霉烂，
池塘里长满了野草。
那村庄仿佛已被烧焦，
人们好象变得愚痴——
他们一声不响地去服劳役，
还带上自己的儿女！
…………
于是我便痛哭起来，
重新奔往异乡。

象那样的村庄还不止一处——
在美好的乌克兰，残酷的地主们
到处把人民束缚在轭架上……
而骑士们的子孙后代
就在奴役中灭亡，灭亡！
那些破落的地主们，
却把仅剩的裤子送给放高利贷者，
因为他们是好友同帮……

---

① 指一八四三年九月谢甫琴科回到故乡基里洛夫卡村而言。

② 谢甫琴科的母亲死于一八二三年八月二十日，年仅三十二岁。

…………

流落在这荒漠的地方，
是多么可怕，多么沉重！
但在乌克兰看见这一切，
哭泣而不敢作声，就更为苦痛！

　如果不晓得那罪恶是多么可怕，
　你会认为在乌克兰
从古以来，一切就十分美满，
那古老的第聂伯河，
奔流在宁静的山谷间，
好象乳脂般的白嫩婴儿，
　特别惹人喜爱，
　在乌克兰到处受人称赞。
　而那河岸两旁的
　碧绿的园圃中间，
　尽是些宽敞的村庄，
　在快乐的村庄里，
　人们的生活又是多么快活舒畅。
　但是，村庄要想成为这样，
　只有万恶的地主们
　不再出现在乌克兰这个地方！
　…………

〔1848年于科斯-阿拉尔岛〕

张铁弦译

“既不是为了别人，也不是为了荣誉”

既不是为了别人，也不是为了荣誉，
我写出了这些美丽的诗行——
我的同行弟兄们啊，我只是为了自己，
才把它们写在纸上！

在囚禁中写出这些诗句，
我心里忘掉了忧愁悲伤；
就好象这些诗句，
是从遥远的乌克兰飞来，
最后落在我的纸上。
它们哭啊，笑啊，
如同孩子们一样，
并且使得我那被遗忘了的
不幸的心灵快乐起来。
和它们在一起，心里多么欢畅，
就象在一座富裕的茅舍里，
父亲和自己的孩子们相聚一堂。
我非常满意，我非常愉快，
我祈祷上苍，
在这遥远的异乡，

我也不会把自己的孩子们遗忘。
让这些轻盈的孩子们
重新飞回家乡，
让它们告诉大家，
在世上活着是多么忧伤。
在幸福的家庭里，
大人们爱抚着自己的孩子，
白发苍苍的父亲
摇着自己的头，
母亲说：
“宁可不让孩子们生到世上。”
可是姑娘心里却在想：
“这些孩子我是深深地爱上！”

〔1848年于科斯-阿拉尔岛〕
〔1858年改写于彼得堡(?)〕

戈宝权译

“太阳从树林那边升起”

太阳从树林那边升起，
在树林背后沉落。
一个哥萨克在谷地踯躅，
显得苦恼而忧郁。
他徘徊了一小时，
第二小时又开始，
哥萨克空自等待
那黑眉毛的少女。
而变心的姑娘没有出现……
游手好闲的领主带了家奴，
从那幽暗的林间，
从那峡谷间驰来。
他们放出猎狗追捕，
把哥萨克反剪捆缚，
于是这个哥萨克
受着死的折磨。
最后领主把这个青年
关进黑暗地窖……
而把少女侮辱够了，

使她沦为乞丐。

〔1848年于科斯-阿拉尔岛〕

梦　海译

“摇呀摇，我摇着爱儿”

摇呀摇，我摇着爱儿，
　　白天和黑夜。
我的儿呀，你将走遍乌克兰，
　　把我们诅咒。
我的儿呀，我的好儿子，
　　不要怨恨你爹。
这是我的错，报应由我受，
　　你快把我诅咒。
我死后，你不要去到人前，
　　还是树林里去走走。
树林不会诘问，不会指责，
　　快到那里去闲游。
爱儿呵，林子里见到绣球花，
　　你快站停下来，
替我致意问候，
　　这花儿我最喜爱。
当你进村走近人家，
　　千万不要难受；
当你看到母亲怀抱儿女，

千万不要回头。

〔1848年于科斯-阿拉尔岛〕

梦　海译

瘟　　疫[1]

瘟疫带着铁铲走来，
老是把坟墓掘着，
它用尸体填满了墓穴，
并不做安灵祈祷；
　　它沿着城市乡镇，把人一扫而尽，
　　如同撢子拂除灰尘。
春天。村里花园百花盛开，
洒满了点点露水，
白蒙蒙的宛如轻纱。
大地上生气盎然：
碧绿的花园、草地，
繁花争奇斗艳。
但村上不幸的人们，
如同受惊的羔羊，
惶恐地关在家里，
悄悄死亡。犍牛无人饲养，
在路上到处乱闯；
马儿，在菜园里自由吃草，
无人驱赶，无人喂料，
也许，人们都已熟睡，

已经沉睡，死死地沉睡；
连礼拜也想不起来，
教堂钟声唤不醒他们。
烟囱不冒炊烟，死气沉沉；
菜园边，篱栅旁，
可怕的死亡与日俱增。
掩埋者的身上涂了树脂，
穿着皮衣作为防护，
在农舍前后，在菜园之间，
用钩拖曳着一具具的尸体，
从村里拖到村外，
不用棺材，直接埋进土里。
日子一天天过去，好几个月已消逝。
村庄永远沉默死寂，
荨麻漫生遍地。
掩埋者来了，
连他们也倒毙屋边。
黎明时无人走出屋来，
无人为热心者掩埋，
死者在屋边尘土中腐烂。

　　村庄发着绿色，
　　犹如白地上一片绿洲。
　　村中无人出现，
　　只是风吹凄凄，

① 这首诗是谢甫琴科有感于一八四八年霍乱流行病猖獗而作。

发黄的田野，
飞散着萎黄的落叶。
村庄长久地发着绿色，
直到人们从田野
放起一把烈火，
把这绿色的村庄，
整个投入火焰。
烧毁了，余火尽灭，
灰烬随风吹散，
不留一点形迹。
哟，瘟疫给人造成的灾难
如此惨烈。

〔1848年于科斯-阿拉尔岛〕

梦　海译

“邮车这回又没送来……”

邮车这回又没送来
我所盼望的乌克兰来信……
这是上帝为了我的罪孽
而惩罚我吗？
我不明白这种残酷惩罚的缘由，
而上帝究竟为什么要惩罚我，
我也无须理会……
我的心灵在哭泣，我回想起
那悲伤的地方
和一切悲伤的情景——
回想起不久前，
我在故乡遇到的种种事情……
当年有些人，称做是我的兄弟姊妹，
曾对我发誓表示忠心，
但我们谁也没有为谁流过眼泪，
结果各奔前程，仿佛消散的乌云。
而此刻，我已经上了年纪，
又得重新去结识人……不，不！
所有的穷人大概都已死去，
那边霍乱蔓延，

否则他们也会寄来片纸只字……

…………

我怀着悲伤和忧郁，
为了让眼睛瞧不见
别人怎样读他们的信，
于是我出去散步，
在海边漫步，
借此排遣自己的忧愁，
心中怀念乌克兰，
我便哼着小曲。
别人会说假话，
但她，乌克兰不会这样；
她将给我安慰与希望
并把一切真理对我讲。

〔1848年于科斯-阿拉尔岛〕

张铁弦译

“象秋日里的盐粮贩子”①

象秋日里的盐粮贩子，
经过路标，走向远处。
我的年华呵，如斯逝去；
这我满不在乎！我一页一页写着，
上面填满我的诗句。
我为自己愚蠢的头脑解闷消遣，
我为自己锻造锁链
（如果突然给这班老爷发现）。
这没有什么，纵然被处磔刑，
诗可不能不写，
我已经写了两年，
即将开始第三年！

〔1849年于科斯-阿拉尔岛〕

梦　海译

① 这是第三本《靴筒诗抄》中的第一首诗。

“云霞在太阳后边飘浮”

云霞在太阳后边飘浮，
展开绛红的帷幕，
它召唤着太阳
到蓝色的大海中去沉睡，
覆盖上玫瑰色的被单，
如同临晚安置婴孩。
多么赏心悦目。纵然一小时，
纵然短短的一小时，
心呀，仿佛跟上帝
在倾谈，在憩息……
雾网犹如狡黠的魔鬼，
遮住大海，
遮住玫瑰色的云霭，
它引来黑暗，
使沉寂的昏黑
向四处弥漫；
它笼罩你的心灵，
使你眷念光明，
等待光明，正象孩子们

等待慈爱的母亲。

〔1849年于科斯-阿拉尔岛〕

梦 海译

“通往乌克兰的道路……”

通往乌克兰的道路
荆棘丛生，长满针刺，
看来，我和故乡要永久分离，
永久分离。
大概，我不能再回到乌克兰？
大概，在囚禁中，我只得
给自己吟唱这些歌曲？
仁慈的上帝啊，
如果我不能向谁吐露心曲，
这样的生活该是多么沉重！
你未曾把人的命运赐给我，
我从来没有体验过这种命运！
而且永远不能！永远不能！
你没让我的心
和少女的心亲近！
光阴昼夜地消逝，
如同黑暗的行列，
既没有爱情，又没有欢乐，
就在这异乡消逝！
我也没能同谁结成友谊。

而现在，我甚至找不到一个人，
可以和他谈上一句！
啊，上帝，这是多么沉重呵，
让一个年轻的心灵
独自怀着这样的忧愁思虑。
没有任何亲近的人，
能对他说句神圣而知心的话语，
既不能使那些贫苦人的心感到欢喜，
又不能去责怪那凶恶的人，
而只有死去！……
噢，主啊！就让我望一望
那被奴役的人民
和我的故乡乌克兰吧！

〔1849年于科斯-阿拉尔岛〕

张铁弦译

“我对自己黄金般的宝贵命运……”

我对自己黄金般的
宝贵命运毫不惋惜，
也不惋惜我年轻的命运；
但有时会感到十分忧郁，
忍不住哭泣！
尤其当我遇见那个小男孩时，更感到悲戚。
他孤零零的，
象从树枝上摘下来的一片叶子。
他倚着篱笆，坐在那里，
身上穿着件破烂的粗布衣——
我觉得这就是我，
这就是我的青春往日！
我感到：严峻的命运
使他得不到自由的意志，
那神圣的自由……命运就是如此，
他所有的美好的年华，
将象尘土那般，白白地飞逝。
没有任何地方对他表示欢迎
而他在这人世间飘泊一阵，
就去给地主种地……

但有时，

为了不使他痛苦，不使他忧郁，

就给他找个安身的地方——

把他送去当一名士兵。

〔1849年于科斯-阿拉尔岛〕

张铁弦译

“我们曾在一起长大”[1]

我们曾在一起长大，
两小无猜，互相喜爱，
而我们的妈妈
望着我们这两个孩子，说道：
“将来让他们结成一对。”
母亲们未享天年，就过世了，
而我们也从此分离；
自从童年时代分手以后，
我们再也没有相遇。
我到处奔波，
有时出于心愿，有时出于无奈！
到了鬓发苍白的时候，
我才回到了故乡[2]。
当年那明丽的村庄，
现在，在我这个老头儿看来，
是那么昏暗，无声无息，
仿佛和我斑白的鬓发一样。
看来(我这样觉得)，
在这悠长的岁月中，
村庄里什么都没有变样，

看来，一切都象往常一样：
那些草原，那些白杨，
那个峡谷，还有我面前的一棵柳树，
它低垂在水面上
仿佛怀着沉重的忧伤。
那是池塘，堤坝，还有一面风车，
它在树林后面，正摇动着翅膀。
那棵葱绿的橡树，好象一个哥萨克，
从树林里出来游逛；
那边山上的花园里
有一片树木，枝叶郁郁苍苍，
我的先辈们正安息在那绿荫之下，
他们仿佛身在天堂。
那些十字架倾斜着，已经被人遗忘，
上面的题词已被风雨侵蚀……
它不是被风雨所侵；也不单是题词剥蚀了——
那一切都被"时间之神"擦光……
就让我的父母和那些圣灵们
一起长眠吧！……
"奥克桑娜还活着吗？"我向一个弟兄问道。
"是哪一个？""就是那个矮小的，
她曾和我们一起玩耍，

---

① 这首诗是谢甫琴科为了回忆他童年时代的女友奥克桑娜·柯瓦连柯而作的。

② 指在一八四三年九月回到故乡基里洛夫卡村，与亲人们相见。

莫非你忘记了那个鬈发的女郎？
弟兄啊，你为什么显得忧伤？”
“不，我丝毫也不忧伤。
奥克桑娜跟着出征的兵士走了，
不知去向，
过了一年，她回来啦，
但是多么不幸：她带回来个儿子，
她的头发已经剪掉。
有时，她整夜坐在篱笆旁边，
象布谷鸟似地哼哼叫唤，
有时，似乎听见她在唱些什么，
又仿佛她在拆开自己的辫子。
以后她又出走啦；
谁都不晓得她走向何方，
她疯了，四处游荡……
可她从前是个多么好的姑娘——
真够漂亮！
上帝没有把幸福的命运赐给她，
或许，曾经给过……
只因有人把幸福窃走了，
他们暗中违背了上帝的愿望。”

〔1849年于科斯-阿拉尔岛〕

张铁弦译

“一切准备好！扬帆起航”[①]

一切准备好！扬帆起航；
大舸小艇在锡尔河上，
顺着浅蓝色的航程
在芦岸之间驶行。
再见了，贫困的科斯-阿拉尔！
两年来我悲愤交集，
你总算给过我一点慰藉。
感谢你呵！你值得自豪，
人们一旦发现了你，
会懂得如何把你开辟。
再见了，我的朋友！对你的土地
我虽不敢赞美，但也不加诅咒。
也许，我会重新陷于忧郁，
就象在这里度过的日子，
但跟你，已经远离告别。

〔1849 年于科斯-阿拉尔岛〕

梦　海译

---

① 一八四八年春，谢甫琴科随同中亚咸海科学考察团出发到咸海一带去负责描绘咸海一带的风景。这首诗反映了他一八四九年十月离开科斯-阿拉尔岛时最后几天的心情。

“在流放中我计算着昼夜”

（其　一）

在流放中我计算着昼夜——
可是算不清这些日子！
噢，上帝啊，这些日子是
多么忧伤地逝去！
光阴就在这朝暮之间流逝，
它悄悄地
把善良的东西带走，
而邪恶的也随之而去！……
它不曾问过一声，便把一切
带往遥远的路程！
不要祈祷吧，你的祈祷
不会传到上帝的耳中。

已经是第四个年头——还是这种苦命，
我尝受的仍然是这种苦痛，
在囚禁中，我开始编织
第四本小书①，
我是用血和泪

把它编织成。

在异乡，难道能够用言语

来表达自己的苦痛！不能。

不正是因为：

一旦丧失了自由，

无论走到世界上任何地方，

你的痛苦总是无法用言语形容！

在这异乡地方

既丧失了言语，又失去了泪水，

真是一无所有。

甚至在你的身边

上帝也不存在！

没有任何东西，

能使人怡情悦目，

你的心灵不高兴再活下去，

但需要活着，需要活着。

需要吗？

需要把染病的心灵救活，

它似乎又不值得治救……

但需要活着，

戴着这些枷锁，

这是为了：

或许，我还能够

再看见乌克兰……

或许，还能够

① 指第四本《靴筒诗抄》，这首诗就写在这本诗抄的卷首。

同那些绿色的橡树林，
同那些深碧色的牧场
说几句话儿，洒些眼泪！
在乌克兰，我纵然没有一个亲戚，
但那里的人们决不同这里一样，
象在这异地异乡！
在那儿，我会沿着第聂伯河
在欢乐的村庄中游逛。
在那儿，我会自由自在
宁静而沉郁地怀想。
噢，我亲爱的上帝啊，
让我活到那个时刻吧，
让我看看那绿葱葱的原野，
和那起伏的古坟丘冈！
如果我活不到那个时候，
那么，你就把我的眼泪
代为献给我的故乡——
你知道，上帝啊！
我在为她痛苦悲伤！
或许，在异乡长眠，
我会轻快些，
倘若在故乡乌克兰，
人们将对我思念怀想！
把我的眼泪代为献给她吧，
让她用那神圣的希望
来宽慰一下我的心肠。

凭着这贫乏的头脑，
我不能有任何作为，
甚至心灵都会冷却冰凉，
当我想到：或许在异乡，
我和我的歌儿
将会一起埋葬，
而亲爱的乌克兰
也将把我遗忘。

或许，日子一年年地过去，
而我用血泪编织的诗篇，
有一天会找到自己的道路，
奔向乌克兰……
它们将象纯洁的甘露
渗透年轻人的肺腑，
洒落在年轻人的心上，
也许会有人朝我颔首致意，
并且同我一起痛哭，
或许，他将为我祈祷上苍。
无论怎样，都随它去吧。
即便是还要涉水或徒步蹒跚，
哪怕要我接受钉上十字架的痛苦，
我仍然要悄悄地编织诗篇。

〔1850年于奥伦堡〕

张铁弦译

“在流放中我计算着昼夜”

（其　二）

在流放中我计算着昼夜——
可是算不清这些日子。
噢，上帝啊，这些日子是
多么忧伤地逝去！
光阴就在这朝暮之间消逝，
它悄悄地
把善良的东西带走，
而邪恶的也随之而去！……
它不曾问过一声，便把一切
带往遥远的路程！
不要祈祷吧，你的祈祷
不会传到上帝的耳中。

三个年头象一股灰暗的水
在沼泽的芦苇之间，
阴郁地流逝；
它从我这阴沉的斗室中
携走了不少东西，

它暗中注定我面临着海；
而海在暗地里吞噬了的
不是我的金银财宝，
而是我珍贵的时光。
它也吞去了我那不能窥见的纸片，
在忧伤的时刻，我曾在那上面
用不能窥见的笔墨抒写诗篇。
让那奴役的岁月
象阴暗的流水似地
在芦苇之间流逝吧……而我呀！
我的习惯是这样！
我时而坐着，时而漫步，
我望望草原，看看大海，
我低声哼唱，一面回忆着往日，
我把一切都往小本子里写，
尽量写得字小行密。我开始啦。

〔1850年于奥伦堡〕

〔1858年改写〕

张铁弦译

“我们唱起歌来，各自分散”[①]

我们唱起歌来，各自分散，
没有流痛苦之泪，大家默然无言。
我们是否再能相聚，
再能在一起歌唱知音？
也许，再能相聚，但故人是否依旧？
相聚又在何处？歌唱何曲？
想必，不会再在此地！
不会再唱同样歌曲！
这里唱得多沉郁，
这里时间过得多忧悒，
但毕竟大家朝夕相处，
纵然我们一同忧伤，
却回忆着愉快的故乡，
陡峭雄伟的第聂伯河上，
我们年轻人的痛苦！……
我们年轻人罪孽的天堂！

〔1850年于奥伦堡〕

梦　海译

① 这首诗所写的可能是谢甫琴科在流放期间有一次与友人们聚会时的心情。

“公子哥儿呵，如果你们能够知道”

公子哥儿呵，如果你们能够知道，
人们在那儿愁得成天流泪，
你们就不会大写其悲歌①，
也不会徒然地赞美上帝，
而对我们却是残酷冷漠。
我真不晓得，你们为什么
要把树林里的那所茅舍，
叫做“安静的天堂”。
我就在那儿受苦，在那儿成长，
在那儿我流下最初
辛酸的眼泪。我不知道，
上帝赐给的苦难，有哪一种
未曾降临到这所茅舍？
而你们竟把茅舍叫做天堂！

　不，在村庄尽头，水塘旁边的那座小屋，
我不能把它叫做：
幽静树林中的可爱天堂。
母亲在茅舍里生下了我，
把我裹在襁褓里，给我唱歌——

她把自己的忧愁

倾吐给亲生的儿子……

我在那边的茅屋里长大，

我觉得这个所谓“天堂”，

实在是地狱……那儿是：

压迫、忧虑、奴役和沉重的劳动，

连祷告的时间，也别想有。

重活儿和贫困的痛苦

把我心爱的妈妈，年纪轻轻的就送进了坟墓。

在那茅舍里，灾难降临我们头顶，

父亲跟我们痛哭一场，

他经不起这悲惨的命，

就在奴役中死去。

从此，我们就象小老鼠一样，东奔西驰。

我给学校里抬过水，而我的弟兄们

在未被抓去当兵之前，

常常在那儿服劳役。

而姐妹们呢！姐妹们呵！

我年轻的小鸽子呀，你们受过多少苦难！

你们看着这世界哪能不难过？

你们做雇农长大，

所有的人对你们都漠不关心，

累得弯了腰，白了头，仍是个雇农，

死的时候还少不了是个雇农！

---

① 根据下面几行诗的内容来看，可能谢甫琴科把“牧歌”误写为“悲歌”。

到现在，只要回忆起那村头上的茅舍，
我浑身就感到发颤！
伟大的上帝呵，我们在你主宰的大地上——
在自己的天堂里
正干着这样一些勾当：
在这块土地上，我们修造了地狱，
而我们所祈求的却是天堂。
我们弟兄们生活得很和睦：
在地狱里为别人耕田，
又用汗水给他们浇灌田地。
或许，但我不知道，
仿佛事情就是这样……
（要知道，没有你上天的意旨，
我们就不会受到天堂里的奴役！）
你在天上或许要把我们
嘲笑一番，上帝呵，
并且和地主们商量商量——
怎样来掌管这个世界？
你看吧：那就是小树林，在林荫里，
有块明净的池塘，象摊开的画布，
在绿丛中闪闪发亮。
那儿杨柳的枝叶青葱，
柳枝静静地垂下来，
轻拂着池塘的水面……这真是天堂？
你问个究竟吧，你就会知道，

在所谓“天堂”里又是什么真相!
当然,那儿是快乐无边,
对你这唯一的、至尊的上帝
所作出的非凡事业,
也要大为颂赞!
实际上却不是这样!没有颂赞,
只有鲜血、泪水与责难——
在这儿我所能了解到的只有这个……
没有什么好的东西,对一切只有责难……
我觉得,人们实际上要把种种诅咒,
送到上帝面前!

〔1850年于奥伦堡〕

张铁弦译

“罪恶的日子重新来到！……”①

罪恶的日子重新来到！……
而过去的日子是那样美好；
我们大家准备摘下
奴隶们的枷锁镣铐……
但是瞧吧！……庄稼人的鲜血
又在流淌！那些带着王冠的刽子手
就活象一群饿狗，
为了一根骨头在争吵。

〔1854年（？）于诺沃彼得罗夫斯克要塞〕

戈宝权译

① 这是谢甫琴科一八五〇——一八五七年间在诺沃彼得罗夫斯克要塞里写的仅有的一首诗，内容暗指一八五三年爆发的克里米亚战争。在这次战争中，沙皇俄国与土耳其、英国、法国等国的联军，为了争夺黑海的霸权而战。

命　运

你没有愚弄我！
你成了我这个不幸的人的
朋友、弟兄和姐妹。
你牵着我的小手，
把我带到教堂里酗酒的执事那儿，
叫我向他求学问。
你这样说："孩子呵，好好儿学吧，
我们终有一天会出人头地。"
我学啦，我学会了一些东西……
但看来，你却是白白地饶舌！
怎么样呵！我们并未出人头地，
我和你并没有施用诡计，
我们走的是阳关大道，
我们心里没有一点违背真理。
我们走吧，我的命运之神呵，
我的单纯、诚实的朋友呵！
我们继续前进吧：光荣已经在前方，
那光荣——就是我的理想。

〔1858年2月9日于尼日尼-诺夫哥罗德〕

张铁弦译

文 艺 女 神

啊，你，最纯洁、神圣的女神，
你，阿波罗年轻的女友！
你牵着我的手，
把我带往远方的原野，
又带往田野间的古墓荒丘，
你用白茫茫的雾气，
任意地笼罩着那清新而辽阔的田畴，
你弥漫着，抚爱着，
发出诱人的魅力……而我……
我的魔幻家啊，我的朋友！
你到处帮助我，
你是那么体贴温柔。

　　在无人的静寂的草原上，
　　在远方的囚禁中，
　　你象田野上的一朵鲜花，
　　放着光彩，有多么美丽！
　　从那闷热的、肮脏的营房，
　　象一只纯洁的、神圣的小鸟，
　　你飞了出去——
　　忽然间从我的头上

飞过并且唱起歌……
你用黄金的翅膀
洒下了“生命之水”，
使我的灵魂复活。
我是活着，在我头上
你放出无比的光彩，
你照耀着，我的星星，
我神圣的师傅！
你是我年轻的神明！
不要离开我吧。无论黑夜，
无论白天，或者在多雾的早晨，
你在我的上空翱翔吧，
你教导我吧，
教我在这个时代
要用诚实的话语去传播真理，
祷告吧，让我的心中好过。
当我死去的时候，我圣明的女神啊，
我的亲人啊，你要亲自
埋葬你这苦命的儿子
愿你那永远晶莹的双眸，
我唯一的朋友啊，为我落下几滴泪珠。

〔1858年2月9日于尼日尼-诺夫哥罗德〕

张铁弦译

光　荣

啊，你，肮脏的女商贩，
醉了的小酒馆老板娘！
你为什么
不热烈地亲吻我？
或许，你和那个窃贼①，在凡尔赛
住进了新居？
或许由于忧闷与醉酒，
你和别的人正在厮混？
你靠近些，坐到我身边来吧，
由于苦痛，或者怀恨，
让我们作出惊人之举——
让客人们感到诧异。
我们拥抱吧，同居吧，
我们将生活得和睦，
亲爱的，因为一直到现在，
我还象从前那样
在你后面追逐，
虽然我听到不少闲言，
说什么，你和那些吃醉酒的皇帝
在小酒店里闲荡，

而最多的时间，你是和尼古拉[2]在一起，

在克里米亚，在那些凶险的夜晚里[3]。

可是为了这些，我并不哭泣，

也无须十分伤感。

让我尽情地欣赏你的美貌吧，

让我投向你的胸前！

我要在你的羽翼之下

在岑寂中忘怀一切。

1858年〔2月9日〕于尼日尼-诺夫哥罗德

张铁弦译

---

① 指拿破仑三世(1808—1873)，原为"法兰西共和国"总统，一八五一年十二月二日发动政变，自称皇帝。

② 指尼古拉一世(1796—1855)，一八二五——一八五五年间的俄国沙皇。

③ 指俄土战争(1854—1855)。

梦

——献给马尔柯·沃芙乔克①

一个女人在地主的田地上割麦，
她已经劳动得异常疲惫；
但她没有跑到麦捆旁边去休息，
却勉强迈着步子去喂自己的伊凡小乖乖。
这个被包裹着的小孩，
躺在麦捆的阴影里号叫。
妈妈打开他的襁褓，喂了奶，
还逗着他玩笑。
于是她抱着孩子打起盹来。
她梦见她的儿子伊凡已经长大，
既富有，又漂亮，
他已经说了媒，当了新郎，
和一个自由的姑娘结成夫妇，
他本人也不再是地主的人，而是一个自由人。
他们两口儿过着幸福的生活，
在自己的田地里割着小麦，
孩子们还把午饭送到田头。
那个可怜的女人微笑起来。

可是当她一觉惊醒——原来是空梦一场。
她看着自己的伊瓦夏②，
把他的襁褓仔细包好，
为了要收完管家人规定的数日，
她还得再割上六十捆小麦。

〔1858年7月13日于圣彼得堡〕

戈宝权译

---

① 马尔柯·沃芙乔克（Марко Вовчок，1834—1907），乌克兰女作家，著有《俄罗斯民间生活》、《民间故事》等书，揭露了农奴制度的黑暗和农民的悲惨命运。她的作品曾受到杜勃罗留波夫、赫尔岑等人的称赞。

② 伊凡的爱称。

“我没有生病，不会用毒眼看人”

我没有生病，不会用毒眼看人①，
可是我的眼睛好象看见什么东西，
我的心也在期待着什么事情。
我的心发痛，象没有吃饱的婴孩，
睡不着觉，尽在哭泣悲伤。
大概，你在等待险恶的艰苦的时光？
不要妄想好的日子马上会来临！
也不要等待大家期望的自由——
它现在正在沉睡：
是沙皇尼古拉②把它催进了梦乡。
为了把虚弱可怜的自由唤醒，
大家要一致起来铸造巨斧，
要把斧头磨得更加锋利，
只有那时才能把它从睡梦中唤醒。
否则这个不幸的自由会睡过了头，
一直睡到最后审判来临！
地主老爷们要继续催着它睡觉，
他们要建起庙堂和宫殿，
他们将永远热爱那位酗酒的沙皇，
还要把拜占庭制度③赞美颂扬，

看来，真会长久是这样！

1858年11月22日〔于圣彼得堡〕

戈宝权译

---

① 据迷信的说法，用毒眼或凶眼看人，会使人遭到灾难和不幸。

② 即指沙皇尼古拉一世。

③ 拜占庭帝国是由罗马帝国分裂出去的一个腐朽的奴隶制的国家，因此，俄国的革命民主主义者赫尔岑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经常用"拜占庭制度"这个名词来影射俄国沙皇的专制暴政和黑暗的农奴制度。

致马尔柯·沃芙乔克

——纪念1859年1月24日这一天①

不久以前，我在乌拉尔河那边流浪，
我向上天祈求：
别让我们的真理消失，
别让我们的声音沉寂；
我祈求到了。
上帝把你这位温柔的先知者、
揭露残酷和贪得无厌者的人赐给我们。
呵，你呀，我的神明！
我神圣的朝霞！
你呵，我青春的力量呀！
你在我上空燃烧吧，照耀吧，
宁静的光辉呵，你让我这颗
被恶毒给折磨了的心灵苏醒吧，
它如饥如渴……
我就要振奋起来……
我要从棺木中把自由思想
召唤回来，使它复活……
并且把自由思想……

呵，命运呵！

你是我的女儿！你是自由的捍卫者！

我要说出：自由思想属于你。

1859年2月17日于圣彼得堡

张铁弦译

---

① 一八五九年一月二十四日是诗人和沃芙乔克结识的一天。

写 给 妹 妹[1]

我走过一些破陋的村庄，
还有森林、空旷的田野和山谷，
我一面走，一面思量：
“这人世间有什么在等待我？
我为什么流浪？”
于是我仿佛走进了梦中：
我梦见我在张望，
我看见一座春光明媚的花园，
小屋耸立在山岗上，
它好象一位少女穿上了嫁装……
而那第聂伯河的青蓝色
赛过了哥萨克人的钢剑，
在春日的阳光下闪闪发光。
我在张望——在这座碧绿的、
被太阳晒得暖烘烘的花园里，
在樱桃树下坐着我的妹妹，
她是个神圣的、受难的女郎，
她仿佛正坐在天上的乐园里，
期待着我这个不幸的人，
凝视着第聂伯河，不移动她的目光。

她隐约地看见，我的小舟
就要从浪花里漂浮出来……
漂着，漂着又沉入无底的汪洋。
她叫喊：
"我的哥哥，我的哥哥呀！你是我的幸福！"
接着我们俩都苏醒过来：你在负着劳役，
而我呢——正被囚禁。
我们从幼年起，
就得走那荆棘丛生的路途。
祈祷吧，我的妹妹！
上帝会帮助我们走过这条路，
只要我们还活在世上！

〔1859年〕7月20日于契尔卡塞

张铁弦译

---

① 谢甫琴科的兄弟、妹妹均为农奴，妹名雅琳娜(Ярина)，当时俄国文艺界著名人士曾出面向地主交涉，要求提前释放他们。一八五九年诗人回到乌克兰，曾与其妹会晤，不久被捕，又被解回彼得堡。

“我这个傻瓜，有时候寻思”①

我这个傻瓜，有时候寻思，
我想：“我多不幸呵！
在这尘寰中我将如何生活？
去赞扬人们和上帝？
如同污泥中的朽木
躺在那里霉烂、腐朽，
在那劫夺殆尽的大地上，
消失得无影无踪？……”
呃，不幸呵！我多么不幸！
我不知该在何处藏身：
到处有彼拉多② 们把人钉死，
使人处在火热水深之中！

〔1859年〕7月21日于契尔卡塞

梦　海译

---

① 一八五九年夏，谢甫琴科回到乌克兰，他本想留在故乡，但他在契尔卡塞被拘留，因为他被控“渎神”和在农民中间宣传革命思想。这首诗是在拘留期间写的。

② 彼拉多，罗马帝国驻犹太总督。相传耶稣遭犹太教当权者的仇视，被拘后送交彼拉多判处极刑，钉死在十字架上。这里是影射沙皇政府的仆从们。

何西阿书，第十四章①

拟　　作

乌克兰啊！你将要消失，你将要灭亡！
你的踪影也要象灰烬似地飞散。
而当年你曾在奢华的生活中繁荣滋长。
啊，乌克兰啊，
我亲爱的祖国，我纯朴的故乡！
为什么上帝要惩罚你？
惩罚得这么重！如果为了波格丹②，
如果为了那狂暴的彼得大帝
和那些万恶的地主们，
你老早就该被杀死，
这样做合乎正义！
因为那长期忍耐的上帝，
老早就默默地注视着
你那罪孽的婴胎，
并且愤怒地说：
"我要消灭你的美丽！"
是你自家慌忙地
要奔向自己的棺材！

而当你的子女们羽毛已丰，
他们就会恶狠地把你杀死，
那胎儿就象
未能孵成雏的鸡卵，
在母体中为人嫉恨而给除去。
我将把慈母的泪水
洒在那些都城和田野上，
那被玷污了的大地
将用一种威严而洞察万物的目光
向我凝视！
复活吧，母亲！你快些回到
明亮的茅舍里来安歇一下吧。
为了子女们，你已经疲乏，
你曾付出代价——你要休息一下，
休息后，你把心事告诉子女们，
要预先告诉那些狡诈的家伙，他们将遭到报复，
告诉那些恶人，他们必将灭亡，
他们的变节、诋毁和丧失天良——
那一切象烈火和闪着火光的
血腥宝剑一样，
已暗中刻记在人们的心上，
而惩罚会不停地大声咆哮，

---

① 何西阿是《圣经》故事中的先知，据称《圣经》中《何西阿书》这一篇是他写的。《何西阿书》中所写的是关于犹太人为了不法行为而受到惩罚的预言。

② 请参看第324页注②。

那善心的皇帝，
那秉性和蔼而喝醉了的国君也帮不了忙。
不给这些人吃，不给这些人喝，
不给你们马匹，免得你们跑掉，免得隐藏，
不准跑掉，你们别想隐藏！
要知道真理和复仇到处在追寻你们，
为了逮住，人们在窥伺着——
捉到你们的时候，也不用审判：
就把镣铐给你们戴上，
不送你们去法庭——
而是押走，去叫众人咒骂，
然后，绑上十字架，
既不需要执行吏监刑，
也不需要皇帝的谕旨，
就把你们这些疯人给钉死，
让你们粉身碎骨，拿你们的血去喂狗，
要叫那恶狗来尝尝！……

你告诉他们吧，

把这些话告诉他们，
不必引用格言，就直接说吧：
“你们自己用肮脏的双手
造了一个偶像，说什么，
沙皇是你们的上帝，你们的希望，
你们盼望着沙皇会把安慰
赐给我们这贫困的一帮。”
不能这样！要告诉他们：

“所有的上帝以至异邦宫殿里的诸神都在扯谎！”
要告诉他们：真理将使人们的心灵复活，
并且重新把它们点燃，
但真理所用的不是腐化而老朽的话语，
而是用新的令人振奋的语言，
这种语言象轰鸣的巨雷，
它会把被洗劫得如此贫困的整个民族
从沙皇的抚慰中解救出来……

1859年12月25日〔于圣彼得堡〕

张铁弦译

“在从前时候，在过去时代”

在从前时候，在过去时代，

有位罗马皇帝，名叫庞贝里·努马①，

他是一位安详、温和的君主。

他整天起草法律，因而疲劳，

有一天，便到树林中去散步。

他想歇息，想去那里睡一会儿，

并且考虑一下，怎样用镣铐

把所有的罗马居民都锁住。

这时，他从路旁折取了

一束绿色的藤蔓，

他开始把枝条结成环索

想套在某个百姓的脖子上。

突然，他意外地看见：

在一株梧桐的阴影里

一位少女正睡在花丛之间……

即便是美貌的森林女神

遇到这样美丽的仙子，

也会显得姿容黯淡！

爱琴丽亚女神②一旦遇见了她，

将忧伤地在枯树枝上自尽。

这时，睿智而安详的努马，
虽然向花丛和少女注目凝神，
但他脑海中所想的却只有：
“如何去桎梏自己的臣民？”

〔1860年〕5月28日于圣彼得堡

张铁弦译

---

① 庞贝里·努马，相传是公元前八世纪末至七世纪初的罗马皇帝。谢甫琴科在这里影射沙皇亚历山大二世（1818—1881），当时俄国保守派曾阿谀他是最温和的国君。

② 据传说，当努马起草法典时，女神爱琴丽亚曾飞临他的头上。

“在第聂伯河上……”

在第聂伯河上
一株白槭生长在藤蔓之间，
它生在细长的藤蔓丛中，
它同绣球花和松树作伴。

河水总是冲击着河岸，
它冲刷着白槭的根子，
白槭忧郁地低下头来，
心中怀着一种苦痛的思念。

有个哥萨克愁眉苦脸，
他没有幸福，又少个知心的人陪伴。
他孤单地活在世上，
他将孤单地度着晚年。

白槭说：“我低下身来
浸到第聂伯河里吧。”
哥萨克说：“我游荡一下，
去找个心爱的人吧。”
而那株松树和绣球花，

同细长的藤蔓在一起，
它们象少女般出场表演，
它们唱得欢天喜地。

它们穿戴得漂亮，打扮得好看，
并且同幸福的命运结了姻缘，
它们不懂得什么是牵挂和忧虑，
不怕风雪交加，它们仍然唱得欢。

〔1860年〕6月24日〔于圣彼得堡〕

张铁弦译

“阿基米德和伽利略……”①

阿基米德和伽利略
都没有见到过美酒。圣油
落到“至圣的”僧侣手上！
英明的先驱者，你们毫不畏惧，
走遍大地，把必不可少的食粮，
供奉衰败腐朽的帝王。
而沙皇们却暴殄天物。
人民在成长，沙皇将死亡，
连那尚未出世的帝王……
在未来振奋的大地上
再没有仇家和敌人，
那时只有儿子和母亲，
人民将在大地上永生。

〔1860年〕9月24日〔于圣彼得堡〕

梦　海译

① 阿基米德（Archimedes，前287—前212），古代物理学家和数学家。生于叙拉古。罗马进犯叙拉古时，他应用机械技术帮助防御，城破时被害。伽利略（Galilei，1564—1642），意大利物理学家和天文学家。他阐发了哥白尼的日心说，因此在一六三三年被罗马天主教法庭判罪。

“不，我不责备上帝”

不，我不责备上帝，
我也不非难别人，
可我却用诗歌
来欺骗我自己。
我耕着一块贫瘠的土地，
我播下诗歌的种子，
等待着神圣的收成。
我突然把它们收起。
我就这样欺骗我自己！
但我晓得，我不能欺骗别人。

在辽阔的草原上，我的土地啊，
你被开垦出来吧！
我亲爱的土地，
你接受光明的自由意志的种子吧！
你被开垦，你被耕翻，
你象田野一样扩展开来！
在你的土壤中播种下优良的庄稼，
由命运来把你浇灌！
这一俄亩的处女地啊，

向四面八方伸展开去！
处女地啊，你播种下的不是空话，
而是理智的种子！
收割的人们将会来到。
幸福的收割季节一定会来临。
贫瘠的处女地啊，
你扩展开去，你翻耕过来吧！！！
也许，我又用奇怪的善良的话语
来欺骗自己？
欺骗自己吧！我清楚地知道，
宁可对自己撒谎，
绝不能徒然咒骂上苍，
也不能和敌人把真理分享！

〔1860年〕10月5日〔于圣彼得堡〕

戈宝权译

扫　罗[1]

在尚未觉醒的中国，
在黑暗的埃及，在我们这里，
还有在印度河和幼发拉底河畔，
人们放牧着小牛和羔羊；
牧人在自由的原野上放牧畜群，
象在天堂里一样。
他无忧无虑，
自由自在地放牧、挤奶，
一边给自己的畜群剪毛，一边哼唱……
可突然间皇帝冒了出来，
他佩着宝剑，执着法典，带着刽子手，
率领着王公和黑奴们来到这些地方。
在夜里他们偷偷来到，
从田野上偷走了羊群、
牧人们的破烂帐幕
和土地上的各种财富，
抢走了姐妹们和妻子，
践踏并玷污了一切，
教那些被玷污的、软弱无力的穷人们
甘心忍受着苦役。

时光一天天很快地过去，
奴隶们沉默无语。
皇帝们繁殖着、生长着，
他们建立了巴比伦……
而那些术士、僧侣和祭司
（和所有的神父一样），
在教堂和塔寺里大吃大喝，
（是否拿野猪给皇帝熬油或者做香肠？）
皇帝给自己修造了
礼拜堂、大寺院和祭坛——
沉默的奴隶们对这些磕头膜拜。
犹太人羡慕起来，
在他们这些可怜人当中，
连个丑陋的皇帝，
连个粪便堆成的祭坛也没有。
人们去问衰老的先知撒母耳：
在什么地方能把皇帝找见，
请老人家送给他们一个皇帝。
这位圣哲的先知思索了一番，
从羊群和猪群身上取来油脂，
把我们高个子的扫罗接来，
给他涂上这油膏，于是他就变成了皇帝。

---

① 扫罗是以色列的第一个国王，事见《旧约·撒母耳记上》。谢甫琴科在这首诗中以扫罗影射尼古拉一世。在诗人以前，赫尔岑也这样比喻过，他写道："我们的扫罗在一八四八年以后，就完全疯了。"（见《往事与随想》）这是指尼古拉一世镇压了匈牙利革命，从那时起他更加残暴起来。

扫罗并不是个傻瓜，
他建造了后宫，
开始安静地治理这个王国。
牧人们感到十分惊奇，
头脑简单的人们纷纷议论：
“要知道，我们并非蠢材，
我们向老天祷告，
他就派给我们这样一位君主。”
从此扫罗取下了城市，取下了乡村，
占有少女和羊群，
他用雪松来修建厅堂，
用黄金来锻造宝座，
他把仁爱分给
那些赤条条的、最顺从的奴隶们。
他穿着长襟的紫色衣裳
（他的前额短小是有道理的），
暂且回避着那些嫔妃，
独自去到教堂，
这位宝贝皇帝竟然发了疯。

元老们在内廷中开起会来：
“老爷，各位先生，
我们怎么办？我们睿智的皇帝，
专制的国君，
他疯了，这可怜的人。老爷们！
可是，值得给他诊治么？

倒不如去另外找位皇帝？
身体要比他健康。”
说完这些话，牧人们站了起来，
众人四散，心中感到悲伤。

在用雪松新造的宫室里，
这位皇帝睡不着，
他不吃不喝，也不吵闹，
这威武的国君，只是悄悄地
把红袍撕成穿草鞋用的包脚布；
又仿佛很郑重地在准备细绳儿，
好把草鞋系上。
他面向新修的墙壁，提出问题：
“驴子由何而来？”
或者，拿过那块王笏，
好象吹奏着一支芦笛。

那些牧人们，
“便雅悯”族[①]的后辈
给仆从们牵来了一头牛犊，
想得到允准，如果不能在宫中，
就是在穿堂里哼一曲也行。
一群花白胡子、头发蓬松的人大声叫嚷，
这是扫罗的亲戚，他们大腹便便，
带来一个琴手，
名唤大卫的生人。[②]

---

① 据«圣经»记载，扫罗是便雅悯人。

② 关于大卫给扫罗弹琴的故事，见«旧约·撒母耳记上»第十六章。

牧人大卫给他们弹唱：
“皇帝扫罗要去出征，去出征……”
这时扫罗神志清醒过来，
而卫兵们却骂起街来，
对那些披头散发的亲戚们
竭尽咒骂的能事，
几乎把那琴手大卫杀死。
如果能知道，这狡猾的大卫
以后会干出什么勾当，
那么，就会把这坏蛋除掉——
也会把那毒蛇的汁液给擦掉。
要知道，一直到现在
那块田野还不能耕犁，
是一片令人厌恶的田地：
到处长满了牛蒡，还带着针刺。
这是我们的不幸：
看吧，人民逐渐渺小，
而皇帝们逐渐长大，高高地站在人民之上！

〔1860年〕10月13日〔于圣彼得堡〕

张铁弦译

“虽说不打倒下的人”[①]

虽说不打倒下的人，
但决不让卑劣者
安然躺着……我们要惩治你，该死的母狗！
我们，我们的子孙，
大家都会诅咒你！
对你生养的
肥头胖耳的狗崽，
不是诅咒，只是唾弃。
苦难呵苦难！我的不幸和悲哀！
何时才能解除？是否
沙皇和他的臣仆忠犬
会把我陷害，把我消灭？
消灭不了！人们将会不动声色，
一举而成，
把沙皇带上断头台。

〔1860年〕10月20日〔于圣彼得堡〕

梦　海译

① 一八六〇年十月二十日，尼古拉一世的寡妻，亚历山大二世的母亲亚历山德拉·费多罗芙娜逝世。尼古拉一世死后，由于她的坚持，谢甫琴科的名字被新皇亚历山大二世从大赦的名单中划掉。这首诗恐与上述情况有关。

“到处没有一点儿欢乐”

到处没有一点儿欢乐。
心灵在破晓之前醒来，
振作一番，重新躺下。
可是意志守着它，
又把可怜的心灵召唤。
愚蠢的意志使它惴惴不安：
“哭吧！”它说。“太阳不会出来！
不会燃起真理之光！”
但意志是在对它撒谎。
太阳会在大地上升起，
白天接踵来临，
冥顽不灵的沙皇
开始在宝座上摇晃……
真理之光在远远闪亮。

〔1860年〕10月30日〔于圣彼得堡〕

梦 海译

“哦，人们！可怜的人们！”[1]

哦，人们！可怜的人们！
为什么你们需要沙皇？
为什么你们需要看管猎狗的人？
要晓得，你们不是狗，你们是人！

是个冰天雪地的夜晚，下着小雨，
飘着白雪，到处一片严寒。
涅瓦河的流水，把薄薄的冰块，
从桥下冲到什么地方。
就在这样的寒夜里，
我一边走着，一边咳嗽。
我看见：一些衣衫褴褛的女孩子向前走着，
活象是群羔羊。
一个可怜的残废的老爷爷，
弯着腰，瘸着腿，跟在她们后面，
好象是把别人家的羊群赶往牲畜场。
什么地方才有光明！？
什么地方才有真理！？苦命啊！苦命！
这些饥寒交迫的女孩子，
就象羊群一样，

被驱赶着去向她们的“慈母”②
“表示最后的哀悼”。
什么时候审判才会来临？
什么时候所有的沙皇和皇太子才会遭到严惩？
在人们中间什么时候才会出现真理？
真理一定会来到；当太阳一升起，
就要把这片玷污了的大地烧光。

〔1860年〕11月3日〔于圣彼得堡〕

戈宝权译

---

① 这首讽刺诗是在沙皇尼古拉一世的妻子、亚历山大二世的母亲亚历山德拉·费多罗芙娜逝世时写的。彼得堡孤儿院的一群女孩子，在一个看守人的监视之下，被赶去参加她们的“最高庇护人”的葬礼。

② 指尼古拉一世的妻子。

“白天也好，黑夜也好”

白天也好，黑夜也好，
你两手抓着头尽在苦恼，
你老是在想：真理和科学的传播者
究竟什么时候才会来到！

〔1860年〕11月5日〔于圣彼得堡〕

戈宝权译

“溪水从白槭树那里……”

溪水从白槭树那里
顺着陡岸流向盆地。
红艳艳的绣球花呀，
生在水边多么美丽。
绣球花呀多么美丽，
白槭花儿娇嫩鲜妍，
四周丛丛柳树呀，
柳枝儿透青发绿。

溪水从林子那里
一直流往山下，
几只小小的鸭子，
浮游水草之间。
一对母鸭和公鸭
跟在它们后边，
搜觅着浮萍水草，
同儿女有说有笑。

溪水流到菜园，
汇成粼粼水池。

姑娘走来取水，
取完唱起小曲。
父母从屋里出来，
到菜园里走走。
挑谁做自己的女婿，
他们正在考虑。

〔1860年〕11月7日〔于圣彼得堡〕

梦 海译

“有一天，我走在涅瓦河上”

有一天，我走在涅瓦河上，
那正是半夜深更……
我走着，一面思忖：
“如果那个时候，
奴隶们不是那么恭顺，
这些污秽的皇宫宝殿，
就不会修造在涅瓦河滨！
人们就会亲密得如同姐妹、弟兄！
可是这儿……只见无数的眼泪和苦痛，
既没有上帝，也没有神灵……
是一群猎狗的看管人在霸道横行，
而我们却象看狗奴那样，
来养大那些飞快的猎狗，
一面还啼哭泪零。”
我就这样漫步在涅瓦河上，
我走着，一面自己思忖，
被这个沉重的念头困惑。
而在涅瓦河的那面，
有一些猫儿的眼睛望着我，
它们仿佛来自一个深坑——

那是在圣彼得保罗教堂旁边
燃起的一些烛灯。
接着我清醒过来，又去祷告，
但是我唾吐了三次
又开始思索……
重引起刚才的那些思潮。

〔1860 年〕11 月 13 日〔于圣彼得堡〕

张铁弦译

“是时候了吧?”

是时候了吧？我贫困的同路者，
我们应当慢慢抛弃拙劣的诗篇，
而从容地驾起马车来，
奔向那遥远的途程。
让我们走吧，到神圣的上帝那儿去，
到另一个世界去安息，我可怜的人儿。
我们疲乏了，我们虽然狼狈不堪，
但头脑还是清醒。
我们心满意足——让我们去睡吧，
到最后一所茅舍去安歇……
我们从来没看见过这样的一所！……
　　噢，不必，朋友啊，不必，
　　对我们来说，永别的时刻还早；
　　我们还应该并肩而行，
　　一同惊叹这世界的美妙。
　　你看看吧，我亲爱的，
　　这世界多么广阔，
　　它广阔而欢畅，
　　深湛而明朗。
　　那么，我的星星啊，让我们游荡一番吧，

我们要登上山冈。
那些星星(你的姐妹们)
将在这个时候照耀。
那一望无际的星群，
将在天上游动闪烁……
我们等一等吧，亲爱的姐妹，
我神圣的女友！
我们要以真诚的语言
祈祷上帝，
让我们缓缓地
踏上那遥远的途程。
我和你，将沿着
那无底而混浊的“忘川之水”行走，
而且，你将以神圣的赞歌把我赞颂。

〔1861年〕2月14日〔于圣彼得堡〕

张铁弦译

编 校 后 记

六十年代初，为了纪念乌克兰伟大人民诗人塔拉斯·谢甫琴科逝世一百周年，我和张铁弦、梦海、任溶溶等同志分别根据俄文译本和乌克兰文本的《谢甫琴科文集》，翻译介绍谢甫琴科的诗歌作品。在长诗方面，我翻译了他早期的作品《一个得了邪病的少女》、《卡泰林娜》和《白杨》，任溶溶同志翻译了《海达马克》，张铁弦同志翻译了《梦境》和《高加索》，梦海同志翻译了《异教徒》和《女佣工》等。当时原拟用《谢甫琴科选集》第一、二两卷的形式出版，全书译文经我校订后，在一九六四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分社排版和打成纸型，可惜后来未能出版。这次上海译文出版社决定重新编印《谢甫琴科诗选》，列入“外国文学名著丛书”。我们从原来的译文中精选了八十首诗，又经我根据乌克兰文本和一九七二年苏联出版的俄文译本《科布查歌手》再次作了校订。校订时基本上仍然保持了各位译者的风格，但在人名、地名和专用名词上都作了统一。此外还从一九六三年乌克兰国家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科布查歌手》一书中选用了乌克兰画家所作的十五幅插图。四位译者当中，张铁弦同志卧病多年，梦海同志也已于一九八〇年不幸病故，因此这本诗选的出版，既可作为对张铁弦同志的慰问，同时也可作为对梦海同志的追念！又这本诗选在编辑过程中，承上海译文出版社编辑部的同志作了不少辛勤的努力，谨在此表示谢意！

戈宝权

一九八二年五月于北京